雨果文集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雨果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雨果文集

（五）

小说

海上劳工

陈筱卿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Edition Chronologique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8, rue de la paix, Paris,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果文集(1—12 卷)/(法)雨果(Hugo, V.)著．程曾厚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ISBN 7-02-003695-3

Ⅰ.雨… Ⅱ.①雨…②程… Ⅲ.雨果,V.(1802~1885)-文集 Ⅳ.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647 号

责任编辑:徐 愉 仝保民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李 博

雨 果 文 集

Yu Guo Wen Ji

[法]雨 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4.875 插页 36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02-003695-3/C·31

总定价:298.00 元

(共十二卷)



作者像

题　献

我把此书献给：好客的、自由的小岛。献给高尚的海上居民生活的那个古老的诺曼底土地的一个角落、那座严厉而温存的根西岛，那是我现今流亡之地，是我日后可能的墓地。

维克多·雨果

序

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的三种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必须有信仰，从而有了庙宇；人必须创造，从而有了城市；人必须生活，从而有了犁和船。可是要满足这三种需要，就包含着三种斗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源自所有这三种斗争。人类进步须克服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这三种形式的障碍。三重沉重的命运[①] 压在我们身上，亦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笔者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这本书中，笔者阐释了第三种命运。

在桎梏着人类的这三重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沉重的枷锁，亦即人类的心灵。

1866年3月，于奥特维尔宅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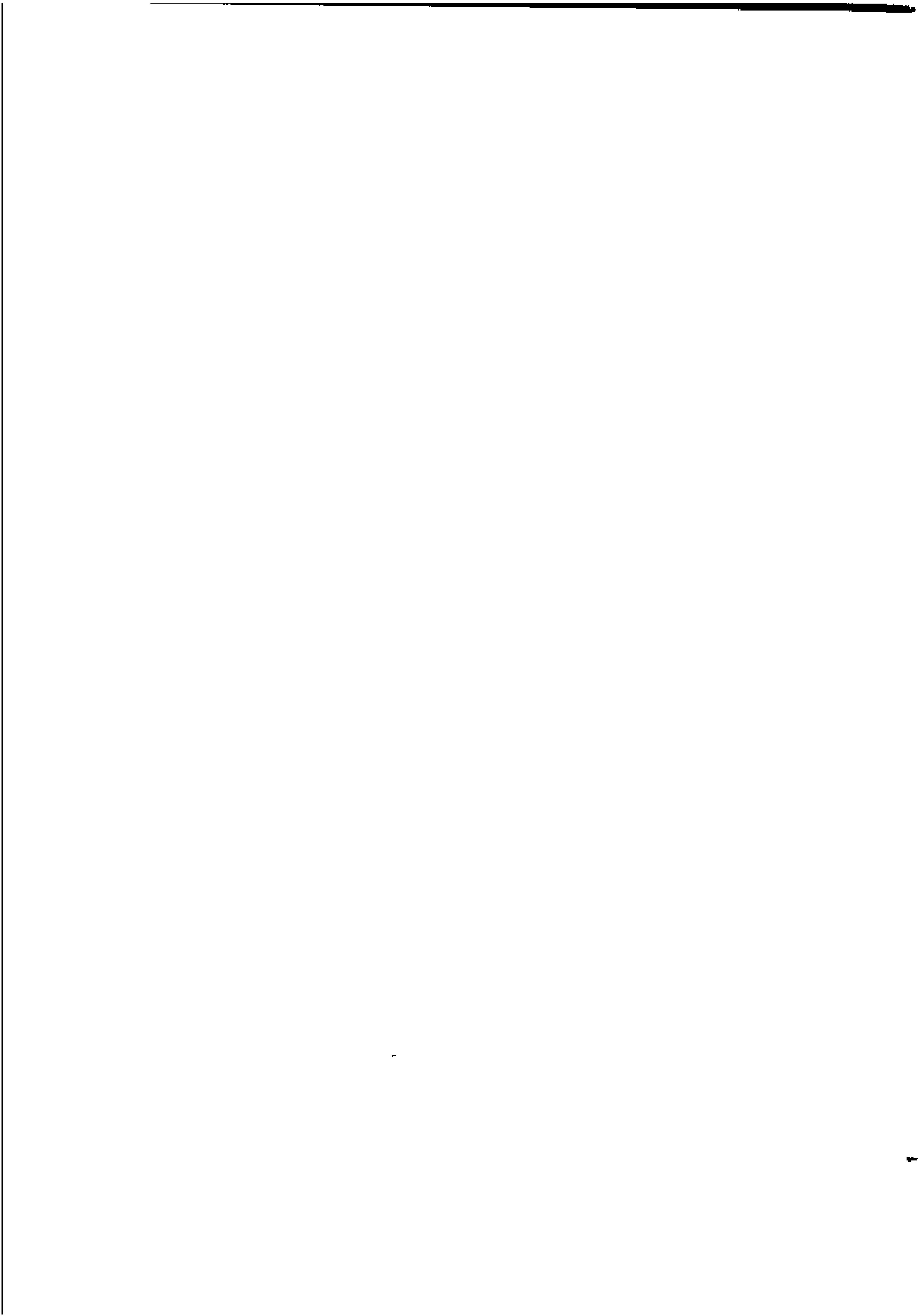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第二部　魔怪吉利亚特

第三部 戴吕谢特

第 一 部

克吕班师傅



第一章　恶名的原由

一、写在雪地上的字

一八二×年的圣诞节，根西岛很是特别，那一天下了雪。在英吉利海峡各岛，结冰的冬天就是难忘的了，而遇上下雪则是件轰动的事。

圣诞节的这天早晨，从圣皮埃尔港[1]通往瓦勒的海滨路上，一片白茫茫。雪从午夜直下到黎明。九点钟左右，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英国圣公会教徒还没有去圣桑普森教堂，卫斯理教徒也没有去埃尔达小教堂，路上几乎空寂无人。在这两座教堂钟楼之间的整条路段上，只有三个行人：一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三个行人彼此隔着一段距离走着，互相之间明显地无丝毫联系。小孩八岁光景，曾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雪景。男人在女人后面走着，相隔百来步。他和她一样，朝圣桑普森方向走去。男的还年轻，好像是个工人或水手。他一身平常的穿着，一件褐色粗呢短上装和一条加防水护套的裤子，好像是在表明尽管是节庆日，但他并不去任何一座教堂。他足登厚重的粗皮皮鞋，鞋底上钉有大钉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好似牢房的锁印，而不像是人的足迹。而女行人却明显是一副去教堂的打扮。她身披一件宽大的絮棉黑绸斗篷，里面极其妖冶地衬着一条红

① 圣皮埃尔港是根西岛首府。

白相间阔条纹的爱尔兰府绸长裙，要是她不穿着红长袜子的话，别人会以为她是个巴黎女郎。她自由、轻捷、充满活力地向前走着，看她那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任何磨难的步态，想必还是个年轻姑娘。她体态婀娜，飘逸，说明她正处在那最美好的年华，在童年的暮霭中露出了青春的晨曦。那个男的并没有注意她。

突然间，在一个农家小花园拐角的一丛绿橡树附近，在一处名叫"矮屋"的地方，她扭过头来，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她站下来，好像打量了他片刻，然后弯下身子，那男的觉得她用指头在雪地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脚步加快，她又一次扭过头来，但这一次她却嫣然一笑，随即消失在路左边通往常春藤堡的那条绿篱小径中。当她第二次扭头时，那个男的认出了她是戴吕谢特，是当地一个迷人的姑娘。

他毫无往前赶的冲动，片刻之后，他来到了农家小花园拐角处的那丛橡树旁。他已经不再去想那个走远了的女行人，如果此时此刻海面上跃出一只鼠海豚，或从灌木丛中飞出一只红喉雀的话，这个男人很可能会盯着那只鼠海豚或红喉雀，仍旧走他的路。可巧的是，他往下看了一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年轻姑娘刚刚站住的地方。地上印着两个小脚印，就在旁边的雪地上，他看到了她刚才写的字：吉利亚特。

这是他的名字。

他就叫吉利亚特。

他久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看着那个名字、那两个小脚印和白雪，然后若有所思地继续赶路。

二、海 角 屋

吉利亚特住在圣桑普森教区。这里的人并不喜欢他。这是

有原因的。

首先，他住的是一座“凶宅”。在泽西岛或根西岛，在乡村，甚至在城镇，无论你经过某个寥无人迹的角落还是穿过某条居民拥挤的街道，你有时都可能碰到一座门窗被封死了的房屋；大门被枸骨叶冬青树枝堵着；满是钉子的木板像令人恶心的膏药似的封着一楼的窗户；楼上各层的窗户似开非开，似关非关，所有窗格都钉着木条，可玻璃全都碎了。如果有个小院的话，肯定杂草丛生，矮院墙坍塌；如果有个花园，必定长满荨麻、荆棘和毒芹。你可以在其间窥探稀有昆虫。烟囱龟裂，房顶坍塌；从房间里望去，全都像是散了架似的；木头腐烂，石头长霉。墙壁上墙纸脱落。你可以从中研究一番从前流行的墙纸式样，研究一番帝国时期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图、督政府时期的月牙形褶裥以及路易十六时代的小圆柱和短石柱。沾满了苍蝇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表明了蜘蛛们的平静闲适。有时候，你可以在地板上看到一只破碎的罐子。这就是一座鬼魅夜晚前来的“凶宅”。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成尸体。只要有人迷信，就会把房子毁掉。因此，这种房子十分可怕。这种“凶宅”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一点儿也不罕见。

乡村和海上居民，对这类“凶宅”惊恐不安。无论是英国的群岛，还是法国的海滨，凡是英吉利海峡的居民，对鬼怪都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在世界各地都有魔鬼的使者。可以肯定，贝尔费戈尔是地狱派驻法国的使者，于特金是派驻意大利的使者，贝利亚尔是派驻土耳其的使者，塔米兹是派驻西班牙的使者，马尔蒂内是派驻瑞士的使者，马蒙是派驻英国的使者。撒旦像人间皇帝一样是魔鬼之王。撒旦就是恺撒，达贡是御膳大臣，絮柯尔·贝诺特为大太监，阿斯莫代是赌场庄家，柯巴尔是剧院老板，维尔德莱是司仪总管，尼巴斯是小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的通

灵鬼学大师维埃鲁把尼巴斯称作“滑稽模仿高手”。

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渔民们出海时，由于魔鬼造成的种种幻境，都十分小心谨慎。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圣马克鲁就住在奥利尼和加斯盖岛之间海面上的一块叫做奥尔塔克的方形巨礁上，从前的很多老水手都毫不含糊地说，曾经常常远远地望见他坐在巨礁上专心地看书。因此，从奥尔塔克巨礁前经过时，水手们总是不停地祈祷，直到有一天，传说烟消云散，真相大白，才不再如此。人们发现，而且今天也终于明白了，奥尔塔克礁石上住的不是一位神明，而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名叫若克米斯，十分狡猾，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错以为是圣马克鲁。话说回来，教会在这方面也会弄错的。魔鬼拉古埃尔、奥利贝尔和托比埃尔就一直被尊作神明，直到七四五年，扎沙利教皇有所察觉，才把它们扫地出门。像这样清除魔鬼，确实很有必要，但必须对魔鬼知之甚详。

这种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但当地的老人们还在说，过去，诺曼底群岛的天主教徒总是不由自主地跟魔鬼打交道，比胡格诺教徒还有过之。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小部分人从前深受魔鬼骚扰。魔鬼特别喜欢天主教徒，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交往，这就使人以为魔鬼是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魔鬼最让人受不了的亲密举止之一，就是三更半夜，趁丈夫已经睡熟、妻子半睡没睡的时候，去天主教徒夫妇的床上“拜访”。因此产生了不少误会。帕图伊埃[1] 就认为伏尔泰便是这样生出来的。这绝不是胡编乱造，这种事本来就是无人不知的，而且，在驱魔咒语的“关于夜晚的误会和魔鬼的种籽”[2]

---

① 帕图伊埃(1699—1779)，天主教教士，伏尔泰的死对头。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一节中就明明写着。大约在上世纪末,这类事情在圣埃利埃泛滥一时,这可能是为了惩罚革命的罪恶。革命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不管怎么说,在三更半夜,黑乎乎看不清的时候,当人们熟睡了,魔鬼这种可能的突然而至,使许多正教徒信女颇为难堪。生出一个伏尔泰来,没什么可开心的。有一个信女忐忑不安,便去请教她的忏悔神甫,询问能及时澄清这种误会的办法。忏悔神甫回答她说:"要想确定与您行房事的是魔鬼还是您的丈夫,您就摸一下对方的额头,如果发现有角,那就能肯定……","肯定什么?"信女问道。

吉利亚特住的房子曾经闹过鬼,后来就没再闹鬼了,但这更加让人疑惑。人人皆知,如果一个巫师住进一个凶宅,魔鬼就认为这宅子已有人占了,便礼让巫师,不再上门拜访,除非像请医生一样请他上门。

这座房子名叫"海角屋"。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尽头,那半岛在乌迈天堂湾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满是岩石的小锚地。那里水很深。这座房子孤零零地立于半岛顶端,几乎游离在小岛的外边,只有很小的一块泥土地,刚够弄成个小园子。涨潮时,潮水有时会把小园子淹没。在圣桑普森港和乌迈天堂湾之间,有一座很大的山岗,耸立着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叫做瓦勒堡或大天使堡,所以从圣桑普森,你根本看不见海角屋。

在根西岛,最不罕见的就是巫师。他们在某些教区里干他们的营生,尽管已是十九世纪了,但对他们仍无可奈何。他们的一些做法实在是罪恶的。他们熔炼金子。他们半夜里采集草药。他们斜着眼睛看人家的牲畜。人家有病求治,他们便让人带来一瓶瓶"病人的液体",只听见他们低声念道:一八五六年三

月的一天，有个巫师在一位病人的“液体”中观察到七个魔鬼。这些人让人害怕，而且也确实可怕。最近就有一个巫师为一位面包师傅以及“他的烤面包炉”施展魔法。另有一个巫师居心险恶，仔仔细细地封印一些信封，其实里而“什么也没有”。还有一个竟然在自家的一块台板上放着三个有B字标签的瓶子。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被查证了。有些巫师乐于助人，只要两三个畿尼[1] 就替你治病。他们在自己床上打滚，还乱喊乱叫。在他们这么乱扭乱叫的时候，你要说：“嗨，我没病了。”还有的只要把一条围巾系在你身上，就能为你包治百病。方法这么简单，令人感到惊奇，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呀。上个世纪，根西岛的宫廷把巫师全都扔进干柴堆活活烧死。今天，根西岛宫廷则判他们八个星期的监禁：四个星期只给水和面包，四个星期关在单人牢房。诗神喜欢交替韵。[2]

根西岛最后一次火烧巫师是在一七四七年。该市为了火烧巫师专门动用了一个广场，即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从一五六五到一七〇〇年，在该广场一共烧死过十一个巫师。一般来说，这些罪犯是认罪服法的。人们是用酷刑帮助他们招供的。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还为社会和宗教做过其他服务。在玛丽·蒂多尔[3] 时代，在这里还烧死过一些胡格诺教徒，其中有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这位母亲名叫佩罗蒂娜·玛西。两个女儿中有一个还怀有身孕，在火堆中生下了孩子。据传说：“她的肚子被烧炸了。”从她的肚子里炸出一个活着的孩子；这个新生

---

① 畿尼，英国旧金币，值二十一先令。

②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

③ 玛丽·蒂多尔，英国女王，一五五三年至一五五八年在位。

儿滚到了火堆外边；一个名叫乌斯的人把孩子捡起来。但虔诚的天主教徒、大法官埃利哀·戈斯兰又把这孩子扔进了火堆。

三、当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咱们还是来谈吉利亚特吧。

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女人在大革命临近结束时，带着一个孩子跑到根西岛住了下来。她是个英国人，要不就是法国人。按照根西人的发音和农村人的拼写，她的姓名是吉利亚特。她独自抚养着那孩子。有的说，他是她的侄子，还有的说，他是她的儿子，也有的说，他是她的孙子，更有的说，他什么都不是。她积有不多一点钱，可以勉强糊口度日。她在塞尔让代买了一块草地，又在洛凯内附近的洛克－克莱斯佩尔买了一小块耕地。那个时期海角屋正在闹鬼。三十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房子正在坍塌。由于海水过分浸蚀，小园子什么也不产了。除了夜间吓人的声响和光亮之外，这座房子还有特别吓人的地方：如果你晚上在壁炉上放一团毛线、几根织衣针和一满盘汤的话，第二天清晨，你便会发现汤被喝光了，盘子空了，却出现了一副织好的露指手套。这座房子，连带里面的魔鬼，只几英镑就卖。那女人买下了它，显然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或者是因为贪便宜。

她不仅买下了房子，还带着孩子住了进去；从这时候起，那房子也安静下来了。当地的人都说："这座房子有了它想找的主人。"不再闹鬼了。破晓时分，人们再也听不到那儿有鬼叫声了。除了那个好女人在晚间点的脂蜡发出的亮光外，再也看不到别的光亮。巫婆的蜡烛赛过魔鬼的火把。这一解释令大家满意。

那个女人靠她那几分薄地过活。她有一头好奶牛，可以生

产黄油。她还收获菜豆、卷心菜和叫做金坠子的土豆。她和别的女人一样,"芹菜萝卜论桶卖,洋葱一百一堆儿卖,蚕豆论升卖"。但她从不去市场,而是让吉尔贝·法利奥去圣桑普森的市场出售她的农产品。据法利奥在账本上记载,他有一次就替她卖了十二桶"三月土豆",那是最早上市的土豆。

房子草草地修了一下,勉强可以住人。只有大雨倾盆的时候房间里才漏雨。这座房子包括一个底层和一个阁楼。底层分为三间,两间睡觉,一间吃饭。可以爬梯子上阁楼。那女人自己做饭,并教孩子读书。她从不上教堂,因此,大家经过全面考虑,断定她是法国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是很严重的。

总之,她属于来历不明的那种人。

她可能就是法国人。火山喷射出石块,而革命则把人抛向四方。许多家庭因此而流落远方,一个个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的落到德国,有的落到英国,有的落到美国。他们令当地原住民感到很惊讶。这些陌生人是从哪儿来的?是那边正在冒烟的维苏威火山喷出来的。人们于是给这些陨石,给这些被赶出家园、被命运抛弃的落难之人起了一个个名字:流亡者、难民或冒险家。如果他们留下来,大家容留他们;如果他们不留下来,大家则很高兴。一般来说,都是一些绝对无害的人,与导致他们被放逐的事变毫不相干,至少女人们是这样,他们无怨无恨,身不由己地被抛弃,感到无比惊慌。他们尽其所能地重新落地生根。他们未曾伤害过任何人,也不明白落到自己头上的是怎么回事。我曾见过一次地雷爆炸,一簇可怜的青草被炸到了空中。法国大革命比任何爆炸都更加猛烈,把很多人抛向了远方。

那个在根西岛大家叫她吉利亚特的女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簇青草。

女人老了，孩子大了。他俩孤独地生活着，相依为命，与外人不相往来。他俩就像母狼和小狼，相互舔着，这是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一种善意的说法。孩子成为少年，少年长大成人，而正如生命的枯皮必然脱落一样，母亲死了。她给他留下了塞尔让代的草地、洛克－克莱斯佩尔的那块薄田和那间海角屋。另外，据正式的财产清单记载，还留下了“一百金畿尼，放在一只长统袜底里面”。屋子里家具还算齐全，有两只橡木柜、两张床、六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以及一套必需的器皿。在一块木板上放着几本书，而在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只根本就不稀奇的箱子，清点财产时肯定被打开过。这是一只阿拉伯式的褐色皮箱，钉有铜钉和锡制星形装饰，里面装着全套敦刻尔克产的细纱棉布料崭新的漂亮女服，包括女衬衣和裙子，外加几件丝绸连衣裙，并附有死者亲笔写的一张纸条：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母亲的死对活下来的孩子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本来就性情孤僻，这一来变得更不合群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片荒漠。过去还只是与世隔绝，如今却是一片空寂。两个人在一起，他的日子还能凑合着过。可形单影只，日子好像就没法过下去了。结果他便自暴自弃了。

这是绝望的初步表现。后来，等他明白所谓义务就是一系列的忍受，他也就正视死，正视生，也就屈服了。可这是流血的屈服。

小吉利亚特还年轻，他的创伤很快便愈合了。在他这么大年岁，心灵的创伤很容易治愈。他的悲伤渐渐被抹去，与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变成一种诱惑，把他引向万物，远离人群，并愈发把他的心灵与孤独融合在一起。

四、一个孤僻的人

我们已经说过，吉利亚特在教区没人喜欢。这种反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原因不胜枚举。首先，我们刚才讲过了，是他居住的那座房子。其次，是他的来历。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当地的人不喜欢外来人身上带有那么多的谜。再有，他穿的是工人装，可他虽不算富有，却不用干活照样有吃有穿。另外就是他的那个园子伺弄得很好，尽管秋分时节气候恶劣，照样能收获土豆。再就是放在木板上的那些他常读的厚厚的书。

还有其他种种原因。

他为什么独自生活？海角屋像是一个检疫站，吉利亚特被隔离起来，因此非常简单，大家既对他孑然一身感到惊奇，又把使他孤独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

他从不去教堂。他常在夜晚出门。他常和巫师说话。有一次，有人看见他神色惊异地坐在草地上。他经常跑去看昂格莱斯的那座石棚和乡间四处的那些仙石。有人语气肯定地说，看见他毕恭毕敬地向那块鸡鸣石致意。他买下给他送来的所有小鸟，然后放生。对圣桑普森街上的那些市民，他很有礼貌，但总是有意绕行，不从街上走。他常去捕鱼，而且总有收获。每个星期天，他都在他的小园子里干活儿。他有一管风笛，是他从路过根西岛的苏格兰士兵手里买的，每当夜幕降临，他常到海边的岩石上去吹风笛。他常爱做一些播种似的动作。遇上这么个人，你想让这地方的人拿他怎么样呀？

至于去世的女人留下来的那些他在读的书，可是让人惶恐不安。圣桑普森教区本堂神甫、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为给那女

人下葬而进入那座房子时，从书脊上读到了这样一些书名：《洛齐埃词典》、伏尔泰的《老实人》、蒂索的《就健康问题告民众书》。流亡到圣桑普森隐居下来的一位法国绅士说："大概就是那个要了朗巴尔公主[1] 脑袋的蒂索。"

尊敬的神甫还在那些书中发现了一个确实恐怖和危险的书名：《大黄论》[2]。

不过我们要说明一下，这本书如其书名所示，是用拉丁文写的，吉利亚特不懂拉丁文，他是否读过它，值得怀疑。

可是，恰恰是你不看的书会招来最猛烈的谴责。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这一点作了判决，使之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其实，这只不过是蒂兰吉乌斯大夫于一六七九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研究大黄的论著。

吉利亚特是否会施魔法，会制春药，会"炼丹"，这大家说不准，因为他有一些细颈小玻璃瓶。

他为什么晚上去悬崖边散步，有时还直到深夜？显然是去和夜间在海边雾气中出现的坏人聊天。

有一次，他曾帮助托尔特瓦尔的女巫拉出陷在泥潭中的小车。那是个老巫婆，名叫姆托纳·加伊。

有一次，该岛进行人口普查，问起他的职业时，他回答说："有鱼捕的时候是渔民。"请你处在别人的位置上想一想，有谁会喜欢这种回答方式。

穷困与富裕是相比较而言的。吉利亚特有土地和一座房子，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相比，他不穷。有一天，为了试探他，或

---

① 朗巴尔公主(1749—1792)，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女友，于一七九二年法国大革命时被杀于巴黎。

② 原文为拉丁文。

许也是为了主动接近他(因为有不少女人想嫁给有钱的魔鬼),一个姑娘对吉利亚特说:“您什么时候才会娶老婆呀?”他回答说:“等鸡鸣石嫁人时,我就娶老婆了。”

所谓“鸡鸣石”,就是梅苏利埃·德·弗利先生家附近一块菜园里戳着的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让人提心吊胆。谁都不知道它戳在这儿干什么。人们总听见它那儿有一只看不见的公鸡在啼叫,这事很瘆人。后来经证实,它是被一群萨尔古塞妖魔竖在这个园子里的,而萨尔古塞就是“罪孽”的代名词。

夜晚,电闪雷鸣的时候,你要是看见有人在彤云和颤动的空气中飞翔,那便是萨尔古塞妖魔。住在大米埃勒的一个女人认识他们。一天晚上,十字路口有一些萨尔古塞,这女人便向一个不知该走哪条路的车把式大声说:“您去问他们吧,他们很热情,很文明,有求必应。”可以打赌,这女人是个女巫。

贤明博学的雅克一世[①] 让人把这种女人统统活生生地煮死熬汤,细加品尝,并且根据汤的味道说出“是个女巫”或者“不是女巫”。

遗憾的是,如今的国王们已经不再具有这种才干了。

吉利亚特之所以生活在巫术的氛围之中,并不是没有其重要原因的。在一个暴风雨的午夜里,吉利亚特在“睡美人”一带独自驾着一只小船,有人听见他在问:

“有没有通道?”

一个声音在岩顶大声答道:

“有! 大胆些!”

如果不是跟那个回答他问话的人谈话,那他是在跟谁说话?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证据。

---

① 雅克一世,英国皇帝,一六〇三至一六二五年在位。

在另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有人觉得，就在卡蒂欧－洛克(那是两排岩石，每逢星期五，巫师、山羊和幽灵都到那儿去跳舞)附近，在下面这段可怕的对话中肯定听出了吉利亚特的声音：

"韦赞·布洛瓦尔(一个泥瓦匠，从房顶上摔了下来)怎么样啦？"

"他好了。"

"好家伙！他从比这根大柱子还高的地方摔下来，竟然哪儿也没伤着，真是绝了！"

"上星期去采海藻时天气很好。"

"比今天好。"

"对！市场上的鱼不会太多了。"

"风刮得太凶了。"

"他们不会把网往底下撒的。"

"卡特琳怎么样呀？"

"她迷人得很呀。"

"卡特琳"显然是个萨尔古塞女妖。

从种种迹象看来，吉利亚特常在夜间行事。至少没人对此有所怀疑。

有时候，有人看见他用自己的一只水罐把水倒在地上，于是倒在地上的水便显出了魔鬼的形状。

在圣桑普森大路上，正对着马尔泰洛一号线，有三块砌成阶梯形的石头。每块石头的平面上，如今什么也没有了，可从前却立着一个十字架，要不就是竖着一个绞刑架。这些石头十分不吉利。

一些极其正直、绝对可信赖的人声称，他们看见吉利亚特在这几块石头附近跟一只癞蛤蟆聊天。可是根西岛没有癞蛤蟆；

根西岛上有各种各样的水蛇，而泽西岛上才有各种癞蛤蟆。那只癞蛤蟆大概是从泽西岛游过来跟吉利亚特交谈的。他们的谈话是友好的。

这些事情是有根有据的；证据就是那三块石头仍在那儿。要是谁对此心存疑问，尽管去看看那几块石头好了，而且，甚至就在离石头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房子，房子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收购死、活牲畜，旧缆绳，生铁，骨头和嚼烟。付款迅速，服务周到。

只有不义之人才会否认这些石头和这座房子的存在。而这一切都有害于吉利亚特。

只有无知的人才不知道在英吉利海峡的海面上，最大的危险是奥克利尼埃王。没有比他更可怕的海怪了。谁要是碰见他，准会在圣米歇尔岛或别的岛附近遇难。他很矮，是个侏儒，而且因为是帝王，所以是个聋子。他知道所有在海里淹死的人的名字，并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他十分熟悉海洋这座坟场。他的脑袋下面大上面小，粗短的身材，黏糊糊的、畸形的肚子，脑壳上满是疙瘩，两腿短，双臂长，脚像鳍，手似爪。一张阔大的绿脸，这就是他的尊容。他的爪子长着蹼，鳍长着指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长着人面的鱼怪。要想除掉他，必须驱魔，或者把他捕获。否则他便兴风作浪。再也没有什么比见到他更让人惶恐不安的了。在惊涛骇浪上，在浓雾迷茫中，隐隐绰绰地看见一个活物的轮廓；他的额头窄小，鼻子塌陷，耳朵扁平，嘴巴大得出奇，掉了不少牙，海蓝色下颌，人字形眉毛，两只快活的大眼睛。当闪电呈铅灰色时，他呈红色，而当闪电呈鲜红色时，他又变成灰白色了。他长着一嘴显眼的硬茬儿胡须，湿乎乎的，剪得齐齐刷刷的，挂在女式短披肩状的肉膜上。肉膜上面缀着十四只贝壳，前七只后七只。对贝壳行家们来说，这些贝壳确实异

乎寻常。只有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才能看见奥克利尼埃王。他是暴风雨的报丧丑角。人们可以在浓雾、狂风和暴雨中看见他的形象。他的肚脐丑陋不堪。坚硬的鳞甲像坎肩似的遮挡着他的双肋。狂风掀起汹涌的海浪,像木匠的刨子刨出的刨花一般翻卷着,而他就站在峰顶浪尖上。他整个身子露在浪花外面,如果远方有遇难船只,他那在暗中显得苍白的面孔便会闪现出一丝似笑非笑的微笑,面目狰狞,疯狂地手舞足蹈起来。遇见他真是遇见了灾星。在吉利亚特成为圣桑普森众人担惊受怕的对象的那个时期,最后见过奥克利尼埃王的人都说他那短披肩状的肉膜上只有十三只贝壳了。十三只,这就更危险了。第十四只贝壳到底哪儿去了呢?他是否送给什么人了?那到底是送给谁了呢?没人说得清,大家只好胡乱猜测。可以肯定的是,住在戈代纳的吕班－马比埃先生,这个家财万贯、拥有八十处纳税地的大财主一有机会就对天发誓,说他有一次在吉利亚特的手里看见一只很特别的贝壳。

听见两个农民的下面这段对话是毫不稀罕的:

"我的邻居,瞧,我有头很棒的牛,是吧?"

"太肥了,我的邻居。"

"噢,不过还是很棒的。"

"它的油脂要比肉棒。"

"天哪!"

"您敢肯定吉利亚特没有瞧过它?"

吉利亚特有时会在庄稼地或菜园旁停下脚步,站在农民或园丁旁边,对他们说些神秘莫测的话:

"'魔鬼嚼子'开花时,去收割冬黑麦吧。"

顺便解释一下,"魔鬼嚼子"是一种萝卜属植物。

"树长了叶子,就不会结冰了。"

“夏至一到,起绒草开花。”

“六月不下雨,麦子将生白粉病。要当心线虫病。”

“甜樱桃树挂果,小心望月。”

“如果初六的天气与初四或初五一样,那么,这个月的天气,就会有十二分之九的日子跟初四一样,十二分之十一的日子跟初五相同。”

“要盯紧跟您打官司的邻居。提防他们要花招儿。要是让猪喝热牛奶,那猪准得死。要是用接骨木刮擦奶牛的牙,那奶牛就不再吃东西了。”

“胡瓜鱼产卵,当心寒热病。”

“青蛙露面,开始种瓜。”

“苔衣开花,播种大麦。”

“椴树开花,收割牧草。”

“白杨树开花,打开温室。”

“烟草开花,关上暖房。”

更可怕的是,你如果按他的话去做,结果还挺不错。

六月的一天夜晚,他在德米·德丰特纳尔那边的沙丘上吹风笛,捕鲭鱼的人一条都没捕到。

有天晚上退潮时,一辆装满海藻的大车在海角屋正对面的沙滩上翻了车。吉利亚特很可能害怕被送上法庭,所以费了老人的劲儿帮助车把式弄好大车,还动手替他把海藻重新装好。

附近有个小女孩长了虱子,吉利亚特就跑到圣皮埃尔港,带回一种药膏,替女孩涂抹,把小女孩身上的虱子灭掉了,这就证明,虱子是吉利亚特弄到小女孩身上的。

人人皆知,有一种魔法可以让人身上长虱子。

吉利亚特有时去看井,要是目光邪恶,这就危险了。确实,有一天,圣皮埃尔港附近的阿尔居隆有一口井的水变浑了。这

口井的女主人对吉利亚特说:“您瞧瞧这水。”她说着便舀了满满一杯水给他看。吉利亚特看了看说:“这水是很浑浊。”他说的没错。那善良的女人心存疑虑,对他说:“那就请替我把它治好吧。”吉利亚特随即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家是不是有马厩?马厩里是不是有阴沟?阴沟水是不是紧挨着水井流过去?那善良的女人都点头称是。吉利亚特便走进马厩,修了一下阴沟,让阴沟水改了个流向,井水也就变清了。在当地,大家随意想象。一口井水浑了后来又好了,无缘无故的;大家并不认为这口井出毛病是很自然的事,结果很难让人不去相信,吉利亚特给这口井施了魔法。

有一次他去泽西岛,有人发现他住在阿勒尔街的圣克莱芒旅店。而“阿勒尔”就是鬼魂的意思。

在村子里,人们往往搜索一个人的一些形迹,再把这些形迹凑在一起,便得出这个人的名声的结论。

有一次,吉利亚特流鼻血,正好被人看见了,这显得很严重。有一个到处旅行、几乎周游过全世界的船东肯定地说,在通古斯人那里,所有的巫师都流鼻血。人们看到一个人流鼻血,就心里有数了。不过,通情达理的人指出,通古斯那里的巫师的特征,可能跟根西岛的巫师的特征并不完全一样。

在一个叫圣米歇尔的小岛附近,有人看见吉利亚特在维德克兰大路旁乌利亚田舍的一块草地上停了下来。他在草地上吹了声口哨,不一会儿便飞来一只乌鸦,又过了一会儿,飞来一只喜鹊。这事为当地一位名人所证实,此人后来当上了负责编纂《国王采邑新志》的十二名官员之一。

在阿迈尔,在荆棘节的那二十来天里,一些老妪说,有一天早晨,她们肯定听见一群燕子在呼唤吉利亚特,仿佛拂晓时诱鸟的笛声。

再补充说一下，他不是个好人。

有一天，一个可怜的家伙在打一头驴。那头驴就是不肯往前走。可怜的家伙又用木屐照着它的肚子猛踢了几下，驴子便倒下了。吉利亚特跑过去想把驴子扶起来，可驴子已经死了。吉利亚特给了那可怜的家伙一耳光。

还有一天，吉利亚特看见一个男孩从一棵树上下来，还抱着一窝刚刚出生、几乎没有羽毛、光秃秃的小翠鸟，吉利亚特一把从男孩手中夺过小鸟，又把小鸟送回树上。

几个过路人为此责怪他，而他只是指了指正要飞回窝里去的雄鸟和雌鸟看着小翠鸟回到窝里后在树梢上哀鸣，他特别喜欢鸟。这一点正是人们通常识别巫师的一个标志。

孩子们很喜欢跑到悬崖上去掏海鸥和紫红鸟的窝。他们捡回许多蓝的、黄的和绿的鸟蛋，用它们做成玫瑰花饰，装饰壁炉正面。由于悬崖十分陡峭，有时脚一滑，他们便摔下崖去，送了命。没有什么能比装饰着鸟蛋的屏风更漂亮的了。可吉利亚特却想尽办法干扰孩子们去掏鸟窝。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海边的悬崖峭壁间，挂上一些上面顶着旧草帽的草捆儿和各种各样的草人，以阻止鸟儿飞来筑巢，从而阻止了孩子们往那儿跑。

因此，当地的人几乎都恨吉利亚特。为了更小的事情，你也会遭人嫉恨的。

五、关于吉利亚特其他蹊跷的地方

对吉利亚特，大家的看法还不是很固定。

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是个“马尔库”，可有的人竟认为他是个“康比荣”。“康比荣”是指女人和魔鬼生下的儿子。

如果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一连生了七个男孩，那第七个男

孩就叫“马尔库”。但她绝对不能再生出一个女孩,否则就毁了这帮男孩了。

凡是马尔库,身上的某个部位会印有一朵天然的百合花,因而像法国诸王一样,能治好瘰疬。法国几乎到处都有马尔库,特别是在奥尔良地区。在加蒂奈地区,村村都有马尔库。只要马尔库给病人的伤口上吹口气,或让病人摸一摸他身上的百合花,病就治好了。尤其是在圣礼拜五的夜晚,用这办法特别见效。十几年前,在加蒂奈的奥尔姆村,有一个马尔库,绰号叫“俊男马尔库”,整个博斯地区的人都向他求医问诊。他本身是个箍桶匠,名叫富隆,有马还有车。为了阻止他显示奇迹,不得不出动宪兵。他的百合花长在左乳下。而其他马尔库的百合花都印在别的部位。

在泽西岛、奥利尼岛和根西岛,都有马尔库。这想必是因为法兰西对诺曼底公国享有管辖权的缘故。否则百合花有什么用呢?

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也有瘰疬患者,致使马尔库变得不可或缺了。

有一天,吉利亚特在海里洗澡,有几个人正好在场,他们说好像看到他身上有朵百合花。当别人就此事问他时,他只是笑而不答。有时候,他笑起来也跟其他男人一个样。自这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见过他洗澡;即使洗澡,他也要跑到一些危险而偏僻的地方去洗。可能是在夜里、在月光下洗。大家都认为这事挺蹊跷。

那些硬是认为他是康比荣亦即魔鬼之子的人,显然是弄错了。他们本该知道,除了德国,别的地方没什么康比荣。不过五十年前,瓦勒和圣桑普森是愚昧的地方。

认为根西岛有魔鬼之子,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吉利亚特的确让人惶恐不安，可就是有人来向他求医。农民们胆怯地跑来找他谈自己的病。在这种胆怯中包含着信任；在乡下，医生越可疑，他的药就越有效。吉利亚特有自己独特的药，是那个死了的老女人传给他的；谁来求药，他都给，还不愿收钱。他用草药治疗瘰疽；他的那些小药瓶里有一只装的药水专治寒热病。圣桑普森的化学家——后来我们在法国称为药剂师——认为那可能是奎宁煎剂。就连那些最不友好的人提起他那些普通的药时，也都真心认为吉利亚特对病人来说是个挺好的家伙；不过，要是把他当马尔库，他就什么都不愿意听了；如果一个瘰疬患者求吉利亚特让他摸一摸他的百合花的话，他绝不理睬，让你吃个闭门羹；所谓显圣的事，他是绝不干的，对一个巫师来说，这就滑稽了。要么别当巫师，要当巫师，就该干您巫师的事。

在普遍反感之中，有一两个例外。克洛－朗代斯的朗杜瓦先生是圣皮埃尔港教区的书记员，负责教区的文书和出生、婚丧喜事的登记工作。这个朗杜瓦书记员因为是一四八五年被绞死的那位布列塔尼财政官皮埃尔·朗代的后裔而颇为飘飘然。有一天，朗杜瓦先生泡海澡，离岸边太远，眼看着就要淹死。吉利亚特赶忙跳入海中，自己也差点淹死，但总算把朗杜瓦先生救上来了。从这一天开始，朗杜瓦就再也不说吉利亚特的坏话了。他对那些对此感到很奇怪的人说："你们为什么非要我去仇恨一个没有伤害过我还救过我的命的人呢?"这个书记员甚至还跟吉利亚特有点要好了。他是个不抱成见的人。他不相信巫师。他笑话那些害怕鬼魂的人。他自己有一条船，闲暇时常去捕鱼作乐，他从来没有见过异常的东西，除了有一次在月光下，看到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子在水上跳跃，而且看得并不那么真切。托尔特瓦尔的女巫姆托纳·加伊给了他一只人们通常系在领带下驱

魔避邪的小袋子。他对它不以为然，不知道里面装了点什么；但他还是挂在了身上，感到脖子上挂着这玩意儿心里更踏实些。

继朗杜瓦先生之后，有几个胆大的人认为吉利亚特身上有着一些明显的优点，如生活简朴，烟酒不沾，他们有时甚至赞扬他说："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不吸鼻烟。"

不过，只有在还具有其他优点的情况下，生活简朴才算是个优点。

大家还是普遍讨厌吉利亚特。

不管怎么说，身为马尔库，吉利亚特是可以为人效劳的。在进行这种治疗的好时期，一个圣礼拜五的午夜，岛上所有瘰疬患者或许是受到神的启示，或许是相邀相约好的，蜂拥到了海角屋来，双手合十，带着可怜的烂疮，央求吉利亚特为他们医治。但他拒绝了。因此大家都认为他很恶劣。

六、凸肚形帆船

这便是吉利亚特。

姑娘们觉得他很丑。

他并不丑。他也许还很漂亮。看他的侧影，你会觉得他身上像有着某种古代蛮人的地方。歇着的时候，他像图拉真圆柱[①] 上的达西亚人。他的耳朵纤巧薄小，没有耳垂，听觉极其灵敏。他的两眼之间，有一条大胆坚毅的男子汉才有的笔直的皱纹，不怒自威。嘴角两边下垂，一副苦相；额头线条高贵而清

---

① 图拉真圆柱，古罗马皇帝图拉真（公元53—117）在公元一〇六年到一一三年间修建的大理石圆柱形纪念碑，饰带上的浅浮雕描写特拉扎在达西亚的两次战役。

晰，两只瞳孔很明亮，视力很好，尽管由于常受波光的刺激，和所有渔人一样，眼睛老眨巴着，影响视线。他的笑天真而迷人。一口雪白的牙齿，胜过最纯洁的象牙。但是由于风吹日晒，他差不多变成了黑人。常与海洋、风暴和黑夜打交道，不会不受到惩罚的，虽然只有三十岁，看上去却像四十五岁的人了。狂风和大海给他戴上了一副阴暗的面具。

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魔鬼吉利亚特"。

有一则印度寓言说：有一天，梵天① 问大力神："什么比你更强大?"大力神回答道："机智。"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如果狮子同时又是猴子，那它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吉利亚特既不是狮子，又不是猴子，但他做的事情足以印证上述的中国谚语和印度寓言。他身材一般，力气不大，但机智能干，富有创造力，总能找到办法举起巨人才能举起的重量，完成竞技者才能创造的奇迹。

在他的身上，有着体操高手的灵活性；他左右手都运用自如。

他不打猎，但捕鱼。他放生过鸟儿，但不放生鱼类。不出声的生物该着倒霉！他是个游泳好手。

孤独可以造就有才之人或笨蛋。吉利亚特是二者兼备。有时候，人们看见他一副"呆傻样儿"，这我们在前面说过了，大家会把他当作一个野蛮人。但有的时候他的目光却无比深邃。古代的迦勒底② 就有过这种人；在某些时刻，牧人会一扫混沌样儿，透出智慧之光，仿佛占星家。

总之，他只不过是个识文断字的可怜人。有可能还是个介

---

① "梵天"亦称"大梵天"。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三大神。其坐骑为一只神鹅。

② 迦勒底是古代包括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一个地区，迦勒底人是古代的神甫和星相学家。

于思想者和幻想者之间的人物。思想者在索取，幻想者在承受。孤独落在单纯的人身上，会以某种形式使之变得复杂。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充满神圣的恐惧。吉利亚特的心灵所处的昏暗境地是由两种数量几乎相等但性质不同的黑暗因素组成的：在他的心灵中，是无知和虚弱，在他的心灵之外，是神秘和广袤。

他经常攀登悬崖峭壁，经常风雨无阻地奔波在各个岛屿之间，有什么船使什么船，经常没白天没黑夜地冒险行进在最艰难的航道上，从而成了一个惊人的海上人。他这样做并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随兴之所至，出于自己的爱好。

他是个天生的舵手。真正的舵手不仅熟知海面航行，更懂得在"海底"使船。波浪只是个外表的问题，它因船舶所经之路的海底地形的高低起伏而变得错综复杂。看到吉利亚特驾船航行在诺曼底的浅水上，穿梭于群岛的礁石之间，人们会觉得他的脑壳里似乎印着一张海底地形图。他无所不知，敢于向一切挑战。

对于海上航标，他比栖息其上的鸬鹚还更加熟悉。克勒、奥利岗德、特莱米和萨尔德莱特的四个航标之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在他眼里，那些难以察觉的差别即使是在雾里也是清晰可辨，一目了然的。他一眼就能认出昂弗莱的椭圆形苹果标杆、鲁斯的三铁戟标杆、科尔贝特的白球标和长石的黑球标；而古博的十字标与普拉特竖在泥地里的剑形标、巴尔贝的锤形标和姆利奈的燕尾标，你也无须担心，他决不会弄混的。

有一天，在根西岛举行的一种称作赛船的海上竞渡中，他出奇地表现了他罕见的水手本领。问题是要独自驾驶一只四帆船，从圣桑普森驶到一海里[1] 外的埃尔姆岛，再从埃尔姆岛驶

---

① 此处为古海里，一海里约合五点五五六公里。

问圣桑普森。单人操纵一条四帆船，只要是渔民，就都能办到，困难似乎不大，可是下面的问题加大了困难：首先是船本身，它是一条从前那种又宽又重的大肚帆船，属鹿特丹式，上个世纪的海员们称之为“荷兰凸肚形帆船”。有时在海上还能遇到这种旧式荷兰帆船，平底大肚，没有龙骨，取而代之的是左右舷上的两张翼帆，根据风向，忽而降下左帆，忽而降下右帆。其次是从埃尔姆返航时，要载一船石块压舱。出发时是空船，返航时却是满载。比赛的奖品就是这条帆船。事先就决定把此船奖给优胜者。

这条凸肚形帆船曾经用作领航船；亲手装配并驾驶了它二十年的领航员是英吉利海峡最健壮的水手；他死后没能找到能驾驶这艘船的人，因此决定将这条船当作赛船的奖品。这条凸肚形帆船虽然没有甲板，却有其优点，对一个驾船好手来说是颇具诱惑力的。船的桅标处在船首，从而增强了船的牵引力。还有一个好处：桅杆不妨碍装载货物。船体很坚固，虽然笨重，但很宽敞，经受得住海上的风浪，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好船。谁都想把它赢到手。赛船是激烈的，但奖品是很棒的。岛上最强壮的七八个渔民报名参赛。他们先后试了一番，没有一个能驶抵埃尔姆的。最后一个试航赛手因为曾在暴风雨中划船渡过塞尔克岛和布莱克－乌岛之间那个狭窄可怖的海上狭道而赫赫有名。他汗流浃背地驾着凸肚形帆船折回来，说道：“这不可能。”这时候，吉利亚特下到船上，先一把握住桨，然后紧握住下后角索，驾船驶向外海。他左手把舵，右手抓着下后角索，既不鲁莽地猛拉，也不放松，任下后角索在索套中随风滑动，不偏不斜，牢牢地控制着主帆。三刻钟工夫他便驶抵埃尔姆岛了。尽管途中南风陡起，险些把船掀翻，但吉利亚特驾着装满石头的凸肚形帆船，三个小时后回到了圣桑普森。为了显示自己，他还把埃尔姆岛

的一尊小青铜炮也装上了船。每年十一月五日，岛上的人都要鸣放这尊小炮，以欢庆居伊·福克之死。

顺便说一句，居伊·福克已经死了二百六十年了；他的死带来的欢乐够长远的。

虽然船舱里多载了一尊欢庆居伊·福克之死的铜炮，而且南风吹着船帆，但吉利亚特还是在船只超载、体力消耗大的情况下，把凸肚形帆船驶回了，甚至可以说送回了圣桑普森。

勒蒂埃利大师傅看到这场面，惊呼道："这才是一个勇敢的水手！"

说着，他便向吉利亚特伸出手去。

我们以后再谈勒蒂埃利大师傅。

凸肚形帆船奖给了吉利亚特。

这次冒险并没有改变他那"魔鬼"的绰号。

有些人声称，这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吉利亚特在船里藏了一根野欧楂树枝。但这一点无法证实。

从这一天起，吉利亚特就只驾驶这条凸肚形帆船了。他出海打鱼也用这条笨重的帆船。就在海角屋的墙下，有一个很好的小泊船处，只有他一人使用，他就把船泊在那儿。夜幕降临时，他把渔网往肩头一扛，穿过园子，跨过干石头砌的围墙，跨下一块块岩石，跳上那条凸肚形帆船，驶向大海。

他常捕到很多的鱼，可人们说那根野欧楂树枝一直挂在船上。欧楂树很像枇杷树。没人见过那根树枝，但大家都相信有这么回事。

他捕的鱼吃不完，但从来不卖，而是送人。

穷苦人收下他的鱼，但心里却因为那根欧楂树枝而怨恨他。这事可干不得。谁也不该跟大海玩鬼把戏。

他是渔夫，但他并不只干这个。为了消遣，他本能地学会了

三四种手艺。他既是木匠、铁匠，又是大车制造工和修船工，甚至还懂点机械。论修车轮子，没有比他修得更好的。他能独特地制作捕鱼工具，他的捕鱼工具都自己造。在海角屋的一角，他放着一个小煅炉和一个铁砧。他那条凸肚形帆船原先只有一只锚，他亲自动手，独自又造了一只。这第二只锚棒极了，锚环达到所需的力度，而且吉利亚特无师自通，把锚杆的尺寸做得十分精确，防止了锚走滑。

他耐心地把船底包板上的铁钉全都换成木钉，使得包板的隙缝不可能生锈。

这样一来，他大大地增强了这条凸肚形帆船的航海性能。他时不时地驾着它到像舒塞或加斯盖这样的孤岛上呆上一两个月。有人就说："哟，吉利亚特不在这儿了。"对他的离开谁也不会难过的。

七、幻想者住凶宅

吉利亚特是个爱幻想的人。他因此而勇敢，但又因此而胆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也许在吉利亚特身上，兼有幻觉和幻象这两种成分。无论是马尔丹那样的农民，还是亨利四世那样的国王，都会受到幻觉的缠绕。未知往往在人的思想上造成惊讶。黑暗中撕开一条裂缝突然让人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紧接着这条裂缝重又闭合了。这些幻象有时具有改变人的力量；它们能把一个赶骆驼的变成穆罕默德，把一个牧羊女变成圣女贞德[①]。孤独能造成一些崇高的幻觉。这就宛如燃烧的荆棘丛冒出的烟雾。由此产生了人

---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爱国女英雄。

的思想的震颤，使医生跃升为通灵者，使诗人转变成预言家。因此才有了贺烈山[①]、塞得隆[②]、翁勃斯[③] 这些圣地，有了咀嚼卡斯达利亚[④] 月桂产生的醉意，有了比齐翁月所降临的神的启示，也产生了多多纳的珀利阿斯[⑤]、得尔福[⑥] 的斐墨诺埃、列巴代的特洛福尼厄斯[⑦]、凯巴尔的以西结[⑧]、第比斯的哲罗姆[⑨]。幻境常常使人感到压抑，令人惊愕恍惚。神圣的恍惚是存在的。托钵僧人的重负是他的幻觉，有如傻子受其甲状腺肿所累一样。路德[⑩]（在维滕贝格的阁楼里与魔鬼交谈，帕斯卡尔[⑪]）用他书房的屏风遮挡地狱，黑人奥比[⑫] 和白面神博苏姆交谈，全都是同一现象，只是通过人的大脑时，因力度和维数不同，大脑的感受产生不同而已。路德和帕斯卡尔永远是伟大的；奥比则是愚蠢的。

吉利亚特既没有那么高大，也没有那么低劣。他是个想入非非的人。仅此而已。

他对自然的看法有点怪诞。

在清澈无比的海水中，吉利亚特多次偶然地发现一些相当

---

① 贺烈山在阿拉伯半岛，据《旧约》记载，此处是上帝显现给摩西的地方。

② 塞得隆是耶鲁撒冷旁的一急流，耶稣显示神迹的地方。

③ 翁勃斯位于埃及，崇拜鳄鱼之地。

④ 卡斯达利亚是希腊帕拿斯山的一处泉水，系崇拜诗神的地方。据说，喝了此处的泉水便诗兴大发。

⑤ 珀利阿斯是希腊神话中克瑞忒斯之子，篡夺了其兄之王位。

⑥ 得尔福是古希腊城市，以庙宇和阿波罗的神谕著称。

⑦ 列巴代为古希腊一城市名，以神谕著称，特洛福尼厄斯是古希腊的著名建筑师，因建造得尔福神庙而威名远震。

⑧ 以西结，《旧约》的四大先知之一，生于公元前四世纪。

⑨ 哲罗姆（公元前 531—前 420），拉丁学者，曾将《旧约》译成拉丁文。

⑩ 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家，基督教的创始人。

⑪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作家、几何学家。

⑫ 奥比为土语，意为“巫师”。

大的意想不到的动物，它们形状各异，属于水母类，一出了水，便如同柔软的水晶，而扔回海里之后，随即与周围的环境混为一体，颜色和透明度都跟海水一样，仿佛消失在海水中似的。因此，吉利亚特得出结论，既然海水里生活着透明的生物，那空气中也很可能同样生活着透明的生物。鸟不是空气中的“居民”，它们是空气中的两栖动物。吉利亚特不相信大气是空寥的。他说：既然大海是充盈的，为什么大气会是空寥的呢？与空气颜色相同的生物会在阳光中消失，肉眼看不见它们；谁能向我们证明空气中就没有生物呢？通过类比可知，空气中大概会有它自己的“鱼”，就像大海有它的鱼一样；这些空气中的“鱼”可能是透明的，这是造物主的先见之明，对我们和对它们都是一种恩泽；它们让阳光穿透自己的形体，不留下一点儿影子，不显出一点儿轮廓，因此而不为我们所知，而我们也无法抓住它们。吉利亚特设想，如果人们能把地球上的大气吸干，像在河塘里捕鱼那样在空气中捕鱼，就可能在其中发现大量令人惊奇的生命。在幻想中，他还认为，这样一来，许多事情也就能得到解释了。

幻想就是模糊状态下的思想，它与睡眠毗连，但界线分明，互不混淆。大气中生活着透明生物的这种看法将是未知的开端；而跨过这一步，便出现了可能的世界的广阔通道。这里面有其他生物，有其他现象。这绝不是超自然主义，而是无穷的大自然隐秘的延伸。吉利亚特处在这种费心劳神的无所事事的状态（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之中，真是一位怪诞的观察家。他甚至去观察睡眠。睡眠与可能的世界——我们也称之为不像真实世界——相接触。夜世界也是一个世界黑夜。作为夜存在着，它也是一个宇宙。在高达十五里[1] 的大气柱的压迫下，人的物质

① 法国古里，一里约合四公里。

机体到了晚上便疲惫不堪，倦怠地躺下，要睡觉，要休息；肉眼闭合了；这时，在昏昏沉沉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麻木的脑子里，别的眼睛睁开了；未知出现了。未知世界那些渺茫的事物变成了人的邻居，这也许是因为有了真正的交流，也许是因为未知世界中的遥远居民中有一个粗鲁的幻想者；似乎空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活物跑来瞧着我们，对我们这些地球上的活物感到好奇；一个新创造的幽灵忽上忽下地朝我们飘来，在一片雾蒙蒙之中贴近我们；就在幽灵观察我们的同时，有别于我们的一种生命在聚合，在分散，它是由我们本身和别的东西组合而成的；而既不完全是通灵者也不完全是没有意识的睡眠者的人，隐约地看到了那些怪诞的动物、奇特的草木、狰狞或扮着笑脸的苍白的幽灵，看到了那些鬼魂、魔面、妖影、蛇怪，看到了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看到了那没有月亮的月光，那些在黑暗中被肢解的怪物，那些在深重的混沌中长大和缩小的生命、在冥冥之中飘忽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神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梦，而它们只不过是接近看不见的现实的途径。梦是黑夜的水族馆。

吉利亚特在如此这般地幻想着。

八、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

如果今天有人去寻找乌迈海湾吉利亚特的房子、园子以及他停泊那条凸肚形帆船的泊船处，那是徒劳的。海角屋已不复存在了。这所房子所在的那个小半岛已被采石工人的铁镐扒平，一车车地装上做岩石、花岗石生意的商人的轮船运走了，变成了京城里的码头、教堂和宫殿。这座礁石山峰早已搬到伦敦去了。

这些延伸到海里的岩石，龟裂多缝，犬牙交错，宛如真正的

小山脉；举目望去，你会产生那种巨人观望科迪勒拉山脉[①] 的感觉。当地的方言把它称作"石坡"。这些"石坡"形状各异。有的像脊柱，每一块岩石都是一块脊骨；有的像鱼骨；还有的犹如一条在喝水的鳄鱼。

在海角屋所在的那条"石坡"的顶端，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乌迈的渔民称它为"兽角"。这块岩石状若金字塔，尽管不高，但很像泽西岛的那座小尖塔。涨潮时，海水将它与"石坡"分开，"兽角"便孤零零地兀立海中。落潮时，可从一条由岩石组成的地峡踏上那兽角石。这块岩石的奇特之处在于，靠海一侧，好像一把由海浪冲刷、雨水拍打而成的天然椅子。这把椅子可是杀机四伏。人们不知不觉之中被它美丽的景象吸引过去，如根西岛的人说的，"因为贪看"而在上面驻足流连。总之，有什么东西把你留住。在辽阔的海平线上，有着某种魔力。这把椅子邀人入座；它在临海的悬崖峭壁间形成了一种壁龛；爬上这个壁龛很容易；在岩石间雕凿了这把椅子的大海还在椅子下方冲刷出一级级便于人们攀登的平石阶梯；但凡深渊，都有这种殷勤架势，好像彬彬有礼，但你可得当心；那椅子撩人，人们登高入坐；坐在那儿，你会感到舒适；底座是花岗岩的，被冲刷得平滑溜圆，两边有两块仿佛特备的弯曲石头当作扶手，靠背就是那面高耸石壁，抬头望去，令人赞叹不已，不会想到很难攀登；坐在这把椅子上，自然而然地就进入忘我的境界了；整个大海映入眼帘，远处，船只来来往往，你可以目随船帆远去，直到它消失在加斯盖岛后面那浑圆的洋面上，就这样，你尽情地眺望，欣赏，赞叹，感受着和风细浪的轻抚；在卡宴岛[②] 上有一种蝙蝠，非常刁钻，会轻轻地扇动

---

① 科迪勒拉山脉是北美一拉美的一个山系。

② 卡宴岛是法属圭亚那首府。

两只黑翅膀，令你在黑暗中渐渐入睡；海风就像那看不见的蝙蝠；当它不做破坏者时，便是个催眠者。你观赏着大海，听着风声，感到一阵舒心的睡意袭上身来。当眼睛里充溢着美景与光明的时刻，你便有一种昏昏入睡的欲望。突然间你惊醒过来，但为时已晚。潮水早已逐渐地涨了上来。海水包围了整个岩石。

你完了。

涨潮的大海是一座可怕的碉堡。

海水涨潮，一开始难以察觉，随后便猛涨不止。海潮遇到岩石便怒不可遏，卷起狂浪。在这冲击着礁石的海浪中，不总是能游水逃生的。有一些深谙水性者淹死在海角屋的兽角石前。

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刻观赏大海是要丢掉性命的。这就像有时候看一个女人一样。

住在根西岛上的古老居民从前把这个由海浪在岩石上冲刷而成的壁龛称作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或吉多姆尔坐椅。据说那是个克尔特语词儿，可是会克尔特语的人① 却看不懂，而会法语的人反倒明白它的意思："谁睡着，就必死。"乡下人就是这么解释的。

除了"谁睡着，就必死"这个解释之外，还有一八一九年的一种解释，我想是阿代纳先生在《阿尔莫利干》② 中作的解释，这位尊敬的研究克尔特语言和历史的学者认为吉尔德－奥尔姆－于尔意为：鸟群栖息地。究竟哪种解释正确，大家尽管自作选择。

奥利尼岛上还有另一把类似的椅子，叫做"僧人椅"，被海浪

---

① 克尔特人系古代居住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布列塔尼的民族。

② 阿尔莫利干系法国西部的地质区域，包括大西洋、巴黎盆地和阿基特纳之间的一大片高原。

冲刷得尽善尽美，上面还有一处外凸得恰到好处，让人以为大海殷勤有加，给你递上一只凳子让你踏脚。

每逢大潮，便看不见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了。海水把它整个儿淹没了。

吉尔德－奥尔姆－子尔坐椅与海角屋毗邻。吉利亚特很熟悉它，并且常在上面坐坐。他常去那儿。他是去那儿沉思默想吗？不。我们刚才说了，他常在幻想。他从未受到海潮的突袭。

第二章　勒蒂埃利大师傅

一、动荡的生活和平静的心灵

圣桑普森的名人勒蒂埃利大师傅原是个了不起的水手。他在海上航行了很久。他当过见习水手、帆手、桅手、舵手、工长、水手长、领港员和船长。现在他成了船主。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么熟悉大海的。他在海上救援中表现得不屈不挠。每到天气恶劣时，他便沿着沙滩走去，眺望着天边。那边是什么东西？有人遇到危险了。不管是韦茅斯沿海航行的三桅帆船、奥利尼的快帆船、库塞勒的双帆船，还是哪位爵爷的游艇，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穷人、富人还是魔鬼，都无关紧要，他总是跳上一只小船，叫上两三个勇敢的人，来不及叫人时，什么人都不要，独自一人解绳，握桨，向大海划去，在浪峰间忽上忽下，与狂风恶浪搏斗，冲向出事地点。远远望去，只见他挺立在船头，顶着狂风，迎着雷电，浑身雨水淋漓，雄狮般的脸上挂着浪花拍击成的水帘。有时候，他就这样整天冒着生命危险，与海浪、狂风和冰雹搏斗，登上正在下沉的船只，救出人和货物，向风暴进行挑战。直到晚上，他才回到家里，编织袜子。

这样的生活，他过了五十年，从十岁到六十岁，总是那么年轻。六十岁时，他发现自己已不能一只手拎起瓦克兰铁铺的铁砧了；那个铁砧重三千磅；接着，他又突然受到风湿病的折磨。他只好放弃大海。从此，他从一个受人赞扬的英雄，变成一个受

人尊敬的长者。他成了一个老好人。

风湿病和富足的生活同时落到了他的身上。这两个辛勤劳动的果实总是自觉自愿地结伴而来。当你富了的时候，你身体瘫痪了。这是对生命的奖赏。

人们便常说：及时行乐吧。

在根西岛这样的岛子上，居民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一辈子绕着自己的田头转，另一种是一辈子绕着地球走。这是两种不同的耕耘者，一种是土地的耕耘者，另一种是大海的耕耘者。勒蒂埃利大师傅属于后一种。不过他也了解大地。他的一生是辛勤劳动的一生。他在欧陆旅行过。他先后在罗什福尔和塞特当过造船木工。我们刚才说了，他周游过世界；他干木工零活儿，走遍了法国。他在弗朗什－孔泰盐田排水机械工程工地上干过活儿。这个正直的人闯荡了一辈子。在法国，他学会了看书、思考、期望。他几乎什么都干过，而且从他所做过的一切中，获取了诚实的品德。就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个水手。大海是属于他的。他常说："鱼就在我的家里。"总之，除了有这么两三年以外，他的整个一生都交给了海洋；他说道："我的一生全扔进海里了。"他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过，但他却更喜爱英吉利海峡。他充满爱恋地感叹道："这海峡才叫棒呀！"他生于斯，也想死于斯。周游了两三次世界之后，他知道了应该在哪儿落地生根，便回到了根西岛，再也没有挪过窝。从此他的旅行便只限于格朗维尔和圣马洛两地。

勒蒂埃利大师傅是根西岛人，也就是说是诺曼底人，既是英国人，又是法国人。他有四种人的特点，而都沉浸、淹没在他的伟大祖国——海洋中。他这一辈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保持着诺曼底渔民的道德品行。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有机会时翻开一本书，读书自娱，从中了

解到一些哲学家和诗人的名字，并且也不影响他几乎各种语言都能凑合着说上几句。

二、他的情趣

吉利亚特是个野蛮人。大师傅勒蒂埃利也是个野蛮人。

这个野蛮人却有着他的风雅之处。

他对女人的手很挑剔。在他年轻的那会儿，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介于见习水手和水手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他就听说过苏弗朗将军[①] 曾惊呼道："那可是个漂亮姑娘，可她那两只大红手真可怕！"海军上将的一句话，不管是说什么，都是一道命令。命令高于神旨，不得违抗。苏弗朗将军的一声惊呼，使勒蒂埃利变得挑剔起来，非要白皙的纤纤玉手不可。他自己的手犹如一把大刮刀，颜色棕红，稍用点力，好似狼牙棒，轻轻一碰，如同铁钳，握拳击去，铺路石为之断裂。

他从没结过婚。他不想结婚，或者没找到合适的。也许是因为这个水手非要找一个有着公爵夫人那样的玉手的女子方可。在巴伊港的渔家女中，很难碰到有这样的手的女子。

可是据说在夏朗德省的罗什福尔，他遇见过一个正合他心意的轻佻女工。那是个有着一双好看的手的漂亮姑娘。可她总是说人坏话，还爱抓人。你可别惹她。她的手很美，很干净，她的指甲无可挑剔，平时也不吓人，但必要时那手却会变成爪子。她那美丽的指甲迷住了勒蒂埃利，但后来却使他惶恐不安：他担心自己日后管不住这个小女子，便决定不把这个小情人领到市长先生面前去办理结婚登记。

---

① 苏弗朗(1729—1788)，法国海军上将。

又有一次,在奥利尼岛,有一个姑娘很讨他喜欢。他想到了结婚,可有个居民对他说:"恭喜您啦,您将有一个会做牛粪饼的女人了。"他让对方解释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奥利尼岛有个习俗。人们把牛粪弄起来,扔到墙上。扔牛粪得有技巧。等牛粪干了,会自动掉下来,人们就用干牛粪当柴烧。当地人把它称作"库瓦皮欧"。一个女孩会做干牛粪饼才有人要。可这种才能却把勒蒂埃利给吓跑了。

再说,对于爱情或逢场做戏,勒蒂埃利有一种乡下人的善良、厚道的哲理,也有着一种水手的机灵,总是很投人,但从不受束缚,他还常吹嘘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被"cotillon"[1] 征服。当年所谓的"cotillon",就是今天所说的"crinoline"[2],差不多就是指"女人"。

诺曼底群岛的这些棒水手都很风趣。他们几乎都识文断字,也爱读书。每个星期天,人们总看到八九岁的小见习水手们坐在一堆缆绳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看。这些诺曼底水手向来随时随地挖苦人,并且像人们爱说的,他们是妙语连珠。他们中有一位名叫凯利佩尔的勇敢水手,曾对在比武中误伤了亨利二世、后逃到泽西岛的蒙哥马利[3] 说了这么一句斥责人的话:"疯脑袋砸了空脑袋。"还有一位名叫图佐的,是圣布雷拉德的一个船东,曾创造了一句富有哲理的同音异义词双关语,被误套在了卡米主教头上:"教皇死后变蝴蝶,陛下死后变小虫。"[4]

---

① 古代农村妇女穿的衬裙。

② 旧时有撑架的女裙。

③ 蒙哥马利伯爵(1530—1574),法国著名军人,苏格兰卫队队员,一五五九年在与亨利二世比武时误伤对方。

④ "教皇"和"蝴蝶","陛下"和"小虫"在法语中发音很相近。

三、人之所爱是脆弱的

勒蒂埃利大师傅慷慨大度，为人忠诚。他有一只大手和一颗伟大的心。他的缺点就是具有令人赞叹的品质——信赖别人。他有一种独特的发誓方式，那是很庄严的事。他发誓时说："我向上帝保证。"此话一出，他便会干到底。他只信上帝，其他一概不信。他偶尔去去教堂，那只不过是出于礼貌。在海上，他很迷信。

不过，恶劣的天气从未使他后退过；这是因为他从不服输。他不允许任何挑战，无论是海洋还是别的什么。他需要服从。如果大海拒不屈服，那算它倒霉；大海必须服输。勒蒂埃利大师傅是毫不让步的。汹涌的海浪，不过像是一个寻衅的邻居而已，不可能阻挡他。他说一不二，计划做的事非做成不可。无论面对的是一个反对意见，还是一场暴风雨，他从不低头。"不"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什么乌云翻滚，他照办不误。他绝不允许别人抗拒他。因此，他在生活中是顽固执拗，而在海上则无所畏惧。

他很乐意亲自烧鱼汤，知道该放多少胡椒、盐和必需的辛香蔬菜，而且做的时候兴致勃勃，吃起来津津有味。他这个人一穿上带风帽的油布上衣，就精神抖擞，面一换上礼服，就傻兮兮的，头发迎风一吹，活脱一个让·巴尔，若是头戴圆帽，则像若克利斯[1]，在城市里他笨拙无比，可到了海上，却是那么神奇而无畏。他宽肩阔背，嘴里没有脏话，很少发火，平时说话声音很低，很温

① 若克利斯，西方戏剧中的著名丑角，以愚笨出名。

和，但到了话筒里就像雷鸣一般。他是一个读过《百科全书》[1]的乡下人，一个经历过革命的根西岛人，一个博学的愚者，绝无过分的虔诚，但有各式各样的幻想，对"细皮嫩肉的女子"的信仰胜过对圣母的信仰。他有波吕斐摩斯[2]的力量、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意志、多变的逻辑，既有公牛的脾气，也有点孩子的性情，长着一只塌鼻子，一个大腮帮子，嘴里牙齿整齐完好，脸上布满一道道皱纹，仿佛是四十年里与狂风恶浪搏击的结果，额头上像是风暴将至，肤色犹如海中礁石的颜色。现在，再在这张严峻的脸庞上加一道善良的目光，他便有了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形象。

勒蒂埃利大师傅有两份爱：一是对迪朗德号，二是对戴吕谢特。

---

① 《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由法国伏尔泰等一批启蒙运动者（即百科全书派）编纂的书。

② 波吕斐摩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

第三章 迪朗德号和戴吕谢特

一、啁啾与烟雾

人体很可能只是一层外表。它遮住我们的真相。它扩大我们的光明面或黑暗面。真相就是心灵。说得绝对点儿，我们的面孔是一个面具，真人是处在人的外表下面的部分。如果你发现蜷缩或隐藏在人们称之为肉体的这一幻觉后面的人的话，你可能会惊诧异常。人们的通病是把外表的人当作真实的人。譬如有个少女，如果我们透过外表去看她，也许她会像小鸟。

一只化作少女形象的小鸟，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你设想一下，你家里有这么一只小鸟。她就叫戴吕谢特。一个让人快乐的人儿！你会忍不住对她说："你好，鹡鸰小姐！"你虽然看不见她的翅膀，却能听见啁啾。有时她会歌唱。就啁啾而言，大不如人；论起歌唱，那就远胜于人了。那歌声中藏着奥秘；一个少女就是一个天使的躯壳。当少女成了女人，天使便离她而去；但不久之后，天使又会回来，为母亲带来一个小灵魂。有一天将要做母亲的少女，在等待新生命的同时，还一直是个孩子，年轻姑娘的外表下，是始终不愿离去的小姑娘，是一只莺。人们看到她时心里会想：要是她不飞走该多好啊！温柔的人儿在家里自由自在，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也就是说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进进出出，走近你又离开你，理着羽毛或者说梳着头发。

发出各种各样的美妙声音，在你耳边喃喃地说着谁也难以形容的话语。这个人儿问的时候，你便回答她；你问她的时候，她也啁啾作答。你与她闲聊着。这种闲谈可以消除你的疲劳。这个人儿心中有着蓝天。她那蓝色的思想与你那黑色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你非常感激她那么轻盈，那么飘逸，那么不可捉摸，那么难以捕捉，而且还那么善良，虽然好似不可触知，但对你却毫不隐避。在这个世界上，美丽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世上没有什么比"让人喜爱"更重要的使命了。所谓鸟鸣山更幽。带来欢乐的气氛，闪烁幸福的光芒，在黑暗中闪现出光明，为命运铺设锦绣前程，做到和谐、优雅、亲切，这是在为你造福。美，惟其为美，才给我们带来益处。这样的创造物具有让周围的一切倾倒的神奇魅力！有时候，她自己全然不知有这种魅力，但这样却更加力大无比；她的出现给人以光明，她的靠近给人以温暖；她从身边走过，你会感到高兴，她停下脚步，你会觉得幸福；看着她，你就觉得自己活着；她有着人的面容的曙光；只要她在那儿就行了，无须她再做什么，她使家庭变成了伊甸园，浑身每个毛孔都散发出天堂的气息；她把这种心醉神迷赐予所有的人，而且对她来说，这轻而易举，只须在大家身边呼吸就可以了。她嫣然一笑，就莫名其妙地会使大家拖带的生活的笨重枷锁减轻重量。你让我对你怎么说呢，这是神奇的力量。这样的微笑，戴吕谢特就有。甚至可以说，戴吕谢特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微笑。在我们身上，有着比我们的面孔更与我们想象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表情；还有比我们的表情更与我们相似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微笑。微笑的戴吕谢特才是真正的戴吕谢特。

泽西岛人和根西岛人有着特别诱人的血统。这里的女人，尤其是少女，一个个如花似玉，天真纯洁。撒克逊人的白皙与诺尔曼人的水灵浑然一体，她们面颊粉红、眼睛湛蓝。她们的眼睛

里缺少星星闪烁，那是英国人的教育使之黯然。待到她们那明净的眼睛里闪现出巴黎人深邃的目光的那一天，那可就令人无法抗拒了。幸好巴黎人还没有打入英国女子身上。戴吕谢特不是巴黎女郎，但也不是个根西岛姑娘。她生在圣皮埃尔港，但是由勒蒂埃利大师傅抚养大的。勒蒂埃利把她培养成一个娇美的姑娘；她现在正是这样一个娇美姑娘。

戴吕谢特的目光是懒洋洋的，但不知不觉中却是不怒自威的。她也许还不知道"爱情"这个词的含义，却乐于让人爱恋上她。不过她毫无恶念。她从未想到过结婚。那位流亡到圣桑普森并扎下根来的老绅士常常说道："这个小姑娘呀，可是个勾魂的情种。"

戴吕谢特有着一双世上最漂亮的小手，还有一双与手相匹配的小脚，那是"苍蝇的四条小腿"，勒蒂埃利大师傅常如是说。她身上充满善良和温柔；她的家庭和财富，是她的叔父勒蒂埃利；她的工作，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她的才能，是唱几支歌；她的学问，是美丽；她的精神，是纯洁；她的心灵，是无知；她有着克里奥尔姑娘的那份慵倦优雅，同时夹杂着轻佻和活泼，既有儿童爱逗弄人的快活天性，又有自然坠入忧郁境地的性情；她的穿着打扮有着一点岛民的风采，十分雅致，但不时髦，一年四季都戴着点缀着鲜花的帽子；她额头透着稚气，粉颈柔软诱人，栗色的秀发，雪白的肌肤，夏日里会显出点雀斑，嘴巴大而美，带着明朗、可爱而又危险的微笑。这就是戴吕谢特。

有时候，夕阳西下，日暮黄昏之后，黑夜与大海融为一体，暮霭给海浪增添了恐怖的色彩，这时在瘆人的浪尖上，可以看见一个不知为何物的畸形庞然大物，鸣着笛，喷着烟，驶进圣桑普森狭窄的人海口。那可怕的庞然大物似猛兽在怒吼，似火山在喷发，像一个七头蛇怪，吐着浪花，拖着浓雾，拍打着吓人的巨鳍，

张着喷火的大嘴，向城市冲来。那是迪朗德号。

二、永远讲不完的乌托邦的故事

在一八二×年，一条汽船出现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域，那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新鲜事。整个诺曼底海岸地区无不为之震惊，久久不能平静。如今，即使十几条汽船在海上穿梭往来，也不会有人抬头看上一眼的；最多只能吸引一下某个行家，看一看它们喷出的烟雾的颜色，分辨出这条船烧的是威尔士煤，那条船用的是纽卡斯尔煤。它们从这儿经过，很好。它们进港，欢迎。如果它们离港，就道一声"一帆风顺"。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人们对这种发明并不像这样冷静，对那些机器和它们的黑烟，英吉利海峡的岛民们怎么看都特别地不对劲儿。在这个信新教的群岛上，英国女王因为分娩时用了氯仿麻醉，而受到岛民们的谴责，说她违背了《圣经》[1]。他们把汽船称作"魔船"，这是它获得的最初的成功。那些善良的渔民原来是信天主教的，后来改奉加尔文教了，他们非常地虔诚笃信。在他们看来，那汽船仿佛就是在海上飘荡的地狱。当地的一位传教士曾论述过这样一个问题："人有权利让被上帝分开的水和火一起运作吗？"[2] 这个火和铁的怪兽不是很像利维坦[3]吗？这岂不是要在人类中重新制造混沌？把进步和发展说成返回混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

① 见《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你将痛苦地产下儿女。——作者注。

② 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第四节。——作者注。

③ 利维坦是犹太教神话中的一种动物，形似鳄鱼，犹太教相信弥赛亚来临之日，善人复活后，在天堂宴会上将以此物作为佳肴。因古代犹太人只知埃及有鳄鱼，有时以此暗指法老。

"疯狂的念头,巨大的错误,荒唐的举动,"这就是本世纪初拿破仑向科学院征求对汽船的意见时,科学院作出的判断。圣桑普森岛的渔民在科学知识方面只有巴黎几何学家的水平是情有可原的,而在宗教方面,像根西岛这样的一个小岛岛民,并不一定非要比美洲那样的大洲的居民更有知识。一八〇七年,富尔顿造的第一条船由利文斯通赞助,装上了从英国运来的瓦特的机器。除船员之外,上这条汽船的只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叫安德烈·米肖。该船进行自纽约至奥尔巴尼的首次航行时,恰好是八月十七日。于是基督教卫理公会说话了,而且在所有的教堂里,教士们都在诅咒这条船,说"十七"这数字正是《启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怪兽十只角和七个头之和。在美洲,人们引证《启示录》中的怪兽来攻击汽船,而在欧洲,人们则引证《创世记》里的怪兽来反对它。两者的全部差别就在于此。

学者们把汽船看作是不可能的而加以否定;教士们也把汽船当作亵渎而不予以认可。科学判它的罪,宗教把它打下地狱。富尔顿成了又一个路济弗尔①。海边和乡村的普通百姓也因这一新发明给他们带来的不适而一同加以诋毁。面对汽船,宗教的观点是这样的:水火已经分离;而这一分离是上帝的旨意。谁也不许分离上帝结合了的东西,但谁也不得结合上帝分离了的东西。农村人的观点则是:这让人害怕。

在那遥远的年代,敢于开创这样的事业,即开着汽船从根西岛到圣马洛岛的,惟有勒蒂埃利大师傅。只有他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才能有开创这一事业的设想,也只有他这样大胆的水手,才能实现这番事业。他身上法国人的一面具有这一想法,而他身上英国人的一面则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① 路济弗尔是传说中的魔鬼。

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

三、朗泰纳

在我们在此叙述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四十来年前，在巴黎城郊狼穴和伊苏瓦墓之间离城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蹊跷的房子。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破屋，必要时也可用来杀人越货。这里住着一个市侩强盗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此人原来在夏特莱当检察官的书记员，后来干脆当了强盗。不久之后，他便上了重罪法庭。这家人姓朗泰纳。在这破房子里的一只桃花心木柜子上，可以看见两只花瓷杯，一只上写有金字：友谊的纪念，另一只上写着金字：敬赠。这家的孩子就在罪恶的泥潭之中摸爬着。当初，孩子的父母也算是个半有产者，所以孩子也在学习读书写字；父母抚养他。母亲脸色苍白，几乎衣衫褴褛，平日里本能地给孩子"一点教育"，教他拼读单词，但当她丈夫要去剪径打劫时，她便撂下孩子去帮丈夫，要不就是向过路行人卖淫。在他们离开孩子的时候，耶稣受难图依然敞开着放在桌子上，孩子则呆在一旁想入非非。

父母亲在一次作案时被当场抓住，随后便消失在牢房的茫茫黑夜中，不知所终，那孩子也随之下落不明。

勒蒂埃利在漂泊闯荡时，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的冒险家，而且不知怎么救了那人一次，帮了那人的大忙，那人对他感激不尽，勒蒂埃利觉得那人不错，收留了他，把他带回根西岛，后来发现他对沿海航行很有悟性，便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合伙人。此人便是长成大人了的小朗泰纳。

朗泰纳同勒蒂埃利一样，脖子粗壮，宽肩阔背，能负重挑担，腰板如海格立斯·海尔内斯[①] 一样强健。勒蒂埃利和他外貌相同，举止一样，只是朗泰纳身材更高大一点。谁从背后看到他俩肩并肩地在码头上散步，就会说：这是兄弟俩。从正面看去，就是另一码事了。勒蒂埃利性格开朗，而朗泰纳则性格内向。他处事谨慎，还精通各种武器，会吹口琴，能在二十步开外一枪打灭蜡烛，拳脚功夫又好，还能吟诵《亨利亚特》[②] 的诗句，能解梦圆梦。他熟读了特勒纳伊的那本《圣德尼墓》。他说他跟卡利卡特的苏丹有过来往，所谓苏丹，"就是葡萄牙人说的扎穆兰"。如果你能翻阅一下他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就能在上面特别发现这样的记载："在里昂圣约瑟监狱中的一个地牢的墙缝中，藏着一把锉刀。"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他自称是圣路易一个骑士之子。他的衣服不成套，上边标有不同的字母。对于荣誉，谁也没有他更看重；为了荣誉，他会玩命，杀人。他的目光中有着一个当戏子的母亲那样的神情。

勇猛掩饰着他的狡诈，这就是朗泰纳。

在一个集市上，在一个饰有摩尔人头像的测力计[③] 上，他试了一通自己的拳力，赢得了勒蒂埃利的钦佩。

在根西岛，人们根本不知道朗泰纳五花八门的冒险经历。如果命运有一间化妆室的话，朗泰纳的命运应该穿上百衲衣。他见过世面，享受过生活。他是一个全球漫游者。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马达加斯加当过厨师，在苏门答腊养过鸟，在檀香山当过将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做过教会报的记者，在奥姆罗

---

① 海格立斯，又译赫拉克勒斯，系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敢的功绩著称。

② 伏尔泰(1694—1778)的亚历山大体诗集。

③ 原文为西班牙文。

乌特当过诗人，在海地当过共济会员。作为共济会员，他在大戈阿夫岛致过一次悼词，当地的报纸还留下了其中这样一段话："永别了，高尚的灵魂！在你现在飞翔的蓝色苍穹上，你定将与小戈阿夫岛的好神父莱昂德尔·克拉莫相逢。请告诉他，通过十年的伟大努力，你终于建成了牛犊湾教堂！永别了，卓越的天才，……会员的楷模！"大家可以看到，他那副共济会员的面具并没有妨碍他再安上天主教徒的假鼻子。前者为他赢得了进步人士的支持，而后者则为他建立了与教会人士的联系。他自称是纯白种血统，他憎恨黑人；然而，他对苏鲁克[①] 无疑是怀有敬意的。一八一五年，他在波尔多成了绿党分子。那个时期，他是个激进的保皇分子，脑门儿上那顶饰有一大簇白色羽毛的帽子就是证明。他这一辈子就像是日食，出现，消失，再出现。他简直就是个流氓，像走马灯似的忽隐忽现。他会土耳其语，不说guillotiné（被送上断头台）而说"néboissé"。他曾在的黎波里的一个伊斯兰教学者家当过奴隶，在那里被打骂着学会了土耳其语。他的任务就是晚上到清真寺的门前去，向伊斯兰教徒们高声朗读刻在小木板或骆驼肩胛骨上的《古兰经》。他可能是个叛教者。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且是坏事做绝。

他常常既纵声大笑又紧皱眉头。他常说："在政治上，我只佩服不受他人影响的人。"他还说："我是尊重风俗习惯的。"他还常说："必须把金字塔放回到原来的地面上。"他倒是快活的，友好的。他嘴巴的表情往往否定了他说的话的真实含义。他的两个鼻孔就像是牛鼻孔似的。他的眼角皱纹纵横，隐秘的思想都

① 苏鲁克（1782—1867），原是小哥亚夫岛的奴隶，一八〇二年参加反法起义，后成为海地总统。

集中到那儿了。他表情的整个秘密也只能在那里得以识破。他那双鹅掌形的手宛如秃鹫的利爪。他的脑袋,颅顶凹陷,但两边的太阳穴很宽大。他的耳朵不成形状,长满了硬毛,仿佛在说:别跟这洞里的野兽说话。

有一天,在根西岛,谁也不知道朗泰纳哪儿去了。

勒蒂埃利的合伙人"溜了",把银柜里的钱席卷一空。

在这只银柜里,当然有属于朗泰纳的钱,但也有属于勒蒂埃利的五万法郎。

勒蒂埃利四十年来当海员,当造船的木工,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共攒下了十万法郎。朗泰纳偷走了他一半的钱。

虽然丢了一半家产,但勒蒂埃利并没趴下,而是立即想到东山再起。你可以毁掉意志坚强的人的家产,但毁不掉他们的勇气。当时人们正开始谈论汽船的事。勒蒂埃利脑子一转,想尝试一番受到普遍责难的那个富尔顿的机器,想用一艘汽船把诺曼底群岛与法兰西本土联系起来。他孤注一掷,说干就干,把剩下的家产投了进去。朗泰纳逃走六个月之后,整个圣桑普森港惊呆了,人们看见从港口开出一条冒烟的船,那架势就像是海上着了大火,这就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第一条汽船。

这条船虽然受到众人的憎恨和不屑,很快被起了个"勒蒂埃利式圆头帆"的绰号,但它宣告了将要担负起在根西岛和圣马洛之间定期航行的使命。

四、乌托邦故事的续篇

这事一开始时很不妙,这是不难理解的。所有在根西岛和法国海岸之间航行的帆船主都强烈抗议,纷纷谴责这一亵渎《圣经》、侵犯他们垄断权的行径。有几家小教堂也在咆哮。一位名

叫埃利乌的尊敬的神甫称汽船为"歪门邪道"。帆船才是正宗。从汽船运来卸下的牛的头顶上,人们清晰地看到魔鬼的角。众人的反抗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人们渐渐地终于发现:汽船运来的那些牛不那么疲乏,因为肉质好,卖得不错。对乘客来说,海上的危险较少;整个航程花钱少,距离缩短了,也更安全了;乘客可以准时出发,准时抵达;因为航速快,运的鱼也更鲜活,因而可以把捕鱼旺期大量过剩的海产——这在根西岛是常有的事——倾销到法国市场上去;根西岛优质奶牛产的奶油,用"魔船"运要比用帆船更快些,从而保证其质地不受损害,以致迪南要求供货,圣布利厄要求供货,雷恩也要求供货;最后,多亏了"勒蒂埃利式圆头帆"的汽船,终于有了航运的安全和航班的正常,有了来往的便捷,扩大了流通领域,开拓了市场,繁荣了贸易。总之,不得不容忍这条虽亵渎了《圣经》却为岛上增加了财富的魔船。有几个不信神的人甚至大胆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表示称赞。书记官朗杜瓦先生并且对这条船深表敬意。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份敬意是公正的,因为他不喜欢勒蒂埃利:首先是因为勒蒂埃利已被尊称为"大师傅"(mess),而朗杜瓦还只是个"师傅"(sieur)[①];其次,虽然朗杜瓦是圣皮埃尔港的书记官,但还属于圣桑普森教区的教民,而在这个教区里,只有他们两个出色的人物。虽然他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偏见,可是两人总感到对方有些讨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么。

不过,朗杜瓦师傅还是正直的,对这条汽船表示肯定。其他一些人也开始赞同朗杜瓦师傅的观点。不知不觉中,事业成了;事业像是涨潮,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不断成功和兴旺,随着所提供的服务的明显效果,——大家的利益在增加是有目共睹的,

① 据作者称,此为根西岛流行的两种不同称呼,其表示的可敬程度有别。

这一天终于到来，除了几个贤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赞扬"勒蒂埃利式圆头帆"了。

搁在今天，人们就不会那么称赞它了。四十年前的这条汽船会令我们今天的造船师们觉得好笑。这一"奇观"实在是奇形怪状；这一"奇迹"实在是不值一提。

我们今日那些航行于大西洋的大汽船，与德尼·帕潘[1] 于一七〇七年在富尔德河上驾驶的由火力驱动的带轮子的船之间的差别，并不亚于"蒙泰贝洛"号那样的三层甲板船与公元二世纪的丹麦划桨船之间的差别。"蒙泰贝洛"号长二百尺，宽五十尺，帆架高达一百一十五尺，载重量为三千吨，载客一千一百人，装有一百二十门炮，一万发炮弹，一百六十箱弹丸，战斗时，两舷的侧炮可各射出三千三百磅铁弹丸，迎风行驶时可张开五千六百平方米的帆；而在西萨德鲁海边的泥淖中发现的那艘公元二世纪的丹麦划桨船，装满了石斧、石弓和石棍，现陈列在弗伦斯堡市政厅。

从帕潘制造的第一条船到富尔顿的第一条船，即从一七〇七年至一八〇七年，正好间隔了一百年。与这两种船的初样比较起来，"勒蒂埃利式圆头帆"肯定是一大进步，但它本身也还只是一个雏形。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杰作。任何科学的雏形都给人以双重的形象：胚胎时是魔鬼，萌芽时是奇迹。

五、魔　船

"勒蒂埃利式圆头帆"的桅杆不是根据帆面风压中心来安装的，这并不是它的缺陷，因为造船规则中有一条是这么要求的；

① 帕潘（1647—1714），法国物理学家、机械学家。

再说，以火力发动的船，它的帆只是附属物。还有，汽船对船上安不安帆几乎是无所谓的。“圆头帆船”太短，太圆，团成一团；它的船舭和船侧尾都太大；总之，船主还没有大胆到把船造得轻盈小巧些；“圆头帆船”既有凸肚形帆船的不足，也具有凸肚形帆船的一些长处。它很少颠簸，但左右摇摆得厉害。船鼓轮太高。船不算长，横梁却太多。轮机庞大，碍手碍脚的，要想多载货物，不得不过分地增高船壁，从而使这条“圆头帆船”几乎具备了一七七四年的战船的一些缺陷，那是一种折衷的船型，必须拆除船上的累赘部分才能出海作战。“圆头帆船”船身短，掉头自然就快，因为掉头所需要的时间与船身成正比；但它很笨重，从而抵消了船身短小所给予它的优点。船中肋骨太宽，使之航速降低，因为水的阻力是与船体吃水的最大横面成正比，与船速的平方成比例的。它船头垂直，这在今天可能不是个缺点，但当时统一的做法是船头倾斜四十五度。船壳的所有曲线相互衔接得很好，但对倾斜度而言显得太短，尤其不能与排水棱柱平行，而排水棱柱只能从侧面往后推。遇到恶劣天气，船吃水太多，忽而船首吃水，忽而船尾吃水，这说明重心方面有缺陷。由于轮机很重，货物不能装在本该装载的位置，因此重心往往移向主桅杆的后部，这样一来，只能依靠蒸汽机而不靠主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主帆反而会起到使船往后退的作用，而不能抗风使船体平衡。当吃风很紧时，一般采用松开下后角索的办法。这样，风便由前下角索集中在船头，主帆也就只能起到艉帆的作用，因而操作十分困难。船舵是老式的，不是今天这种轮舵，而是杠舵，在固定于艉柱的铰链上转动，通过船尾框架杆上的一根横梁驱动。两条小船，就像两条小交通艇，悬挂在吊艇杆上。这条船有四只锚，一只主锚，一只副锚，即工作锚，英语叫 Working - anchor，以及两只八字锚。这四只锚都系在铁链上，根据情况或由船尾的

大绞盘或由船首的小绞盘来操作。那时候还没有气泵绞车来取代用人工操作的撬棒。如果只有两只八字锚，一只在右舷，一只在左舷，船就无法泊得很稳，遇到强风就有些无能为力。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它可以借助副锚。锚浮标是通常的那一种，可以承担锚浮标索的重量，漂浮在水面上。小艇的大小正合用，是“圆头帆船”名副其实的备用艇，十分结实，足以起动主锚。这条船有一个创新：它所配备的帆缆索具一部分是铁链，这丝毫不影响动索的灵活性和稳索的张力。桅杆尽管是次要的，但并没有任何不得当；索具收放自如，并不累赘。肋骨坚固，很粗糙，但汽船不像帆船那样对木质精巧程度要求很高。这条船的时速为两海里。发生故障时它可以很好地艏偏离[1]。从以上情况看，“勒蒂埃利式圆头帆”航海性能好，但船首没有分水的尖角，因此不能说它操作方便。大家觉得，如果遇到危险，如暗礁或旋风，恐怕就很难驾驶。它像个怪物，发出爆裂声。在海浪上航行时，总发出新皮鞋底触地的声响。

这条船主要是搞货运，如同任何一条货船而不是战船，它特别注意装舱。它载客不多。以前，牛一般都装在底舱里，这不是容易的事。如今牛都装在前甲板上。勒蒂埃利式魔船的轮翼箱染成白色，船壳一直到吃水线则染成红色，而余下的其他部分均按照那个世纪挺丑陋的流行式样，漆成黑色。

空船时，吃水七尺；满载时，吃水十四尺。

至于机器，马力很大。马力与吨位之比为一比三，几乎具有拖轮的马力。船轮的位置适中，在船的重心稍微靠前一点的地方。机器的最大气压为两个大气压。机器虽然靠蒸气的凝聚和

---

[1] 艏偏离系指船泊位时或离开锚地时的状况，或船遇风而产生的情况，亦称作“艏偏航”。

膨胀运转,但耗煤量大。由于支撑点不稳,蒸汽机没有飞轮,而为了解决这一点,就像今天仍在这么做的那样,设置了一个双重装置,可以轮流带动固定在转动轴两端的两个曲柄,以便其中一个处于死点时,另一个即处于作用点。整部机器安装在一块铸铁板上,所以,气候再恶劣,大海再汹涌,也不会使它失去平衡,即使船体受损,也不会影响到机器。为了使机器更加牢固,主连杆被安装在汽缸附近,这样便把连杆的摇摆中心从中间移到了边上。后来人们发明了摆动汽缸,就不再需要连杆了;但在那个时期,汽缸边的连杆似乎是机器装备的关键。锅炉分隔成几层,并拥有浓缩盐水泵。机轮很大,可减少能量的损耗,而烟囱很高,增强了锅炉的通风;但是机轮大,海浪阻力便大,烟囱高,风的阻力也大。轮翼由木叶片、铁钩、铸铁壳组成,结合很好,而让人惊奇的是,可以一件件拆下来。每个轮翼总有三个叶片浸在水里。叶片中心的速度只超过船速六分之一;这是这些轮翼的缺陷。此外,曲柄的把手太长,而且汽阀往汽缸里送气时摩擦力也太大。但在当时,这部机器好像很了不起,而且也确实很了不起。

这部机器是在法国贝尔西铁工厂制造的。勒蒂埃利大师傅对它也进行过一点创意;按照原图样制造它的机械师已经死了;因此,这部机器是独此一份儿,不可能替代。绘图人还活着,但制造人已经不在了。

这部机器花了四万法郎。

“圆头帆”的船体部分是勒蒂埃利在位于圣皮埃尔港和圣桑普森之间第一个钟楼旁的大封闭船坞里亲手制造的。他曾去不来梅买木料。为了造这条船,他使尽了全部的制船木工的本领,从船壳板上就可以看出他技艺的高超,所有的木板拼接得严丝合缝,整齐匀称,上面刷了一层比树脂更高级的印度油灰。船底

的金属板经过了反复的锤炼。勒蒂埃利还在船体机身上涂了五倍子胶。为了弥补船壳太圆的缺陷,他给艏斜桅加了一个护栏,这样,除方形帆之外,又通过护栏起到了一面假帆的作用。船下水的那一天,勒蒂埃利说:"我制服了海浪了!"人们有目共睹,圆头帆船确实成功了。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故意安排,船是在七月十四日下水的。这一天,勒蒂埃利站在两个轮翼箱之间的甲板上,目光逼视大海,高声大喊:"现在轮到你了! 巴黎人攻占了巴士底狱;现在我们要把你降服!"

"勒蒂埃利式圆头帆"每周在根西岛和圣马洛岛之间往返一次。它星期二早晨出发,星期五晚上返回,正好赶上星期六的集市。它的木结构比整个群岛所有沿海航行的最大单桅帆都更坚固,而它的容量与其体积是成比例的,所以就效率与收益而言,它航行一次,就抵一条普通帆船航行四次。因此它的收益丰厚。一条船的好坏取决于其货物装运量,而勒蒂埃利是个货物装运的行家。当他不能再亲自到海上工作的时候,他训练了一个水手,接替他负责货物装运。两年后,这条汽船每年净收人达七百八十镑,合一万八千法郎。一根西岛镑合二十四法郎,一英镑合二十五法郎,一泽西岛镑则合二十六法郎。这些麻烦的比价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麻烦;银行从中没少获益。

六、勒蒂埃利名声大振

"圆头帆"生意兴隆。勒蒂埃利大师傅看到自己成为"先生"的时刻已经临近。在根西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当先生的。在普通人和先生之间,有好长一段阶梯要爬的:首先,第一级是直呼其名,譬如"皮埃尔";第二级为"邻居皮埃尔";第三级

为“皮埃尔老爹”;第四级是皮埃尔师傅;第五级叫皮埃尔大师傅;最后才达到顶尖级,称皮埃尔先生。

这一顶尖级只不过是冒出了平地,还可以一直伸向蓝天。英国的一整套等级逐级往上升。下面便是越来越荣耀的各个阶层:在先生(也称绅士)之上,为埃居伊[1],埃居伊之上为骑士;然后步步高升,分别为准男爵、爵士(苏格兰称“laird”)、男爵、子爵、伯爵(英国为“earl”,挪威称“jarl”),再为侯爵、公爵、英国贵族院议员,直至王族血统的亲王,最后是国王。整个阶梯从平民百姓升至先生,从先生升至准男爵,再由准男爵升至贵族院议员,最后由贵族院议员到国王。

多亏了他那个成功的点子,多亏了蒸气,多亏了他的那部机器,多亏了魔船,勒蒂埃利大师傅成了个人物。为了建造“圆头帆”,他不得不借债;他在不来梅借了债,他在圣马洛也借了债;但他每年都分期分批归还借款。

他还在圣桑普森港的入口处贷款购置一座漂亮的崭新的石头房子,位于大海和花园之间,墙角上写着“布拉维宅”几个字。布拉维宅的正面与港口护墙连成一体,有两排窗户,特别引人注目:北面,窗外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园子;南面,窗外是大海;因此,这座房子有了两面正墙,一面迎着暴风,另一面向着玫瑰花。

这两面正墙仿佛是专为两位主人修的:勒蒂埃利大师傅和戴吕谢特小姐。

布拉维宅在圣桑普森受人喜爱,因为勒蒂埃利大师傅终于有了声望。这种声望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善良、忠心和勇敢,还有一部分来自他救过不少人,但更多的是来自他的成功,以及他把汽船进出港的特权赋予了圣桑普森港。看见魔船确实是个生财

① 埃居伊是尚未成为骑士的年轻贵族或新贵族的称号。

之道，作为首府的圣皮埃尔港便要求它出入该港，但勒蒂埃利选定圣桑普森，毫不让步。

圣桑普森是他的出生地。他常说："我是在这儿下海的。"因此他在当地便名声大振。而他作为船主，缴纳税款，为他赢得根西岛所说的"居民"身分。他还被任命为陪审团成员。这个可怜的水手爬过了根西岛社会阶梯六级中的五级，成了"大师傅"，离"先生"已经不远。谁知道呢，说不定他哪一天会超越"先生"这一级的。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一天会在根西岛志的《绅士与贵族》一栏里读到这样惊人而又显赫的记载："勒蒂埃利准男爵"。

但是，勒蒂埃利大师傅看不起，或者说不了解虚荣方面的事。感到自己是有用之人，这就是他的快乐。与"有用"和"当名人"相比，他更看重于"有用"。我们说过，他只有两份爱，因此也只有两份雄心：迪朗德号船和戴吕谢特。

不管怎么说，他把赌注押在了大海，而且中了个满五[1]。

这个满五，便是航行中的迪朗德号。

七、同一位教父和同一位女保护神

勒蒂埃利造好汽船后，给它取了个名字。他称它为"迪朗德"。我们将不采用别的称呼，就叫它迪朗德了，而且在用这个名字时，不再加引号，我们这就与勒蒂埃利的思想一致了，因为在他看来，迪朗德差不多就是一个人。

迪朗德和戴吕谢特，是同一个词。戴吕谢特为指小词[2]。

---

① 彩票摇奖时，五个号全中称为"满五"，亦即中大奖之意。

② 法语语法中"指小词"系名词转变而来，含有"小"的意思，转义则为"爱称"、"昵称"。其反义词为"增强词"，亦即带有加强词义的词。

这种指小词在法国西部用得很多。

在农村，神明除了原名之外，往往还使用各种指小词和增强词。不知道的以为是几个不同的人，实际上只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守护神或女守护神有几个不同的名字，这并不罕见。如丽丝，丽赛特，丽莎，艾丽莎，伊莎贝尔，丽斯贝特，贝茜等众多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伊丽莎白。很可能马乌特、马克鲁、马洛和马格鲁瓦就是同一个神。不过，我们就不深究了。

圣迪朗德是昂古穆瓦公国和夏朗德省的一个女神。她是否正统？这要波朗学派[①]去回答了。不管是否正统，她已经成了几个礼拜堂的保护神。

在罗什福尔还是个年轻水手时，勒蒂埃利便结识了这位女神，也许他把哪位漂亮的夏朗德姑娘，也许就是那位长着漂亮的指甲的轻佻女子，认作这位女神。这位女神在他脑子里留下了相当深刻的记忆，所以他把这个名字给了他心爱的两个宝贝：把迪朗德给了他的圆头帆船，把戴吕谢特给了那个姑娘。

他是汽船的父亲，又是那个姑娘的叔父。

戴吕谢特是他的一个兄弟的女儿；他兄弟死后，她没了父母。他把她收养了，既当爹又当娘。

戴吕谢特不仅是他的侄女，还是他的教女。是他抱着她在洗礼盆里受了洗礼。是他为她找到了圣迪朗德这个女保护神和戴吕谢特这个名字。

我们说过，戴吕谢特是在圣皮埃尔港出生的。她的出生年月在教区登记册上有记载。

当侄女还是个孩子，叔父还一贫如洗时，谁也不注意戴吕谢特这个名字；但当小女孩出落成大小姐，水手成了绅士时，戴吕

---

① 波朗(1596—1665)，耶稣会教士，著有《圣人传》。

谢特这个名字就刺耳了。大家对这个名字感到奇怪。有人问勒蒂埃利大师傅："为什么取戴吕谢特这个名字？"他回答说："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呀。"有人三番五次试图给这姑娘换个名字，可他根本不予理睬。有一天，圣桑普森上流社会的一个漂亮太太，一个不再干活、根西岛人称之为"阔佬"的铁匠铺老板的妻子对勒蒂埃利说："以后我就叫您女儿南锡[①] 吧。"他回答说："为什么不干脆叫降勒索涅[②]呢？"漂亮太太并不甘休，第二天又对他说："我们真无法接受戴吕谢特这个名字。我给您女儿找了个漂亮名字：玛丽娅娜(Marianne)。"勒蒂埃利抢白道："确实是个漂亮名字，但是由两个丑陋的动物组成的，一个是丈夫(Mari)，一个是驴子(âne)。"他就是不改戴吕谢特这个名字。

倘若从上面那个有关两只丑陋动物的词得出结论，说勒蒂埃利不愿让他侄女出嫁，那就错了。他当然想让侄女成双配对，但要按照他的方式嫁出去。他希望侄女能有一个像他那种样子的丈夫，自己多干活，不让她做什么。他喜欢男人的手黑黑的，而女人的手白白的。为了不让戴吕谢特弄坏她那两只纤纤玉手，他把侄女往小姐方向培养。他为她请了一个音乐教师，买了一架钢琴，布置了一间小书房，还准备了一个放了针头线脑的小针线筐。而她读书比做针线活强，弹钢琴又比读书强。勒蒂埃利大师傅正希望她这样。高雅，是他对她的全部要求。他把她养成一朵花，而不是一个女人。凡是研究过海员的人，都会理解这一点。粗鲁的人喜欢娇羞的人。要想让侄女实现叔父的理想，她还得富有。勒蒂埃利大师傅一直心存此想。他那艘汽船正是为这一目的而航行的。他责成迪朗德给戴吕谢特办嫁妆。

①② 法国的城市。

八、歌曲《可爱的敦提》[1]

戴吕谢特住的房间是布拉维宅最漂亮的那一间，有两扇窗户，家具是一色的细纹桃花心木，床前挂着绿白相间的方格帘，窗户正对花园和矗立着瓦勒堡的那座高山丘。山丘背后就是海角屋。

戴吕谢特就在她的房间里学音乐，弹钢琴。她弹着钢琴，唱着自己喜爱的歌曲：苏格兰的感伤曲《可爱的敦提》。整个晚上，只听见她在弹唱这首歌曲。这有点令人惊奇。人们听到她的歌声琴声便会说：戴吕谢特小姐在弹钢琴。从山下经过的路人往往会在布拉维宅的花园的护墙前驻足不前，静听着如此清脆的歌声和凄楚哀婉的曲调。

戴吕谢特生性活泼，常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她给这座房子带来了永恒的春天。

她很美丽，但更俏丽，心地更是善良。她使勒蒂埃利的那帮当过海员的老朋友回想起战士和水手们常唱的那首歌曲中的公主，那位公主是多么美丽，"她仿佛成了团队里的公主"。勒蒂埃利大师傅常说："她的头发就像缆绳。"

戴吕谢特很小的时候就很迷人。曾有人一直为她的鼻子担心，可小姑娘很可能决心出落成个美女，争了一口气；身体的发育丝毫没有给她造成缺陷；她的鼻子既没长得太长，又没长得太短；成了大姑娘后一直还是那么漂亮迷人。

对于叔父，她一直就叫"我的父亲"。

勒蒂埃利容忍她在园艺，甚至在家务方面显示一点才能。

---

① 敦提为苏格兰的城市。

她经常动手给花坛里那些蜀葵、紫毛蕊、福禄考和红水杨梅浇水；她还栽种粉红色的蔷薇和玫瑰色的酢浆草；她善于利用根西岛那极宜于花草生长的气候。和大家一样，她能在空地上栽种芦荟，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成功地栽种了委陵菜。她的那个小菜园拾掇得很巧妙；蔬菜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先是小红萝卜，再种菠菜，收完菠菜再种豌豆；她会播种荷兰菜花、布鲁塞尔卷心菜，先培养成菜秧，后在七月里栽种，她八月种萝卜，九月种皱叶菊苣，秋天种防风草，冬天种匍匐风铃草。只要她不过分使用锄和耙，特别是不亲手施肥，勒蒂埃利都由着她去做。

他还替她雇了两个女仆，一个叫格拉斯①，一个叫杜斯②，那是根西岛常见的名字。格拉斯和杜斯负责家务劳动和花园里的事，她们理应有一双大而粗的手。

而勒蒂埃利大师傅，他的房间很小，很简陋，朝向海港，紧挨着一楼那间低矮的大厅。那间大厅是整座房子的入口，楼里的几座楼梯也都通到那里。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吊床、一只船钟和一个烟斗，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露梁天花板和四壁都用石灰浆刷成了白色。大门右边钉着一张英吉利海峡群岛图。这是一张漂亮的航海图，上面注着这么一行字样：查灵克罗斯五号御前地理学家 W·法登绘制；门左边，用钉子在墙上钉着一大块棉布，色彩分明，印有全球的航海信号，四角分别为法国、俄国、西班牙和美国的旗帜，正中是英国旗。

杜斯和格拉斯是两个就其褒义而言的平常普通的人。杜斯人不坏，格拉斯长得不丑。这两个取了危险名字的人没有变坏。杜斯没有结婚，但有个“情郎”。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情郎”这

---

① 法语“格拉斯”意思为“优雅”。

② 法语“杜斯”意思为“温柔”。

个词常用;这种事情也不算稀奇。两个姑娘做起事来,就像人们所说的克里奥尔[1]仆人,慢慢腾腾的,这是群岛上诺曼底仆人的特有风格。格拉斯长得妖艳、漂亮,常带着猫那样不安的心情望着海天尽头。这是因为她和杜斯一样有个情郎,可据说她还有个丈夫,是个水手,她害怕他回来。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格拉斯和杜斯之间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要是到了一个不那么简朴、不那么纯洁的家庭里,杜斯还会当她的女佣,而格拉斯则会变成喜剧中常见的那种惹主人喜爱的丫环。格拉斯虽然可能有不少才能,但跟戴吕谢特这样天真的姑娘在一起,就派不上用场了。再说,杜斯和格拉斯的恋情都藏在心里,勒蒂埃利大师傅一点也不知道,她们也没有向戴吕谢特流露过只言片语。

楼下那间低矮的堂屋里有一个壁炉,围放着凳子和桌子,上个世纪,这里曾经被一帮逃亡到岛上来的法国新教徒用作秘密集会地点。光秃秃的石头墙上,惟一的装饰物是一个黑木框装着一张羊皮文书,上面记载着莫城主教贝尼涅·博叙埃[2]谈的"功勋"。这只鹰爪下的几个可怜的教民,在废除南特敕令的时候遭到了他的迫害,逃到根西岛避难,把木框挂到这面墙上作为见证。文书的字迹笨拙,墨迹发黄,谁要是能辨认出字迹,便可看到下面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一六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莫城主教先生请求国王恩准,毁掉了莫尔塞夫和南特伊庙宇。"——"一六八四年四月二日,在莫城主教先生的要求下,科夏尔父子因宗教问题被捕;后科夏尔父子发誓改宗而获释。"——"一六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莫城主教先生寄给蓬夏尔特朗先生一份诉状,提出有必要把宗教改革派的夏朗德和纳维

① 克里奥尔人是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

②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主教、作家、演说家。

尔两地的女子全部送到巴黎'新天主教徒院'去。"——"一七〇三年七月七日，应莫城主教先生的要求，国王下令把弗布莱纳的'坏天主教徒'博杜安夫妇关进医院。"

堂屋顶头，靠近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卧室门口，有一个用木板隔开的小角落，以前是胡格诺派教徒的讲道台，现在围了一道通风栅栏，成了汽船"事务所"，也就是迪朗德办事处，由勒蒂埃利大师傅亲自主持。

在旧橡木桌上，一本每页标有"借方"和"贷方"字样的账簿取代了《圣经》。

九、早已看透了朗泰纳的人

只要勒蒂埃利大师傅自己还能出海，他都亲自驾驶迪朗德号，没有领航员，也没有船长，只有他自己。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勒蒂埃利大师傅不得不让人替代他了。他选择的接替人是托尔特瓦尔的沉默寡言的克吕班师傅。后者在沿海一带以为人正直、严肃著称。他就是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化身和代理人。

克吕班师傅尽管模样儿更像公证人，而不像水手，可他却是个能干而罕见的海员。无论海上风云如何变幻，他都有战而胜之的才能。他是个灵巧的装运工、细心的桅手、懂行而又认真的水手长、顽强的舵手、有学问的领航员和大胆的船长。他处事谨慎，但谨慎却不失其胆略，这是水手的一大优秀品质。凡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格外小心，深怕大意失荆州。他是一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而对危险的海员，不管多么困难，都能取得成功。他具有大海可能赋予一个海员的全部信念。此外，克吕班师傅还是个有名的游泳好手；像他这样的好手，善于利用海浪，想在水

中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可以从泽西岛的阿弗尔－代巴出发，经过科莱特，绕过修道院和伊丽莎白堡，然后回到出发地，前后只需两个小时。他是托尔特瓦尔人，谁都知道他经常泅渡从阿努瓦到普兰蒙角的那段可怕水道。

克吕班师傅深得勒蒂埃利大师傅信赖的一点，就是他了解或看透了朗泰纳，曾提醒勒蒂埃利注意此人的不诚实，说道："朗泰纳将会偷到您头上的。"这话后来被证实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勒蒂埃利确实不止一次对克吕班师傅是否诚实进行过考验，甚至到了不放过一个疑点的地步，最后才把自己的业务放心地交给了他。勒蒂埃利大师傅经常说："只有完全信赖的人才能用。"

十、远航的故事

勒蒂埃利大师傅穿别的衣服都不舒服，总是穿着他的航海服装，而且更爱穿那身水手服而不爱穿领港员服。这让戴吕谢特看了总要蹙起她的小鼻子。再也没有什么比生气的美人儿噘嘴蹙鼻子更漂亮的了。她是又好气，又好笑，经常嚷叫道："哎哟！好父亲！您浑身沥青味儿。"她一边说一边还轻轻地拍一下他那厚实的肩膀。

这位善良的海上老英雄从远航中带回一些惊人的故事。他在马达加斯加看见过很大的羽毛，三根就足以铺一个房子的屋顶。他在印度见过酸模茎，足有九尺高。在新荷兰，他见过成群的火鸡和鹅，由一种称作"阿加米"的鸟像牧羊犬似的放牧着。他还见过大象的坟场。在非洲，他见过大猩猩，身高七尺。对各种猴子的习性，从被他称为马卡戈·布拉奥的野性十足的猕猴，到被他叫做马卡戈·巴尔巴多的爱哭爱嚷的猕猴，他全都了如指

掌。在智利，他看到过一只母猴向猎人指着它的猴崽子们，让猎人们发发慈悲。他还在加利福尼亚州看到过倒在地上的一根空心树干，一个人骑马在那树洞中可以走一百五十步。在摩洛哥，他看见过摩萨比特族人和比斯克利族人用大头棒和铁棍械斗，比斯克利族人被当做狗，而摩萨比特族人被视为“第五等级的贱民”。在中国，他看见一个名叫“山东佬郭”的海盗因为杀害了一个村长而被碎尸万段。在土龙木[1]，他看见一头狮子闯进市中心市场，叼走了一个老太婆。他还亲临过一条大蛇从广州运抵西贡，在堤岸塔参加航海女神广南节庆典的场面。他在摩伊族部落，静静地观看过光术大神。在里约热内卢，他看见巴西女人一到晚上便往自己头发里放一些小气球，每只球里装一只漂亮的萤火虫，头上就像满是星星在闪烁。他在乌拉圭大战过群蚁，又在巴拉圭狠斗过鸟蜘蛛。这种蜘蛛浑身是毛，大如小孩子的脑袋，一张开爪子，那占的地盘直径可达三分之一古尺[2]，专门用身上的毛来刺人，那毛像箭一样，一刺进人的皮肤，就会长出脓疮。在托坎廷斯河支流阿里诺斯河上，在迪亚曼蒂纳北部的原始森林里，他看见过叫做“穆尔西拉戈”的“蝙蝠人”，可怕极了，天生的白头发，红眼睛，住在树林深处，白天睡觉，夜里醒来，在黑夜中捕鱼打猎，没有月亮的时候他们看东西反而更清楚。有一次，他参加探险，在贝鲁特附近的营地里，有一个帐篷里丢了一只雨量器，于是来了一个巫师，身上披着两三条小皮带，活像一个只背着两根背带的人，只见他拼命地摇着一只挂在兽角尖上的铃铛，最后，一条鬣狗把雨量器衔了回来。这条鬣狗就是偷雨量器的贼。

---

① 土龙木是越南小河省省会。

② 一古尺约为一点二米。

这些真实的故事仿佛神话一般,听得戴吕谢特十分开心。

迪朗德号的“木娃娃”是连接汽船和姑娘的纽带。在诺曼底诸岛,人们把在船头刻的人头饰叫做木娃娃,那模样儿差不多就像一座木雕像。从木娃娃又引申出了当地这样一种说法:“站在船头和木娃娃之间”,就是“出海航行”的意思。

勒蒂埃利大师傅特别宝贝杜朗德号的那个木娃娃。

那是他要求木工照着戴吕谢特的模样儿做的。一块粗木头,竟然用斧头砍出了一个酷似美少女的形象,真费了不少劲儿。

这座稍稍有点变形的木像,常给勒蒂埃利大师傅造成幻觉。他常十分虔诚地凝视着它。面对这个木像他便心诚意净。在木像身上他看到的分明是戴吕谢特。几乎正是这样,信条就像是真理,而偶像则好似上帝。

勒蒂埃利每个星期有两大乐事;一是在星期二,一是在星期五。第一大乐事是看着迪朗德号出海;第二大乐事则是看着它归航。他凭窗观看自己的杰作,心里美滋滋的。在《创世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帝看到这样很好。”[①]

每逢星期五,只要勒蒂埃利大师傅在窗前一露面,那就是个信号。当人们看见布拉维宅的窗口冒出烟斗的烟来,便会说:“噢! 汽船已经出现在海平线上了。”烟斗的烟预示着汽船的浓烟。

迪朗德号回到港口,便把缆绳系在勒蒂埃利窗下一个大铁环上,那大铁环牢牢地固定在布拉维宅的墙基里。在这些夜晚,勒蒂埃利总能在他的水手吊床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感觉到一边睡着戴吕谢特,一边泊着迪朗德号。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迪朗德号的锚地紧靠着海港的大钟。在布拉维宅的大门前有一小段海堤。

十一、物色可能的佳婿

这段海堤、布拉维宅、那座房子、花园、两边种着树篱的小街以及周围的大部分住宅,如今已荡然无存。因为开采根西岛的花岗石,这些地皮都给卖了。眼下,整个这一片全被采石场占去了。

戴吕谢特慢慢地长大了,但并未出嫁。

勒蒂埃利大师傅把她养成了一个纤纤玉手的姑娘,同时也使她变得很挑剔。这种教育方法必自食其果。

再说,勒蒂埃利自己却更加地挑剔。他为戴吕谢特设想的丈夫差不多也是迪朗德的丈夫。他想一举两得,让两个女儿得到同一个丈夫。他希望一个女儿的领路人同时又是另一个女儿的掌舵人。丈夫是什么?是生活历程的指挥者。为什么不把女儿和汽船交给同一个主人?夫妻生活如同潮汐。谁善于驾船就善于指挥妻子。船和妻子同样都受到月光和风的支配。克吕班师傅只比勒蒂埃利大师傅小十五岁,对迪朗德来说只能是一个临时的主人;必须找一个年轻的舵手,一个永久的主人,一个创业者、发明家、创造者的真正的继承人。迪朗德的永久的舵手差不多就是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女婿。为什么不把两个女婿融合成一个?他一心想着这个念头。他自己在梦中也看到出现一个未婚夫。一个身强力壮的水手,褐色的皮肤,是一个海上好手,正合他意。但这并不完全是戴吕谢特的理想丈夫。她在做着一个更带玫瑰色的春梦。

不管怎么说,叔父和侄女似乎一致认为,不能操之过急。但

当人们看到戴吕谢特成了可能的继承人时，求婚者踏破了门槛。这种急切的求婚者并不都是优秀的。勒蒂埃利大师傅心中有数。他经常低声抱怨：女儿是黄金，可求婚的却是废铜。所以他把求婚者们一一谢绝。他在等待。她也在等待。

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看重贵族身份。在这方面，勒蒂埃利大师傅不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人们简直难以相信，泽西岛冈杜埃尔家族和塞尔克岛的布涅－尼科兰家族的人来向戴吕谢特求婚，他竟然也拒绝了。有人甚至大胆地肯定说他死活就是不接受奥利尼岛的一个贵族求婚者，还回绝了爱德家族的一个成员的求婚，爱德家族显然是忏悔师爱德华[1] 的后裔。不过，我们怀疑会有此事。

十二、勒蒂埃利性格中的异常之处

勒蒂埃利大师傅有个缺点，一个严重的缺点。他心存嫉恨，但恨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教士。有一天，他在伏尔泰的书中读到了——因为他经常读书，而且爱读伏尔泰的书——这样几个字："教士是猫。"他便放下书来；有人听见他低声嘟哝了一句："我感到自己是狗。"

大家应该记得，当初他在当地建造魔船的时候，教士们，不管是路德派的、加尔文派的，还是天主教派的，都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悄悄地加以迫害。在航海方面进行革命，试图给诺曼底群岛带来进步，以崭新的发明来装扮可怜的根西小岛，我们毫不隐讳，他这可是胆大包天，该下地狱的。他们也确实对他进行了一点惩罚。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里讲的是旧教士，与今

① 爱德华(1002—1066)，一〇四二年到一〇六六年的英国国王。

日的教士大不相同。如今，几乎在当地的所有教堂里，教士都有一种拥护进步的自由倾向。当时他们对勒蒂埃利百般阻挠，通过布道说教给他设置了他们所能设置的种种障碍。教会人士仇恨他，他也仇恨他们。因为他们仇恨他，所以他对他们的仇恨也就情有可原了。

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他对教士的憎恨是出于一种本能。他并不是由于他们恨他这才恨他们。如他所说，他是那些猫的对头——狗。他感觉到了他们那隐蔽的爪子，于是便朝他们龇牙咧嘴。应该承认，这多少有点不问青红皂白，并且并不总是很恰当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个错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恨，也是不合适的。就连萨瓦的那个代理人，副本堂神甫大概也没得到他的宽恕。在勒蒂埃利大师傅眼里，很难说会有一个好的教士。过分地讲哲理，也就失去了一点明智。宽容者不宽容是有的，就像好脾气的人会发怒一样。但是，勒蒂埃利大师傅为人那么宽厚，不可能真的对人恨之入骨。他更多的是自卫，而不是攻击。对教会的人，他总是敬而远之。当初，他们伤害他，而他只是希望他们不得好报而已。他们和他的仇恨有差别，那就是他们的恨是敌意，而他的恨只是反感。

根西岛虽然只是一个小岛，却拥有两种宗教的地盘。它有天主教和新教。而且补充说一句，它还不把两种宗教同设在一座教堂里。两种信仰各有寺院或教堂。在德国，譬如在海德堡，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人们把教堂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圣皮埃尔，一半属于加尔文；正中间有一道隔墙，以防两派斗殴；而且分配得不偏不倚，天主教徒三个祭坛，胡格诺派也是三个祭坛；由于双方是在同一时间举行祭礼，教堂惟一的那口钟便同时为双方祭礼敲响，分别召唤他们去见上帝和魔鬼。非常简单。

德国人生性冷漠，能相安无事。但在根西岛，每个宗教都有

自己的地盘。正教有正教的教区，异教有异教的教区。人们可以进行选择。但勒蒂埃利大师傅的选择是：哪一边都不沾。

这个水手，这个工匠，这个哲学家，这个事业上的成功者，外表看上去很简单，但内心却并不简单。他有自己矛盾和偏执的地方。对教士，他的态度是毫不动摇的。与他相比，连蒙洛齐埃[1] 也逊色不少。

他经常说些很不适宜的挖苦话。他有自己的那套说法，很怪诞，但意思很明白。"去忏悔"，他说成是"去梳理良心"。他认的字不多，是趁暴风雨的间隙随意认的一点，所以错别字不少。在发音方面他也有错误，但并不都是无意中出错。当路易十八的法国和惠灵顿的英国借滑铁卢之战签订和约时，勒蒂埃利大师傅说："布尔蒙[2] 是两个阵营的联合叛徒[3]。"还有一次，他把"教皇之职"一词写成被撤职的教皇。我们并不认为他是故意写错的。

这种反教皇主义立场，丝毫没有缓和他同英国圣公会教徒的关系。新教的修士和天主教的神甫都不喜欢他。即使面对最严厉的教义，他也几乎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他的非宗教立场。有一次，他偶然去听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神甫布道，讲的是有关地狱的事。布道十分精彩，从头至尾尽是神圣的经文，以证明永久的痛苦，酷刑，磨难以及下地狱，严酷的惩罚，无尽的火刑，不绝的诅咒，上帝的愤怒，上苍的暴怒，神明的惩戒，这桩桩件件，

① 蒙洛齐埃(1755—1838)，法国伯爵，曾在复辟时期与极端保皇党人推行的教权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② 布尔蒙(1773—1846)，法国将军，在滑铁卢战役前夕投靠普鲁士人，后重新参加保皇派，为路易十八效劳，晋升元帅。

③ 法语中的"联合叛徒"与"中间人"是同音词，勒蒂埃利将"中间人"说成"联合叛徒"，显然是故意的。

都是无可置疑的，但当他跟一个信徒一起走出教堂时，有人听见他轻声地说："您瞧，我么，我倒有个奇怪的想法。我想上帝是善良的。"

这种无神论起源于他在法国的逗留。

尽管是根西岛人，而且血统还相当纯，但因为他具有不合适的思想，大家都叫他"法国人"。对自己的观念，他自己毫不隐瞒，他确实充满了颠覆性的思想。他坚持不懈地要造出那条汽船，造出那条魔船，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常说："我喝过一七八九年的奶。"可那并不是好奶。

此外，他还经常造成一些误解。在小地方，要保持自我是很难很难的。在法国，人们要"保住面子"，在英国，人们要"叫人尊敬"，过平静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要"叫人尊敬"，就得遵守一大堆清规戒律，从每个礼拜日都得行守瞻礼到领带要打得无可挑剔。"不要让人戳手指头"，这又是一条可怕的戒律。"让人戳手指头"就是让人诅咒的意思。小城镇，往往是长舌妇泛滥之地，她们总爱背地里恶语伤人，而不当面诅咒。连最勇敢的人也害怕这种指指戳戳。人们不怕机枪扫射，不怕狂风袭击，但一遇长舌妇就得退避三舍。勒蒂埃利大师傅比较固执，不是很有逻辑头脑。但在这种压力下，他虽固执，却也不得不低头。换另一种说法，他也常常"往自己酒里加水"，意思是有时虽不便明言，但往往暗中让步。他跟教会人士总保持着距离，但并不完全向他们关上大门。在正式场合和规定的教士来访时刻，不管是路德派的牧师，还是教皇派的神父，他都以礼相待。他有时还陪着戴吕谢特上英国圣公会的小教堂去，我们已经说过，只有在一年中的四大节日里，戴吕谢特才到那教堂去。

总之，这些妥协使他付出了代价，对他是一种刺激，非但没有促使他和教会人士接近，反而扩大了他内心与这些人的距离。

为了得到补偿，他更加激烈地对他们进行嘲讽。他这人并不严厉，只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尖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

其实，这绝对是他的性格所致，只得听之任之。

任何教会人士他都讨厌。他简直不敬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对这种或那种信仰的形式，他很少去加以区别。他甚至都不承认“丝毫不信真正的存在”是文明的一种进步。他在这些事情上的近视，使他连牧师和神甫之间的差别也分不清。他经常把一个尊敬的圣师与一个尊敬的神父相混淆。他常说：“韦斯利[1] 并不比洛约拉[2] 强。”当他看见一个牧师同妻子一起走过时，他会转过头去，口气怪怪地说：“一个结了婚的牧师！”当时法国人说这句话就是带着这种口气的。他讲述道，当他最后一次到英国的时候，看见了“伦敦的主教夫人”。他对这种结合很反感，简直感到气愤。他经常嚷道：“花裙不能与道袍相配！”圣职往往给他造成一种非男非女的感觉。他一开口便说：“不男不女，是个牧师。”他不怀好意地把同样轻蔑的形容词扣到英国圣公会和教皇派的教士头上；他对两种“道袍”都冠以同样的词语；对那些教士，无论是天主教派的还是路德教派的，他张口就是那套当时流行的大兵式比喻，根本不费心劳神去变换一下。他常对戴吕谢特说：“你愿意跟谁结婚都行，只要不是跟教士。”

十三、无心无肺也风采

只要话一出口，勒蒂埃利大师傅便牢记在心；可戴吕谢特话

---

① 韦斯利(1703—1791)，基督教韦斯利教派创始人。

② 洛约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一说完，随即也就忘了。这就是叔父与侄女之间的差异。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培养的戴吕谢特，不太习惯承担责任。我们要强调指出，像这种不很认真的教育，往往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让孩子过早地享福，也许是不谨慎的做法。

戴吕谢特认为，只要自己高兴，一切都好。再说，她感到，只要看到她快乐，她叔父也就快乐。她几乎和勒蒂埃利大师傅有着同样的思想。她的宗教信仰，只是每年去四次教堂。去的时候，她总是身穿节日服装。

对于生活，她一无所知。她有着迟早有一天坠入疯狂之恋所必备的一切条件。在这之前，她总是快快活活的。

她想唱便唱，想说便说，我行我素，话刚说半句便走，事刚做一半就跑，甚是可爱。除此之外，她还有着英国人的自由习性。在英国，孩子们总是独来独往，女孩子都是自己当家作主，青少年时期更是无拘无束。这就是英国的风俗。随后，这些自由的姑娘便成了奴隶般的女人。在此，我用"自由"和"奴隶"这两个词，没有什么恶意。我的意思是说她们自由地发展她们的天性，奴隶般忠实于她们的职务。

每天早晨醒来，戴吕谢特早已把前一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你如果问她上个星期都做了些什么，准会让她难堪。尽管如此，在某些烦乱的时候，生活的阴影也会突然遮住她的喜悦与欢乐。生活的蓝天会出现乌云。但这些乌云很快便会飘散。她又一阵欢笑，不知刚才为何感到忧伤，而现在心情为何又恢复了平静。她拿什么都要寻开心。她会调皮地拿路人逗乐。她会对小男孩来个恶作剧。即使遇到魔鬼，她也会毫不客气，好好捉弄一番。她长得漂亮，又天真无邪，甚至有点出格。她莞尔一笑，就像小猫张开爪子抓人一样。谁被抓破了，那活该倒霉。事后她不再去想。对于她来说，昨天是不存在的；她生活在今日的欢乐之

中。

这真是太幸福了。在戴吕谢特脑海里，记忆就像雪一样融化掉。

第四章　风　　笛

一、曙光或烈火的第一抹红

吉利亚特从来没有跟戴吕谢特说过话。但他认识戴吕谢特，因为他老远地见过她，就像人们认识晨星一样。

当戴吕谢特在从圣皮埃尔港去瓦勒的路上遇到吉利亚特，并在雪地上写下他的名字，让他吃了一惊的时候，她芳龄十六。就在这事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勒蒂埃利大师傅还对她说过："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你现在是大姑娘了。"

这姑娘写的"吉利亚特"这个名字，早已坠入深渊，被她遗忘了。

对吉利亚特来说，什么是女人？他自己可能难以说清。每当他遇到一个女人，他总是让对方感到可怕，而他自己也觉得害怕。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他绝不跟女人说话。他从来没有做过哪位村姑的"情郎"。倘若他独自走在路上，发现有个女人迎面走来，他会跨过一道菜园篱笆墙或躲到荆棘丛中去，然后再离开。他甚至连老太婆也回避。他这一辈子见过一个巴黎女子。在那个时候，有个巴黎女子路过，在根西岛简直是件出奇的大事。吉利亚特听见那位巴黎女子诉苦道："我真烦死了，刚才几滴雨水落到了我的帽子上，帽子是杏黄色的，这种颜色绝对不能沾水。"后来，他在一部书中发现了一张旧的时装版画，画的是一位身着盛装的"昂坦街夫人"，他把它剪下来，贴在墙上，借以怀念那位过路的巴黎女子。夏夜里，他常躲在乌迈天堂小海湾的

岩石后面，偷看乡下姑娘们穿着内衣在海里沐浴。有一天，他还透过树篱，看着托尔特瓦尔的巫婆套松紧袜带。他可能还是个处男。

他遇到戴吕谢特，而她笑着写他的名字的那个圣诞节的早上，他回到家里，已弄不清楚刚才自己为什么出门。入夜，他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最好还是在园子里种点黑皮萝卜；——他没有看见塞尔克的船经过；那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看见白景天草开了花，在眼下这个季节还真是稀罕的事。他从不知道那个死去的老妇人究竟是他的什么人，他心想她肯定是他母亲，于是便更加伤心地想念她。他想起了放在大皮箱里的那套新娘的婚服。想到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很可能总有一天被任命为圣皮埃尔港的教长，代理主教，而圣桑普森教会学校校长一职就空缺了。他想到圣诞节的第二天，正好是阴历的第二十七天，因此，海水将在三点二十一分涨到最高，七点十五分退到一半，九点三十三分潮水退完，十二点三十九分复又升到一半。他回忆起那位卖给他风笛的苏格兰高地人，对他的装束记得一清二楚：插着蓟草的帽子，苏格兰巨剑，下摆又短又方还绷得紧紧的上衣，装饰着皮毛袋、挂着兽角鼻烟壶的短裙，用苏格兰石磨成的别针，一条是布的、一条是皮的双层腰带，还有剑、短刀、柄上饰有两片紫色水晶的匕首，以及那个士兵裸露的膝盖、他的袜子、方格护腿和圆扣鞋。这身打扮成了一个幽灵，在追逐着他，搅得他脑袋发烧，昏昏沉沉。天大亮时他才醒来，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戴吕谢特。

第二天他睡着了，可整整一夜又梦见了那个苏格兰士兵。他在梦中想，圣诞节后的特别审判会将于一月二十一日举行。他还梦见了雅克曼·埃洛德老神父。

醒来时，他想到了戴吕谢特，对她火冒三丈；他很遗憾自己

不再是个孩子了，不然他准会朝她窗户扔石头的。

然后他在想，要是自己还小，母亲一定还在，想着想着，他便哭了起来。

他本打算到舒塞或曼基埃岛去呆上三个月的，但他没有去。

他再也没有踏上从圣皮埃尔岛到瓦勒的大路。

他想象自己的名字"吉利亚特"还牢牢地印在那地上，所有的过路人大概都会看上一眼的。

二、一步步跨进未知世界

不过，吉利亚特每天都看到布拉维宅。他不是故意去看的，而是要从那边经过。正巧，他必须从戴吕谢特花园围墙边的那条小路走。

一天早上，他正走在小路上，一个女贩子从布拉维宅出来，对另一个女人说："勒蒂埃利小姐喜欢海甘蓝。"

于是，他便在海角屋的园子里挖了一条沟，培植海甘蓝。海甘蓝是一种白菜，味道像芦笋。

布拉维宅的花园围墙很矮，一步就能跨进去。他可不敢跨墙而人。不过像大家一样，从墙边经过时，听听花园或房子里的人的说话声，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并不是随便听，而是认真地听。有一次，他听见杜斯和格拉斯这两个女仆在争吵。那是屋子里传出来的声音。那争吵声宛若音乐，萦绕在他的耳际。

还有一次，他辨别出一个声音，那声音与众不同，他觉得那应该是戴吕谢特的声音。他立即逃走了。

这个声音说的那句话永远铭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他每时每刻都在自己脑海中重复着。这句话是："请您把扫帚给我好吗？"

渐渐地，他胆子大了起来。他敢停下不走了。有一次，正碰

上戴吕谢特边弹琴边唱歌。尽管她的窗户开着，但从外面绝对看不见她。她唱的是她那首《可爱的敦提》。吉利亚特脸色苍白，但仍决心听下去。

春天来了。有一天，吉利亚特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云天洞开。他看见戴吕谢特在给萵苣浇水。

不久，他不仅是停下不走了。他观察她的生活习惯，注意她的活动时间，他在等她。

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人发现。

渐渐地，花坛里开满了玫瑰花，彩蝶纷飞之时，吉利亚特也习惯成自然了，他屏声敛息，一动不动地躲在围墙后面，不被任何人发现，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看着戴吕谢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即使是毒药，人也慢慢会适应的。

他从他躲的地方，经常听见戴吕谢特坐在茂密的绿藤棚架下的长凳上，和勒蒂埃利大师傅闲聊。他们的谈话声清楚地传进他的耳中。

他已经走得很远！现在他已经到了窥视和偷听的地步。唉！人自古以来就有着一颗贼心。

还有一张长凳，就在旁边不远，看得很清楚，就在甬道旁边。戴吕谢特有时坐在这张凳子上。

他常看见戴吕谢特采摘她喜欢闻的花，据此他猜到了她喜欢什么样的香型。她最喜欢的是三色旋花的香味，然后是石竹花、忍冬花和茉莉花的花香。玫瑰花只排到第五位。对于百合花，她只看不闻。

根据她对香味的选择，吉利亚特在脑海里想象着她的品位。他把每一种芳香与一种完美的品性联系在了一起。

但只要一想到去跟戴吕谢特说句话，他便吓得头发竖起。

有一个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老太婆，时不时地也经过布拉

维宅花园墙边的小径;她终于模模糊糊地发现吉利亚特对这堵矮墙情有独钟,对这个偏僻的地方十分虔诚。看到墙外站着的这个男人,她会不会联想到墙内可能有个女子?她是否已经觉察到这条隐隐约约地牵着两头的无形的红线?在她那好似乞丐般的暮年中,她是否还有着一颗相当年轻的心,能回忆起美好岁月中的某些往事?在她的严冬寒夜里,她是否还知道什么叫黎明?对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好像有这么一次,她从"正在站岗放哨"的吉利亚特身边走过时,朝他投去了她脸上还能露出的全部微笑,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这事严重了。"

吉利亚特听到了这句话,很是震惊,心里疑惑地嘀咕:"这事严重了?那老太婆想说什么?"他一整天都在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怎么也弄不明白。

一天晚上,他站在海角屋的窗前,有五六个昂克雷斯的年轻姑娘结伴来到乌迈小海湾戏水。她们就在离他百步远的地方,天真无邪地在水中嬉戏。他猛地关上窗户。发现赤身露体的女人让他感到厌恶。

三、《可爱的敦提》在小丘上有了回声

布拉维宅花园围墙的一个拐角处,覆盖着冬青和常春藤,长满了荨麻,还有一棵乔木状的野锦葵和一大丛从花岗石缝中挤出来的毒鱼草。吉利亚特就在这个僻静的角落儿平度过了他整个夏天。他呆在那儿,一副难以描述的冥思苦想的模样儿。壁虎们也和他熟了,趴在同一堵石墙上晒太阳。这个夏天阳光明媚,气候温和。吉利亚特的头顶上方、云彩在空中飘飞。他坐在草丛中,周围的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双手捂着脑门儿暗自寻思:她究竟是为什么要在雪地上写我的名字?海风在远处

呼啸。在远处的沃迪采石场上，不时地响起矿工的号角声，警告路人躲开，一个炮眼就要起爆了。你在这里是看不见圣桑普森港的，但可以看到闪现在树梢上方的桅杆尖。海鸥散乱地在飞翔。吉利亚特听他母亲说过，女人有可能爱上男人，这事有时是会发生的。他暗自作答道："对了，我明白了。戴吕谢特爱上我了。"他深感惆怅。他自言自语道："她也一样呀，她也在想我。这太好了。"他暗想，戴吕谢特有钱，可自己却很穷。他认为那条汽船是个可恶的发明。如今是什么年月，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迷迷糊糊地看着尾部发黄、翅膀短短的大黑熊蜂嗡嗡地往墙洞里钻。

一天晚上，戴吕谢特回房就寝。她走到窗前去关窗。夜晚黑漆漆的。戴吕谢特突然竖起耳朵，在这深沉的黑夜中，有乐声传来。可能就在山丘的斜坡上或瓦勒堡的塔楼下，或者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人在用乐器演奏一支乐曲。戴吕谢特听出那是她最喜爱的歌曲：《可爱的敦提》，是由风笛吹奏的。她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打这以后，每到这一时刻，尤其是在茫茫黑夜里，经常会响起那支乐曲声。

戴吕谢特不太喜欢这声音。

四、叔父—监护人，不爱多言的老人，在他看来，小夜曲只是深夜的喧闹声

四年过去了。

戴吕谢特快满二十一岁了，仍旧没有嫁人。

有人曾在一本书中写道："一个固执的念头，就是一个螺旋钻。每过一年就往下多钻一圈。如果第一年有人想把它拔出来，

那就将要拔掉我们的头发；第二年，就将撕破我们的头皮；第三年，就要砸碎我们的头骨；第四年，那就将挖掉我们的脑浆。”

吉利亚特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了。

他还没有跟戴吕谢特说过一句话。他只是暗恋着这个迷人的姑娘。仅此而已。

有一次，吉利亚特碰巧在圣桑普森，看见戴吕谢特在面对码头堤岸的布拉维宅门前跟勒蒂埃利大师傅说话。吉利亚特壮着胆子靠过去。他觉得就在他经过时，她肯定笑了笑。这不是毫无可能的。

戴吕谢特总是常常听到风笛声。

那风笛声，勒蒂埃利大师傅也听到了。他终于注意到那风笛在戴吕谢特的窗下吹得特别起劲。乐声轻柔，情况严重。深夜求爱的情郎不合他的口味。他只想等到她愿意他也愿意的那一天到来，再把戴吕谢特嫁出去，简单干脆，不需要罗曼史，也不需要小夜曲。他不耐烦地在暗中观察，深信隐约看见的是吉利亚特。他气得指甲掐进了颊髯，嘟哝道：“那个畜生，用风笛在那儿吹什么玩意儿？你爱戴吕谢特，这是明摆着的。不过你是瞎耽误工夫。谁要想娶戴吕谢特，就该来找我，用不着吹什么风笛。”

一个早就预料到的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经宣布，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被任命为温切斯特主教的代理人，岛上的教长和圣皮埃尔港本堂神甫，等他安排好继任人之后，将很快离开圣桑普森到圣皮埃尔就职。

新的本堂神甫不久就要到任。这位神甫是个绅士，原籍诺曼底，叫若埃·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先生，后来柯德莱这个姓经过英语化，成了考德利。

对即将到任的本堂神甫，人们了解不少底细，说好说坏的都有，褒贬不一。据说他很年轻，人很穷，但人虽年轻，却精通教

义，人虽穷，却很有希望。在为继承和财富而创造的专门术语中，死被称作希望。他是圣阿萨夫那个富有的老神甫的侄子和继承人。老神甫一死，他就富有了。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先生有几门显赫的亲戚；他几乎享有国会议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学说，众说不一。他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但拿蒂洛森主教的话说，他这人根本就“不信教”，也就是说他很厉害。他摒弃法利赛人的教义；他跟长老派的关系比跟主教团的联系更密切。他常梦想原始教会。在原始教会中，亚当有权选择夏娃，而且当希埃拉波利斯主教弗吕孟提努斯抢了一个姑娘做老婆时，对姑娘的父母亲说：“她愿意，我愿意，所以您不再是她的父亲，而您也不再是她的母亲。我则是希埃拉波利斯的天使，她是我的妻子。她的父亲是上帝。”如果人们的传言可信的话，那么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先生曾认为“尊重你的父母”这句经文从属于下面这一句话：“女人是男人的肉。女人终究是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随丈夫的。”再说，限制父权，从教义上促进各种婚姻关系的确立，这种倾向正是整个新教的特点，尤其是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

五、应得的成功总是遭人嫉恨

勒蒂埃利大师傅此时的经营状况是这样的。“迪朗德”信守了原先的一切承诺。勒蒂埃利大师傅还清了欠债，堵住了窟窿，结清了不来梅的欠款，支付了圣马洛那笔到期的款项。他还解除了布拉维宅的有关抵押权，购进了当地以这座房屋为抵押发行的所有小股债券。总之，他是“迪朗德”这一大笔收益颇丰的资本的拥有者。如今这条船的净收益为一千镑，而且还在逐步增长。严格地说，迪朗德号是他的全部家产。它也是当地的财富。牛的运输是该船赢利的大项之一，为了改善装运条件，方便

牲畜的上下，他不得不去掉了吊艇柱和两只小艇。这也许不太谨慎，因为这样一来，迪朗德号只剩下一条小救生艇了。不过，虽说是一条小救生艇，但确实很棒。

自从朗泰纳卷款逃跑之后，已经过去十年了。

迪朗德号的兴旺也有其薄弱的一面，因为它不能给人以信任感；人们觉得它风险大。勒蒂埃利的情况只是作为一个例外被人接受的。大家认为他的疯狂举动获得了成功纯属偶然。在怀特岛的考埃斯，有人效仿他，就没有成功。尝试失败，所有股东都给毁了。勒蒂埃利说："那是因为机器造得不好。"但大家不以为然。凡是新生事物，必遭大家忌恨，稍有闪失，便会一败涂地。据说，当有人就汽船的投资问题请教诺曼底群岛的贸易权威人士之一、来自巴黎的银行家若热时，他不屑一顾地回答说："您这哪儿是劝我投资？纯粹是让我拿钱打水漂儿。"相反，帆船要获得投资却不成问题。资本对帆船情有独钟，对汽船就嗤之以鼻。在根西岛，迪朗德号的成功已成事实，可蒸汽机仍不被接受。人们就是这样拼命地否定进步。大家议论勒蒂埃利说："是挺好，但他绝不会再来一次。"他这个榜样非但不能给人以鼓舞，反而令人胆寒。谁也不敢去冒险造第二条迪朗德号。

六、遇难者幸遇单桅帆船

在英吉利海峡，春分气候的征兆很早就出现了。这里海面狭窄，风受阻而变狂。自二月份起，西风骤起，海上波涛汹涌。出海令人担忧；海边的人总在注意信号桅；大家都在担心出海的船只可能遇难。大海就像是个陷阱；无形的号角在宣告一场谁也说不清的战争的开始。大海在狂啸，远处骇浪滔天；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片呼啸。在厚厚的乌云里，暴风雨正鼓着它那

黑糊糊的腮帮子。

风是一个危险；雾又是一个危险。

航海的人一向怕雾。在某些雾里，悬荡着细小的冰凌，马利奥特[①] 认为那是产生海晕、幻日和幻月的原因所在。暴风雨中的浓雾结构复杂；重力不一的多种雾气和水气混合在一起，重叠交错，将雾分隔成各种层次，最下一层为碘，碘上面为硫，硫上面是溴，溴上面为磷。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电力和磁力部分，对好几种现象作出了解释：如哥伦布和麦哲伦发现的圣爱尔摩火[②]，塞奈克[③] 所说的随船飞舞的"星星"，普鲁塔克[④] 谈到的双子座α和双子座β的两种光亮，恺撒仿佛看到在罗马军团士兵的矛尖上闪现的光芒以及在弗留利地区的杜伊诺城堡，卫士用长矛尖碰擦堡顶发出的点点火光，甚至地底窜出的古人称之为"土星地面闪电"的一束束火花，恐怕也可据此得到解释。在赤道上，一团永驻不去的巨大浓雾好像紧扣住地球，那叫云环。云环的作用在于降低赤道地区的温度，如同湾流的作用在于增加北极地区的温度一样。云环下面的那层雾是致命的。那一带叫马纬度[⑤]，英文叫"Horse latitudes"；前几个世纪航海的人一到这一带，须把马匹扔到海里，以便有暴风雨时可减轻重量，而若是风平浪静，也可以节省淡水。哥伦布说过："云低人必死。"深谙气象学的伊特鲁立亚人如同迦勒底人精通天文学一样，他们有两位大祭司：一位祭雷，一位祭云；司雷祭司观察闪电，司云祭司观察云雾。塔尔基尼亚有座占卜师院，提尔人、腓尼基人、佩

---

① 马利奥特(1620—1684)，法国物理学家。

② 圣爱尔摩火指大气中刷形放电的辉光。

③ 塞奈克(2—65)，拉丁哲学家。

④ 普鲁塔克(约 46—119)，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名人传》。

⑤ 马纬度即亚热带无风带。

拉斯吉人和古代马兰泰纳的所有航行始祖都前去求教。从那时起，对风暴的生成方式已开始有所了解；它与雾的生成方式密切相关，而且严格说来，两者属同一现象。海洋上存在着三大雾区，一是在赤道区、另两个在南北两个极地；海员们笼统地给它们起了一个名字："黑罐。"①

在所有的海域，尤其在英吉利海峡，春分时节的雾是很危险的。雾一上来，突然间便把大海罩在夜幕中。雾的危害之一，在于使人们难以根据海水的颜色来辨认海底的变化，哪怕它并不十分浓重；这十分可怕，因为即使到了跟前也看不清是否遇到暗礁或浅滩。暗礁就在附近，却没有任何东西提醒你。遇到雾，船往往无法脱身，不是搁浅，就是抛锚。雾造成的海难同恶风造成的海难一样多。

然而有一天，尽管雾过后又遇到一阵极为凶猛的狂风，单桅帆船"克什米尔号"却安然无恙地从英国开了回来。它迎着海上放出的第一束阳光驶进圣皮埃尔港，就在这时候，科尔内堡迎接日出的炮声也鸣响了。天空晴朗开来了。人们一直在等待着克什米尔号邮船的到来，因为它带来了圣桑普森的新的本堂神甫。

单桅帆船驶进港口，城里到处在传，它昨夜里在海上遇到了一艘救生小艇，艇上挤满了遇难的船员。

七、游荡者幸遇捕鱼人

那天夜里，吉利亚特见风小了，便驾着他那条凸肚形帆船出海打鱼，但并没有离海岸太远。

---

① 黑罐即赤道无风带。

下午两点光景，当他趁大海涨潮，迎着灿烂的阳光，经过兽角礁，准备回到海角屋旁的小锚地时，他好像在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的倒影中看见了一个与那块岩石本身无关的凸出的影子。

他把凸肚形帆船往那边驶去，辨别出是一个人坐在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上。海水已经涨得很高，岩石已被海浪包围，那人不可能出来了。吉利亚特拼命地向那人挥动手臂，可那人却一动不动。吉利亚特向前驶去。

那人睡着了。

那人穿了一身黑衣服。吉利亚特心想，"像是个牧师。"

他再继续靠过去，终于看见了一张年轻的脸。

这张脸他不认识。

幸好岩石笔直耸立，海水很深，吉利亚特侧过船去，终于靠近了石壁。潮水已经把船托得很高，吉利亚特站到船帮上，就可以够到那人的双脚。他爬到船帮上，举起双手。假如此时他掉到海里，就不一定能浮出海面了。浪涛拍击。假如掉到岩石和船中间，必定被挤得粉身碎骨。

他拉了拉那个睡觉者的脚。

"喂，您在这儿干什么？"

那人醒过来了。

"我在看呢，"他回答道。

等完全醒过来之后，那人又说道：

"我刚到这地方，来这儿随便走走，我在海上过了一夜，发现景色很美，后来就累了，便睡着了。"

"再过十分钟，您就要淹死了。"吉利亚特说。

"啊！"

"快跳到我的船上来。"

吉利亚特用脚稳住船，一手攀住岩石，另一只手递给那个黑衣人，后者动作敏捷地跳到了船上。他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

吉利亚特抄起桨，两分钟后，船就驶进了海角屋旁的小锚地。

年轻人戴着一顶圆帽子，系着白领带。黑色的长外套钮扣一直扣到领口。他一头金发，宛如金冠罩顶，面庞清秀，目光纯洁，神态严肃。

这时，船靠了岸。吉利亚特把缆绳系在绳索环上，然后转过身来，看见年轻人伸着一只雪白的手，要把一枚金"君主头"①送给他。

吉利亚特轻轻地推开了他的手。

一阵沉默。

年轻人打破了沉默。

"您救了我一命。"

"也许吧，"吉利亚特回答说。

缆绳系好了，他们下了船。

年轻人说道：

"我感谢您救了我一命，先生。"

"这没有什么。"

吉利亚特回答后，又是一阵沉默。

"您是这个教区的吗？"年轻人问。

"不是。"吉利亚特回答道。

"那您是哪个教区的？"

吉利亚特举起右手，指了指天空说：

"是那个教区的。"

---

① 君主头是一种英国金币，面值一英镑。

年轻人向他致礼后离开了他。

走了几步，年轻人停了下来，掏了掏衣袋，拿出一本书来，又回到吉利亚特面前，把书递给他说：

"请允许我把这本书送给您。"

吉利亚特接过书。

是一本《圣经》。

片刻后，吉利亚特倚着护栏，看着年轻人在通往圣桑普森的小路的弯道处拐了过去。

他渐渐地垂下头来，把这个新来的人丢到了脑后，也不记挂那把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是否存在，对于他来说，一切全都消失在他那无边的梦境中了。吉利亚特面临着一个无底的深渊，那就是戴吕谢特。

突然，有个声音在喊他，把他从迷茫中拉了出来。

"喂，吉利亚特！"

他辨出了那个声音是谁，便举目望去。

"什么事，朗杜瓦师傅？"

确实是朗杜瓦师傅，他正坐着他那匹小马拉的四轮车，从距离海角屋百步远的大路上经过。他停下车，喊了吉利亚特一声，可看来他好像有急事，慌急慌忙的。

"有新鲜事，吉利亚特。"

"哪儿呀？"

"布拉维宅。"

"什么事呀？"

"距离太远了，无法跟您说。"

吉利亚特浑身一颤。

"是不是戴吕谢特小姐出嫁了？"

"不是。早着哪。"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到布拉维宅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说罢,朗杜瓦师傅抽马赶车而去。

第五章　左轮手枪

一、让客栈的谈话

克吕班师傅是个在等待时机的人。

他矮个子，黄皮肤，力大如牛。大海没能使他的皮肤变成褐色。他的肌肤宛如黄蜡。他一身黄蜡色，但眼睛里却透出审慎的光芒。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见过一面，就再也不会忘记，就像被登记造册了似的。他目光犀利，咄咄逼人。他的瞳孔只要看到一张脸，便对它拍照留存，永不抹去。即使那张脸变苍老了，也能被克吕班师傅辨认出来，绝对无法逃脱。克吕班师傅少言寡语，生活简朴，对人冷淡，从来不与人打听招呼。他那副坦诚的模样儿一下子就能打动别人。许多人都觉得他很天真；他的眼角旁边有一条皱纹，显得笨得出奇。我们已经说过，没有比他更棒的水手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紧拉着帆船的前下角索，降低吃风点，用下后角索来平衡船帆的方向。他对宗教的信仰和正直的为人有口皆碑，没人能与他媲美。谁要是对他有所怀疑，那这人本身就让人怀疑。他与圣马洛的货币兑换商莱比歇先生交情很深。莱比歇先生家住圣樊尚街，与一家武器商店毗邻。他常说："我宁愿把我的店交给克吕班照管。"克吕班师傅是个鳏夫。他妻子在世的时候是个诚实的女人，就像他是个诚实的男人一样。她死了，但她的品德却是有口

皆碑的。要是大法官跟她调情，她会向国王告发；如果上帝爱上了她，她会去告诉神甫。克吕班这对夫妇在托尔特瓦尔实现了英文形容词"相敬如宾"的理想。克吕班太太是只天鹅；克吕班师傅是只白鼬。他宁愿死也不愿有个污点。如果他捡到一根针，那他非要找到其主人不可。如果拾到一盒火柴，那他会去击鼓召领。有一天，他走进了圣塞尔旺的一家小酒店，对店主说："三年前我在这儿吃过饭，您算错账了。"说完，他补给了店家六十五个生丁[1]。他为人无比诚实，但总是咬着嘴唇，一副很警惕的样子。

他总像是在提防着什么。提防谁？很可能是提防小人。

每逢星期二，他都驾着迪朗德从根西岛驶往圣马洛。他于星期二晚上抵达圣马洛，停留两天，装好货，然后在星期五早上返航根西岛。

那时候在圣马洛，港口有一家小客栈，名叫"让客栈"。

如今兴建码头，那家客栈被拆掉了。那时，海水常常淹到圣樊尚门和迪南门；只有在退潮的时候，圣马洛和圣塞尔旺之间才可通篷车和别的小车。那车子在搁浅的船只中向前走，边上尽是浮标、锚锭和缆绳，左避右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低桅桁或斜帆杆戳破皮顶篷。乘着退潮的间隙，车夫们吆喝着马儿穿过这片沙滩，六个小时后，狂风又会鞭打着海浪滚滚而来。就在这片沙滩上，从前有二十四只守卫圣马洛的狼犬整天乱窜，在一七七〇年，竟把一个海军军官给吃了。由于这一过分卖力的举动，那二十四只狼犬全被除掉了。如今在小塔拉尔岛和大塔拉尔岛之间，夜里再也听不到狼犬的狂吠了。

克吕班师傅每次都住这家客栈。迪朗德的法国办事处就设

[1] 生丁是法国旧时辅币，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

在这里。

海关人员和海岸守卫队员也都来让客栈吃饭喝酒。他们有自己专用的餐桌。比尼克的海关人员就是在这里与圣马洛的海关人员碰面,为办事提供了便利。

一些船老板也常来这里用餐,他们也有自己专用的餐桌。

克吕班师傅两个桌子随便坐,可他比较喜欢坐海关人员那张桌子,不太喜欢坐到老板们的桌子上去。但两张桌子的人都欢迎他。

在这里用餐,招待得很周到。对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员,专门备有外国产的一些地方饮料。一个比尔巴鄂[1]来的水手师傅可以在这里喝上埃拉达酒。人们在这儿可以像在格林威治一样喝到斯图亚特黑啤酒,像在安特卫普一样喝到格兹黄啤酒。

一些远洋船的船长和一些船东有时也会到船老板的桌上来凑热闹,相互交换新闻:"白糖的行情怎么样?"——"细糖只能小批量地进。但粗糖走势看好;从孟买进了三千袋,从萨加进了五百桶。"——"您瞧着吧,右派总有一天要推翻威莱尔[2]的。"——"靛蓝怎么样?"——"只成交了七袋危地马拉产的。"——"纳尼娜-朱莉号已经进了锚地。好漂亮的一条布列塔尼三桅船。"——"拉普拉塔的两座城市又闹腾起来了。"——"只要蒙得维的亚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得瘦。"——"当时不得不把困在卡亚俄的莱吉纳-科里船上的货转运出去。"——"可可行情不错。卡拉克产的每袋标价二百三十四,而特立尼达的标价七十三。"——"据说,在巴黎演武场举行的阅兵式上,人们高呼'打倒内阁!'"——"萨拉德洛的盐浸生牛皮很畅销,公牛皮六十法郎一

---

① 比尔巴鄂是西班牙比斯开省省会和海港。

② 威莱尔(1773—1854),法国伯爵,保守派政治家,查理十世时的首相。

张，母牛皮四十八法郎一张。"——"他们越过巴尔干了吗？迪比奇[1] 在干什么哪？"——"在旧金山，精装茴香酒短缺。普拉尼奥尔产橄榄油滞销。格律耶尔桶装奶酪三十二法郎一担。"——"对了，雷翁二世死了没有？"……

他们扯着嗓门儿在谈论这些事，又喊又叫。可海关人员和海岸守卫队员的那张桌子上，说话的声音不那么响。

谈及海岸和港口的治安方面的事，说话不能太大声，太清楚。

船东的那张桌子由热尔特莱－加布洛先生负责，他是一位跑远途的老船长。热尔特莱－加布洛先生可以说不是个人，而是一只活晴雨表。他的海上经历赋予了他令人惊叹的天气预报能力，从不出错。他预测第二天的天气，为风"听诊"，替潮"切脉"。他对云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所谓舌头，就是闪电。他是海浪、微风和狂风的医生。海洋是他的病人；他周游过世界，仿佛开了一个活动诊所，为每种气候检查"身体"，看看是好是坏。他熟知四季的病理。人们听到他这样说过："有一次，那是在一七九六年，气压表降到了风暴线下的第三格。"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海员。出于对大海的深情，他对英国有着刻骨的仇恨。他深入地研究过英国海军，以摸清其弱点。他解释了一六三七年的"国王号"与一六七〇年的"皇家威廉号"及一七三五年的"胜利号"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他还对这几条船的水线以上部位的构造进行了比较。他对一五一四年的"大哈利号"甲板上建有船塔，并修有漏斗形的桅楼深表遗憾，这可能是因为法国的炮弹常常正中这些部位的缘故。在他看来，只有海上的机构健

---

① 迪比奇（1785—1831），普鲁士军官，曾参加俄军对拿破仑作战。

全,一个国家才能生存;他有着自己的一套奇特的比喻。他总是称英国为"三一堂"[1],称苏格兰为"北方代办"[2],把爱尔兰叫做"压载间"。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知识;他是一本活字典,也是一本活历书;他是一本大海最低水位记录册和价目表。他对每一处灯塔,特别是英国灯塔的通行税,记得一清二楚;通过这一处灯塔每吨一便士,通过那一个,每吨四分之一便士。他会告诉你:"小岩石灯塔过去只用二百加仑油,现在要用一千五百加仑。"有一天,他在船上得了重病,别人都以为他不行了,船员们全都围在他的吊床前,可他在临终时刻的哽咽中对木工头儿说道:"最好能在绞索的主吊杆中每侧凿一个榫槽,装上个铸铁滑车,配上铁轴,以便升降绞索。"这真是一个航海权威。

船东桌上和海关人员桌上的谈话主题很少是相同的。然而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在二月的头几天,他们谈到了同一个问题。齐埃拉船长的那艘塔莫利巴斯号三桅船从智利来,要回智利去,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船老板们在议论那船上的货,海关人员则在谈论这条船的有关活动。

科皮亚波的齐埃拉船长是个智利人,也有点算是个哥伦比亚人,因为他以独立的方式参加过独立战争,根据自己从中可获得的利益,忽而为波利瓦尔效力,忽而又倒向莫利约。他因替所有人效力而大发其财。没有谁比他更是个彻底的波旁党人、波拿巴分子、专制主义者、自由分子、无神论者或天主教徒。他属于那个可以称为"发财党"的大党派。他不时地在法国生意场上露面;据说他的船很乐意接受那些逃亡分子,不管是破产的,还是政治犯,只要给钱就行。他接人上船的方法很简单。逃亡者

① 原文为英文,意为"负责灯塔、航标、领航的部门"。

② 原文为英文。

只需在海岸边一个偏僻的地点等着，临开船时，齐埃拉放下一条小船把人接上船。在上一次航行中，他就这样帮助一个涉嫌贝尔东案件的逃犯脱了身；这一次，据说他打算把跟比达索阿一案有牵连的人都带走。警方事先得到消息，在严密监视着他。

当时正处在大逃亡的年代。王朝的复辟是一种反动；革命导致的是逃亡，而复辟造成的则是放逐。在波旁王族重新登台的头七八年里，到处是一片惊慌，无论是在金融界、工业界还是商界，都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许多人破了产。在政界，跑的跑，逃的逃。拉瓦莱特跑了，勒费弗尔—德斯努埃特跑了，德隆也跑了。到处是特别法庭，外加特莱斯塔莱①。人们纷纷躲开索穆尔桥、拉莱奥尔炮台、巴黎瞭望台的高墙和阿维尼翁的托利亚斯塔楼等由反动派在历史上留下的阴森森的黑影，人们至今仍能清晰地从中辨析出那只血腥的手。伦敦的西斯尔伍德案波及到法国，巴黎的特洛戈夫案影响到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搅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命，加剧了规模浩大的地下大逃亡，当时的社会最高阶层也逃得几乎不剩一人。大家一心只想有个安全的地方。假若受到牵连，小命休矣。若被指控，便被判刑。重罪法庭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草菅人命。于是乎人们纷纷逃往得克萨斯，逃往落基山，逃往秘鲁，逃往墨西哥。当年的强盗、今日的勇士卢瓦尔河一带的人，曾安置了避难营。贝朗热② 的一首歌中唱道："野蛮人啊，我们是法国人；可怜可怜我们的光荣历史吧。"逃到国外去是惟一的活路。但是，再也没有比逃亡更难的了；逃亡，这个词里包含着一个个深渊。谁要想逃，就得闯过一道道难关。要脱身就得乔装打扮。一些重要人物，有的甚至是

---

① 特莱斯塔莱是法国白色恐怖时期一个保皇党人复仇团伙的头目。

② 贝朗热(1780—1857)，法国著名的诗人和词作家。

显赫的名流，也不得不采用罪犯的手法。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成功。他们怎么假扮也会露馅儿。他们平素自由惯了，因此想要悄悄地溜出天罗地网，非常困难。在警方的眼里，一个违反放逐令的小人物比一个逃亡的将军要正派。你可以想一想，哪有无辜的人要乔装打扮，有道德的人要装腔作势，光荣的人要戴上面具的？一个形迹可疑的行人，原来是一位名人，正在想法弄一本假护照。别看出现在你面前的潜逃的这个人举动蹊跷，很可能他是个英雄。往日的时代特征转瞬即逝，所谓的正史往往加以忽视，但一个真正的时代画家必须以浓墨重彩突出这些特征。在正直的逃亡者的队伍中，总不免混进一些小人，但他们反倒显得不那么可疑，不那么引人警觉。一个不得不逃走的无赖，趁着混乱，混人被放逐者中来，我们已经说了，由于这种小人手段更高明，所以在昏黄的暮色中显得比正直的人更加正派。再也没有比一个一向循规蹈矩的人更笨拙的了。他们懵头转向，不知所措，所以笨手笨脚。一个披着伪装的小人比一个规矩人更容易逃脱。

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尤其就那些邪恶的小人而言，几乎可以说逃亡将导致各种命运。虽是一个混蛋，但逃跑时也从巴黎或伦敦带走了不少文明，就像带着一份嫁妆来到了原始或野蛮的地方，受人推崇，成为先行者。这些冒险分子逃出法律的制裁，在另一个天地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逃亡中有着魔幻的成分，好多逃犯都得到了梦幻般的结果。这种性质的逃亡往往引向未知和梦幻的境地。一个破产者欠了一屁股债，慌急慌忙地逃出欧洲，二十年后，竟然成了蒙古国的首相或塔斯马尼亚岛国的国王。

帮人潜逃，是个行当，潜逃的人很多，因此，这便成了一个赚大钱的好行当。这种投机生意补充了另一些生意。

谁想逃到英国去，那得找走私贩子；而要想逃到美洲去，就得找跑远洋走私的如齐埃拉那样的船东。

二、克吕班隐约看见一个人

齐埃拉偶尔也来让客栈吃饭，克吕班师傅和他有点头之交。

再说，克吕班师傅并不倨傲；他还是肯于与这类无赖点点头的。有时候他甚至去真正结识他们，在大街上跟他们握手和问好。他跟英国的走私贩子讲英语，跟西班牙的走私贩子说西班牙语。在这方面，他有几句格言："人可以从对恶的认识中得到善。""守林员跟偷猎者交谈不无裨益。""领航员应该摸一摸海盗的底细，因为海盗是块暗礁。""我试探小人，如同医生尝试毒药。"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克吕班船长言之有理。他这人并不是个刺儿头，因此备受称道。再说，谁有胆量说他的坏话呀？他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为了"把工作做好"。他这人清清爽爽，不可能有什么事跟他有牵连。水晶即使想要有瑕疵，也办不到。这种信赖，是对他长期以来的忠厚诚实的合理回报，也是他享有美誉的基础之所在。不管克吕班做了什么事或者好像在做什么事，人们都会把他的精明当作一种美德去理解；他已经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此外，据说他这人还很谨慎；——而且，有的事轮到别人头上，会引起怀疑，可他却不但能保全他的正直的名声，还能给人以能干的印象。他的能干的名声与坦诚的名声和谐地结成一体，从不相互混淆，也不相互矛盾。能干而又坦诚的人是有的。这种人属于正直的人，属于最受赏识的人。克吕班师傅就属于这种人，如果有人发现他们这种人跟骗子或强盗十分投机，反而会更被人接受，被人理解，甚至被人尊重。大家会带有景仰的满意的目光看待他们。

塔莫利巴斯号又装上了货。它已经准备就绪，不久就要启航。

一个星期二的傍晚，迪朗德号驶抵圣马洛，天还很亮。克吕班师傅站在驾驶台上，监视着船员们驾船驶近港口，可在小海湾附近的沙滩上，在两块岩石中间的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用望远镜仔细一看，认出了其中一个是齐埃拉船长。他好像也认出了另一个。

那另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有点花白。他头戴一顶宽边帽，一身正儿八经的"公谊会"[①] 教徒装束。很可能就是个公谊会教徒。他谦虚地低垂着头。

到了让客栈，克吕班师傅得知塔莫利巴斯号准备十来天后开航。

后来，大家得知他还获悉了其他一些情况。

夜晚，他进了圣樊尚街的武器商店，对店主说道：

"您知道左轮手枪是什么样的吗？"

"知道，"店主回答说，"是美国造的。"

"是一种会自动嗒嗒交谈的手枪。"

"不错，会自问自答。"

"还包括反击。"

"不错，克吕班先生。是旋转枪管。"

"能连发五六发子弹。"

武器店店主微微张开嘴角，点点头，舌头发出啧啧的称羡声。

"那枪很棒，克吕班先生。我相信销路将很好。"

"我想要一支六响左轮手枪。"

"我没有。"

"怎么回事？您可是武器店店主。"

① 公谊会又称教友派，系十七世纪创立的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

“我还没有弄到货。您知道，那是新产品。刚刚问世。法国还只在造老式手枪。”

“见鬼！”

“左轮手枪还没有上市。”

“见鬼！”

“我有一些很棒的老式手枪。”

“我就想要一支左轮手枪。”

“我同意，左轮手枪更好使。但得等等，克吕班先生……”

“等什么？”

“我好像听说圣马洛现在有一支，是二手货。”

“一支左轮手枪？”

“是的。”

“要卖？”

“对。”

“在哪儿？”

“我想可以弄清楚是在哪儿。我会去打听的。”

“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话？”

“是二手货，但是好货。”

“我什么时候再来？”

“如果我能给您弄到一支左轮手枪，那肯定是好货。”

“您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回话？”

“您下次驾船来的时候。”

“您不许说是为我弄的。”克吕班说。

三、克吕班只带走不带回

克吕班师傅装好了船（迪朗德号装了很多的牛，也上了几位

乘客),同往常一样,于星期五早晨离开圣马洛返回根西岛。

就在这个星期五,当船行驶到大海上,船长可以暂离驾驶舱的时候,克吕班回到了船长室,关上门,取出了一个旅行包,把衣服塞进了软隔层里,再把一些饼干、几盒罐头、几磅筒装可可、一块秒表和一只航海望远镜放进了硬隔层里,然后上了挂锁,再在旅行包的拉耳上系了一根专用绳索,需要时可以吊起来。然后,他下到底舱,走进缆绳间,接着,有人看见他又爬上来了,拿着一根带有铁钩、系有缆结的绳索,那是在海上给捻缝工用的,而在陆地上时,是给强盗用的。

回到根西岛,克吕班马上直奔托尔特瓦尔。他在那儿呆了三十六小时。他带了那只旅行包和系有缆结的绳子去的,但没有再带回来。

那个时候,西班牙走私贩子常常一直跑到根西岛来。他们带来一些哈瓦那雪茄和一些英国人称之为雪利酒的赫雷斯白葡萄酒。

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所说的根西岛,是旧时的根西岛,如今已不复存在,除了乡村,其他地方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根西岛的影子。在乡村,旧根西岛还活着,可在城里,它已经死去。我们对根西岛指出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泽西岛。圣埃利埃市等于第厄普;圣皮埃尔港与洛利昂港差不多。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这个勇敢的小岛人民的了不起的创造精神,四十年来,英吉利海峡群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光明。说完这些,就不再提了。

那个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在这个业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英吉利海峡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根西岛的西岸一带,走私船尤其多。有些人对情况特别了解,半个世纪中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们连细枝末节都知之甚详,甚至可以说出好几条走私船的名字来。

那些走私船，差不多都来自阿斯图里亚[1] 或吉普斯夸[2]。毫无疑问的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一两条走私船，或到圣人湾，或到普兰蒙。那架势好像是定期的航班似的。塞尔克岛的一个海穴，过去叫“店铺”，如今仍称“店铺”。当时人们常去那儿向走私贩子买东西。由于这种生意的需要，英吉利海峡群岛上流行一种走私语言，现已绝迹。那种语言之于西班牙语，就如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语言之于意大利语。

在英国和法国沿海的很多地方，走私交易与公开合法的交易有着真挚、默契的关系。走私贩子已经踏进了（当然是通过秘密的门道）不少大财政官的府邸；而且通过地下渠道，还渗入到了商业领域和整个工业系统的流通中去了。人前是合法商人，背后便是走私贩子；这是许多人的发家史。塞冈就这么说布尔冈，布尔冈也这么说塞冈。对他们的话，我们不能评判孰是孰非。他们也许是相互诋毁。不管怎么说，走私虽为法律所不容，但与金融界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它与“上流社会”也有瓜葛。曼德兰曾与夏洛莱伯爵暗中接触的那个洞穴，从外面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有着一个面向社会而无可指责的门面，可称得上一座街面房。

许多暗中勾结便由此而出，当然必须加以伪装。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需要罩上一层不可窥视的黑幕。一个走私贩子知道很多的事，但得守口如瓶；不得违背的严格信义俨如律法。走私贩子的首要品质就是忠诚。嘴不严，便干不了走私。走私必须保密，如同忏悔的内容不得泄露一样。

走私的秘密必须严守。走私贩子都得发誓保守一切秘密，

---

① 阿斯图里亚是巴西港口。

② 吉普斯夸是巴西港口。

信守誓言。没有比走私贩子更可信赖的了。有一天,奥亚尔赞的治安法官抓获了一名专在干坞做走私买卖的家伙,对他严加拷问,逼他供出秘密出资人。这名走私贩子死不招供。那个出资人就是治安法官本人。法官和走私贩子这两个同谋,一个为在众人面前执行法律,不得不命令大刑侍候,而另一个为了信守誓言,在酷刑之下死不开口。

当时经常在普兰蒙出没的两个最有名的走私贩子,一个叫布拉斯戈,另一个叫布拉斯基多。他俩同属托凯约帮。那是西班牙的一个帮派,信奉天主教,其目的在于升入天堂后能拥有同一个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像在尘世共有一个父亲一样,并不是那么不体面的事。

如果你差不多已经掌握了走私的秘密路线,要想跟那些人交谈,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只要对夜间出门不抱有任何偏见,跑到普兰蒙去,敢于走向那个令人疑窦丛生、高高耸立的神秘地方,就可以了。

四、普 兰 蒙

普兰蒙就在托尔特瓦尔附近,是根西岛的三个海角中的一个。那个海角的尽头,有一座长满青草的圆形高丘俯瞰着大海。

这座高丘一片荒凉。

高丘上有一座房子,更显其荒凉。

那座房子在荒凉中又平添了几分恐怖。

据说那是一座凶宅。

不管是否闹鬼,它的外表确实很怪。

这座房子是用花岗石建成的,上下两层,立于草丛中间。它根本不像是废墟,完全可以住人。墙壁很厚,屋顶很结实。墙体

一块石头也不缺,屋顶一片瓦也不少。一个砖砌的烟囱紧依着屋顶的尖角。房子背朝大海。朝大海的那一面只是一堵墙。如果仔细观察,可发现那面墙上有扇窗户,但被封上了。两边人字墙上开了三个小天窗,东边一个,西边两个,也全被堵死了。只有对着陆地的正面有一个门和几扇窗。楼下的两扇窗户同样也是封上的。楼上,走近一看,首先让人惊奇的是那儿有两扇开着的窗户;但封上的窗户反倒不像这两扇开着的窗户那么可怕。窗子开着,可大白天里却黑漆漆的。它们没有玻璃,甚至连窗框也没有。窗户朝里开着,里面漆黑一片,看上去活脱两个被挖掉眼珠的黑窟窿。屋子里空空荡荡。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隐约看到里面的破败不堪。没有墙裙,没有护壁板,只是光溜溜的石头。你会以为看到的是一个开着两扇窗好让幽灵观看外面的世界的坟墓。临海一面的墙基被雨水浸蚀得很厉害。几簇荨麻在风中摇动,轻拂着墙脚。远处,见不到任何住人的房舍。这座房子一片虚空,里面只有沉寂。但是,假若你停下脚步,把耳朵贴在墙上细听,有时可以隐约听到疯狂的扑翅声。被堵死的门,上方的石楣上,刻着这么几个字:ELM - PBILG,一七八〇年。

夜里,凄惨的月光洒进屋里。

房子被大海包围,地势壮观,因此也很瘆人。环境很美,但这却成了一个谜。这房子为什么没有人住呢?这地方很美,房子也很好,为何弃之不用呢?除了这些情理之中的疑问而外,也有因联想而冒出的疑问:那块土地可以耕种,为什么荒芜了呢?没有主人,门被封死,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那家的人为什么逃走了?出了什么事了?如果没出什么事,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当一切沉睡之时,这里是否有谁醒着?黑夜的狂风、风暴、猛禽、隐藏着的野兽、从未见过的生物,涌现在脑海中,与这座房子交织在一起。这地方接待什么样的过客?人们在想,暴雨夹着冰

雹，黑压压地扑进窗洞。暴雨扑打，在内墙上留下了水迹。这些窗户或封死或开着的房间经受着飓风的袭击。屋里是否发生过命案？笼罩在黑暗中的这座房子似乎在夜间发出过呼救声？它是缄默不语呢还是发出呼唤？在这沉寂中，它在与谁打交道？在这里，黑暗的时刻自然会让人觉得神秘莫测。中午时分，这座房子让人惶恐不安；午夜时分它会怎样？望着它，你就像看着一个秘密。幻想自有其逻辑，可能的事也有其发展倾向，所以人们会想，在暮霭和晨曦之间的漫漫长夜里，这座房子会是怎样一个景象？超人的生命是否与这荒凉的高丘建立了联系，鬼神在这儿落脚？是否被逼显形，在这里降身？游魂是否在这里盘旋？不可触摸的生命是否在这里集聚直至构成形态？全都是谜。那石块中潜藏着令人敬畏的恐怖。那一间间禁屋里的黑影不仅仅是个影子，还是未知。太阳下山以后，渔船将返港，鸟儿将不再歌唱，山崖后的牧羊人将赶着山羊回家，石头缝隙将给安心的蜥蜴敞开滑行的通道，星星将开始张望，狂风将开始呼啸，天地间将充满黑暗，那两扇窗户将张着大口出现在黑暗之中。这一切令人浮想联翩；愚昧无知的民众正是从幽灵、鬼怪、妖魔隐约可辨的面孔、时隐时现的面具和神秘躁动的亡灵和鬼影，来看待这座房子与黑夜之间那种阴暗面密切的关系。

这座房子在"闹鬼"；这两个字解答了一切。轻信的人有着他们的解释，只相信事实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他们说，再也没有比这座房子更简单的了。那是大革命和帝政时代战争年间一个瞭望台，是专门为对付走私活动而设立的。战事结束后，这个瞭望台便被废弃了。但房子没有拆掉，因为日后可能还有用处。为了防止盗贼进去，楼下的门和窗全都被封死；另外，由于南风和西风的缘故，朝大海的三面墙的窗户也都堵死了。情况就是这样。

无知和轻信的人坚持他们的看法。首先，那房子不是在大革命的战争时期建造的。房门上方刻着的日期是“一七八〇年”，早于大革命。其次，它不是修起来作瞭望台用的，因为上面还刻有“ELM－PBILG”几个字母，这是两家姓氏的起首字母的组合，根据当时的习俗，说明这座房子是为一对新婚夫妇修建的。因此，是有人住过的。后来怎么没人再住了呢？既然是为了不让人进去才封死了门窗的，那为什么还留下两个窗户没有封上呢？要封就全封，要么就不封。为什么没有护窗板？为什么没有窗框？为什么没有窗玻璃？为什么一边的窗户不封，另一边的窗户封得死死的？说是避免南面潲雨，可北面也会潲雨的呀！

轻信的人想必是错的，但那些只相信事实的人也肯定没有道理。问题依然存在。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于走私贩子来说，这座房子好像倒是提供了方便，而没有什么危害。

恐怖感的增强往往使事实丧失其本来面目。众多的夜间现象渐渐形成了房子“闹鬼”的传闻。但毫无疑问，对这些现象完全可以作出解释：有人趁着黑夜偷偷溜进屋子，稍作停留后，马上又登船离去。有时是出于谨慎，因为某些形迹可疑的工厂主在遮遮掩掩地做坏事；有时则是胆大妄为，他们故意让人隐隐约约地看见，以制造恐怖。

在那个已经很遥远的年代，许多胆大妄为的事都是可能的。当时的警察，特别是在小地方，并不像今天这样检查很紧。

补充说一点，如果说这座房子像人们说的那样，给走私者提供了方便的话，那么他们在这里约会恐怕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很自由的，因为就是这座房子让人敬而远之。让人敬而远之，就不会被告发。人们绝不会去向海关人员和警察揭发鬼怪的。迷

信的人遇事画十字，而不会去控告。他们看见什么或者认为好像看见了什么，总是溜之大吉，不再提起。在吓人的人和被吓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是有意却是真实的默契。被吓的人总感到受到惊吓是自己的过错，他们觉得好像偷看了一个秘密，担心使自己本来就已经不可思议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惹恼幽灵。这使他们变得小心谨慎。再说，除了存在这种心思而外，轻信的人的本能就是沉默不语；恐怖导致沉默；受了惊吓的人说话变少；仿佛恐怖在说："嘘！"

如果说必须相信当地的传说和你所遇到的人讲的故事的话，那么，据说在过去的年代，由于迷信，有人竟然跑到普兰蒙去，在那座房子的墙壁上钉上钉子（今天仍能看到钉子的印子），挂上没有爪子的老鼠、没有翅膀的蝙蝠、牲畜的骨架、碾死在《圣经》书页中的蛤蟆和黄色的羽扁豆杆。这些怪诞的还愿物，都是那些冒失的夜间过客挂上去的，他们好像撞见了什么东西，于是送上这些礼物，希望求得宽恕，祈求吸血鬼、厉鬼和恶魔息怒。自古至今，有过不少轻信的人，他们相信巫术，相信巫魔夜会[1]，这些人中有的还是身居高位者。恺撒常常请教萨加纳[2]，拿破仑也经常求教于勒诺尔曼小姐。有一些内心惶恐的人，还想尽办法去祈求魔鬼的饶恕。"但愿上帝保佑，撒旦不要怪罪！"这是夏尔－坎特[3] 祈祷的一句话。还有一些人胆子更小。他们甚至深信人们可能对罪恶也犯有过错。让魔鬼无可指责，这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之一。由此而产生了信奉无边的黑暗与邪恶的宗教仪式。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虔诚信仰。在某些病态的想象中，

---

① 巫魔夜会，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师、巫婆在魔鬼主持下于夜晚举行的疯狂聚会。

② 萨加纳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个巫婆。

③ 夏尔五世（1500—1558），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五六年的德国皇帝。

确实存在着对魔鬼犯下了过错；冒犯了冥界律法的想法折磨着许多无知而怪诞的决疑论者；人们对地狱有着种种顾虑。于是，对布洛肯峰和阿尔穆伊山的巫魔夜会，有人顶礼膜拜，深信不疑；有人想象自己对地狱犯了罪，乞求虚幻的忏悔来补赎虚幻的过失，向谎言之灵供认真相，向"过失之父"表示悔改，进行逆向的忏悔。这一切是存在的，或者曾经存在过。巫术案的每一页卷宗都是证明。人类的幻想达到了这种极端。人一旦开始恐惧，就再也无法解脱。于是便想象虚幻的过失，想象虚幻的惩罚，让巫婆的扫帚的黑影来消除良心的不安。

必须记住，这事发生在过去的年代。那时根西岛的乡下人坚信在每年的一个固定的日子，牛和驴都会重演马槽显圣[①] 的一幕；那时候，在圣诞之夜，谁也不敢进马厩，害怕看到马跪在地上。

不管怎么说，如果说这座房子有什么凶险之事，那也是它的事；除了某些偶然或例外的情况，谁也不会到那儿去看上一眼的，它就那么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谁也不会有兴趣冒着危险去跟魔鬼相会的。

人们的恐惧，对这座房子起到了保护作用，使那些有可能对它进行观察了解的人离得远远的。这样一来，到了夜里，要进到那房子里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只需弄一副绳梯，甚或于脆到附近农家的菜园里随便找一个梯子，就能爬进去。再带些吃的和穿的，就可以在里边安全地静观事变，伺机偷偷上船逃跑。据说四十年前，有一位逃亡者，有的说是个政治逃亡者，有的说是因生意上的事而逃亡的，就在普兰蒙这座凶宅里躲了一段时日，后来成功地从这里上了一条渔船，逃往英国。从英国去美洲就

① 马槽显圣指耶稣诞生在马槽的传说。

很容易了。

还传说,放在那座房子里的食物一直还留着,没有人动过。路济弗尔和走私贩子一样,希望那个把食物放在屋子里的人能再回来。

从这座房子所在的山顶上,可以看到西南方距海岸一海里的阿努瓦礁。

这块礁石很有名。但凡一块礁石所能干的坏事,它全都干过。它是最可怕的海上杀手之一。它在夜间阴险地等待着过往船只。它使得托尔特瓦尔和洛凯内的墓地越来越大。

一八六二年,在这座礁石上建了一座灯塔。

如今阿努瓦礁照亮了曾被它引入歧途的船只;专设陷阱的杀手现在手执火炬导航。人们在远处像寻找保护神和领港人似的寻找这块礁石,可在过去,它简直就像个歹徒,人们避之犹恐不及。那广阔的海域,从前一到夜里,就因阿努瓦礁而令人恐怖,如今却给人以安全感。这就像是土匪改邪归正变成了宪兵。

阿努瓦礁共有三块:大阿努瓦礁,小阿努瓦礁和紫阿努瓦礁。现在的"红光"灯塔就建在小阿努瓦礁上。

这块礁石是一个岬角群的一部分,那岬角有的沉在海底,有的露出水面。阿努瓦礁高踞其上。它宛如一座堡垒,筑有前沿工事;临大海的一面,一溜儿排有十三块岩石;北边有两块岩礁,分别叫"上富尔基"和"针岩",还有一片沙滩,叫"埃鲁艾滩";南边有三块岩石,"猫岩"、"刺岩"和"埃尔潘岩";另外还有两片烂泥滩,"南滩"和"姆埃滩",此外在普兰蒙前方,还有一块与水持平的岩石,叫做"阿瓦尔碎石滩"。

要游过阿努瓦和普兰蒙之间的海峡,并非不可能,但很不容易。大家记得,这是克吕班师傅的壮举之一。熟悉这块浅滩的游泳好手有两处可以歇口气,一个是"圆岩",另一个在左边偏远

一点，叫“红岩”。

五、掏鸟窝的孩子们

差不多就在克吕班师傅在托尔特瓦尔度过的那个星期六，发生了一件怪事，一开始在当地还没怎么走漏风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了开来。因为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有许多事虽然被人看见了，但由于目击者受到惊吓，也就不为别人知晓。

就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那个夜里（我们把日期说得明确些，我们相信这个日期是准确的），有三个孩子爬上了普兰蒙的峭壁。这三个孩子又回到了村里。他们是从海上回去的。这些孩子，当地称之为“掏鸟窝的人”。海岸边，凡是有悬崖和岩洞的地方，肯定会有不少掏鸟窝的孩子。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一句。大家还记得，为了鸟和孩子的事，吉利亚特总是很担心的。

掏鸟窝的孩子都是一些对大海不在乎的大胆顽童。

夜黑沉沉的。厚厚的云笼罩着天空。托尔特瓦尔钟楼刚敲响凌晨三点的钟声。那钟楼呈圆形，尖顶，俨如一顶巫师帽。

那几个孩子为什么这么晚才归来？事情十分简单。他们跑到了阿瓦尔碎石滩去掏海鸥的窝去了。这个季节气候十分温和，鸟儿早早地就开始交尾了。孩子们偷偷地看着公鸟和母鸟围在巢旁的一举一动，被它们相互追逐的热乎劲儿迷住了，忘记了回去的时间。海水涨潮，他们被困住了；他们无法及时回到停泊着他们的小船的那个小海湾去，只得呆在碎石滩的一处崖尖上等着退潮。就这样，他们一直到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们总是焦急万分地等待着，见到孩子回来，才放下心来，但很快会由高兴变成愤怒，连哭带骂地把孩子狠揍一顿。因此，这些孩子忐忑不安，慌急慌忙地往回赶。看他们往回

赶的样子，却又像是在故意拖延，带着一种不想立即回到家里的欲望，因为等着他们的先是一阵拥抱，然后便是一通耳光。

三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没有后顾之忧，他是个孤儿。这个小男孩是个法国人，无父无母，此刻正为没有母亲在得意。谁也不关心他，而他也就不会挨打。另两个孩子是根西岛人，而且就是托尔特瓦尔教区的。

登上陡高的圆崖后，三个捣鸟窝的孩子上到了崖顶，“凶宅”就在崖上。

他们开始害怕起来，这种时刻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任何人都会感到恐惧的，尤其是孩子。

他们很想赶快逃离，但又非常想看个究竟。

他们还是停下没走。

他们看了看那座房子。

房子黑漆漆的，可怕极了。

它耸立在荒凉的高丘中央，黑黝黝的一大团，像是个对称而可怕的赘疣，很高，很方，有棱有角，俨如地狱中的一座巨大的祭坛。

孩子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走；第二个念头是靠过去看看。他们从没在这个时刻看过这座房子。试试胆子的好奇心是有的。他们中间有一个小法国人，所以还是走上前去了。

众所周知，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

此外，几个人共处危难就心里踏实了；三个人在一起，害怕也变得不害怕了。

再说，他们是猎手；他们是小孩；三人加在一起还不到三十岁；他们在追踪，在搜寻，在侦察躲藏着的东西。难道能半途而废？你能把脑袋探进别的洞，为什么就不能探进这个洞？凡是打猎的人，总是会被牵着往前走的；一个探险的人，就像进了齿

轮传动系统,下不来了。他们掏过那么多鸟窝,遇到鬼穴当然心里痒痒的,总想瞧上一眼。到地狱去探一探,为什么不?

追逐一个又一个猎物,最终就会碰到魔鬼。抓了麻雀之后,最后也会遇上妖精的。父母们用来吓唬他们的东西,现在终于可以看看是什么货色了。一踏上探寻神话故事的踪迹,就再也收不住脚步了。能跟老太婆们知道得一样多,那该有多好。

这乱七八糟的念头混乱而本能地出现在根西岛这几个掏鸟窝孩子的脑子里,终于使他们豁了出去。他们向那座房子走去。

不管怎么说,对他们的这份胆量起着支撑作用的那个小男孩,确实有种。他是个果敢的孩子,是个捻缝学徒工,属于那种小大人,晚上在工棚的一个角落铺点草就能睡觉,他已经自己养活自己了。他嗓门儿很大,就爱翻墙爬树,要是在哪家的苹果树前经过,那他是毫不客气的。他在修理战舰的船坞里打过工。这个弃儿,这个侥幸活了下来的孩子,这个快乐的孤儿,出生在法国,但谁都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胆子变得很大。要是碰到穷苦人,他出手很大方。他既很坏,又很好。他一头金发,黄中带红。他还同一些法国人聊过天。眼下不少渔船在佩克里船厂修理,他在那儿打工,做捻缝的活儿,每天挣一个先令。有时一高兴,就自己给自己放假,去掏鸟窝。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法国小男孩。

这地方很荒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凄凉。人在这里总感到有一股杀气,咄咄逼人,可怕极了。高丘光秃秃的,一片死寂,几步之外,便是险峻陡峭的悬崖。下面的大海悄无声息。没有一丝风。草尖一动不动。

掏鸟窝的孩子们眼睛望着那座房子,一步步往前挪,那个法国小家伙走在头里。

后来,他们中有一位在叙述这件事,或谈起记得的大致情况

时，最后补充了一句："那房子一点声音也没有。"

他们屏声敛息，向那座房子靠近，仿佛在走近一头野兽。

他们顺着房子后面的陡坡往上爬，陡坡临海一边直通一道狭窄的崖峡，无法下脚；他们终于比较靠近那座房子了；但他们只看到窗户全被封死了的南墙；他们不敢往左拐，拐过去会看到另一面墙，墙上露着两个窗洞，吓死人了。

但他们还是抖擞了精神，因为捻缝徒工低声对另两个说："咱们往左拐。那一边才美。必须看看那两扇黑漆漆的窗户。"

他们往左一拐，来到了房子的另一面。

两个窗户亮着灯光。

孩子们撒腿就跑。

等跑远了，那个法国小男孩转过身子。

"哟，"他说，"没灯光了。"

的确，那两扇窗户上的灯光不见了。房子的轮廓清晰地显现在铅色的朦胧的天空中，仿佛是用冲头冲刻出来的一般。

恐惧感丝毫没减，而好奇心又浮了上来。掏鸟窝的孩子们向前靠去。

突然，两扇窗户同时又闪现出光亮。

托尔特瓦尔的两个孩子撒腿往回跑。那个法国小鬼没有上前，但也没有后退。

他一动不动，面对房子，望着它。

灯光又灭了，接着又亮了起来。没有比这更吓人的了。被夜露打湿的草地上，映出一道隐隐绰绰的火光。有时，那灯光在房内墙上映出些在不停地晃动着的高大的黑色身影，以及一个个大头影。

房子没有天花板，也没有隔层，只有四堵墙和屋顶，一个窗户亮了，另一个不可能不亮。

见捻缝小徒工站在那儿，另两个掏鸟窝的孩子一前一后，一步一步地，好奇地哆嗦着往回走。捻缝小徒工低声对他们说："屋子里有鬼。我看到其中一个的鼻子了。"托尔特瓦尔的两个小家伙缩在法国小子的身后，让他挡在前头，充当盾牌，抵挡着来犯之物，有他在中间隔着鬼怪，就可以放心了，然后，他们踮起脚尖，从他的肩膀上方望过去。

那座房子好像也在看着他们。在死寂一般的茫茫黑暗中，它张着两只火红的眼睛。那是两扇窗户。灯火忽然又熄灭了，接着又亮起来，然后又灭了，像鬼火似的。这一亮一火，阴森可怖，恐怕是地狱之门一开一关，有鬼进进出出。坟墓的气孔往往起起暗灯[1] 的作用。

突然，一个好似人形的漆黑的影子，出现在其中的一扇窗户上，好像是从外面往里窜，然后便钻进了屋里。看样子，像是有个人进屋了。

破窗而人，是魔鬼的习惯。

有一会儿工夫，那灯光更亮了，紧接着又熄灭，再也没有亮起。房子又变得黑漆漆的了。这时里面传出了声响。那声响像是说话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你看得见的时候，你往往又听不见；而当你听得见的时候，你又往往看不见。

海上的黑夜格外沉静。在那里，黑暗的沉寂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深不可测。平常，浩瀚的大海，波涛汹涌，连雄鹰的鸣叫也听不见，可此时此刻，风平浪静，连苍蝇飞过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死寂使屋里传出的声音更显凄厉。

"咱们去瞧瞧！"小法国人说。

他说着便朝房子迈了一步。

---

① 暗灯，有遮光装置的提灯。

另两个孩子害怕至极，只得咬咬牙紧随其后。他俩连单独逃跑的胆量也没有了。

他们刚刚走过相当大的一堆干柴(不知为什么，在这一片死寂之中，这堆柴火给人以安宁的感觉)的时候，一只鸮从灌木丛中飞出来，擦得树枝沙沙直响。鸮飞起来的架势很蹊跷，倾斜着，令人惶恐。它从孩子们的身边掠过，在这黑夜里，它那两只圆圆的小眼睛死盯着他们，像一道电光。

法国小男孩的身后，另两个孩子浑身一阵颤抖。

法国小男孩呵斥：

“小麻雀，你来得太迟了。时间过了。我要去看看。”

说着他又向前走去。

他那双钉了钉的大鞋踩在荆豆上，咔嚓咔嚓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细听房子里的声音。那声音忽高忽低，好像是语气平静的连续对话。

不一会儿，法国男孩子又说了一句：

“再说，只有傻瓜才相信鬼。”

面对危险而无所畏惧的气概能激励畏缩者，使之继续前进。

托尔特瓦尔的两个男孩子又紧跟着捻缝小徒工向前走去。

“凶宅”好像在他们的眼里变得大得出奇。在恐惧造成的视错觉中，有着真实的成分。房子确实在变大，因为他们离房子越来越近了。

这时，房子里蹦出来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孩子们倾听着。耳朵也有其扩音功能。里边的声音不像是喃喃细语，比交头接耳声要响，又比喧哗声要轻。有时候传来一两句清楚的话。可那话怎么也听不明白，怪声怪气的。孩子们停下脚步，听了听，接着又开始往前走。

“是魔鬼在交谈，”捻缝小徒工低声说，“可我不信鬼。”

托尔特瓦尔的两个小家伙很想往回走，躲到那堆干柴后面去，但他们离干柴堆已经很远了，而且，他们的那个捻缝小徒工朋友还在继续朝那座房子走去。跟他在一起，他们吓得浑身哆嗦，但又不敢离开他。

他们惶恐不安地，一步步地紧跟着他。

捻缝小徒工转身向着他们说：

"你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根本没有鬼。"

房子变得越来越高。声音也愈来愈清晰。

他们往前走去。

走近房子时，可以发现那房子里有点亮光，像是被遮住的灯光。那亮光十分昏暗，仿佛是刚才所说的暗灯产生的效果，在巫魔夜会上常用这种暗灯。

快贴近房子时，他们停下了脚步。

两个托尔特瓦尔的男孩中有一个壮起胆子说了一句：

"不是鬼怪，是白衣太太。"

"那挂在窗户上的是什么东西？"另一个问道。

"像是一条绳子。"

"是一条蛇。"

"是吊死鬼的绳子，"法国小男孩不容分辩地说，"是鬼怪用的绳子。可我不信鬼。"

说完，他连蹦带跳，三步两跨地便到了那房子的墙脚下。这份胆量中有着几分疯狂。

另两个哆哆嗦嗦地学着他的样儿，来到他的身边，紧贴着他，一个在他的右边，一个在他的左边。孩子们把耳朵贴在墙上。屋子里继续传来话语声。

下面便是鬼怪的谈话内容：

"这么说，算定了？"

“算定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有个人将在这儿等，他能跟布拉斯基多一起去英国吗？”

“要付钱。”

“钱照付。”

“布拉斯基多将让他上船。”

“不问他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那不关我们的事。”

“也不问他的姓名？”

“我们是不问姓名的，我们只掂掂钱袋。”

“好，那人到时就在这座房子里等。”

“他得带吃的。”

“会带的。”

“在哪儿？”

“就在我带的这只袋子里。”

“很好。”

“我可以把这袋子留在这儿吗？”

“走私的人不是贼。”

“那你们其他人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早晨。如果您的那个人准备好了，可跟我们一块走。”

“他还没有准备好。”

“那就是他的事了。”

“他要在这个房子里等几天？”

“两三天，三四天。或者多一天少一天的。”

“布拉斯基多肯定会来吗？”

“当然。”

“到这儿？到普兰蒙？”

“到普兰蒙。”

“什么时候？”

“下星期。”

“哪一天？”

“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

“他不会不来吧？”

“他是我同乡，托凯约人。”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他什么都不害怕。我是布拉斯戈，他是布拉斯基多。”

“那么，他肯定要到根西岛来的了？”

“我这个月来，他下个月来。”

“我明白了。”

“从星期六，也就是从今天起的一个星期后算起，出不了五天，布拉斯基多一定到。”

“要是海上很凶险呢？”

“您是说遇上恶劣天气？”

“是的。”

“那布拉斯基多不会来得这么快，但一定会来的。”

“他从哪儿来？”

“毕尔巴奥。”

“去哪儿？”

“波特兰。”

“好。”

“或者去托贝湾。”

“那更好。”

"您的那个人尽管放心好了。"

"布拉斯基多不会出卖别人吧?"

"懦夫才会出卖别人。我们是勇士。大海是寒冬的教堂。背叛是地狱的教堂。"

"不会有人听见我们谈话吧?"

"听到我们谈话或看到我们都不可能。恐怖使这里变成了荒漠。"

"这我知道。"

"谁敢冒险来听我们谈话?"

"这倒不假。"

"再说,就是听了,也听不懂。我们讲的是自己的行话,谁也听不懂。既然您懂这行话,说明您是自己人。"

"我是来跟您协商的。"

"这很好。"

"现在我要走了。"

"好。"

"告诉我,如果那个客人要布拉斯基多把他送到别的地方,不去波特兰或托贝湾呢?"

"只要他有金币。"

"那人想要怎么办,布拉斯基多都会照办吗?"

"只要有金币,想怎么办,布拉斯基多就怎么办。"

"去托贝湾需要很长时间吗?"

"那要看风向。"

"八个小时?"

"差不多。"

"布拉斯基多会听他的客人调遣吗?"

"如果大海听从布拉斯基多的话。"

"一定不会亏待他的。"

"金子是金子,风是风。"

"完全正确。"

"人用金子什么都办得到,上帝用风什么都做得出来。"

"准备跟布拉斯基多一道走的那人,星期五将到这儿。"

"好。"

"布拉斯基多什么时刻到?"

"夜里。都是夜里到,夜里走。我们有个老婆,名字叫大海,我们有个妹妹,名字叫黑夜。老婆有时会欺骗我们,而妹妹从来不会。"

"就这么定了。再见,弟兄们。"

"再见。来点烧酒?"

"谢谢。"

"比饮料好。"

"一言为定。"

"我的名字叫'荣誉'。"

"再见。"

"您是绅士,我是骑士。"[①]

很明显,只有魔鬼才会这么说话。孩子们没有再多听,这一次是真的逃了。那个法国小男孩终于相信确实有鬼,比另两个孩子逃得还要快。

这个星期六过后的星期二,克吕班师傅驾着迪朗德号又到了圣马洛。

塔莫利巴斯号还停泊在锚地。

---

① 以上对话原文为巴斯克语。

克吕班师傅抽了一口烟斗之后,问让客栈老板道:

"塔莫利巴斯号到底什么时候走?"

"后天,星期四。"客栈老板回答。

这天晚上,克吕班在海岸自卫队员的那张桌子上吃了饭,而且一反常态,饭后出门去了。他这一走,结果没有好好守着迪朗德办事处,差点误了装船。他这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这件事自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他好像跟那个货币兑换行店主朋友聊了一会儿。

他在诺盖特钟楼敲响熄灯钟之后两小时才回到客栈。那只巴西钟[①] 每晚十时敲熄灯钟。因此,他回来时已是午夜时分。

六、雅克莱萨德

四十年前,圣马洛有一条小巷,叫古坦舍巷。这条小巷因搞市容美化,已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两排相向倾斜的木板房夹道的小巷,中间只留下一条小水沟的空档儿。人们得叉开双腿,踩着小水沟的两边行走,脑袋或手时不时地会碰到左边或右边的房子。这些中世纪诺曼式老木板房,看上去挺像人的侧影。从破屋到巫婆,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些凹形的小木楼,其凸出的阳台、弓形的披檐和乱七八糟的破铁皮,仿佛是人的嘴唇、下巴、鼻子和眉头。天窗就像眼睛,是独眼。墙壁就是双颊,满是皱纹,尽是皮疹。两边的房顶紧挨着,好像聚在一起密谋一样。"割脖子的","砍脑袋的","砍头的"这些古代文明的常用词语,与这种建筑有着

① 诺盖特钟在圣马洛城里,是由杜加伊-特鲁安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运来的,故称巴西钟。

渊源关系。

古坦舍巷最大、最有名或者臭名昭著的一座房子，叫雅克莱萨德。

雅克莱萨德是那些无家可归者的落脚点。在所有城市，尤其是海港城市，在平民百姓之下还有一帮渣滓。那是些法律也奈何不了的无赖，冒险的盗贼，坑蒙拐骗的流窜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拿生命当赌注的歹徒，形形色色的乞丐，上当受骗的倒霉鬼，破产的穷光蛋，肆无忌惮的恶棍，越墙破窗不成的小偷（因为大盗高高在上，都在上层活动），为非作歹的凶男悍妇，胡作非为的流氓，不知羞耻的娼妓，没有良心的小人，走投无路的赌徒，倾家荡产的败家子，阴谋未能得逞的坏蛋，社会决斗的失败者，曾经贪得无厌的饿死鬼，靠犯罪糊口的可怜虫，以行乞为生既可怜又可恨的穷无赖。这就是这条小巷的组成人员。这帮家伙禽兽不如，他们的灵魂是一堆垃圾。他们就这样堆在一个角落，不时地会有被称为"警方突袭"的扫帚来清扫一次。在圣马洛，雅克莱萨德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在这种巢穴里，你找不到罪大恶极的罪犯，如土匪、强盗以及愚昧贫穷造成的重罪犯。如果在那里出了人命案，那一定是某个鲁莽的醉汉干的；如有偷盗，顶多也就是小偷小摸而已。他们应该说是社会的唾沫，而不是社会呕吐的污秽。是无赖，而不是大盗。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些处于最底层的流浪者有可能走极端，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有一次，在巴黎的埃皮－西埃（就像圣马洛的雅克莱萨德），警方撒网，逮住了拉斯奈尔。

这种落脚点什么人都接纳。人一堕落也就彼此彼此了。有时，沦为乞丐的正派人也会流落到这儿来。谁都知道，道德和忠贞也有冒险的时候。因此，切勿草率地见王宫就尊敬，见监狱便蔑视。无论是众人景仰的，还是世人唾弃的，都需要经过清理。

这其中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妓院里可能有天使，粪堆里会有珍珠，在黑暗中找到闪光的东西，是可能的。

雅克莱萨德像个院子，而不像一座房子，而且更像是口井。它临街没有楼层。一堵高墙开了一扇低矮的门，就算房子的正面。只要拉起门栓，推开门，便进到一个院子。

院子中间，可以看见一个圆坑，沿地面砌着一圈石头。那是口井。院子很小，但井很大。井栏外是坑坑洼洼的地面。

院子四四方方的，三面有建筑物。临街的是一面空墙。但对着门的一面和左右两侧，都有住人的地方。

夜幕降临后，你如果冒着点危险走进院子，便可听到一片混杂的喘息声；如果有一点月光或星光，显出眼前那些黑糊糊的东西的形状来，你就可以看到如下景象：

院子。水井。院子周围，对着门，是一个棚子，状如马蹄铁，只是拐角是方的。一条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如敞篷式的长廊，没有天花板，用一根根间距不一的石柱支撑着。正中央是水井。井的周围，铺着一圈褥草，上面像是摆着一大串圆念珠，有平鞋底，破鞋掌、鞋窟窿中露出的脚趾和数不清的光脚跟，有男人的脚，有女人的脚，还有孩子的脚，都是在睡觉的人的脚。

如果把目光投进昏暗的棚子里，可以看到在脚的上方是人的躯体，是身体的形状，有昏睡的脑袋、一动不动的身子，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拥挤在一个肮脏不堪的地方，一个个横陈着，阴森可怖。这间“卧室”属于大家。每周只付两个苏[1]。脚全触到水井。在雨夜，雨水打在这些脚上；在冬夜里，雪飘落在这些躯体上。

这都是些什么人？谁都不认识。他们晚上进来，早上便走。

---

① 苏，法国旧时辅币名，一苏约合五生丁。

由于这些懒虫,社会等级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有的人偷偷溜进来睡上一夜,不付钱便走了。大部分人白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吃。形形色色的罪孽、卑鄙、邪恶和绝望,全都沉沉地睡在同一张肮脏的床上。这些灵魂在梦中全都和睦相处。这是凄惨的团聚,弥漫在这同一股疫气之中的是疲乏、虚弱,是苏醒后的狂醉,是白日里没有一块面包,没有一点好主意的四处奔波,是眼皮紧闭的苍白的脸,是内疚、贪婪,是沾着污物的头发,是目光像死人一般的面孔,也许还有地狱的唇吻。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在翻滚着。所有这些堕落的人在这只大缸里发酵沤烂。他们被命运,被旅行,被头一夜到的船只,被开启的牢门,被偶然的机会,被黑夜抛弃在这里。每一天,命运都把它背篓里的垃圾倾倒在这里。想进来的便进来,能睡的便睡,敢说话的便说,因为这是一个窃窃低语之地。他们匆匆地混迹在一起。人人都尽可能地在沉睡中把自己忘却,既然谁都无法在黑暗中彻底消失。他们从死神那里获取可能得到的一切。在这种每晚都在胡乱重复的垂死之中,他们闭上了眼睛。他们从何处面来?既然是不幸,自然是来自社会;既然是浮渣,自然是源自波涛。

并不是谁想要干草就有干草的。不少人就躺在光溜溜的石块地上;他们躺下时精疲力竭,醒来时关节僵硬。那口井没有护栏,没有井盖,张着大口,足有三十尺深。雨水落进去,垃圾掉进去,院子里的所有脏水也都渗进去。汲水桶就放在一旁。谁渴了,就从井里打水喝;活得不耐烦了,就往井里跳,从睡在粪堆里,慢慢转移到井底去安息。一八一九年,从井里曾吊上来一个十四岁的小孩。

要想在这座房子里不遇到危险,就必须是"同伙"。外来人是不受欢迎的。

这些人彼此认识吗?不。他们嗅得出来是不是自己人。

该住地的主人是个年轻女子，人挺漂亮，头戴一顶镶着饰带的帽子，常用井水擦把脸，有一条木头假腿。

天一亮，院子里便空了；常客们全都"飞"了。

院子里有一只公鸡和几只母鸡，整天在扒那粪堆似的地面。院子上方横着一根大梁，两头支在柱子上，犹如一副绞架，并没有特别不协调的地方。夜里下雨之后，第二天总能看到那梁上挂着一条又脏又湿的丝裙，是假腿女人的。

在棚子上方，围着院子有一层楼，楼上还有一个阁楼。一个霉烂的木梯穿过棚子的天花板，通往楼上。梯子摇摇晃晃的，那女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往上爬，踩得梯子吱咯直响。

只呆一个星期或一个晚上的临时住客睡在院子里；固定的住客住在楼上。

有窗，但没有玻璃；有门框，但没有门板；有烟囱，但没有壁炉。这就是楼上的房子。你可以穿过以前做过门的大方洞，或爬过作隔层用的棚子中间的三角洞，无所谓地从一个房间钻进另一个房间。地板上全是脱落的石灰。这房子不知该怎样住人。风一吹，房子便直摇晃。破旧的梯子很滑，住客勉勉强强地爬到楼上。楼上千疮百孔。寒风呼呼吹进屋里，就像水直往海绵里灌。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倒给人几分安全，使房子不至于说塌就塌。屋里没有一件家具。角落里铺着两三张草褥子，全都是窟窿，露出的灰尘比干草还多。这儿那儿地丢着有各种用途的一只水罐、一只瓦钵，隐隐约约地散发着一股恶臭。

透过窗洞，可以看到院子。那地上就像是一车垃圾。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算人在那里腐烂、生锈、发霉，简直无法形容。所有的破烂亲切地混杂在一起，有从墙上落下来的，也有从人身上脱下来的。破衣烂衫扔得满地都是，像个废墟。

除了挤在院子里的那些流动住客而外，雅克莱萨德还有三

个房客，一个是鼓捣木炭的，一个是收破烂的，还有一个是炼金的。鼓捣木炭的和收破烂的占了楼上的两个草褥子；炼金的化学家住在阁楼里，那小阁楼不知为什么被称作"顶天阁"。谁也不知道女主人睡在哪个角落。炼金的有点像诗人。他住在紧贴屋顶的一个小房间里，头顶就是瓦片。里面有一个狭小的天窗和一座石砌的大壁炉，像个洞窟，风呼呼地在往里灌。天窗没有窗框，他在上面钉了一块从破船上弄来的铁皮。这样一来，光线透进来不多一点儿，但寒风却直往里灌。鼓捣木炭的不时地交上一袋木炭抵作房租，收破烂的每周给那几只鸡送上一些谷子，可炼金的什么也不交，相反，他还在慢慢地"烧房子"。房子里就那么一点木料，他一点点全给扯下来当柴烧，从隔墙上或者屋顶上拉出一块木板或木条，来烧他那只炼金炉。收破烂者的床铺上方，可以看到隔墙上用粉笔写有两行数字，一行写着三，一行写着五，原来是根据每星期给的谷子值的价钱，或是三个里亚①或是五个生丁，一笔笔记在墙上。"化学家"的炼金炉，不过是一个破炸弹壳，被他鼓捣成了炼炉，在里边配了各种成分的东西。他一心迷在炼金术里。有时候他在院子里跟那些流浪汉谈起炼金的事，他们听了都嘲笑他。他就说："这帮人，一脑门子偏见。"他下定了决心，不把点金石扔进科学的橱窗死不瞑目。他的炼炉要吃进很多木头。楼梯护栏在其中消失了。整座房子就这样一点点地投进他的炼炉里。女主人对他说："您将只给我留下一个空壳子。"他经常给女主人献上几句诗，把她哄得乖乖的。

这就是雅克莱萨德。

有个孩子，也许是个侏儒，十二岁，或者已经六十岁，患有粗脖子病，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他是这儿的佣人。

---

① 里亚，法国古铜币名，一里亚相当于四分之一苏。

常客从院子的大门进;普通客人都从小铺进来。

什么样儿的小铺?

临街的高墙在院子入口的右侧开了一个直角形门窗洞,既是门,又当窗,有框有板。整幢房子里,惟有这块板装有绞链和插销,也惟有这个框装有玻璃。在这个临街的铺面后面,有一间小屋,是从睡人的棚子里隔出来的。在铺子的门上,用木炭写着几个字:本店经营古玩。"古玩"这个词儿当时就已经很时兴。紧贴着玻璃当作柜台用的三块木板上,可以看到几只没有柄的陶罐,一把画有人像的中国肠膜阳伞,千疮百孔,已无法打开或收拢,还有几块没有形状的碎铁片或碎瓷片,几顶软塌塌的男帽和女帽,三四只鲍壳,几包古旧的骨质钮扣和铜钮扣,一只绘有玛丽-安杜瓦奈特[1] 肖像的烟盒和一册缺页的布瓦斯贝特朗的《代数》。这就是那小铺。里面的货物就是"古玩"。有一扇后门跟水井所在的院子相通。铺子里有一张桌子和一只木凳。木腿女人就是女掌柜。

七、夜间买主和神秘卖主

星期二的整个夜晚,克吕班都不在让客栈;星期三晚上,他仍旧不在。

这一天傍晚,两个男子趁着雾气走进古坦舍小巷;他们在雅克莱萨德门前停下脚步。其中一个敲了敲门玻璃。小铺的门打开了。他们走了进去。木腿女人冲他们微微一笑,这微笑她是专门留给体面人的。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

那两个人确实是体面人。

---

① 玛丽-安杜瓦奈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大革命时被送上断头台。

刚刚敲门的那一个说:"您好,老板娘。我是为那事来的。"

木腿女人又是微微一笑,从通往水井所在院子的后门走出去。不一会儿,后门又打开了,一个男子出现在半开半关的门里。这男人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着工作罩衣,罩衣下面有个东西鼓着。衣褶处沾着一些短干草,睡眼惺忪,像是刚被叫醒的。

他走上前来。彼此看了一眼。身着工作罩衣的那个人一副吃惊和狡黠的样子。他问道:

"您就是武器店老板?"

刚才敲门的那一位回答道:

"是的。您就是那个巴黎人?"

"对。外号红皮。"

"拿出来看看。"

"给。"

那人说着从罩衣下面拿出一件当时在欧洲极其罕见的武器:左轮手枪。

这把左轮手枪崭新锃亮。两个体面人仔细检查了一番。好像对这座房子很熟悉并被身着罩衣的人称为"武器店老板"的那人,试了试枪扳机,然后递给了另一位。后者背着光站着,看样子好像不是本城的人。

武器店老板又开口问道:

"多少钱?"

身着罩衣的那一位回答道:

"我是从美洲带来的。有的人带猴子,带鹦鹉,带别的动物,好像法国人是野蛮人似的。我么,我就带了这个。这可是有用的发明。"

"多少钱?"武器店老板又问道。

"这是一把自动手枪。"

"多少钱?"

"砰,一响。砰,两响。砰,砰……像下雹子似的! 很厉害。"

"多少钱?"

"是六响的。"

"说呀,多少钱?"

"六响,六个金路易[①]。"

"五个行吗?"

"不行。一响一个路易。就这价。"

"想成交吗? 互相让点儿。"

"我没多要。您可以好好瞧瞧,武器店老板先生。"

"我仔细瞧过了。"

"枪的转轮转得就像塔列朗先生[②] 那么灵活。都可以把这种枪转轮列入风标辞典中去了。这是一件宝物。"

"我看到了。"

"那枪管,那是西班牙制造的。"

"我注意到了。"

"上面还有纹路。告诉您说吧,这纹路是这样造出来的。先把整桶的废铁倒进炉子里。什么样的废铁都有,有废铁块、掌马蹄用的废马蹄钉、废马蹄铁……"

"还有废镰刀。"

"我正要说呢,武器店老板先生。然后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废铁用大火烧,烧成一种上等铁料……"

"是的,不过那铁料可能会有裂缝,缺口,会厚薄不匀。"

---

① 金路易,法国货币名,一金路易等于二十法郎,因上面印有法王路易头像而得名。

②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以善变出名。

“没错儿，但可以用燕尾式接合锻造的方法来解决厚薄不匀，同样也可以通过重锤锻打来避免出现隙缝。先用重锤把铁料锻打一遍，再用大火烧两次；要是铁料烧过了头，可用小火慢慢恢复。然后便是拉料，最后在套管里滚轧成形。喏，枪管就是用这种铁料做的。”

“您是专干这行的吧？”

“我哪行都干。”

“枪管是淡淡的水色。”

“漂亮得很，武器店老板先生。这水色是加了三氯化锑才形成的。”

“我说我付您五个路易，行吗？”

“我冒昧地向先生指出，我刚才有幸提出的是六个路易。”

武器店老板压低了声音：

“听我说，巴黎人，别错过机会。您就出手吧！这样的武器对你们根本没有什么用，只会引人注意。”

“确实，”巴黎人说，“是有点显眼，还是有钱人用好。”

“五个路易行吗？”

“不行，六个。一响一个路易。”

“那就六个拿破仑金币[①] 吧。”

“我要六个金路易。”

“您难道不是波拿巴党人？竟然要路易不要拿破仑！”

外号“红皮”的巴黎人微微一笑。

“拿破仑挺值钱，”他说，“可路易更值钱。”

“六个拿破仑。”

“六个路易。这对我来说可是二十四个法郎的差价呀。”

---

① 拿破仑金币，法国旧时货币，上面印有拿破仑头像，一金币等于二十法郎。

"那就谈不成了。"

"行啊,这小玩意儿我自己留着。"

"那您就留着吧。"

"杀价！真想得出来！这玩意儿是新发明的,我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出手的。"

"那好,再见!"

"这是有关手枪的一大进步,切萨皮克的印第安人把手枪叫做 Nortay - u - Hah。"

"五个路易,付现钱,这可是个大价钱。"

"Nortay - u - Hah 的意思就是'短枪'。很多人还不知道呢。"

"五个路易,外加一个小埃居[①]。"

"老板,我说过了,六个。"

在他俩讨价还价的时候,背朝蜡烛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人在转动着左轮手枪。他凑到武器店老板的耳边,轻轻地问道:

"这玩意儿棒吗?"

"棒极啦!"

"六个就六个吧。"

五分钟后,外号"红皮"的巴黎人把刚刚到手的六个金路易放进罩衣内胳肢窝下边的一个暗袋里。这时,那个买主裤兜里揣着左轮手枪,跟武器店老板一起走出古坦舍巷。

八、连遭红黑两弹

第二天是星期四,离圣马洛不远,代科莱海角附近的一个崖

---

① 埃居系法国旧时货币名,一埃居合三法郎。

高海深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惨事。

由狭窄的地峡与陆地相连的一条狭长的岩石，像标枪一样插入大海，而在它的顶端，突然耸起一道绝壁；在大海的构造中：没有比这更常见的了。要从海边登上悬崖顶，得爬过一道斜面，有时候相当难爬。

下午四点光景，就在这样的一个悬崖顶上，站着一个男人，身着制服大氅，里面可能佩着剑。这不难看出，因为大氅显出某些垂直和带有棱角的皱褶。这人站着的崖顶是个相当宽阔的平台，布满了四四方方的大石块，看上去就像特大的铺路石，石块中间留下了一条条窄小的通道。平台上长着茂密粗短的小草，临海的一边有一小块空地，直到悬崖峭壁。这道绝壁比涨潮时的海面高出六十尺，仿佛是用斧头劈开的一样。不过它的左角已经崩塌，形成了花岗岩特有的天然阶梯，但这一道道台阶并不好走，有时需要像巨人一般大步跨过去，或像小丑似的连蹦带跳地跳过去。这座坍塌的岩石阶梯一直伸到大海，钻入海底。这几乎是一个极易摔断脖子的去处。可是迫不得已时候，也可以从这儿到绝壁下面去上船。

风在轻轻地吹着。那人紧裹着大氅，稳健地挺立在那里，左手握着右肘，一只眼眯缝着，另一只眼压在望远镜上。他好像在特别注意地观察着什么。他走到悬崖的边沿上，一动不动地站着，目光凝视着天边。海水已经涨满潮了。波涛撞击着他脚下的绝壁底部。

那人注意观察的是海面上的一条船。确实，那船的行迹很可疑。

这条船差不多一个小时前离开圣马洛港，现停在邦克基埃岛后面。是一条三桅船。它没有抛锚，也许是海底的地势只允许船艄偏离，或者是它把锚收进船头破浪材上了；它只是停在那

儿，不往前行。

从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大氅可以看出，那人是海岸守卫队员，他正严密地注视着那条三桅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在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三桅船停在那儿，帆位既背风又逆风；第二层小帆顶着风，让风吹进二层主帆；同时拉紧后桅帆绞索，把后桅的第三层帆尽可能拉向吃风位置，总之，使船帆相互制约，使船少吃风，不漂动。这船并不想过分地迎着风，因为第二层的小帆的帆桁已经转到与龙骨成直角的位置。这样一来，船身横着，每小时最多也只会漂出半海里。

天还很亮，尤其是大海上和悬崖顶上。海岸的低处已经昏暗了。

海岸守卫队员坚守岗位，一心一意地监视着海面，没有想到察看一下旁边和脚下的岩石。他背对着那条从崖顶通向大海的不好攀登的石梯。他没有觉察到那里已有动静。在那座石梯的一块凸出的崖石后面躲着一个人，看样子是在海岸守卫队员到来之前藏在那儿的。黑暗里不时从崖石后面探出一个脑袋，往悬崖顶上看，窥视那个监视者。这人头戴一顶美国宽檐帽，是个男人，公谊会教徒，十来天前在小海湾的岩石间跟齐埃拉船长谈话的就是他。

突然，海岸守卫队员好像加倍提高了警觉。他迅速用呢大衣袖口擦了擦望远镜的镜片，紧紧地盯着那条三桅船。

船上刚刚闪出了一个黑点。

在浩瀚的大海上，那黑点就像一只蚂蚁。那是一只小船。

小船好像要靠岸。上面有几个水手在奋力划桨。

小船渐渐斜过船身，向代科莱海角划过来。

海岸守卫队员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他没有放过小船的一举一动。他又向悬崖边沿靠上一点儿。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就是那个公谊会教徒，出现在海岸守卫队员身后的石阶顶部。后者没有看见他。

这人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双臂下垂，拳头紧攥着，用紧盯着猎物的目光盯着海岸守卫队员的后背。

他和海岸守卫队员之间只隔着四步；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停下；接着又走一步，又停下；除了迈步之外他没有任何动作，身子的其他部分仿佛雕塑一般；他的脚踩在草上没一点声响；他走出第三步，又停下；他几乎就碰到了举着望远镜、始终纹丝不动的海岸守卫队员。那人慢慢地把两只拳头抬到锁骨的高度，接着，突然挥动胳膊，两只拳头像炮弹出膛似的猛地向海岸守卫队员的双肩砸下去。这是致命的一击。海岸守卫队员都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头冲下从悬崖顶上坠入大海。只见他的两只鞋底像雷电似的闪了一下，宛如一块石头掉进了海里。随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昏暗的水面上泛起两三个大波纹圈。

只剩下从海岸守卫队员手中落到草上的那个望远镜。

公谊会教徒在悬崖边探出头去，看着波纹消失在海浪中，等了几分钟之后，抬起身子，一边哼唱着：

> 警察先生翘了辫子，
> 送了命。

他又一次探出头去。什么也没有。只是在海岸守卫队员落水的地方，水面上出现了一片浓褐色，在波浪的晃动下渐渐散开。海岸守卫队员的脑袋可能撞到了海底的岩石。他的血浮上海面，在浪花中形成了那片浓褐色。公谊会教徒一边看着那片红褐色，一边继续唱道：

> 死前的一刻钟，

他还……

他没有唱完。

他听见身后一个轻微的声音在对他说：

“是您，朗泰纳！您好！您刚杀了一个人。”

他转过身子，看见身后十五步远处的两块岩石间站着一个矮个子，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

他回答道：

“您都看见了。您好，克吕班师傅！”

矮个子浑身一颤。

“您认出我了？”

“您也认出我了呀。”朗泰纳说道。

这时海上传来一阵桨声。是海岸守卫队员监视的那条小船在靠近。

克吕班师傅声音很低，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

“干得干净利落。”

“有什么可为您效劳的？”朗泰纳问。

“没什么事，快十年没见到您了。您生意肯定很兴隆。您挺好的？”

“挺好，”朗泰纳回答，“您呢？”

“很好，”克吕班师傅回答。

朗泰纳朝克吕班师傅迈了一步。

他耳边传来啪的一声响，是克吕班师傅压子弹上膛。

“朗泰纳，我们相隔十五步远。这距离正合适。站在那儿别动。”

“噢，”朗泰纳说，“您想干什么？”

“我是来跟您聊聊的。”

朗泰纳没再挪步。克吕班师傅继续说道：

"您刚才杀了一个海岸守卫队员。"

朗泰纳抬了抬帽檐儿,回答说:

"我已经有幸听您跟我说过了。"

"我刚才说得不确切。我刚才说:杀了一个人;可现在我说:杀了一个海岸守卫队员。那队员编号是六一九号。他是一家之主,留下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

"恐怕是这样,"朗泰纳说。

出现了片刻不易觉察的停顿。

"这些海岸守卫队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克吕班说,"以前差不多都当过海员。"

"我发现,"朗泰纳说,"他们一般都留下一个妻子五个儿女。"

克吕班师傅继续说道:

"您猜猜这把左轮手枪花了我多少钱?"

"这是件好货色,"朗泰纳说。

"您估估值多少钱?"

"我想很贵。"

"它花了我一百四十四法郎。"

"您肯定是在古坦舍街的武器店买的,"朗泰纳说。

克吕班又说:

"他没有叫喊。人摔下去喊不出来。"

"克吕班师傅,今天夜里会起风。"

"就我知道这个秘密。"

"您仍旧住在让客栈?"朗泰纳问道。

"是的,那儿不错。"

"我记得在那里吃过很可口的腌酸菜。"

"您的力气一定大极了,朗泰纳。瞧您这副胳膊腿儿!我可

不想让您碰一下。我么，生下来的时候又小又弱，大家都不知道我养不养得活。”

“还是把您养大了，很幸运。”

“我已经住习惯了，所以我总是在让客栈住。”

“您知道我是怎么认出您的，克吕班师傅？那是因为您认出了我。我想，只有克吕班才认得出我来。”

他说着往前迈了一步。

“站回到您原来的地方去，朗泰纳。”

朗泰纳往后退去，自言自语道：

“在这玩意儿面前，人人都变成小孩子了。”

克吕班师傅继续说道：

“您现在的处境是：在我们右边三百步远的圣埃诺加方向，还有一个海岸守卫队员，编号六一八号，他还活着，而在左边，在圣吕奈尔方向，有一个海关检查站。不出五分钟，七个全副武装的人就可以赶到这里。整个山崖将被包围。山口也将有人把守。想逃走是不可能的。悬崖下有一具尸体。”

朗泰纳斜睨了左轮手枪一眼。

“正如您所说的，朗泰纳，这是一件好货色。也许里面装的是火药。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一声枪响，就可召来全副武装的援兵。我可以打六响。”

一声一声的划桨声越来越清晰。小船已经离得不远。

身材高大者怪怪地望着矮个子。克吕班师傅说话声气越来越平静温和：

“朗泰纳，小船就要到了，上面的人知道您刚才在这儿干的事，他们会帮忙，把您抓住的。您这次要走，得付齐埃拉船长一万法郎。顺便说一句，您如果跟普兰蒙的走私贩子打交道，会便宜得多；可是他们只能把您送到英国，再说，您也不能冒险到根

西岛去，因为那儿的人很荣幸，都认识您。我还是再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吧。如果我开枪，他们会把您抓住。您这次出逃要付齐埃拉一万法郎。您已经预付给了他五千。齐埃拉可能会带着那五千法郎一走了之。就是这么个情况。朗泰纳，您伪装得真巧妙。这顶帽子，这身怪里怪气的服装，还有这双护腿，使您变了个人。您忘了戴一副眼镜。您把胡子留起来，做得好。"

朗泰纳咧嘴一笑，仿佛是在咬牙切齿。克吕班继续说道：

"朗泰纳，您穿着一件美国短裤，裤腰上有两个钱袋。一个里面放着您的表。您留着它。"

"谢谢，克吕班师傅。"

"另一个里面有一只装有弹簧开关的小铁皮盒。那是老式的水手鼻烟盒。从钱袋里掏出来，扔给我！"

"可这是在打劫！"

"您可以喊救命呀。"

克吕班逼视着朗泰纳。

"喏，克吕班大师傅……"朗泰纳伸着张开的手，向前走了一步。

这声"大师傅"是为了讨好。

"站在原地别动，朗泰纳。"

"克吕班大师傅，我们谈谈。我给您一半。"

克吕班抱住胳膊，露出左轮手枪的枪口。

"朗泰纳，您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个正派人。"

停顿片刻后，他又继续说道：

"我全都要。"

朗泰纳咬着牙嘟哝道："这家伙可真够黑的！"

这时，克吕班眼睛一亮，声音变得钢铁般干脆而锋利。

他大声说道：

“我看您是弄错了。您那才是‘打劫’呐！我么，我这叫‘物归原主’。朗泰纳，给我听着。十年前，您在一天夜里离开了根西岛，从一个合股公司的钱柜里拿走了属于您的五万法郎，可忘记留下属于另一个人的五万法郎。您从您的合伙人，善良正直的勒蒂埃利大师傅那儿偷的五万法郎，今天连同十年的利息，共计八万一千六百六十六法郎零六十六生丁。昨天，您到一家兑币行去过。我这就把那老板的名字给您说出来。他叫莱比歇，在圣樊尚街。您数给他七千六百法郎的法国现钞，他兑给您三张英国现钞，每张一千英镑，外加一点零钱。您把那三张钞票全放进了铁鼻烟盒，那盒子就在您的右边的钱袋里。这三千英镑值七万五千法郎。我以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名义，就要这个数。我明天回根西岛，我想把钱带回去给他。朗泰纳，停在那儿的那条三桅船是塔莫利巴斯号。您在昨天夜里已经让人把您的行李混在船员的手提箱和袋子中间装上船了。您想离开法国。您自有道理。您要去阿雷基帕。那小船前来接您了。您在这儿就是等它的。它来了。划桨声清晰可辨。让您走还是让您留下，全在我了。说得够清楚的了。把铁鼻烟盒扔给我！”

朗泰纳打开裤腰上的钱袋，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盒子，扔给了克吕班。真的是一只铁鼻烟盒。它滚到了克吕班脚下。

克吕班弯下腰，用左手去捡铁鼻烟盒，但头没有低下，两只眼睛和六响的左轮手枪始终对着朗泰纳。

接着他大喝一声：

“朋友，转过身去。”

朗泰纳转了过去。

克吕班师傅把左轮手枪夹在腋下，揿动鼻烟盒的弹簧。盒子开了。

里面放着四张纸币，三张一千英镑的，一张十英镑的。

他重新折好三张一千英镑的，放回盒子里去，然后关好盒子，放进自己的口袋。

接着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他用那张十英镑的纸币包好那块石头，说道：

“转过身来。”

朗泰纳转过身来。

克吕班师傅又说道：

“我跟您说过，我只要那三千英镑。这十英镑我还给您。”

说着，他把包着石块的纸币扔给了朗泰纳。

朗泰纳飞起一脚，把纸币和石块踢到了海里。

“随您的便，”克吕班说，“哼，您肯定很有钱。这我就放心了。”

在他们谈话时，划桨声越来越近，现在突然停止了。这说明小船已经到了崖下。

“您的专车在下面恭候了。您可以走了，朗泰纳。”

朗泰纳朝石梯走去，走入陡坡。

克吕班小心翼翼地走到悬崖边，探出头去，看着他往下走。

小船停靠在崖梯的最后一级旁，正是海岸守卫队员掉下去的那地方。

克吕班看着朗泰纳往下蹦跳，自言自语道：

“六一九号好海岸守卫队员！他以为就他独自一人在这里。朗泰纳还以为只有他们俩。就我知道我们是三个人。”

他发现了他脚下草丛中海岸守卫队员掉下的那只望远镜；他把它捡了起来。

划桨声又响了起来。朗泰纳刚刚跳上小船，小船正向大海驶去。

当朗泰纳跳进小船，一阵划桨声响起，悬崖开始在他身后退

去的时候，他霍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紧握着的拳头举起，在下面冲上吼道：

"啊！你这个魔鬼，混蛋一个！"

片刻之后，站在崖顶一直用望远镜看着小船的克吕班清楚地听到了海浪声中传来的高声吼叫：

"克吕班师傅，您是个正派人；我要给勒蒂埃利写信，把这事告诉他，您会觉得这样很好的。这小船上有一个根西岛的水手，是塔莫利巴斯号的船员，名叫阿伊埃－托斯特凡。齐埃拉下次航行时，阿伊埃－托斯特凡会到圣马洛去的，他会证明我把勒蒂埃利大师傅的三千英镑交给您了。"

那是朗泰纳的声音。

克吕班是个办事干净利落的人。他站在那个死去的海岸守卫队员站过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眼睛压着望远镜，一刻不停地盯着那只小船。他看着小船在海浪中渐渐变小，时隐时现，慢慢地驶进了停在海上的那条大船，靠了上去，只见身材高大的朗泰纳登上塔莫利巴斯号的甲板。

等把小船吊到船上，重新架到吊艇杆上之后，塔莫利巴斯号便起航了。风不停地从陆地上吹来，鼓起船帆。克吕班的望远镜一直对准前方的黑影，那影子越来越模糊，半小时过后，塔莫利巴斯号在黄昏灰暗的天空下已成了一个黑点，渐渐消失在远方。

九、对企盼或害怕海外来信的人有益的指点

这天晚上，克吕班师傅又是很晚才回客栈。

他迟归的原因之一，是回去之前他又去了迪南门，那儿有几家小酒店。他在其中一家不认识他的小酒店里买了一瓶烧酒，

揣进了工作罩衣的大口袋里，像是故意要藏起来似的；然后，因为迪朗德号第二天清晨就要返航，他又到船上去转了一圈，以确定全都准备就绪。

当克吕班师傅回到客栈，低矮的店堂里只剩下老远洋船长热尔特莱－加布洛先生一个人在喝着啤酒，抽着烟斗。

热尔特莱－加布洛先生喝了口酒抽了口烟之后，跟克吕班师傅打了个招呼。

“再见，克吕班船长！”

“晚安，热尔特莱船长！”

“喏，塔莫利巴斯号开走了。”

“啊？”克吕班说，“我倒没有注意。”

热尔特莱－加布洛船长吐了口痰说道：

“溜了，齐埃拉。”

“什么时候？”

“今天傍晚。”

“去哪儿了？”

“见鬼去了。”

“想必是。可是到底去哪儿了？”

“阿雷基帕。”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克吕班说。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

“我去睡觉了。”

他点起蜡烛朝门走去，可又走了回来。

“您去过阿雷基帕吗，热尔特莱船长？”

“去过。几年以前。”

“中途在哪儿停靠？”

“哪儿都可以。可塔莫利巴斯号将绝不会中途停靠的。”

热尔特莱－加布洛先生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在一只盘子的边上，继续说道：

"您知道，特洛伊木马号帆船和那条特朗特莫赞号漂亮三桅船都去了卡迪夫。因为天气关系，我是不主张走的。那两条船都回来了，那情景真惨。帆船装的是松节油，船进了水，得用抽水机抽，这一下油和水全抽走了。至于那条三桅船，上半部分损失特别惨；船首的斜桅托板、船尖、前桅帆滑车梁、左舷锚杆，全都折了。大三角的助帆桁齐根断裂。三角帆的侧支索，艏斜桅支索，你去瞧一瞧，还能不能用吧。前桅倒没有什么，但受到了猛烈的摇晃。斜桅的所有铁片全都没有了，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斜桅只是扯了一下，可铁片竟全都扯没了。左舷的船护板裂开一个足足三尺见方的大口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克吕班把蜡烛放在桌子上，动手把罩衣领口上的一排别针重新别牢。

"热尔特莱船长，您刚才是不是说塔莫利巴斯号绝不会在中途停靠来着？"

"是。它直达智利。"

"这样的话，它在途中就不可能通消息了，对吗？"

"对不起，克吕班船长。首先，它可以让途中遇到的所有到欧洲来的船只捎信。"

"这倒是的。"

"其次，它有海上信箱。"

"什么叫海上信箱？"

"您这都不知道，克吕班船长？"

"不知道。"

"当您通过麦哲伦海峡……"

"怎么样？"

"便到处都是雪,天气总是那么坏,狂风呼啸,海涛汹涌。"

"然后呢?"

"然后,您绕过蒙茅斯角。"

"嗯。再往下呢?"

"您就过瓦伦丹角。"

"还有呢?"

"再过伊西多尔角。"

"然后呢?"

"您要过安娜岬。"

"好。可您说的海上信箱到底是什么呀?"

"这就谈到了。右边是山,左边也是山。到处是企鹅和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啊!真是见了鬼了!一片昏天黑地!颠得十分厉害!狂风总是不停地刮着。那个地方,千万得当心船的栏杆!得把帆收下来!要用三角帆换下主帆,再用船首三角帆去换掉三角帆!风一阵紧似一阵。另外,有的时候,四五天,五六天,都扯不起帆来。常常是刚挂上新帆,一眨眼的工夫成了破布条了。摇晃得真凶!那狂风能把一条三桅船吹得像跳蚤似的乱跳。我见过一条英国双桅横帆船,叫纯蓝号①,有个小水手趴在船头的圆桅上。哎!那小水手连人带圆桅被狂风卷走了。人被卷到空中,轻如蝴蝶一般!我还见过一条漂亮的双桅纵帆船,叫萌芽号,船上的大副被狂风从前桅杆上掀下来,活活摔死。我船上的栏杆也被砸过,纵桁成了碎片。每次从那地方出来,船帆全被扯个稀巴烂。连大型三桅战舰也撞得四处漏水,像竹篮子似的。那一带的海岸也像是魔鬼!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凶险的地方了。那岩石仿佛在耍孩子脾气,这儿

① 原文为英文。

凸出来那儿凹进去的。慢慢地靠近了饥荒港。那儿可真的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那浪涛，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凶猛的。简直就像鬼门关！一过那里，便会猛然发现两个红色的大字：邮局。"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热尔特莱船长？"

"我是说，克吕班船长，一过了安娜岬，便可在一块百尺高的岩石上看见一根大木棍。那是一根标杆，上面挂着一只桶。那只桶就是信箱。英国人还非得在上面写几个英文字：邮局。他们瞎搀和什么？那是海洋邮局；它不属于那个尊贵的绅士——英国国王。这个信箱是大家伙的。它属于各国船只。邮局，真够荒唐的！那就像是魔鬼突然给您敬上一杯茶的感觉。那信箱现在是这样提供服务的：任何船只经过这里，都派一只小艇把信送到邮局去。从大西洋来的船送去发往欧洲的信，而从太平洋来的船送去发往美洲的信。开小艇的船员把要发送的包裹放进桶里，同时从桶里取出里面的包裹。你就负责传送回来的那些信。在你之后经过的船只则负责传递你送的信。船只来来往往，你来的大洲，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带你的信，你捎我的信。那只桶用一根铁链拴在杆上。可那鬼地方，又是下雨又是下雪的！还下冰雹！那混账大海！到处是妖魔鬼怪。塔莫利巴斯号将从那儿经过。那只桶盖子很结实，上有绞链，但没有任何锁。您瞧，人们可以给朋友写信。信都能送到。

"这真有意思！"克吕班若有所思地喃喃说道。

热尔特莱－加布洛船长转身去喝他的那一大杯啤酒。

"假如齐埃拉那小子给我写信，把他那鬼画符似的字条在麦哲伦扔进信箱，那么四个月之后，我就可以见到那个混蛋的鬼画符了。——噢！克吕班先生，您明天走吗？"

克吕班像是陷入梦境似的，没有听见。

热尔特莱船长又问了一遍。

克吕班惊醒过来。

"那当然，热尔特莱船长。那是我返航的日子。我明天早上就得走。"

"要是我的话，就不走。克吕班船长，狗身上的毛有一股湿乎乎的味儿。这两天夜里，海鸟总围着灯塔的灯在飞。这可是坏征兆。我有一根气候变化预测管，它显示的征兆也不妙。今天是下弦月，正是湿度最大的日子。我看见地榆的叶子都卷了起来，还看到地里的苜蓿茎变得笔直的。蚯蚓往外爬，苍蝇直叮人，蜜蜂不离开蜂房，麻雀喳喳乱叫。远处的钟声都能听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了圣吕奈尔钟楼敲三钟经了。还有，太阳下山时灰蒙蒙的。明天肯定起大雾。我劝您别走。比起大风来，我更害怕大雾。雾可是个阴险的家伙。"

第六章　沉醉的舵手和别有用心的船长

一、多佛尔礁

在根西岛南边，普兰蒙角对面，英吉利海峡诸岛和圣马洛之间距陆地约五海里的海面上，有一群岩礁，名叫多佛尔礁。那是个凶险之地。

多佛尔，很多岩礁和悬崖都叫这个名字。特别是在北海岸附近，有块礁石就叫多佛尔，现正在上面建一座灯塔，因为那块礁石很危险，但不要与我们所说的这个岩礁群相混淆。

法国离多佛尔礁最近点为布雷昂角。多佛尔礁距法国海岸比距诺曼群岛最近的小岛还要稍微远一些。这块岩礁与泽西岛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泽西岛的大对角线的长度。如果说泽西岛以科比埃尔为轴心旋转，那么圣卡特琳角几乎就可以碰着多佛尔礁了。但两者的距离还是超过四海里。

在这些文明的海洋里，即使最蛮荒的岩礁，也很少是没有人迹的。在阿果，会碰上走私贩子；在比尼克，会遇上海关人员；在布雷阿，有凯尔特人；在冈加尔，有牡蛎养殖者；在塞尚布尔，也就是恺撒岛，有猎兔人；在布莱克岛，有捉螃蟹者；在曼基埃，有拖网渔夫；在埃克莱岛，有抄网渔夫。但在多佛尔礁，什么人也没有。

海鸟是那儿的主人。

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可怕的地方了。在加斯盖礁群(据说"白舟号"在此沉没了),卡尔瓦多斯暗礁、威特岛针尖礁,使得博里厄海岸险象环生的洛奈斯礁、紧扼梅尔盖尔入口使之不得不在二十英寻处设置红色信标的普雷尔浅滩、埃塔布尔和普鲁阿附近的险滩、根西岛南边的两块德鲁伊花岗岩礁(老安德鲁礁和小安德鲁礁)、科比埃尔礁、阿努瓦群礁、拉斯岛(有一句谚语这样形容它的恐怖:"到了拉斯岛,不死也吓倒。")亡妇礁、布尔和弗鲁基通道、根西岛和泽西岛之间的迷路礁、曼基埃和舒塞岛之间的阿尔登礁、布莱湾和巴纳维尔之间的野马礁等等,都没有多佛尔礁那么险恶吓人。人们宁愿从上述那些险滩暗礁中间依次走一遭,也不愿去闯一次多佛尔礁。

英吉利海峡的这带海域,可称之为西方的爱琴海,十分险恶,在这里,除了根西岛和塞尔克岛之间的巴特－诺斯特礁之外,再没有与多佛尔礁旗鼓相当的恐怖对手了。

即使在巴特－诺斯特礁,还可以发出信号;假如在那儿遇险,还有可能得救。北边可见迪卡尔或第卡尔角,南边可见大鼻角。在多佛尔礁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狂风、海水和云雾,茫茫一片,不见人迹。从多佛尔礁经过,没有不迷失方向的。那花岗岩,状如猛兽,面目狰狞。到处是悬崖绝壁。纯粹是死亡的深渊,冷酷无情。

在那里,水深崖高,波涛汹涌。像多佛尔礁这样绝对孤立在海中的礁石,是吸引和庇护那些需要远离人类的群兽的好去处。水下是一大片石珊瑚,简直就是一个海底迷宫。在潜水员难以企及的深处,有洞穴,有巢窟,有纵横交错的黑巷暗道。畸形怪物在那里大量繁殖,相互吞食。蟹吃鱼,然而自己又被别的动物吞食。黑暗中,奇形怪状的生物在游荡着,形状恐怖,不是给人类看的。无数的嘴、触角、触须,鳍、翅、张开的颌、鳞、爪、钳,隐

隐绰绰，在那黑暗但透明的海底游动，颤抖，生长，腐烂，消失。可怕的浮游生物成群结队，到处游荡，做着它们要做的一切。这真是一个七头蛇的巢窟。

这是一个典型的恐怖世界。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请你想象一个有无数海参在蠕动的地方。

观看海底世界，也就是在观看想象中的未知世界。是从恐怖的角度去观察的。深渊如同黑夜。那儿也有睡眠，至少是似睡非睡，想入非非的睡眠。在那里，犯下了滔天大罪，也无需承担责任，有着绝对安全。在那可怕的寂静中，原始的生命，几乎像幽灵似的以十足的魔鬼形象出现，在疯狂地干着罪恶的勾当。

四十年前，有两块形状奇特的岩石，远远地在提醒海上过客注意，前面就是多佛尔礁。那是两块垂直的岩石，尖尖的，顶部弯曲，几乎连在一起。看上去像是沉于海底的大象伸出的两支象牙。只不过这两支象牙犹如两座高塔，是壮如高山的大象长出的巨齿。黑暗魔鬼城的这两座天然高塔之间，只留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恶浪滔天。这条窄道弯弯曲曲，如同两堵高墙之间的一段小巷。两旁的那对岩石被称为多佛尔双礁，一个叫大多佛尔，一个叫小多佛尔，大的高六十尺，小的高四十尺。汹涌的海浪来回撞击，致使高塔底部像被锯子锯过似的出现一道深槽，而一八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秋分时节的一阵狂风，掀翻了其中的一座。如今尚在的是小多佛尔礁，但已经磨损剥蚀，坑坑洼洼的了。

多佛尔群礁中最怪的一块叫人礁。它至今仍屹立着。上个世纪，在多佛尔群礁迷失方向的几个渔夫，在这块礁石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旁有很多贝壳。这说明有一条船撞到了这块礁石，船沉了，人爬上礁顶避难，靠吃贝类活了一段时间，最后死在

了上面。人礁由此得名。

海面孤寂瘆人。喧嚣与沉寂交替。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再与人类相干。其存在的价值不为人类所知。多佛尔礁便处于这般孤独的境地。四周是汹涌澎湃的海洋，一望无垠。

二、出乎意料的白兰地酒

星期五早上，塔莫利巴斯号离港的第二天，迪朗德号起航返回根西岛。

它于上午九点离开圣马洛。

天气晴朗，没有雾；老船长热尔特莱－加布洛先前似乎是在瞎说。

克吕班师傅四处奔忙，他差不多肯定是把装货的事给耽误了。这一船，他只装了圣皮埃尔港小玩物杂品店要的几箱巴黎货，以及根西岛医院要的三箱东西：一箱洗衣皂，一箱长蜡烛，还有一箱法国制鞋底专用的皮革和上等科尔多瓦皮革。他来时装运的一箱糖被压坏了，三箱红茶有的结了团儿，法国海关不准许入关，得捎回去。另外，克吕班师傅还装了少量的牲畜，只有几头牛而已。这几头牛相当胡乱地装在底舱里。

船上有六位乘客：一个根西岛人，两个圣马洛牲口贩子，一个"游客"（当时已经有这种称呼了），一个巴黎人，像是老板，可能是跑单帮的，以及一个四处传播《圣经》的美国人。

迪朗德号上，除了船长克吕班而外，共有七名船员：一名舵手、一名管煤工、一名木工、一名厨师（需要时也帮着打打杂）、两名司炉和一名小水手。两名司炉中有一个兼任机械工。这个司炉兼机械工是荷兰黑人，既聪明又勇敢，是从苏里南的甘蔗种植园逃出来的，名叫安布朗加姆。黑人安布朗加姆很懂蒸汽机，把

它侍弄得棒极了。当初迪朗德号投入航运时,他全身黑漆漆的站在锅炉旁,确实给这条魔船增加了几分怪样。

那个舵手生在泽西岛,原籍柯坦丹岛,姓坦格鲁伊。这是一个高贵的姓氏。

这绝对没错儿。英吉利海峡群岛跟英国一样,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如今还存在着几个等级。每个社会等级都有自己的观念,那是它们存在的保障。无论是印度还是德国,各地的等级观念都是相同的。贵族的高贵靠剑夺取,在劳动中丧失,但可以靠游手好闲来维护。无所事事,就是高贵地活着;谁不劳动,谁就受人尊敬。有了职业,反而掉份儿。过去在法国,只有玻璃行业是个例外。对绅士来说,"干杯"几乎是种荣耀,所以制造玻璃酒瓶,也就一点儿也不掉份儿了。在英吉利海峡群岛同在大不列颠一样,谁想继续当贵族,谁就得富有。一个工人是不可能当绅士的。哪怕他过去曾经是,当了工人也就不再是了。一个水手,哪怕是方旗骑士的后代,也只是个水手。三十年前在奥利尼,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戈尔热传人,结果祖上的领地被菲利普-奥古斯特夺了,不然他是有权继承的,如今只能赤着脚在海里捞海草。还有一个姓卡尔特莱的人,现在就在塞尔克当车把式。弗勒有位小姐,是生前曾是泽西岛首席法官的弗勒大法官的曾侄女,曾在写上述情况的人家里当过女仆。泽西岛有个呢绒商人,根西岛有个鞋匠,都姓格吕希,他们自称格鲁希,是指挥滑铁卢战役的那位格鲁希元帅的表亲。库唐斯主教区的旧登记册上提到了坦格洛维尔领地,显然与下塞纳的坦卡尔维尔,也就是今天的蒙莫朗西有关。十五世纪,坦格洛维尔爵爷的弓箭手兼戎装保管员约翰·德·埃鲁德维尔,在其主人死后,继承了"老爷的胸甲和其他甲胄"。一三七一年五月,在蓬托松,坦格洛维尔先生"以青年骑士的角色"在贝尔特朗·德·盖斯克兰的手下走动。

在诺曼群岛，一旦家道中落，很快就被挤出贵族的圈子。只要把姓氏的发音稍加改变足矣。坦格洛维尔一变成坦格鲁伊，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迪朗德号的舵手就是这种遭遇。

在圣皮埃尔港的波尔达热，有一个废铁商人，名叫安格鲁伊，此人很可能就是安格洛维尔的后代。在胖路易时代，安格洛维尔家族在瓦洛涅区拥有三个教区。一个叫特里甘的神父编撰了一部《诺曼底教会史》；修史的特里甘神父就是迪戈维尔领地的本堂神父。迪戈维尔爵爷一旦降为庶民，就可能会叫迪古伊了。

坦格鲁伊可能就是坦戈尔维尔或蒙莫朗西的后人，他有着祖上传下来的绅士身份。作为一名舵手来说，这可是一大缺陷，因为他整天总是醉醺醺的。

克吕班师傅坚持留用他。他曾在勒蒂埃利大师傅面前替他担保。

舵手坦格鲁伊从不离船，就睡在船上。

返航的前夕，克吕班师傅在深夜里上船检查时，坦格鲁伊正在自己的吊床上睡觉。

夜里，坦格鲁伊醒了过来。他有半夜醒来的习惯。任何一个醉鬼都控制不住自己，而且都有自己藏酒的地方。坦格鲁伊也有一个，他称之为“贮藏室”。坦格鲁伊的秘密贮藏室在底舱。他把它弄在那儿是为了让人看不出来。他觉得可以肯定，这个藏酒处除他而外不会有别人知道。克吕班船长滴酒不沾，十分严厉。舵手躲过船长的严密监视偷偷地弄到的一点朗姆酒和金酒，全都藏在了底舱一个神秘角落的一只测水桶里，他几乎每天夜里都来这间贮藏室与之“幽会”。船长监视得很严，他不能痛饮，他通常夜里也最多只能喝两三口，而且是偷偷摸摸的。有时

候,贮藏室里甚至一滴酒也没有。这天夜里,坦格鲁伊在那里出乎意料地看到一瓶烧酒。他高兴极了,但更加惊愕。这瓶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想不起来这瓶酒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带上船的?他立即把酒喝光了。他这样做有点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害怕这瓶酒被发现,被没收。他把空酒瓶扔到海里。第二天掌舵时,坦格鲁伊还有点摇摇晃晃的。

不过他差不多还像平常一样掌着舵。

至于克吕班,大家都知道,那天夜里他是回让客栈睡觉的。

克吕班平常总是在衬衣下面系着一个皮旅行腰包,里面放着二十来个畿尼,以备不时之需,夜里才解下来。腰包上写着他的名字:克吕班师傅。那是他自己写的,用的是浓石印墨,写在皮上,永远擦不掉。

起床后,出门之前,他把那只装有七万五千法郎钞票的铁盒子放进了腰包,然后像平常一样,把腰包系在腰上。

三、中断的谈话声

船轻快地起航了。旅客们把手提箱和旅行箱往凳子上面或凳子下面一放,马上开始参观轮船。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好像不看不行似的,哪一个旅客都少不了要巡视一番。旅客中的那个游客和那个巴黎人从来没有见过汽船,轮机刚刚转动了几下,他们便欣赏起浪花来。然后他们又欣赏冒出来的烟。他们看了甲板,又看中舱,一件件,几乎是一点点地仔细查看所有的船上用具,铁环,锚,铁钩,铁栓等等。这些东西由于制作精密,装配得当,简直就像一件巨大的首饰,是金黄色的铁首饰,被暴风雨镀上了一层锈色。他们还围着装在甲板上的小报警炮瞧了一遍。那位游客评论道:"系着铁链,就像看家狗。"巴黎人听了补

充说:“盖着油布罩,防止它感冒。”离岸时,旅客们照例也要对圣马洛的景象议论一番,交换看法;有位旅客发表高论,说海边的景观往往让人产生错觉,在离海岸一海里的地方看,奥斯坦德和敦刻尔克简直别无二致。有人对此加以补充说,敦刻尔克有两座漆成红色的瞭望塔,一座叫鲁伊廷根,另一座叫马迪克。

圣马洛在远处渐渐变小,继而消失了。

大海浩瀚无边,风平浪静。轮船驶过,在海面上留下了一条飞沫铺就的长街,几乎笔直地向远处延展,一眼望不到头。

如果你从法国的圣马洛到英国的埃克塞特划一条直线,根西岛就处在这条直线的中心点。海上的所谓直线并不都是逻辑直线。但在一定程度上,汽船有着沿直线航行的能力,帆船就不行。

由于风力关系,大海是一个多种力量的结合体。一条船则是各种机器的组合体。自然力是无限的机器,而机器则是有限的力。前者取之不尽,后者机智灵巧,两者之间的斗争就叫做航海。

机器之中蕴涵着的意志,可以与无限进行抗衡。而无限本身也包含着一种机制。自然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往何处去。任何一种力量都不是盲目的。人必须仔细观察自然力,尽可能发现其规律。

在寻找自然规律的同时,斗争在继续,而在这场斗争中,利用蒸汽来航行可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胜利,在大海的任何一个地方,人类天才每时每刻都在取得这种永久的胜利。利用蒸汽航行的非凡之处,在于船被它制伏了。它减少了对风的依从,而增加了对人的服从。

迪朗德号在海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出色。它的运行好极了。

十一点钟光景，刮起一阵轻轻的西北风，迪朗德号正航行在基埃附近的海面上，它减低马力，右弦尽量贴着风，向西驶去。天气始终那么晴朗。可是拖网渔船都在返航。

渐渐地仿佛，每条船都在急着赶回港口似的，海上的船只稀少了。

我们不能说迪朗德号毫无偏差地行驶在惯常的航线上。船员们根本就不担心，他们绝对信赖船长，也许由于舵手的失误，航向出现了一定偏差。迪朗德号好像是开往泽西岛，而不是根西岛。

十一点过了不一会儿，船长修正了航向，船朝着根西岛驶去。这只不过是损失了点儿时间而已。可在昼短夜长的日子里，损失时间会惹起麻烦。空中挂着一轮二月的美丽太阳。

坦格鲁伊处在他那种状态下，脚已站不太稳，手臂也已不太有力。结果这位正直的舵手经常突然偏驶，影响了航行速度。

风差不多已经停了。

那位根西岛旅客手举望远镜，不时地望着一块灰白色云团，看着它慢慢地被风吹向西边，越飘越远，犹如一团沾满灰尘的棉絮。

克吕班船长绷着平常那张清教徒似的脸，十分严肃。他似乎在倍加注意。

迪朗德号上，洋溢着祥和的、几乎是喜悦的气氛，旅客们在闲聊着。在航行中，只要凭旅客交谈的声调，闭着眼睛也能判断出海上的情况来。旅客们谈笑风生，这说明海上风平浪静。

譬如，除了在恬静的海面上，是绝对不可能听到下面这样的谈话的：

“先生，您瞧这只漂亮的大绿头苍蝇。”

“它在海上迷了路，飞到了船上来休息。”

“苍蝇是很少会疲乏的。”

“确实，它那么轻，风把它吹来的。”

“先生，有人称了一盎司苍蝇，然后数了数，总共有六千二百六十八只。”

拿着望远镜的根西岛人凑到了那两个圣马洛牛贩子面前，他们的谈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奥布拉克牛腰圆背阔，腿很短，毛呈褐色。由于腿短，干起活来慢腾腾的。”

“在这一方面，萨莱尔牛要比奥布拉克牛强。”

“先生，我这一辈子见过两头很棒的牛。一头腿短，前胸厚实，臀圆髋阔，颈部到臀部的这一段很长，肩胛高挺，滚瓜流油，身上的皮很容易清洗。另一头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健美，身子壮实，脖颈强健，四腿轻捷，红白色的毛，厚实的臀部往下垂。”

“这肯定是柯坦丹种。”

“对，不过跟安格斯公牛或萨福克公牛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先生，请您相信，在南方有驴子比赛。”

“驴子？”

“驴子。我以荣誉担保。公驴要丑才算棒。”

“那这就像繁殖骡子用的种马，越丑越好。”

“正是。譬如普瓦提埃牝马，大肚子，粗腿。”

“公认最棒的繁殖骡子的种母马，就得像一只架在四根柱子上的水桶。”

“牲畜的美与人的美不一样。”

“尤其是与女人的美不一样。”

“正是。”

“我么，我就喜欢女人长得漂亮。”

“我呀，我喜欢女人打扮得好。”

"对，要整洁，干净，整整齐齐，漂漂亮亮。"

"十分新鲜的样子。一个年轻姑娘应该总是像刚从首饰店里出来的似的。"

"我还是来谈我的牛吧。我是在图阿尔集市上看见有人卖那两头牛的。"

"图阿尔集市，我知道的。拉罗舍尔的博诺家和马朗的麦商巴子家，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他们大概都常去赶图阿尔集的。"

那位游客和巴黎人在同传播《圣经》的美国人交谈。他们的谈话也同样像是持续的晴天一样。

"先生，"游客说，"文明世界拥有的船只吨位总数是这样的：法国七十一点六万吨，德国一百万吨，美国五百万吨。英国五百五十万吨，再加上小船，总共一千二百九十点四万吨。大小船只数为十四点五万只，分布在全球的水面上。

美国人打断对方说：

"先生，是美国拥有五百五十万吨。"

"我同意，"游客说，"您是美国人吧？"

"是的，先生。"

"那我就更同意了。"

出现了一阵沉默，美国传教士寻思是否该传播《圣经》了。

"先生，"游客又说道，"你们美国人是不是有给别人取绰号的习惯？凡是名人，你们都要给他们取个绰号。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密苏里银行家托马斯·本顿，你们不是就叫他'老金条'吗？"

"正是这样，我们把扎卡里·泰勒叫做'老扎克'。"

"哈利逊将军叫'老蒂珀'，对吗？杰克逊将军叫'老山核桃木'，对不对？"

"因为杰克逊硬得就像山核桃木。至于哈利逊，他在蒂珀卡

努打败过印第安人。"

"你们这个习惯可真怪。"

"这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把冯·布朗叫做'小巫师',把发明银行小额纸币的莱瓦尔德叫做'小比利',把身高只有四尺,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道格拉斯叫做'小巨人'。您可以从得克萨斯跑到曼恩,绝对听不到任何人说'卡斯'这个名字,他们称之为'大密执安人',也听不到'克莱'这个名字,那里人把'克莱'叫做'脸上带疤的磨坊小子',因为克莱是一个磨坊主的儿子。"

"我还是宁愿叫卡斯或克莱,"巴黎人说,"叫起来更便当。"

"那您就不合群了。我们把财政秘书科尔温叫做'小车夫',把达尼埃尔·韦伯斯特叫做'黑达尼'。至于温菲尔德·斯科特,因为他在奇帕韦打败英国人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吃饭,因此我们就叫他'快来盘汤'。"

远处看到的那雾团越来越大。此刻它在天边形成了一个差不多十五度的环。它宛如一团云,因为没有风,在海面上悬着。风几乎已经全停了。大海平静如镜。尽管还没有到中午,可太阳已经渐渐变暗,虽然还有阳光,但已经不暖和了。

"我觉得天气要变,"游客说。

"也许会下雨,"巴黎人说。

"或许会起大雾,"美国人接着又说。

"先生,"游客继续说,"在意大利,下雨最少的地方是莫尔费塔,下雨最多的是托尔梅佐。"

根据英吉利海峡群岛的习俗,在午十二点敲钟用餐。谁想吃就去吃。有几位旅客随身带着吃的,所以便在甲板上开心地吃着。克吕班什么也没吃。

旅客们边吃边聊。

根西岛人对《圣经》有点兴趣,他凑到美国人跟前去。美国人对他说:

"您了解这片大海吗?"

"当然,我就是当地人。"

"我也是,"一个圣马洛人说道。

根西岛人点头致意后又说道:

"现在,我们离海岸很远,我可不喜欢在曼基埃附近遇上大雾。"

美国人对圣马洛人说:

"海岛上的人与其说是海边人,不如说是海上人。"

"不错,我们这些海边人,我们只是半截儿泡在海里。"

"曼基埃是什么地方?"美国人问道。

"是块很险恶的礁石。"

"还有格雷莱礁。"根西岛人说。

"那当然,"圣马洛人说。

"还有舒亚礁,"根西岛人补充说。

圣马洛人哈哈大笑:

"要是这么说,那还有野人礁哩。"

"还有僧人礁,"根西岛人说。

"还有孤鸭礁,"圣马洛人大声说道。

"先生,"根西岛人彬彬有礼地又说,"您什么都知道。"

"圣马洛人是精明人。"

说罢,圣马洛人眨了眨眼睛。

游客插了一句,问道:

"我们是不是要穿过那片烂石滩?"

"不用。我们把它撇在正南偏东方向,在我们背后。"

根西岛人接着说:

“大小礁石都算在一起，格雷莱礁一共有五十七块。”

“那曼基埃礁有四十八块，”圣马洛人说。

这一来，只有圣马洛人和根西岛人在对话了。

“圣马洛的先生，我觉得您少数了三块。”

“我全数了。”

“从代雷礁到岛主礁，全数了？”

“对。”

“还有屋礁呢？”

“那是曼基埃中央的七块礁石。”

“看得出您对礁石十分了解。”

“如果不了解礁石，就不算圣马洛人。”

“听到法国人的这种推理，真开心。”

圣马洛人也点头致意，然后说道：

“野人礁是三块礁石。”

“僧人礁是两块。”

“孤鸭礁是一块。”

“既然叫孤鸭礁，自然是一块。”

“不一定。苏亚德礁也是单数[1]，但却是四块礁石组成的。”

“苏亚德礁，你们指的是哪儿？”根西岛人问。

“我们说的苏亚德，就是你们讲的舒亚礁。”

“舒亚礁和孤鸭礁之间可不好走。”

“只有鸟儿才能飞过去。”

“还有鱼。”

“鱼能过的也不太多。遇到恶劣天气，鱼往往要撞到石壁上。”

---

① 原文为 La Suarde，定冠词 La 为阴性单数。

“在曼基埃，有沙。”

“屋礁周围也有。”

“从泽西岛看去那是八块礁石。”

“从阿塞特沙滩看才准确。是七块，不是八块。”

“退潮之后，可以上曼基埃散步。”

“当然，会有不少发现。”

“那迪鲁伊礁呢？”

“迪鲁伊礁跟曼基埃毫无共同之处。”

“我想说的是那儿危险。”

“那是格朗维尔那一边。”

“看得出来，你们圣马洛人和我们一样，就喜欢在这片海上航行。”

“是的，”圣马洛人回答说，“不同的是，我们说‘习惯’，你们说‘喜欢’。”

“你们都是一些好水手。”

“我是做牛生意的。”

“那圣马洛的好水手有谁呢？”

“苏古夫。”

“还有呢？”

“迪盖－特鲁安。”

说到这里，跑单帮的巴黎人插言道：

“迪盖－特鲁安？他被英国人抓去了。他既可爱又勇敢。他很讨人喜欢，打动了一位英国姑娘。正是那个姑娘替他砸开了锁链。”

这时候，一个炸雷似的声音怒吼道：

“你喝醉了！”

四、克吕班船长使出浑身解数

大家全都转过身来。

是船长在冲着舵手发火。

克吕班师傅从来不以“你”称呼别人。这次他朝舵手坦格鲁伊这么一声大吼，看来克吕班是真的火冒三丈了，要不就是他有意要表现出发火的样子。

恰如其时地发一通火，能推卸掉责任，有时甚至可以嫁祸于人。

船长站在两个轮翼箱之间的指挥甲板上，逼视着舵手。他咬牙切齿地一再地骂：“醉鬼！”正直的坦格鲁伊垂下了头。

雾越来越大了，现在几乎遮住了半边天，而且还在朝四边铺开，雾里还夹带着像油珠似的玩意儿。那雾在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大。风缓缓地，悄悄地推着它。渐渐地，它罩住了海面。它从西北方飘来，正在船头的方向。它宛如一道巨大的移动的绝壁，隐隐绰绰，它像一堵高墙耸立在海上。在前方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浩瀚的大海全罩进了雾里，消失不见了。

那个被雾遮住的位置离船大约有半海里。如果风向改变，船还可以避免钻进雾中；但是风向必须立即改变。那半海里的距离在缩小，眼看就要被雾笼罩了。迪朗德号在向前行驶，雾也在朝前袭来。它朝船来，船朝它去。

克吕班命令加大马力，偏东航行。

就这样，船在雾的边沿航行了片刻，但雾仍在向前。不过迪朗德号仍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此航行，很难奏效，时间渐渐地逝去。二月天，黑夜来得很快。

根西岛人凝视着大雾。他对两个圣马洛人说道：

"这雾硬是赖着不走。"

"是个名副其实的海上混账。"圣马洛人中的一个说。

另一个补充道：

"旅行的劲头都给打掉了。"

根西岛人走到克吕班跟前。

"克吕班船长，我担心我们会被雾罩住。"

克吕班回答道：

"我本想留在圣马洛的，可有人却劝我走。"

"是谁呀？"

"一些老海员。"

"说实在的，"根西岛人又说，"您走得也有道理。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暴风雨？在这个季节里，越等越糟糕。"

几分钟之后，迪朗德号钻进了雾团中。

那是奇特的一刻。刹那间，船后部的人再也看不清前面的人了。一道灰蒙蒙的软墙把船隔成两段。

紧接着，整条船全都进到雾里。太阳变得像一轮大月亮似的。船上所有的人顿时冷得浑身哆嗦。旅客们赶忙穿上外套，水手们也赶紧穿上带风帽的油布短上衣。海上几乎没有一丝波纹，静悄悄的，阴森逼人。在这极度的寂静之中，仿佛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全都是苍白的。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浓烟在跟那笼罩着轮船的惨白的大雾进行搏斗。

说是偏东航行，但此刻已经没有目标了。船长又把船头对准根西岛，加大了马力。

根西岛旅客围着锅炉房在转悠，听到黑人安布朗加姆在跟司炉说话。他连忙竖起耳朵，只听见那黑人说道：

"今天上午在太阳照耀下，我们走得很慢；可现在笼罩在大

雾中,我们反倒走得很快。”

根西岛人又回到克吕班师傅身边。

“克吕班船长,没什么可担心的。不过,是不是蒸汽太足了?”

“您想怎么办,先生?必须追回那个醉鬼舵手损失的时间呀。”

“这倒是的,克吕班船长。”

克吕班又补充说道:

“我赶着回港。雾够大的了,天一黑会更大的。”

根西岛人回到两个圣马洛人身边,对他们说:

“我们有个很出色的船长。”

浓雾滚滚,像被梳理了的羊毛似的一阵阵压来,遮住太阳。片刻后,太阳又露出脸来,显得更加苍白,一副病态。大家还能隐约看到的一角天际,就像一条条肮脏不堪油迹斑斑的气带,仿佛破旧的舞台帷幕。

迪朗德号从一只单桅船旁驶过,出于谨慎,该船已经抛锚停航。那是根西岛的希乐蒂埃尔号。船老板注意到迪朗德号的速度很快。他觉得它走偏了航道。他认为它太往西靠了。一条船在雾中全速航行,让他感到吃惊。

下午两点钟光景,雾气那么浓重,船长不得不离开指挥台,来到舵手身旁。太阳已经消失,四周全是浓雾。迪朗德号仿佛笼罩在白花花的夜色中,在苍茫的浓雾中航行。人们再也看不到天空,再也望不见大海。

风也停了。

翼轮箱之间的舷梯下方,在铁扣上挂着的那个松节油瓶纹丝不动。

旅客们全都默然无声。

但那个巴黎人在低声哼着贝朗瑞的那首《慈悲的上帝有一天醒来》。

圣马洛人中的一个对他说道：

“先生是从巴黎来的吧？”

“是的，先生。他把脑袋伸到窗口。”

“巴黎情况怎样？”

“他们的星球也许毁灭了。——先生，在巴黎，全都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陆地上和海上都一个样。”

“确实，我们被罩在这倒霉的雾里了。”

“它可能会带来灾祸。”

巴黎人高声说道：

“唉，为什么总是灾祸不断！灾祸因何而起！灾祸能带来什么好处！就像奥代翁的大火，一把火毁了多少人家！这公平吗？喏，先生，我不知道您信什么教，反正我不满意。”

“我也一样，”圣马洛人说。

“在这尘世间发生的一切，”巴黎人继续说道，“好像全都乱了套了。我觉得慈悲的上帝不在这世上。”

圣马洛人挠了挠脑门儿，像是在尽力弄明白似的。

巴黎人继续说道：

“慈悲的上帝根本不在。应该颁布一道命令，强迫上帝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呆在他的乡村别墅里，根本不管我们，所以才全都乱套了。我亲爱的先生，很明显，仁慈的上帝不在主持他的政府，他在休假，主事的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天使，一个长着麻雀翅膀的混账天使。”

当他说“麻雀”这个词儿时，用的是巴黎郊区顽童的口音。

克吕班船长走到这两个交谈者身边，手搭在巴黎人的肩头。

“嘘!”他说,“先生,注意您的说话。我们可是在海上。”

谁也不再吭声了。

五分钟后,刚才听到了这番谈话的根西岛人凑到那个圣马洛人的耳旁,低声说道:

“是个信教的船长!”

没有下雨,但大家感到湿乎乎的。大家再也不留心这船走的路线,只觉得愈发不安,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忧愁之中。浓雾使大海一片死寂;它使海浪安睡温顺,让风窒息。在这片寂静中,迪朗德号有着一种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既像焦虑,又像悲叹。

海上碰不到其他船只。如果说在远处,在根西岛方向或圣马洛方向的海面上还有几只船尚未被大雾笼罩的话,那么迪朗德号则已经彻底淹没在浓雾中,别人再也看不见它,那悠悠的黑烟无牵无挂,在远处那几只船看来,仿佛白茫茫的空中出现的一颗黑色的彗星。

突然,克吕班大声吼道:

“混账!你刚才把方向弄偏了。你给我们捅了大娄子了。该把你打入大牢!滚蛋,醉鬼!”

说着,他握住了舵把儿。

舵手挨了一顿臭骂,退到船头去干活儿了。

根西岛人说:

“这一下我们有救了。”

船在继续快速前行。

三点钟左右,浓雾下方开始消散,大家重又看到了海面。

“我可不喜欢这样,”根西岛人说。

确实,只有太阳或风才能使雾消散。如果出太阳,自然是好事;可要是碰到刮风,就不太妙了。此时天色已不早了,不可能是出太阳。这二月份,下午三点,太阳已经很弱。在这严峻的时

刻刮起风来，那就糟了。这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奏。

不管怎么说，即使有点风，人们也几乎感觉不出来。

克吕班手执舵把儿，眼盯罗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些话，传到了旅客们的耳朵里：

“没有时间可浪费了。这个醉鬼把我们给耽搁了。”

他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雾的下面，大海已不平静。人们隐约看到有波浪在涌动。海面上闪动着冷冷的光亮。波浪上的这片片寒光使水手们深感不安。它们表明上面的风已经穿透了浓雾，刮出了一个个窟窿。雾团掀起，重又落下，越来越浓。有时候什么也看不清。船完全被笼罩在冰山一般的雾团里。这可怕的团团浓雾时而像钳子一般打开，露出天际的一角，继而又紧紧合拢。

根西岛人拿着望远镜，像哨兵一样站在船头。

眼前出现了一片光亮，顷刻间又消失了。

根西岛人惊愕地转过身喊道：

“克吕班船长!”

“什么事?”

“我们正冲着阿努尔礁驶去。”

“您弄错了，”克吕班冷冷地说。

根西岛人坚持道：

“我敢肯定。”

“不可能。”

“我刚刚看到了远处有礁石。”

“哪儿?”

“那边。”

“那边是大海。不可能。”

克吕班仍然对着根西岛人指的那个方向驶去。

根西岛人又举起望远镜来。

片刻过后,他又跑到了后面。

"船长!"

"怎么啦?"

"快转头。"

"为什么?"

"我肯定看到了那块高大的礁石,很近了! 就是阿努瓦礁。"

"您看到的可是一团雾。"

"是大阿努瓦礁。天啊! 快转头!"

克吕班猛一转舵。

五、克吕班令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船的一侧在海上与礁石撞擦的声响,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凄惨的声响之一。迪朗德号一下子停住了。

好几个旅客被震倒,在甲板上滚来滚去。

根西岛人朝苍天举起双手。

"撞到阿努瓦礁了! 我怎么说的来着!"

船上响起长长的一声喊叫:

"我们完了。"

克吕班声调冷淡而简洁,把那声喊叫盖了过去:

"谁也没有完! 肃静!"

安布朗加姆从锅炉房探出他那露到腰际的黑黝黝的身子。

黑人冷静地说:

"船长,进水了,机器就要熄火了。"

这是令人恐惧的一刻。

触礁就像是自杀。即使是故意往礁上撞,后果也不会比现在这样更可怕。迪朗德号仿佛向礁石发起攻击似的,向礁石撞上去了。礁石的一个尖角像钉子一样嵌入船身。足有两米见方的护板撞碎了,艏柱被撞断了,船首的倾斜部分断裂了,船头击穿了,船壳开口了,海水呼呼地在往里灌。这是个致命的伤口。碰撞的反弹力非常之猛,把船后部的护舵板都震碎了,船舵松动,直晃悠。船触了礁,四周除了大雾之外,什么也看不清。雾是浓密厚重,几乎成了黑暗的世界。夜幕降临了。

迪朗德号船头在往下沉。它就像一匹马,肚腹上被公牛角扎了进去。

它"死"了。

海上,已经感觉得出要开始涨潮了。

坦格鲁伊酒醒了;遇到海难,谁也不会醉醺醺的了;他下到中甲板,又爬上来,报告道:

"船长,货舱里水都满了。再过十分钟,就要淹到甲板泄水孔了。"

旅客们发疯似的在甲板上乱蹿,有的绞着胳膊,有的扒着船帮朝外看,有的朝机器张望,一个个全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个游客晕过去了。

克吕班把手一挥,大家全静下来了。他问安布朗加姆:

"机器还能运转多长时间?"

"五六分钟。"

接着,他又问根西岛的那位旅客:

"我刚才掌舵时,您看到了礁石。我们撞到了阿努瓦礁的哪一块礁?"

"撞在了紫礁上。刚才浓雾开了一条缝,我清楚地认出了是紫礁。"

"既然是撞在了紫礁上，"克吕班继续说，"那我们的左边是大阿努瓦礁，右边是小阿努瓦礁。我们离陆地有一海里。"

船员和旅客们眼睛盯着船长，侧耳静听，因为紧张和注意力过分集中，一个个身子在颤抖。

卸掉船上的货是不起作用的，再说也是不可能的。要把货舱里的东西全卸到海里，就得打开舷门，反倒增大进水。抛锚也无济于事；船已经钉在那儿了。再说，如果在这种地方抛锚，锚缆可能会晃动，缠到一起去。既然机器没有损坏，只要火不熄，就可以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还可以借助轮翼和机器的力量把船往后倒，从礁石中挣脱出来。但这样一来，船就会立即沉没。在一定程度上，礁石在堵着船的缺口，阻挡着水涌进船里，起着阻碍作用。一旦船挣脱出来，缺口开了，水就堵不住了，而且水泵打不开来。谁要是从受害人的胸口拔出匕首，那就立即会要了受害人的命。从礁石上挣脱出来，马上就会沉于海底。

底舱里的牛被水淹到，开始哞哞直叫。

克吕班命令道：

"放救生艇。"

安布朗加姆和坦格鲁伊冲了过去，松开缆绳。其他船员惊恐不安地在看着。

"一起动手！"克吕班大吼道。

这一次大家都服从了命令。

克吕班沉着冷静，继续下达命令，用的是古老的指挥用语，今天的水手是不可能听得懂的："松缆。——绞盘卡住了，就用导索环。——别再掉头了。——降下去。——别让麻绳的滑轮碰到一起。——松开。——两头拉紧。——一起用力。——注意，别碰着船头。——磨擦得太厉害了。——松滑车绳。——

注意。”

救生艇放到海里了。

与此同时，迪朗德号的机轮停止了转动，烟也不冒了，火炉淹没在了水中。

旅客们或顺着软梯往下滑，或紧紧抓着动索，不是爬入而是掉入救生艇。

安布朗加姆抱起那个晕过去的游客，把他抱上救生艇，然后再爬回船上。

水手们紧跟着旅客往救生艇冲。那个小水手跌倒在地；人们从他身上踩过去。

安布朗加姆挡住了大家。

“不许挤，小孩先走，”他说道。

他用两条黑胳膊推开水手们，抱起小水手，把他递给了站在救生艇上的那个根西岛人。后者接过小水手。

小水手得救之后，安布朗加姆让开路，对其他的人说道：

“走吧。”

这时，克吕班走进了船长室，把船上的文件和仪器包扎成一个大包。他取下了罗盘罩里的罗盘。他把文件和仪器递给了安布朗加姆，把罗盘交给了坦格鲁伊，对他们说道：

“上救生艇。”

他们上了艇。船员们已经在他们之前上去了。救生艇挤得满满的。海浪拍着船舷。

“现在，开船！”克吕班嚷叫道。

救生艇上响起一个声音：

“可您呢，船长？”

“我留下。”

人遇到海难，确实没有多少时间去费口舌，更没有什么时间

去表示怜悯。然而，已经上了救生艇的人，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他们还是禁不住动了感情，当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跟我们一起走吧，船长。”

“我留下。”

对大海非常了解的根西岛人说道：

“船长，听我说。你撞到的是阿努瓦礁。要是游泳，只要游一海里就可以到普兰蒙。可要是乘救生艇，只能上拉洛凯纳，有两海里远。这一带有浅礁，又有雾。这只小艇没有两个小时是到不了拉洛凯纳的。天就要黑下来了。海水在涨，风在变凉。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当然很想再回头来接您，可暴风雨一来，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您要是留下，就完了！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巴黎人插话道：

“小艇都满了，人太多了，再上一个人，确实更挤了。但是艇上是十三个人，这数字可不吉利。不过最好还是再上一个，倒不是为了凑数。快来，船长！”

坦格鲁伊也说道：

“全都是我的错，不是您的错。让您留下不公平。”

“我留下，”克吕班说。“今天夜里，船肯定会被暴风雨击碎。我绝不离开它。船完了，船长必须死。以后提起我时，大家会说：他尽责尽到了最后。坦格鲁伊，我原谅您了。”

然后他抱住双臂，大声喊道：

“注意！听从命令：松开缆绳，出发！”

救生艇晃荡起来。安布朗加姆紧攥着舵把儿。所有没有划桨的人都朝船长招手，异口同声地喊道：“乌拉，克吕班船长！”

“这是个让人钦佩的男子汉，”美国人说。

“先生，”根西岛人说道，“这是海上最正直的人。”

坦格鲁伊在哭泣。

“如果我有勇气的话，”他低声地说，“我本该跟他一起留下的。”

救生艇钻进浓雾，看不见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划桨声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

克吕班独自留在了那儿。

六、被照亮的深渊

当他看见自己站在礁石上，头顶乌云，身处大海，跟人类断绝了一切联系，远离尘世的喧嚣，处在潮水慢慢涨起的大海和渐渐降临的黑夜之中，他感到无比欢欣。

他成功了。

他梦想成真了。他以命运作为抵押的远期汇票如今终于兑现了。

对于他来说，被抛弃就等于被解放。他处在阿努瓦礁上，离陆地只有一海里；他身上带着七万五千法郎。如此精心策划的海难还从未有过。一切都是那么圆满；确实，全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从年轻时起，克吕班就有一个想法：把正直当作生命的赌注，成为众人眼里的正人君子，然后以此为基础等待时机，让别人加大赌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紧抓不放。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要赢，一下子致别人于死地，把傻瓜们抛在一边，扬长而去。愚蠢的骗子们多次失手，而他则一次成功，等待骗子们的是断头台，而他却终于大发其财。碰到朗泰纳，对他来说是一线光明。他立即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让朗泰纳把他劫走的钱财吐出来；对于朗泰纳可能的告发，克吕班以失踪来对付，即使告发也

徒劳无益;最妙的失踪莫过于被人认为已经死了;为此,只好损失迪朗德号。让它失事是必需的。此外,人走了还留下个好名声,使他的一生变得完美。谁要是看到此刻站在沉船上的克吕班,都会以为碰到了魔鬼,--个快乐的魔鬼。

他活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一时刻。

他整个身子都在说:终于如愿了!他那灰暗的脑门儿上闪现出一种可怕的冷静。他那两只眼睛毫无光泽,眼睛深处仿佛隔着一道屏障,阴森吓人。他灵魂深处的烈火在眼里闪烁。

人的灵魂深处如同外部的自然界,有着其自身的电压。一个念头就是一颗流星;在成功的那一瞬间,为成功奠定了基础的形形色色的念头会突然闪现,迸发出火花;内心深藏着邪恶的魔爪,感觉猎物被抓在爪子里,这是一种幸福,这幸福有着它的闪光;邪恶的念头一旦得逞,就会照亮胜利者的脸庞;某些人的阴谋一得逞,目的一达到,凶残的心灵一旦得到满足,眼睛里就会闪现出可怕而快乐的光芒。这是欢快的暴风雨,这是险恶的黎明。这一切源于人的灵魂深处,变成了黑暗和乌云。

克吕班的眼睛里闪现出光芒。

这一闪光跟天上人间所能看到的任何光芒都毫不相同。

克吕班心头压抑已久的邪恶终于爆发了。

克吕班看了看无边的黑暗,禁不住发出一阵卑鄙邪恶的笑声。

他终于自由了!他终于发财了!

他未知的命运终于明朗了。命运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克吕班有的是时间。潮水在涨,在把迪朗德号往上举,最终会把它高高托起。现时它还牢牢地卡在礁石上,没有丝毫沉没的危险。再说,必须留出时间让救生艇远远离去——也许等到救生艇遇难。克吕班盼着救生艇遇难。

他站在失事的迪朗德号上，搂住双臂，品尝着独自置身于黑暗中的滋味。

三十年了，虚伪一直沉重地压在此人身上。他是邪恶的化身，却与正直结合在一起。他憎恨道德，就像错配了妻子的丈夫一样耿耿于怀。他心中一直存有一个邪恶的念头；长大成人之后，他就披着这个硬如甲胄的伪装。他骨子里是一个恶魔；他披着一张好人的皮，内藏着一颗强盗的心。他是一个口蜜腹剑的海盗。他是受到正直束缚的囚犯；他是囚禁在木乃伊箱中的活人；他背上插着天使的翅膀，而这对于一个小人来说是十分沉重的。他承受着众人尊敬这一过分沉重的负担。让人当作一个正人君子，实在太苦了。要让这一切始终保持平衡，心里想的是邪恶，嘴里说的却是道德，真是苦不堪言！他本是罪恶的厉鬼，却要扮成正直的人。这种不合情理曾经就是他的命运。为此，他不得不装得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强压怒火，本是咬牙切齿，却要脸堆微笑。对他来说，道德是令人窒息的玩意儿。他这一辈子过的是什么日子，真恨不得一口咬掉堵住他的嘴的那只手。

可是，明明是想咬它，却又被迫去亲它。

撒谎是很受罪的事。一个伪君子是双重意义上的受苦人；他在谋划如何成功的同时，要承受痛苦的折磨。没完没了地策划阴谋，却要披着一本正经的伪装，丑恶的灵魂，却要标以无瑕的美名，时刻不停地骗人，永不露出真面目，给人以假象，这是很累人的！用在脑中研磨的黑料来配制坦诚，恨不得把尊敬他的人一口吞进肚里，却又要表示亲热，压抑自己，克制自己，时刻提防戒备，还要不断监督自己，给灵魂深处的罪恶披上善良的外衣，让畸形的东西有个美丽的外表，用邪恶的手段来谋取完美的结局，口蜜腹剑，糖衣炮弹，注意言行举止，说话委婉动听，心事深藏不露，再没有比这更艰难、更痛苦的了。对于虚伪的厌恶最

先感到的是伪君子自己。没完没了地喝着骗人的美酒，是会令人作呕的。狡诈给罪恶增添的甜蜜，使得嘴里总是被迫含着这种掺假的混合物的罪犯厌恶，而且，伪君子有时候会憋不住总想吐出自己的心思。要把这种肮脏的流涎咽回肚里，那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在咽的同时，还要装出很得意的样子。伪君子也有尊重自己的奇特时刻。骗子身上有着畸形的自我。蛆虫会像蛟龙一样爬行，一样昂起头来。叛徒不过是一个受到束缚的暴徒，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只得屈居人下。这是有可能成为庞然大物的小东西。伪君子就是这样的一种侏儒巨人。

克吕班真的认为自己受到了压迫。凭什么他就不能生在一个富贵人家？他恨不能有拥有十万镑年金的父母。他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父母呢？这不是他的错。为什么不给他生命的享受，反而逼着他劳心费神，也就是说逼着他去欺骗，去背叛，去害人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惩罚他去受这种种折磨，去吹捧别人，去讨好别人，去委曲求全，以换得别人的喜欢和尊敬，白天黑夜都戴着一副假面具，不能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呢？掩饰自己，无异于遭受酷刑。谁都憎恨在其面前撒谎的人。如今时候到了。克吕班要报仇了。

向谁报仇？向一切人，向一切事。

勒蒂埃利一向对他不薄，这更让他生气，他要向勒蒂埃利报仇。

他要向他在他们面前不得不克制的所有的人报仇。他要为自己报仇。凡是过去认为他好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因为这种人对他是一种束缚。

克吕班自由了。他出头了。他摆脱了所有人。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去，可他却活了。他要开始行动了。真实的克吕班抛弃了虚假的克吕班。刹那间他摧毁了一切。朗泰纳被他一脚踢到

了空中，勒蒂埃利被他弄得倾家荡产，人间的公道被他抛到了黑暗中，公众舆论被他弄得错误百出，整个人类与他克吕班不再搭界。他刚刚消灭了这个世界。

至于上帝，这两个字与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曾经被人当作虔诚的信徒。可是现在呢？

在伪君子身上有着一些巢穴，更确切地说，整个伪君子就是一个巢穴。

当克吕班独自一人时，那巢穴就自动打开来。这时候他有着瞬间的欢乐；他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呼吸。

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罪恶。

邪恶的本性显露在他的脸上。克吕班神采飞扬。此时此刻，与他的目光相比，朗泰纳的目光就像新生儿的目光一样。

扯下面具，这是多大的解脱啊！看到自己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卑鄙无耻地尽情浸淫在罪恶之中，他觉得心花怒放。人们的尊敬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他，这最终激起了他对无耻的疯狂追求。人因此而会对罪恶有一种难以自拔的痴迷。在这种难以探查的可怕的灵魂深处，有着无比残忍而又畅快的炫耀，那是罪恶的淫乱。虚假美名之乏味能激起人们对耻辱的向往。对人厌恶到了极点，就很想去尝尝遭人蔑视的滋味。受人尊敬有时让人厌烦。放浪形骸反而让人钦佩。人们会贪婪地看着放荡的生活，甘于耻辱，自由自在。被迫垂下的眼睛常有偷偷斜睨的时候。与梅萨丽娜[①] 最相似的，莫过于玛丽·阿拉柯克[②]。请看看卡迪埃尔和鲁维埃的修女[③] 的结局。克吕班也一样，一直戴着

---

① 梅萨丽娜，罗马皇后，以淫乱著名，死于公元四十八年。

② 玛丽·阿拉柯克(1647—1690)，法国女修士。

③ 即玛德莱娜·巴梵，她和卡特琳·卡迪埃尔均为修女，生活在十七世纪初，先后被控告耍弄巫术。

假面具生活。他一心向往的，就是寡廉鲜耻。他羡慕妓女，羡慕她们厚颜无耻，甘于堕落；他觉得自己比妓女还妓女，厌恶自己曾被人奉作贞节女子。他是奉行犬儒主义的坦塔罗斯[①]。站在这礁石上，孤独一人，他终于可以做一个自由人了；他已经自由了。真诚地感到自己厚颜无耻，这是多么痛快啊！地狱里可能有的一切狂喜，克吕班此刻全都享受到了；伪装的欠债现在业已结清；虚伪是一笔借款；撒旦偿还给了他。克吕班为自己如此厚颜无耻而陶醉，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了苍天。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无赖！"他心里美滋滋的。

人的良心，从来没有这么堕落过。

与伪君子的彻底暴露相比，任何火山爆发都自叹弗如。他为这儿没有任何人感到得意，但要是有个人在场，他也不会恼怒。他真想能在证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狰狞的面目。

他对人类大喊一声："你真蠢！"

没有人在场，这给他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但也冲淡了他的兴致。

只有他自己目睹了自己。

戴着枷锁，自有其魅力。谁都能看到你是个卑鄙小人。

迫使众人注意你，这就是力量的证明。一个犯人戴着枷锁铁链站在十字街头的高台上，那就像一个暴君，逼着众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他。站在这样的断头台上，那就是抬高身价。还有比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更加辉煌的胜利吗？逼着众人注目，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象征之一。对于那些视罪恶为理想的人来

---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远站在长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水便退去，饥饿时想吃水果，果树枝便升高。

说，卑鄙无耻便是一圈光环。他们因此而高踞人上。他们因此而变得至高无上。他们在断头台上像君王一样。

众人瞩目的断头台与皇帝宝座有相同之处。

所谓示众，就是让人瞻仰。

一个暴虐的君王，显然有着示众的乐趣。尼禄焚烧罗马城，路易十四背信弃义，夺取帕拉蒂那领地，摄政王乔治慢慢处死拿破仑，尼古拉当着文明世界的面，公然将波兰置于死地，他们恐怕都感受到某些如克吕班所梦想的那种淋漓尽致的快乐。对受蔑视者来说，无比的蔑视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伟大的业绩。

被人扯下面具是一种失败，但自己揭去面具则是一种胜利。这是某种陶醉，是某种自我满足的放肆和无耻，是对面前一切进行侮辱的一种赤裸裸的疯狂。这是极大的幸福。

在伪君子的脑子里，这些想法仿佛是自相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任何卑鄙无耻都是前后一贯的。蜜是毒汁。埃斯戈巴尔[①] 与萨德侯爵[②] 没有什么区别。莱奥塔德修士[③] 就是个明证。伪君子因而是个十足的恶棍，所以在他身上集中了邪恶的两个极端，一端是教士，另一端是娼妓。他具有双重魔性。伪君子是邪恶的可怕的雌雄共同体。它能自我受孕。它能自己繁殖，自己变形。你要它可爱，你就正面看着它；你要它可怕，你就让它转一转身。

克吕班的脑子里充斥着这一片黑暗模糊的念头。他很少去辨别它们，但他却从中获取极大的乐趣。

你如果能看见黑夜中闪现的地狱之火，那就是这一灵魂中

---

① 埃斯戈巴尔(1589—1669)，西班牙教士，以虚伪奸诈著称。

② 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其作品多有对色情的露骨描写。

③ 莱奥塔德为图卢兹的无知兄弟会修士，因强奸一位十四岁的少女而于一八四八年受到法律惩处。

翻腾着的念头。

克吕班若有所思地呆了片刻;他看着自己正直的外表,仿佛毒蛇望着自己蜕下的皮。

大家都一直相信他是个正直的人,连他自己也有点相信。

他又一次纵声大笑。

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他却富了。大家都以为他淹死了,可他得救了。这对愚蠢的世人是多么好的愚弄啊!

而在这些愚蠢的世人中,就有朗泰纳。克吕班想到朗泰纳时都带着一种无比的蔑视。那是石貂对老虎的蔑视。朗泰纳潜逃失败了,而他克吕班则一举成功。朗泰纳带着耻辱而去,他克吕班却胜利地消失了踪影。克吕班在罪恶勾当的温床上取朗泰纳而代之,是他克吕班吉星高照。

至于前途,他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计划。在他腰包中的铁盒子里藏着三张钞票;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他来说已足够了。他将更名换姓。在有的国家,六万法郎可以值到六十万。到这样一个地方去,用从那盗贼朗泰纳手中夺来的这些钱体体面面地生活,倒也不是个下策。拿这些钱去投机,去做大买卖,扩大资本,真正成为百万富翁,这样也不坏。

譬如,到哥斯达黎加去,那儿大宗的咖啡生意刚开始在做,有成吨的金子可赚。走一步看一步吧。

再说,这都无关紧要。他有的是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去构思。眼下最困难的事情已经解决。让朗泰纳吐出钱来,让迪朗德号遇难,这可是不容易。这都办成了,其他的就是小菜一碟了。

从此不再会有任何障碍。没什么可害怕的了。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他可以游到岸上去,趁夜色爬上普兰蒙,爬上悬崖,直奔那座"凶宅",用事先藏在一个崖洞里的绳索,他轻而易举就可

以潜进那座房子，拿上放在屋子里的旅行箱，里边有干净衣服，有食物，他可以在那儿等，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只要等七七八天，西班牙的那些走私贩子，譬如布拉斯基多，可能会到普兰蒙来，到时候花上几个毿尼，就可以让人把他捎走。当然不是去托贝湾，当初跟布拉斯戈那样说，是为了骗他，让他别乱猜疑。他要去的是巴萨热或毕尔巴鄂。从那里，他再去韦拉克鲁兹或新奥尔良。不管怎么说，该跳下海了，救生艇已经划得很远了，游一小时对于克吕班来说是小事一桩，他呆在阿努瓦礁上，离陆地只有一海里。

当克吕班正在这么想时，突然浓雾中闪现出一条裂缝。可怕的多佛尔礁出现在他的面前。

七、出现意外

克吕班大惊失色，看了一眼。

确实是那座可怕的孤礁。

这座礁石形状奇特，绝不会看错的。多佛尔双礁可怕地耸立着，中间只留出一条狭道，犹如陷阱。它就像是海上的一个杀人场所。

多佛尔礁就在眼前。刚才浓雾像是它的同谋，把它遮得严严实实。

克吕班在大雾中弄错了航线。尽管他精神十分集中，但还是犯了类似那两位伟大的航海家犯的错误：贡扎莱兹撞见了白角，费尔南代兹[①] 碰到了绿角。浓雾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以为雾是他极佳的搭档，能帮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可是它也有其危险

① 费尔南代兹，葡萄牙航海家，于一四四五年发现佛得角。

的一面。克吕班一路朝西偏航，弄错了航向。根西岛人认定见到的是阿努瓦伊礁，致使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撞了上去。克吕班确实认为撞的是阿努瓦礁。

被浅滩的一处暗礁撞了个大窟窿的迪朗德号，离多佛尔双礁只有几链的距离。

再往远去两百英寻的地方，可看到一座立方形的花岗石礁。陡峭的岩壁上，一道道裂缝和一块块凸出的石头清晰可见，可以顺着它们攀上礁顶。看那峭立的石壁，笔直的拐角，方方正正的，可以想象礁顶应是个平台。

那就是人礁。

人礁耸立着，比多佛尔礁还要高。人礁顶上的平台俯瞰着难以攀登的多佛尔礁的两个尖顶。那平台的四周，以前崩塌过，造成一个榍构，十分规则，如鬼斧神工砍凿而成。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荒凉凄惨的地方了。海上的波涛在那黑色的巨礁方正的石壁上铺展着服帖的帘子，仿佛打上了一道道皱褶。那巨礁就像是大海和黑夜那众多的幽灵的宝座。

一切都是死寂沉静的。空中几乎听不到一丝风声，海上几乎看不到一道浪痕。在那无声的水面上，可以感觉到有无数生命被淹没在那深深的海底。

克吕班以往经常在远处看到多佛尔礁。他深信面前耸立的就是它。他不可能产生怀疑。

可怕的突变。眼前的不是阿努瓦礁，而是多佛尔礁。离陆地不是一海里，而是五海里。五海里！不可能游过去的。对孤立无援的海上遇难者来说，多佛尔礁的出现，无异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后时刻的到来。绝不可能游到岸上去的！

克吕班浑身一哆嗦。他自己投进了黑暗的大嘴里了。除了人礁，别无藏身之地。夜里很可能会有暴风雨，迪朗德号的那条

救生艇挤满了人，可能会沉没。失事的情况将不可能传到岸上去了。人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克吕班一个人呆在了多佛尔礁上。除了冻死，饿死，别无出路。身上带了七万五千法郎，却换不来一口面包。他精心策划的一切，竟落得个死路一条。这灭顶之灾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酿成的。没有任何生路。不可能得救。胜利变成了灾难。自由变成了囚禁。等待他的不是永远的辉煌的未来，而是死亡。转瞬之间，犹如雷电一闪，他营造的一切全都坍塌了。

他这个魔鬼所梦想的天堂恢复了其真面目——坟墓。

这时候起风了。大雾在风中被吹起，被撕裂，被扯碎，变得奇形怪状，大片地飞向远处。

整个大海重又出现了。

水不断涌进底舱，牛在不停地狂哞。

夜幕渐渐降临；暴风雨可能很快就要到了。

迪朗德号被上涨的潮水慢慢托起，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地不停摇晃，以礁石为中心轴在打转。

可以想象，只要一个大浪冲上来，船就会被掀起，随着波浪漂走。

天空没有失事时那么黑了。尽管时间更晚了，但却看得更清楚。浓雾在散去的同时，带走了一部分黑暗。西边已经不见一点云雾。黄昏时分，天空白了一大片。这一大片微光照亮着大海。

迪朗德号船头触礁，船尾高高翘起。克吕班上到几乎离开了水面的船尾。他把目光紧盯着远处的地平线。

虚伪的本质，就在于无论如何也不放弃期望。伪君子就是一个等待时机的人。虚伪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可怕的期待；欺骗的基础正是由沦为罪恶的希望构成的。这事说起来挺怪，虚伪

中含着信赖的成分。伪君子往往坚信未知世界中某种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虽无足轻重，却能导致罪恶。

克吕班望着四周。

处境令人绝望，但这颗邪恶的灵魂却一点也不绝望。

他寻思，在长时间的大雾之后，在雾中停航或抛锚的那些船很快就要继续航行，也许远处会出现过往船只。

果然有一只帆船出现了。

那船自东向西驶去。

帆船在靠近，轮廓逐渐清晰。它只有一根桅杆，船帆是纵帆。它的艏斜桅几乎呈水平状态。是一艘单桅纵帆船。

用不了半个钟头，那船就会靠近多佛尔礁。

克吕班自言自语道："我有救了。"

处在他所处的那种时刻，谁都会首先想到如何逃生。

那单桅纵帆船也许是外国船只。谁知道呢，说不定是一条去普兰蒙的走私船？说不定会是布拉斯基多本人？果真如此，不但性命能保，连钱也能保住；那么，撞上多佛尔礁，恐怕还是个幸运事件，因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加速计划的实现。用不着到"凶宅"去等待，在海上就解决了这个冒险计划了。

成功的全部信念又疯狂地钻进他那黑暗的头脑。

说来也怪，邪恶的小人总是轻易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只有一件事情得办。

迪朗德号陷在礁石中，其轮廓与礁石的外形浑然一体，只不过是在那一道道锯齿中多添了一道而已，两者难以分辨，加之天色已晚，光线很弱，很难引起经过的船只的注意。

但要是站在人礁顶上，在黄昏的苍茫中，就会映衬出黑色的人影，再发出求救信号，过往船只无疑会发现。他们就可能派出

一条救生艇来搭救遇难者。

人礁只不过在两百英寻外。游过去不困难，爬上去也很容易。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迪朗德号船头触礁，应该从船尾的高处，也就是从克吕班所站的地方跳下海。

他先放下水砣测了测，发现船尾下面的水相当深。砣子上的油脂带上来一些沾满有孔虫类和多种囊尾蚴的小贝壳，全都完好无损，这表明下面有很深的洞穴，尽管水面波浪汹涌，但下面的水始终是平静的。

他脱下衣服，扔在甲板上。只要上了那条单桅纵帆船，衣服是不会成问题的。

他只留下了那根腰带。

他脱去了衣服，把手伸向那条腰带，把它扣紧，摸了摸腰包里的铁盒，接着用目光迅速察看了一下在暗礁和海浪中前进的方向，随即便头冲下跳进海里。

因为从高处往下跳，他深深地扎进水里。

他扎得很深，触到了海底。然后他沿着海底的礁石游了一会儿，接着猛一使劲儿，想浮出水面。

这时，他突然感到脚被拽住了。

第七章　向书发问是不谨慎的

一、绝壁底下的宝物

吉利亚特跟朗杜瓦师傅匆匆说了几句话，几分钟后便来到了圣桑普森。

吉利亚特忐忑不安，焦急烦躁。到底出了什么事？

圣桑普森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似的乱乱哄哄的。所有人都跑到了门口。女人们唉声叹气。有些人在比划着，好像是在讲述什么事，身边围了一大圈人。只听见有人老在说这么一句："真不幸啊！"但有好些人脸上挂着微笑。

吉利亚特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消息。他生性不喜欢问这问那的。再说他太焦急了，不想去跟那些无动于衷的人交谈。他不相信别人讲的事，他宁可一下子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他直奔布拉维宅而去。

他过于焦急，所以毫不害怕地便闯进了那座房子。

再说，朝码头的那间低矮的大堂屋的门大敞着。门口挤满了男男女女，都在往里走，他也随着进去了。

进屋时，他发现朗杜瓦师傅倚在门框上，后者悄声对他说道：

"您现在想必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

"不知道。"

"我不愿意在大街上扯着嗓门儿告诉您这件事。那我就像

是只报丧的鸟了。”

“出什么事了?”

“迪朗德号完了。”

堂屋里挤着很多人。

他们三五成群,就像在病房里一样窃窃私语。

在场的有邻居,有过路的,有看热闹的,有随大流进屋的,他们全都挤在门边,一脸恐惧,没有人往屋子里去。只见戴吕谢特眼泪汪汪地坐在顶里面,勒蒂埃利大师傅站在她的身旁。

勒蒂埃利靠着顶里头的隔墙。头上的水手帽耷拉在眼眉上。一绺灰发垂在腮边。他默然无语。他两只胳膊一动不动,嘴巴仿佛没有一丝气息。他那模样就像靠墙放着的一件东西。

看到他那副模样,人们都觉得在他内心深处,生命的支柱刚刚断裂了。迪朗德号不复存在了,勒蒂埃利也就没有必要活下去了。他心系大海,可这颗心沉没了。现在怎么办?每天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再也等不到迪朗德,再也看不到她出海,再也见不到她归航。没有了目的,剩下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吃,喝,然后呢?他这一辈子,以他的全身心的努力,完成了一幅杰作,以他全部的奉献换来了进步。进步不见了,杰作毁灭了。再空虚地生活上几年,还有什么意思?从今往后,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到了他这把年纪,不可能从头再来;再说他已倾家荡产。可怜的老人!

戴吕谢特泪水涟涟地坐在勒蒂埃利大师傅身旁的椅子上,双手握着他的一个拳头。她的两只手握在一起,可她手中的勒蒂埃利的拳头在抽搐。他俩悲伤的细微差别就在于此。在紧握的双手中,还有着某种希望;而在抽搐的拳头里,则是一片虚空。

勒蒂埃利大师傅垂着胳膊,任戴吕谢特握着他的拳头。他麻木,被动。他已没有了生气,就像遭了雷击,处在奄奄一息的

境地。

一旦陷入痛苦的深渊，有时就会把你逐出生者的世界。在你房间里来来往往的人因此而变得模模糊糊，分辨不清。他们就在你身边踱来踱去，但你却无丝毫感觉。对他们来说，你是高不可攀的，而对你而言，他们也是难以接近的。幸福的人和绝望的人不可能相处在一起。绝望的人只会远远地观望着别人的生活，几乎毫不了解他们的存在，同时，对自己的存在也失去了感觉，尽管有血有肉，却再也不觉得自己还实实在在地活着，总觉得自己是个梦。

勒蒂埃利大师傅眼神里流露的就是这种状态。

屋里的人三五一群地窃窃私语。他们在交流各自得知的消息。情况是这样的：

前一天，迪朗德号在太阳落山前一小时，因大雾而撞到多佛尔礁遇难了。除了死活不肯离船的船长外，其他人全都跳上救生艇逃命了。浓雾之后，猛烈的西南风刮起，险些把救生艇掀翻，最后把他们吹到了根西岛另一端的海面上。夜晚，他们侥幸地碰到了克什米尔号邮船，被搭救上来，送到了圣皮埃尔港。全都是舵手坦格鲁伊的错，他已经被关进了监狱。克吕班表现出高风亮节。

谈话的人群中有不少领港员，他们提到“多佛尔礁”时，都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其中一位称它为：“黑店！”

人们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只罗盘、一捆账簿和记事册；那无疑是安布朗加姆和坦格鲁伊临跳上救生艇前，克吕班交给他们的迪朗德号的罗盘和账簿；在轮船失事、性命难保之时，克吕班竟然还抢救这些东西，真是伟大的牺牲精神的具体表现；事情虽小，但却伟大；确实是崇高的忘我精神。

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克吕班，同时也一致认为不管遇到什

么情况，他都会得救的。克什米尔号驶过几小时之后，又有希尔蒂埃尔号单桅纵帆船从那儿经过；正是这条船带回了最后的消息。该船和迪朗德号在同一海域度过了二十四小时。起大雾时，它在海上耐心等待，后来暴风雨骤起，它即逆风转舵行驶。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此时就在人群中。

吉利亚特进屋时，船老板刚刚向勒蒂埃利大师傅讲述了有关情况。他讲述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份名副其实的报告。凌晨，暴风雨平息了，风变小了，这时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大听到海上响起一片哞哞声。万顷波涛之间竟响起牧场上才有的叫声，船老板不觉大吃一惊，于是朝牛叫的方向驶去。他发现迪朗德号触在了多佛尔礁上。暴风雨过后有一段暂时的平静，他有足够的时间靠过去。他冲着触礁的船大声呼喊，只有舱底淹没在水中的那些牛的哞哞声在回答他。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确信，迪朗德号上一个人也没有。那条破船完全可以支撑下去；不管暴风雨多么猛烈，克吕班还是可以在船上过夜的。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他不在船上，他肯定得救了。海上有不少从格朗维尔和圣马洛来的单桅帆船和三桅帆船，雾中脱险后，很可能于前一天傍晚——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多佛尔礁附近经过。其中的一条船显然把克吕班搭救了。别忘了，迪朗德号的救生艇离开沉船时挤得满满的，凶多吉少，如再上一个人，就可能翻船，无疑就是这一原因使得克吕班下决心留在失事的船上的；一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之后，如有船前来搭救，克吕班自然不会犹豫，不会放弃得救的机会。他是英雄，不是傻瓜。克吕班是无可指责的，但如果自杀，那就荒谬了。罪魁祸首是坦格鲁伊，不是克吕班。这一切都是有根有据的；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显然说得有理，大家都断定克吕班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有人还准备到时候把他举起来，向他欢呼。

从船老板讲的情况中，有两点是肯定的：克吕班得救了，迪朗德号已沉没了。

至于迪朗德号，不得不承认现实，那灾祸已经无法补救。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目睹了它失事的最后情况。尖利的礁石像钉子一般把迪朗德号牢牢地钉住，在夜里，那船完全可以支撑下去，抵挡暴风雨的袭击，仿佛礁石硬是要把失事的船留下来；可在早晨，当希尔蒂埃尔号发现那船上无人需要搭救，正准备驶离迪朗德号时，海上突然波涛汹涌，像是暴风雨的余怒爆发了。汹涌的波涛掀起迪朗德号，把它从暗礁中拔起，像射出利箭似的，准确无误地把它"射进"两座多佛尔礁的中间。船老板说，只听得咔嚓一声，"像是一声鬼叫"。迪朗德号被波涛高高掀起，船中的肋骨卡在了两座礁石的夹缝中间。它再一次被钉在那里，比在暗礁上钉得还要牢。它便可怜地悬在半空，任凭狂风恶浪袭击。

据希尔蒂埃尔号的船员们说，迪朗德号已经碎得差不多了。要不是礁石卡着它，撑着它，夜里早就沉没了。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用望远镜仔细察看了它的破损情况。他以水手特有的准确性，讲述了遇难船的详情：右舷的后半部被捅穿，桅杆全部折断，船帆没了边绳，侧支索差不多全都断了。蒸汽机防护罩被落下的帆架砸碎，从主桅到艏桅的所有支柱全部齐舷缘断掉，食品贮藏室的顶板已经坍塌，救生艇的架子底朝天，舱面室散了架，舵轴被折断，操舵链脱落，舷墙掀翻，缆桩拔起，横桁断档，栏杆飞了，艉柱裂碎。暴风雨把它打得体无完肤。固定在船前部桅杆上的起重装置不见了踪影，连同吊举绞索、复滑车、滑轮和铁链全被弄没了，不知刮到哪儿去了。迪朗德号散了架；海水现在正在把它割裂成碎片。再过几天，就什么也不剩了。

不过，机器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这真是了不起的事，足

以证明其质量上乘。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认为可以肯定，机器的“操纵手柄”损失并不严重。船上的桅杆都已不行了，但机器的烟囱却挺住了。只是指挥塔的铁护栏有些弯曲；轮翼箱受到了破坏，外壳被砸碎，可轮翼好像一片也没少。机器完好无损。这是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的看法。夹在人群中的司炉安布朗加姆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这个黑人比许多白人都聪明，他是蒸汽机的崇拜者。他抬起双手，张开黑糊糊的十个指头，对沉默不语的勒蒂埃利说道：“我的主人，机器还活着。”

克吕班看来肯定是获救了。迪朗德号的船体全都毁了，船上的机器成了大家的话题。大家对那台机器很感兴趣，好像它是个大活人似的。众人对它的杰出表现赞叹不已。“这可真是个结实的家伙，”一个法国水手说道。“真是好货色！”根西岛的一个渔民大声道。“在那种情况下，竟然只有两三处擦伤，”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继续说，“那它肯定是有什么魔法。”

渐渐地，那部机器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众人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它既有朋友，也有仇人。有不少人自己拥有单桅纵帆船，本来就想从迪朗德号那儿夺回顾客，看见多佛尔礁伸张正义，干掉这个新发明，自然是喜上眉梢。低声议论渐渐变成一片嘈杂。大家几乎是在高声辩论。不过，虽说在争论，大家还是比较克制，因为勒蒂埃利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令他们感到压力，有时便突然压低说话声。

通过从各方面进行的争辩，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机器是主要的。再造船是可能的，但要再造机器却不可能。这部机器是独一无二的。要再造一部同样的机器，缺钱不说，更缺造这机器的人。大家都记得这台机器的制造者已经去世了。这台机器的造价是四万法郎。今后谁也不会再拿这么大的资本去冒险，何况事实已经证明，汽船和别的船一样，都会遇难的。

迪朗德号一失事，便把它的成功一笔勾销了。可是，一想到这部机器目前还很完好，但五六天后很可能会像船一样成为碎块，真叫人伤心。既然机器还在，那就可以说船还没有全部完蛋。只要机器一毁，那就无法挽救了。若能救出机器，也许能补救这场灾难。

救出机器，谈何容易。谁能去救？这可能吗？做与做成是两回事，譬如做梦很容易，但要梦想成真就难了。而最荒谬、最难以实现的梦想，莫过于救出卡在多佛尔礁的那台机器。派船送船员到多佛尔礁上去作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连想都不应该去想。眼下正是大海喜怒无常的季节。只要狂风一起，锚链就会被暗礁的脊角锉断，派去的船就会触礁，撞个粉碎。所以，派船去就等于送死去。礁顶那个狭窄的小平台，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水手饿死的地方，只勉勉强强能容下一个人。而要救出那台机器，只能派一个人上多佛尔礁上去，孤独一个人，置身于大海中，置身于沙漠一般的茫茫海洋中，离海岸足有五海里的距离，一连几个星期经受着恐惧的煎熬，独自面对着可以预见和难以逆料的种种危难，遭受着缺食而又得不到接济的威胁，身处绝境而得不到救助，除了饿死在那儿的那位水手，别无人迹，除了那位水手的骸骨，别无陪伴。再说，怎么才能救出那台机器呢？去的人不但应该是个水手，还必须是个铁匠。他得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啊！敢于一试者是个英雄，更是个疯子。因为在超越人类极限的某些活动中，过分勇猛就等于是疯狂。不管怎么说，为了一堆废铁去送死，真是荒唐至极！不，谁也不会去多佛尔礁的。只能像抛弃那条破船一样地抛弃那台机器。敢去救机器的人是绝不会有的。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

众人窃窃私语议论的实质可以说是就集中在这一点上。

希尔蒂埃尔号的船老板是领港员出身，大声地表达了大家

的想法：

“不行！全完了。没有人能到那儿去把机器救出来。”

“既然我去不了，”安布朗加姆补充道，“那就是说谁也不会去那儿。”

希尔蒂埃尔的船老板左手断然一挥，这表示这事是绝不可能的，然后他又说道：

“如果有这样的……”

戴吕谢特扭过头来说道：

“我就嫁给他。”

众人不做声了。

人群中走出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来说道：

“您真嫁给他吗，戴吕谢特小姐？”

是吉利亚特。

这时大家都抬起了眼睛。勒蒂埃利大师傅刚刚挺直腰板，眉头下面射出一道奇特的目光。

他一把摘下水手帽扔到地上，然后庄严地看着前面，但并没看在场的任何人，说道：

“戴吕谢特将嫁给他！我以我的名誉，向仁慈的上帝起誓！”

二、西海岸怪事多

第二天，从晚上十点起，可以说是个月色皎洁的夜晚。然而，不管夜色多么美好，多么风平浪静，没有一个渔夫出港，无论乌格拉佩尔、布尔多、乌梅－贝纳、甫拉东，还是格拉港、瓦松湾，佩雷尔湾、佩兹利，蒂埃勒、圣人湾、小博港，抑或是根西岛的任何一个港湾或小港，谁都不出海。道理很简单，因为公鸡在中午十二点就叫开了。

只要公鸡不按正常时刻啼鸣，那就捕不着鱼。

然而这天晚上入夜时分，一个回翁托尔港的渔夫撞见一桩怪事。在乌迈天堂一带的双布拉伊礁和双格吕纳礁的外海，左侧有甫拉特－弗热尔航标，状如一只倒置的漏斗，右侧有圣桑普森航标，看上去像是一张人脸，在两者之间，那个渔夫好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第三个航标。这个航标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立到那儿的？它标的是哪块暗礁？那个航标马上回答了这一连串问题。它在摇晃，原来是根桅杆。渔夫的惊奇丝毫没有消退。一个航标就让人觉得奇怪了，一根桅杆就更加蹊跷了。这时根本就不可能捕到鱼。大家都在回港，却有人出海。是谁呀？为什么呀？

十分钟后，桅杆慢慢地移到了离翁托尔港的渔夫不远的地方。他还没有辨认出是一条小船，但他听到了桨声。只有两只桨的响声。那船上很可能只有一个人。当时刮着北风，那人显然是往丰特纳尔角划去，以便能乘风航行。到丰特纳尔角后，那船可能就会扬起帆来。他大概是准备绕过安格莱斯和克莱威尔山。这是怎么回事呢？

桅杆过去了，渔夫回来了。

就在当天夜里，在根西岛的西海岸，各地的零零星星的目击者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地点纷纷报告发现了异常情况。

翁托尔港的渔夫刚刚系好他的船，在距港口半里地的克洛图尔那条荒僻的路上，有个车夫正赶着马，拖着一车海草往前走。大约在大石圈附近的六号和七号锤标处，他发现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一张帆，具体位置在北洛克礁和砂石礁附近。那地方是很少有人去的，要去的话，得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了解才行。对那张帆，赶车人没有多加注意，因为他是赶车的，不是驾船的。

赶车人隐约看见船帆后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个泥瓦匠从城

里干活回家，刚一转过佩莱沼，突然发现对面的海上有一只小船正在克依、海红和红格利普礁中间勇敢地行驶着。夜色深沉，但海上却很明亮（这是很常见的海上现象）。如果海上有船只来往的话，可以分辨出来的。海面上只有那条小船。

片刻后，在稍远些的地方，有一个拾龙虾的，当时正在索瓦夫港和地狱港中间的沙滩上安放捕虾篓，可发现高乃依滩和莫勒莱特滩之间的海面上驶过一条小船，觉得很奇怪。那人一定是个优秀的领港员，而且一定是急着赶往什么地方，否则不会冒险从那一带走的。

在卡代尔，八点的钟声敲响时，科博湾的小酒店老板惊异地看到在花园滩和格吕纳特那一边的苏珊娜和西格吕纳附近出现了一张帆。

离科博湾不远，在瓦松湾那个偏僻的乌迈岬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难舍难分。姑娘对小伙子说："我之所以走，不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实在有很多事要做。"就在他们吻别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有一条相当大的船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经过，向梅塞莱特方向驶去。

晚上九点钟左右，家住科迪荣－皮佩的勒佩尔·代诺尔吉奥先生，发现他那个叫热纳洛特的小园子的栅栏被贼弄了个大窟窿。当他正在忙着查看栅栏的破损程度时，突然发现有一条船竟然这么晚了还勇敢地绕着克洛克角行驶，不由自主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前一天有过暴风雨，海上尚未完全平静，这条路线很不安全。选择这条路线是很冒失的，除非此人对航道了如指掌。

九点半钟，在艾克利埃，一个渔夫正在收网。这时他看见科隆贝尔和"风袭礁"之间像是有一条船，便暂停收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那条船有很大的危险，因为那一带常常突然狂风四起，

危险极了。那儿的风经常猛然袭击过往船只，因此才叫"风袭礁"。

月亮升起，海水高涨，利乌小海峡一带的海面处于平潮时刻，孤守在利乌岛上的海岸守卫队员甚为惊奇地发现一条长长的黑影从他和月亮中间飘过。

这个黑影窄窄的，高高地竖着；就像一块裹尸布直立着在移动。它缓缓地在悬岩绝壁上游移。利乌岛的那个守卫队员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黑夫人。

白夫人住在上托德佩，灰夫人住在下托德佩，红夫人住在侯爵礁北边的西勒兹，黑夫人住在利－乌迈西边的大埃塔克列。每当夜幕降临、月色皎洁时，四位夫人便走出洞府，有时相聚在一起。

严格说来，那个黑影可能是个船帆。黑影子仿佛在其中游移的绝壁恐怕把船身遮挡住了，只露出船帆来。可那海岸守卫队员颇为纳闷儿，什么船这么大胆，竟敢在这种时刻在利乌和佩施莱斯以及针礁和莱雷角之间航行？它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很可能是黑夫人。

当月光刚刚越过布瓦的圣皮埃尔钟楼，洛凯纳堡的卫士把城堡的吊桥吊到一半的时候，他在海湾口桑布尔附近高加内以外的海面上看到了一条帆船，好像在自北往南驶去。

在根西岛南海岸普兰蒙礁后边有一个危岸高耸、峭壁林立的小海湾，在它的深处，是一个奇特的港口，有个自一八五五年以来一直在岛上生活的法国人——也许就是介绍过这个港口的那个人——给它起名为"五楼港"，今天大家都这么叫它。这个港口当时叫莫瓦港，实际上是个岩石平台，一半是天然形成，一半为人工雕凿。平台离海面约四十尺，两块平行的厚木板斜插岩底，与海浪浑然一体。进港的船只沿着这两块像轨道似的木

板,用铁链和滑车从海上拉上平台或放下大海。有一个梯级可供人上下。此港当时是走私贩子常来常往的地方。平常人很少来,所以它对他们正合适。

十一点钟光景,有几个走私贩子,也许正是克吕班期待相遇的那几位,背着大包小包来到了莫瓦港的平台上。但凡走私者,总在东张西望,老在窥探着什么。他们惊奇地发现有一叶船帆从普兰蒙角的黑影中闪现出来。天空月光明亮。走私贩子们监视着那面船帆,害怕是埋伏在大阿努瓦礁石后伺机而动的海岸巡逻艇。可是那船帆漂过了阿努尔礁,移过了布隆代尔沼,把后者抛在了西北角,最后驶向了大海,消失在天边那茫茫白雾之中。

"那条船能到什么鬼地方去呀?"走私贩子们窃窃私语道。

当天晚上,太阳下山后不久,有人听到海角屋里敲门声。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着褐服,脚穿黄袜,这说明他是教区的一个小神职人员。

海角屋门窗紧闭。

一个拾海鲜的老妪手提灯笼,正在沙滩上转悠,她大声喊住那个小伙子,于是这位老渔妇和那位小教士在海角屋前对起话来。

"小伙子,您要干什么?"

"要找这屋里的人。"

"他不在。"

"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他明天在吗?"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走了?"

“我不知道。”

“噢，老太太，是这么回事，教区的新本堂神甫，尊敬的埃伯内齐尔·柯德莱想来拜访他。”

“我不知道。”

“神甫派我来问一问海角屋的主人明天上午是不是在家?”

“我不知道。”

三、别挑战《圣经》

在出事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勒蒂埃利大师傅不吃不喝不睡，他吻着戴吕谢特的额头，打听克吕班的消息，可克吕班一直没有下落。勒蒂埃利签了一份声明，不想起诉任何人，并让人释放了坦格鲁伊。

第二天的整整一天，他都半倚着迪朗德事务所的桌子，不站也不坐，别人跟他说话，他就轻声回答。不过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孤寂便在布拉维宅出现了。纷纷前来慰问的人中，有不少是想来探听情况的。人们把门关上，让勒蒂埃利和戴吕谢特单独呆在一起。勒蒂埃利眼中曾经闪现的光芒熄灭了，灾难降临之初的凄惨目光重又露了出来。

焦急不安的戴吕谢特依照格拉斯和杜斯的主意，把噩耗传来时勒蒂埃利正在编织的那双袜子，悄悄地放回他身旁的桌子上。

他苦涩地笑了笑，说道：

“大家肯定都认为我很傻。”

沉默了一刻钟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人幸福的时候，有这种癖好是很好的。”

戴吕谢特收走了袜子，并乘机把罗盘和船上的文件也一起

拿走了，因为勒蒂埃利老是盯着它们看。

下午，快到用茶的时候，门开了，进来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一个年纪很大，另一个很年轻。

在这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大家也许已经对那个年轻人有所了解了。

这两个人都是一脸严肃，可严肃的样子有所不同：老者可以说是一副职业性的严肃神态，可年轻人则是自然的严肃表情。前者是衣着使然，后者则是内心的表露。

衣着表明，他俩都是神职人员，两人同属地位已经确立的那个教会。

令观察者印象深刻的是，在那年轻人的身上，第一眼就可看到那股严肃的神情深藏在眼睛里，那显然是源于心间，而并非源自其外貌。严肃容纳激情，并将激情净化，使之完美高尚，但这个年轻人最突出的一点则是长得英俊。身为教士，他至少应有二十五岁，但看上去却只有十八岁。在他身上，既表现出那种和谐，也表现出那种反差，仿佛他的心灵天生有着激情，而他的肉体是生来为爱情所造就的。他一头金发，肤色白里透红，在一身严肃的服装的衬托下，更显得滋润、细腻和柔软。他面如少女，手指纤细。他的举止尽管受到压抑，但仍透着活力与自然。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极其迷人、潇洒，几乎带着肉感。他目光的美弥补了这一过分的肉感所造成的缺陷。他笑起来会露出孩子似的牙齿，十分坦诚，但也透出深沉和虔诚。他既有着年轻侍从的亲切，也有着主教的尊严。

在他那一头极其金黄、显得俏丽的浓密秀发下面是高高的额头，朴实而端正。眉宇间有着一道细微的皱纹，令人隐约感到思想之鸟仿佛在他的天庭中间展翅飞翔。

一见到他，人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善良、无邪、纯洁的人，与

世间庸俗的小人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幻想使之变得睿智，经验使他激情满怀。

他那年轻的外表却显示出内心的成熟。与陪他前来的那个头发灰白的教士相比，乍一看，他像是儿子，可再一看，却又像是父亲。

年纪大的那一位不是别人，就是雅克曼·埃洛德博士。雅克曼·埃洛德博士属于高级教会，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个没有教皇的教廷。当时，英国圣公会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倾向，后来得到了巩固，最终形成为普西主义[①]。雅克曼·埃洛德博士属于差不多是罗马教会的一个变种的英国国教的这一分支。他自视甚高，处事呆板，思想褊狭，态度傲慢。他内心的思想几乎从不外露。他对教义的理解总停留在字面上，总之，他目空一切。他不怒自威。看他的神气，不像是个尊敬的神甫，而像个大人[②]。他的礼服剪裁得有点像是长袍。他真正的用武之地本该是罗马。他生来就是教廷高级官员。他仿佛生来就是为教皇增光添彩，跟整个教廷一起，身着紫袍[③]，追随在教皇的鞍前马后。但不幸的是，他生下来却是个英国人，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倾向于《旧约》，而不是《新约》，致使他错过了那伟大的命运。他的全部辉煌可以归结为：圣皮埃尔港教区的本堂神甫，根西岛的教长和温彻斯特的主教代理。毫无疑问，这是很荣耀的。

这份荣耀并没有妨碍雅克曼·埃洛德先生去做一个相当好的人。

作为神学家，他深受行家的敬重，在阿切斯这个英国的索邦

① 普西为十九世纪英国宗教家，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

② 意大利文，对天主教主教、教廷宫吏等的尊称。

③ 原文为拉丁文。

神学院，他几乎是个权威。

他一副博学的样子，眼睛熟练而夸张地眨巴着；两只鼻孔毛乎乎的，牙齿暴露，上唇薄，下唇厚。他拥有好几张文凭、薪俸丰厚，结交了一些贵族朋友，深得主教的信任，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本《圣经》。

勒蒂埃利大师傅一心在想自己的心事，见两位教士进门，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别无表示。

雅克曼·埃洛德先生走上前去，施礼致意，以高傲而又不失分寸的简单几句话，介绍了自己最近的荣升，并说他此次前来，是按照常规给当地的名流，特别是给勒蒂埃利大师傅"引见"他的继任人、圣桑普森教区新的本堂神甫，尊敬的若埃·埃伯内齐尔·柯德莱神甫，从今往后，柯德莱神甫就是勒蒂埃利大师傅的牧师了。

戴吕谢特站起身来。

年轻的教士，也就是尊敬的埃伯内齐尔神甫，鞠了一躬。

勒蒂埃利大师傅看了看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嘟哝了一句："差劲的水手。"

格拉斯搬上椅子。两位尊敬的神甫在桌旁坐下。

埃洛德博士开始讲话。他说他听说出事了，迪朗德号遇到了海难。他作为牧师，前来表示慰问并帮忙出出主意。这个海难既是坏事，又是好事。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为兴旺发达而洋洋得意了？至福之水是危险的。不应该只看到不幸的坏的一面。上帝之路是不为人知的。勒蒂埃利大师傅倾家荡产了。那又怎样呢？人一富，就遭祸。人富了，就会招来一些虚情假义的朋友。可人穷时就会使他们离得远远的。如今孤独一人反倒清静了。据说，迪朗德号每年有一千英镑的收益。对贤人来说这太多了。我们要避开诱惑，蔑视金钱。让我们怀着感激

之情来接受破产和被遗弃的现实。孤独中满是果实。人们从中能获得上帝的恩泽。正是在孤独之中,阿伊雅赶着他父亲塞贝翁的驴子才找到了温泉。切莫反抗上帝高深莫测的旨意。圣徒约伯经受了贫穷,才懂得了富有。

谁知道呢,迪朗德号的失事也许会得到补偿,甚至是现世的补偿?雅克曼·埃洛德博士自己就为一个正在谢菲尔德实施的美好计划投了资;如果勒蒂埃利大师傅愿意把所有剩下的资本投到那里去,有可能在其中东山再起;那是一桩大生意,是给正在镇压波兰的沙皇提供武器的,你可以从中得百分之二百的利润。

"沙皇"两个字似乎惊醒了勒蒂埃利。他打断埃洛德博士说道:

"我不要沙皇。"

尊敬的埃洛德神甫回答道:

"勒蒂埃利大师傅,君王是上帝认可的。《圣经》上写道:'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沙皇就是恺撒[①]。"

勒蒂埃利几乎又陷入沉思之中,喃喃地说:

"什么恺撒?我不认识。"

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神甫继续在开导。他没再坚持谢菲尔德的那桩生意,不要恺撒,那你就是共和派。尊敬的神甫对你是个共和派还是能理解的。这样的话,那就让勒蒂埃利转向共和派吧。勒蒂埃利大师傅在美国比在英国更能重振旗鼓。如果他想让他剩下的那点钱翻几番,那他只要去买得克萨斯种植园开发总公司的股票就可以了。那家公司雇用了两万多黑奴。

"我不赞成奴隶制,"勒蒂埃利说。

① 法文中"沙皇"和"恺撒"字形和发音均相似。

“奴隶制是神圣的制度，”尊敬的埃洛德神甫反驳道，“《圣经》上写道：‘主人打奴隶，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

格拉斯和杜斯站在门槛上，人痴人迷地听着尊敬的本堂神甫的这番话。

尊敬的神甫在继续说着。不管怎么说，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他是一个好人。尽管他跟勒蒂埃利由于等级和身份不同而持不同的见解，但他还是真心实意地前来为勒蒂埃利带来鼓励的，甚至是世俗的帮助。雅克曼·埃洛德博士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说勒蒂埃利大师傅已经倾家荡产，不可能在俄国或美国的投资生意上进行有效的合作，那他为什么就不能进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呢？那可是体面的职位，尊敬的神甫正准备引荐勒蒂埃利大师傅。泽西岛的子爵衙代表位置正空着哩。勒蒂埃利大师傅深受爱戴和敬重，尊敬的埃洛德神甫身为根西岛的长老、代理主教，是完全能够为勒蒂埃利大师傅谋得泽西岛子爵衙代表这一位置的。子爵衙代表为高级官员；他代表国王陛下列席特别庭审，参加民众的辩论，监督判决的执行。

勒蒂埃利大师傅双目紧盯着埃洛德博士。

“我不喜欢绞刑，”他说道。

在这之前，埃洛德博士说话时都是同一种声调，可这时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声调也变了：

“勒蒂埃利大师傅，死刑是上帝安排的。上帝把剑交给了人类。《圣经》上写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尊敬的埃伯内齐尔神甫悄悄地把椅子挪到雅克曼神甫的椅子旁边，对他耳语道：

“此人说的话是受到指点的。”

"受谁指点？指点什么？"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神甫同样悄声细气地问道。

埃伯内齐尔压低嗓门儿回答道：

"受他良心的指点。"

尊敬的埃洛德神甫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本带有搭扣的十八开的厚书放在桌子上，大声说道：

"良心么，全都在这里了。"

那是一本《圣经》。

说着，埃洛德博士变得温和了。他的愿望是帮助勒蒂埃利大师傅，因为他对后者十分敬重。他是个牧师，有权利和义务劝诫别人，但勒蒂埃利大师傅是个自由派。

勒蒂埃利大师傅重又陷人沉思和痛苦之中，没再听埃洛德的劝说。戴吕谢特坐在勒蒂埃利身旁，也在想着心事，她头也不抬，默不作声，给本来就很不热烈的谈话增添了几分尴尬。一个一言不发的见证人，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压力。可是埃洛德博士好像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勒蒂埃利不再吭声。埃洛德博士滔滔不绝地说着。劝告出于人，而灵感源于神。在教士的劝告中含有一些神启。接受教士的劝告是好事，而拒绝其劝告则是危险的。索乔特因不屑纳塔纳埃尔的劝告而落入十一个魔鬼的手中。蒂布利安因把使徒安德烈逐出家门外而得了麻风病。巴尔耶苏斯虽然拥有魔法，但因对圣保罗的话大肆嘲笑而成了瞎子。埃萨伊与他的两个妹妹玛尔特和玛尔泰娜，因为对瓦朗西雅努斯的警告嗤之以鼻，现正身陷地狱，后者跟他们说得十分清楚，他们那个在三十八里以外的天空中的耶稣是个魔鬼。奥利巴马，又叫朱迪思，接受了劝告。鲁本和菲尼埃尔也听从了上帝的旨意；他俩的名字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鲁本意为"显圣之子"，菲尼埃尔则意为

“上帝的面孔”。

勒蒂埃利大师傅一拳击在桌上。

“哎!”他嚷叫道,“全是我的错!”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雅克曼·埃洛德先生问道。

“我是说是我的错。”

“您错什么呀?”

“因为是我让迪朗德号每星期五返航的。”

雅克曼·埃洛德先生凑到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先生耳边悄声道:“这个人很迷信。”

接着他提高嗓门儿,以教诲的语气继续说道:

“勒蒂埃利大师傅,认为星期五不吉利是幼稚的。切莫听信传说。星期五跟别的日子一样,而且往往还是个大喜的日子。梅朗代就是在一个星期五建立了圣奥古斯特城的;亨利七世[①]也是在一个星期五向约翰·卡博[②]交待了他的使命的;‘五月花号’[③]上的朝圣者也是在一个星期五抵达了普罗温斯敦的。华盛顿生于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那是个星期五;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发现了美洲,那也是个星期五。”

说完,他站起身来。

他陪来的埃伯内齐尔也跟着站了起来。

格拉斯和杜斯猜想两位尊敬的神甫就要告辞,便把两扇门打开了。

勒蒂埃利大师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

① 亨利七世(1485—1509),英国国王。

② 卡博是英国航海家,受亨利七世派遣,发现加拿大等新地。

③ 一六二〇年,一百零二个脱离英国教会者乘坐“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登岸。

雅克曼·埃洛德先生把埃伯内齐尔·柯德莱先生叫到一旁说道:"他连个招呼都不跟我们打。他这不是痛苦,而是傻了。他肯定是精神失常了。"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圣经》,伸长双手捂着,仿佛捂着一只小鸟,生怕它飞走了。他的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产生了某种期待。格拉斯和杜斯把头向前伸去。

埃洛德神甫用极其庄严的声音说道:

"勒蒂埃利大师傅,我们可不能连《圣经》都不读一段就告别了,书照耀着生命的历程;不信神者有着维吉尔式的命运,而信教的人则有《圣经》指引。任何书都是开卷有益的;随便把《圣经》翻到哪一页,都会给人以神启。对痛苦的人,《圣经》尤其有益。圣书中所说的那些话都能减轻人们的痛楚。在痛苦的人们面前,应该请教《圣经》,用不着挑选哪一段,只需要虔诚地吟诵随便翻到的那一段。你虽然没去选择,但上帝替你作了选择。上帝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他那无形的手指正指着我们无意中吟诵的地方。不管是哪一页,都闪耀着光芒。无需再去寻找另一页,只需细读那一页。那是上帝的话语。那充满信心和敬意所吟诵的圣书的那一段,已经神秘地昭示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要细听,我们要服从。勒蒂埃利大师傅,您身陷痛苦之中,这就是一本能带给您慰藉的书;当您有了病痛,它就是一本医书。"

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神甫按了一下书的搭扣簧,随意地把手指伸进书中打开书,把手放在翻开的书上,默祷片刻,然后威严地低下头去,开始大声地念了起来。

下面,就是他所吟诵的那一段:

"以撒行走在田间小路上,小路通往那口井,就是英明之人的那口井。

“利百加看见以撒，说：‘向我走来的人是谁？’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帐篷，娶她为妻；他非常爱她。”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对视了一眼。

第 二 部

魔怪吉利亚特

第一章 礁　　石

一、进出两难之地

前一天傍晚的不同时刻，在根西岛海岸好几个海角发现的那条小船，人们一猜即中，正是那条凸肚形帆船。吉利亚特选择了沿海的那条穿过礁石的航道。这条航道很危险，但却是条近道。他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抄近道赶去。失事的船只亟待救援，大海喜怒无常，一小时的迟误就可能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他想迅速赶去抢救那台危在旦夕的机器。

吉利亚特离开根西岛时特别小心，他好像不想引起注意。他像越狱似的出发了，有点藏来躲去的架势。他避开东海岸，仿佛觉得没有必要让圣桑普森和圣皮埃尔港的人看到他。他沿着相对而言很少有人居住的西海岸，几乎可以说是在悄悄地往外溜。遇到浅滩，他不得不划桨；不过吉利亚特划桨是利用水力学的原理：轻轻入水，慢慢划动，这样一来，他便可在黑暗中尽力划桨而又尽可能不发出声响。人们可能会以为他是去干什么罪恶勾当。

事实上，他是去做一件好像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冒着生命危险与几乎悖逆他的一切作斗争，因此他很担心有人跟他作对。

天刚破晓，也许朝着空间睁开的那些未知的眼睛，会发现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最荒僻、最危险的角落有两样东西，它们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小，彼此慢慢靠近。其中的一个处在汹涌的波浪

之中，几乎难以察觉，那是一条帆船，船上有一个人，那是吉利亚特那条凸肚形帆船。另一个是个庞然大物，岿然不动，黑糊糊的，形状奇特，立在波涛之上。两根高大的支柱悬空架着一道横梁，像一座桥似的把两根柱子连接在一起。横梁远远望去形状极其怪异，很难猜得出是什么，它与那两根承重柱浑然一体，就像一座大门。在这四处空荡荡的茫茫大海上，立着这道门有何用处？人们也许会说，那是古代的一座庞大的石棚神奇地耸立在海上，建造它的，是习惯于按照地狱的比例施工的巧手。它那粗犷的轮廓显现在明朗的天际。

曙光在东方渐渐变亮；天际泛白，更衬托出大海的黑暗。对面的另一侧，月亮在慢慢落下。

那两根高大的柱子，就是多佛尔礁。像一块门楣似的被两根承重柱支撑着的庞然大物，便是迪朗德号。

多佛尔礁如此这般地抓住猎物不放，向众人展示，让人望而生畏。面对人类，万物往往公开表现出一种邪恶的敌意。多佛尔礁的这种姿态，含着挑战的成分。它仿佛在等待着时机。

再也没有比这更傲慢无礼、目空一切的架势：大船被征服，深渊成主宰。两座礁石还流淌着前一天的暴风雨残留的水滴，仿佛两位斗士，大汗淋漓。大风早已止息，大海静静地泛着微波，海面上岩礁隐约可见，浪花如羽饰般飘落而下。从远海传来的阵阵声响，犹如蜜蜂嗡嗡声。除了像两根黑柱般屹立在海上的多佛尔礁，海面水平如镜。礁石上直到一定的高度满是海草。陡峭的礁石腰部发出甲胄的闪光。它们仿佛正准备重新开战。大家都知道，它们深深地扎根于水下的高山之中。在那深处，爆发出酿造悲剧的巨大力量。

通常大海总在隐藏自己的行动。它乐于保持沉默。难以测知的沉默为它掩藏了一切，使之很少暴露自己的秘密。诚然，在

灾难之中有着凶残的表现,但那都不为人所知。大海是公开的,也是隐秘的;它偷偷摸摸,绝不暴露自己的行动。它弄翻一条船,随即就把船隐藏起来,把它吞没,以示清白。海浪是虚伪的,它杀人,抢劫,藏匿,没事人似的,脸上露出微笑。忽又咆哮起来,掀起巨浪。

可这里却迥然不同。多佛尔礁把遇难的迪朗德号高高举在浪涛之上,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那架势就像魔鬼从深渊中伸出两只巨臂,向风暴展示这条尸体般的破船。这就像一个杀人犯在自我炫耀。

这其中还添加了时间所特有的那份神圣的恐怖。破晓时分,有着一种神秘的宏大氛围,交织着残存的余梦和起始的思维。在这模模糊糊的时刻,还有不变的幽灵在游荡。两座多佛尔礁,加上夹在中间的迪朗德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H形,显现在天际无比肃穆的晨曦之中。

吉利亚特一身海员装束:羊毛衫,羊毛袜,钉鞋,针织的短工作服,缝有口袋的粗布长裤,头上戴着一顶当时海员通用的红色羊毛帽,上个世纪大家都叫它"囚犯帽"。

他认出了多佛尔礁,向前划去。

迪朗德号跟别的失事船只截然相反,不是沉在海底,而是悬在空中。

再也没有比抢救它更奇特的行动了。

当吉利亚特到达多佛尔礁所在水域时,天已大亮。

我们刚才说了,那一带海面不大,海水的量只够让狭窄岩礁夹道中出现波浪翻滚的景象。任何海峡,无论大小,都是涛声回荡。峡内总是白浪滔滔。

吉利亚特小心翼翼地靠近多佛尔礁。

他多次投下测水砣。

吉利亚特有点东西要往下卸。

他习惯外出，家里随时都备有外出所必需的一切：一袋饼干，一袋稞麦粉，一小篮子咸鱼和熏牛肉，一大罐淡水，一只漆花挪威手提箱，里面放着几件宽松的羊毛衫、雨衣和油布裹腿，还有一块羊皮，是他夜晚用来披在短工作服外面御寒的。离开海角屋时，他匆匆地把这些东西全放进了凸肚形帆船，另外还带了一些新鲜面包。由于走得急，他没有带别的工具，只带了他的铁锤、斧头、砍刀、锯子，还有一根拴有铁钩并打了结的绳索。有了这样的一架软梯，再加上他特有的攀登技巧，陡峭的岩礁便不在话下了，而且对一个优秀水手来说，再险峻的悬崖峭壁都是可以攀登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塞尔克岛，戈瑟兰避风港的渔民们是如何充分利用带结的绳索的。

他的渔网、渔竿和所有捕鱼工具全都在船上。由于习惯，他本能地就把这些东西放到船上，因为要完成这次使命，恐怕要在礁石群岛上呆上一段时间，这些捕鱼工具是会派上大用场的。

吉利亚特靠近多佛尔礁的时候，大海在退潮，这是个有利时机。渐渐退却的波涛使小多佛尔礁的脚下裸露出几块平坦或微微倾斜的岩石，仿佛是承托木地板的翅托。那些岩石，有的窄，有的宽，一块块排开，间距不一，沿着壁立的大岩柱，像一条小道似的伸向迪朗德号船底。只见它夹在两座礁石之间，宛如被大老虎钳钳在那里似的。

这些平台对卸货和停靠都很合适。船上那些带来的东西可以暂时卸在上面。不过，一定要赶快，因为它们露出水面的时间不长，只要一涨潮，它们就又淹没在波涛之中了。

吉利亚特推着船，停靠在这些有的平坦有的微微倾斜的岩石前面。

石头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海藻，又湿又滑，遇到倾斜的石块，

滑得就更厉害了。

吉利亚特脱下鞋，赤脚跳到那层海藻上面，把帆船系在一块岩石的尖角上。

然后，他沿着狭窄的花岗石道尽可能往前走，来到了迪朗德号下面，抬起头来，仔细观察着它。

迪朗德号悬挂在两座礁石中间，仿佛安装上去似的，距离海面约二十尺。把它抛得这么高，海浪必然是十分汹涌的。

对海上的人来说，这样猛烈的打击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仅举一例为证，那是一八四〇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在斯托拉海湾，一场暴风雨余威大发，掀起最后一阵海浪，把一条双桅横帆船一古脑儿抛向空中，越过了失事的马恩号的躯壳，艏斜桅冲前，不偏不倚地卡在两座绝壁当中。

再说，多佛尔礁只是卡住了迪朗德号的一半。

从浪尖上抛起的迪朗德号就像被飓风从海里拔出来似的。旋风扭着它，海里的旋涡拖着它，风暴那两只巨手左右夹击着它，它就像木板条似的折断了。船的后部连同机器和轮翼从海浪里腾起，被疯狂无比的飓风抛进多佛尔狭道，包括主横梁部分，全都卡在了那里。那风着实可怕，它就像大锤似的把船的这一部分楔进礁石中间去。船的前部被狂风席卷而去，落在水面的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

底舱撞破，舱里淹没的牛全都抛进了海里。

船首的一大块舷壁还跟尾部连着，耷拉在左舷轮翼箱的加强肋骨上，扯连的部分已经破烂不堪，一斧头就能砍断。

多佛尔礁远处的那些凹凸不平的岩石间，到处可见船梁、船板、破帆、断链、乱七八糟的碎片，静静地躺在礁石上。

吉利亚特仔细地察看着迪朗德号。它的龙骨像天花板似的悬在他的脑袋上方。

天际明朗,浩瀚的大海微波荡漾。太阳从这蓝色的苍穹间冉冉升起,蔚为壮观。

破船上不时落下一滴水珠,掉进大海。

二、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两座多佛尔礁高度不一,形状各异。

小多佛尔礁顶弯而礁利,从底部到顶端,布满长长的岩脉,呈较为柔和的红褐色,像护壁板似的将花岗岩心隔开。红褐色的岩脉露头处,有一道道裂缝,利于攀登。在迪朗德号残骸上方稍高点儿的地方,有一个裂口,在飞溅的浪花的作用下,足有壁龛大小,放进一尊神像不成问题。小多佛尔礁的花岗岩表面圆润,钝如试金石,看似柔软,实则坚硬。尖尖的礁顶,宛若号角。大多佛尔礁光滑,平整,笔直,仿佛照图样斧削而成,整座礁石浑然一体,好似黑色象牙制成,没有一个孔穴,没有一个凹凸。险峻的绝壁绝不好客,苦役犯休想借它之道逃走,飞鸟也甭在此做窝。在礁顶,像人礁上一样,有一处平台。只不过那平台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小多佛尔礁可以爬上去,但上面无处立脚;而大多佛尔礁顶可以立脚,却又上不去。

吉利亚特瞥了一眼之后,便回到凸肚形帆船上,把上面的东西卸在了最宽大的那块几乎与水面持平的岩石上。再把所有这些极其简单的物件用一块油布包成一包,打上一个环状吊索结,塞进海浪打不着的礁石的一角。然后,他手足并用,紧贴着小多佛尔礁,牢牢抠住每一个缝隙,沿着一个个鼓凸处,攀上搁浅在空中的迪朗德号。

登上轮翼箱的高度之后,他便蹦到甲板上了。

破船内部惨不忍睹。

迪朗德号上,处处都满目疮痍。那是风暴肆虐使然。暴风雨简直像一群海盗在为非作歹。没有任何侵害能比得过暴风雨对船只的袭击。乌云,雷电,暴雨,狂风,恶浪,险礁,这一伙同谋可怕至极。

站在那摇摇晃晃的甲板上,仿佛感到海上的鬼怪在疯狂地跺脚。到处是狂暴的迹象。铁器被扭成麻花,足见那狂风是多么的猛烈。中甲板就像是一间疯子住的棚屋,里面的东西全被砸得稀巴烂。

没有比大海更凶狠的野兽能把猎物撕成碎片。海水伸出千万只利爪。狂风在撕咬,恶浪在吞噬,惊涛张着血盆大口,既能把你连根拔起,也能把你碾得粉碎。海洋发起怒来就像挥动爪子的雄狮。

迪朗德号遭受了异常的袭击,毁得十分完全而彻底。它简直就像是被剥了一层皮,可怕至极。许多地方像是被故意破坏的似的。人们看了会说:"太可恶了!"

船体的包板裂成碎片,仿佛是人为的。这么大的破坏,非飓风莫属。把一切撕毁,击碎,正是飓风这个大恶魔之所好。飓风有着刽子手特有的讲究。它所造成的灾难犹如在动用酷刑。它仿佛有着什么刻骨仇恨,杀起人来像个野人似的在解心头之恨。它不但要你的命,而且要把你剁成肉酱。它折磨遇难船只,它在复仇,在取乐,在这么做的时候,不乏其卑劣。

在我们这一带,飓风很罕见,但正因为在意料之外,所以就更加可怕。风暴遇上礁石便会旋转。恐怕那场风暴在多佛尔礁上方形成旋涡后,与礁石撞击,遂如龙卷风似的猛烈旋转,把迪朗德号抛到那么高的礁石之中。

如果刮起飓风来,狂风中的船只犹如投石器掷出的石头一

般轻巧。

迪朗德号遭受的创伤，如同一个人被拦腰斩断；张开的船身，挂着破板烂片，宛如肚子里流出的内脏。绳索在飘荡，抖动；铁链在晃动，叮当作响；轮船的纤维和神经全都裸露在外，耷拉着。没有砸碎的东西也都散了架；包住船底的铁皮仿佛布满钉子的马刷；一片废墟般的景象；起重用的撬棒只剩下短短的一截，测水用的铅砣只留下一块碎片，一架三眼滑车只剩下一截木头，一根升降索只搭着一绺乱麻，绞索乱成了一团，帆边绳只有边角上还挂着一截绳头，到处是无法收拾的毁灭景象；到处是断钩的，脱钉的，裂口的，折断的，扭曲的，洞穿的；船上的一切全都遭受了劫难，在这个可怖的废墟中，全都撕裂了，散架了，破碎了，从被称作战争的人的混战，到被叫做混沌的物的混乱，凡是大混战，都有着这种分崩离析、摧枯拉朽的特点。全都崩塌了，毁灭了，木板、舱盖、铁片、缆绳、横梁，汇成洪流，堵在一大块断裂的龙骨前，稍许一晃动，就会冲进大海。

这条往日十分辉煌的强大的汽船，如今只剩下后半截身子吊在两座多佛尔礁中间，也就随时都可能坠人海中。残骸中到处都是裂口，透过那一个个大窟窿，只见船内黑糊糊的一片。

海浪不停地从礁石下唾弃着那个可怜的东西。

三、安然却并非无恙

吉利亚特没有料到这船会只剩下一半。希阿勒蒂埃尔号的船老板提供的情况十分精确，但没有任何一点让他想到迪朗德号是被拦腰斩断的。希阿勒蒂尔号船老板听到的那声“鬼叫”，很可能是迪朗德号在令人目眩的飞浪中折断时发出来的。暴风最后一次发作时，这位船老板想必离多佛尔礁很远，他以为是海

浪呼啸，实际上是一阵龙卷风。后来他靠近礁石观察这条遇难船只，只看到船的前半截，因为把船折成前后两段的那个巨大的裂口被几乎挨在一起的礁石挡住了。

除此而外，希阿勒蒂埃尔号船老板说的情况全都是确切的。船壳毁了，机器完好。

无论是海难还是火灾，这种偶然是常有的。灾祸发生的逻辑，我们是无法掌握的。

折断的桅杆早已坠落，可烟囱甚至都没有弯曲；支撑着机器的大铁板把它和机器牢牢地固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轮翼箱上的护板已经脱落，几乎像百叶窗片那样一块一块的。透过裂缝，可清楚地看到两只轮子仍完好无损，只少了几张叶片。

除了机器而外，船后部的大绞盘也经受住了打击。上面的链子还在，而且，由于跟一块厚船板牢固地榫合在一起，只要转动时木板不裂，绞盘就能继续使用。甲板的护板几乎全翘了起来，全都摇摇晃晃的。

不过，夹在多佛尔礁中间的那段船身牢牢地嵌在那里，这我们已经说过了，它似乎非常坚固。

机器保存完好，真有点滑稽可笑，给这场灾难添加了点嘲讽。这类苦涩的嘲讽，有时暴露了未知的力量所玩弄的恶毒伎俩。机器虽然保住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它的毁灭。海洋留着它，是为了从容不迫地把它毁掉。纯粹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它将在那儿等死，一点一点地解体。它成了海浪疯狂要弄的玩具。它将一天一天地缩小，可以说最终化为乌有。

怎么办呢？这沉重的一大堆机械、齿轮，既庞大又娇气，笨重的躯体难以动弹，孤立无援地任凭暴力蹂躏，被礁石死死困住，经受风吹浪打。处在如此残酷无情的环境的逼迫之下，要让它摆脱缓慢毁灭的命运，让人想都不敢想。

迪朗德号成了多佛尔礁的俘虏。

如何搭救它？

怎么才能让它摆脱困境？

一个人要从那儿逃生，已是很困难了，而要救出一部机器，更是难上加难！

四、进行实地考察

吉利亚特处在危急之中。而最急迫的是，首先得给凸肚形帆船找到一个停泊的地方，再给自己觅得一个藏身之地。

迪朗德号由于左舷高于右舷，因此右轮翼箱要比左轮翼箱高。

吉利亚特爬上右轮翼箱。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可俯瞰礁区的浅滩，尽管多佛尔礁后的那一块块岩石形成的小道弯来绕去，他仍可将礁区的地势仔细研究一番。

就这样，他开始察看地形。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多佛尔礁就像一条狭窄的小巷口的两座高大的门面房，后面的那些小花岗岩绝壁就像是巷子两边的小房子。在原始的海底地势中，像这种好似刀砍斧削似的奇特长廊并不鲜见。

这条狭窄的峡道弯弯曲曲，哪怕在退潮时也从不会干。一股激流总在其间穿过。根据不同的风向，峡道突然转弯的结果有好有坏，它忽而冲击海浪，将其降服，忽而又激起海浪。面后一种情况最为常见。波涛突然受阻，变得怒不可遏，凶猛异常。飞沫便是海浪极度愤怒的表现。

在这两座礁石形成的峡道里，暴风因受到阻碍而变得更加猛烈。它成了大棒和标枪，既戳透一切，又砸碎一切。请设想一

下，飓风突然变作穿堂风的威力。

两列岩石之间留下这样一条大海窄巷，它们排列在多佛尔礁的下方，一块比一块矮，最后消失在较远处的波涛之中。远处还有另一个峡口，没有多佛尔峡口高，但更为狭窄，那是峡道的东入口。不难想象，那两列岩石一直在水下延伸，像一条海底巷道通至礁群尽头状如方堡的人礁。

此外，吉利亚特察看地形时正好是退潮，海底的那两列岩石露出头来，有的完全露出水面，一块块清晰可见，连绵不断地伸展开去。

人礁耸立在东边，作为整个礁群的前卫，西边则由两座多佛尔礁作为后盾。

从高处鸟瞰，浅礁蜿蜒，犹如一串念珠，一头连着多佛尔礁，一头连着人礁。

整体看来，多佛尔礁不过是两座雄伟壁立的巨形花岗岩，两个顶端几乎挨到了一起，仿佛是海底山脉突出水面的脊峰。深渊旁总有这类高耸的巉岩。狂风恶浪犹如一把大锯，把这座脊峰摧残得遍体鳞伤。人们只看到其顶部，那便是礁石。海浪淹没的部分，大概非常之大。风暴将迪朗德号抛进去的那条巷道，就是那两座巨大的礁石留下的隙缝。

这条如闪电般弯弯曲曲的小巷，各点间距几乎相等。这是大海使然。正是这些奇特的匀称的地势造成了永不停息的涌动。这是波涛的几何学。

从峡道的一端到另一端，两座岩石墙平行地、面对面地耸立着，其间距与迪朗德号的舯肋骨的宽度几乎正好相等。两座多佛尔礁中间，小多佛尔礁的那个倾斜弯曲的裂口正好把轮翼镶了进去。不管换个什么地方，轮翼箱都会被挤得粉碎。

多佛尔礁的两道内壁，恐怖吓人。在称为海洋的水的荒漠

中探险时，人们可以发现大海中的一些陌生的东西，千奇百怪。吉利亚特从破船上往峡道望去时，所能看到的景象令人恐惧。在海洋的花岗岩窄峡中，常常有一个常驻不去的奇特的遇难船只的形象。多佛尔峡道也有它那可怕的景观。岩石上的氧化物在绝壁上留下块块红斑，宛如凝结的血块，就像是屠宰场的石壁渗出的血迹。礁群中散发着堆尸场的气味。由于金属混合物与岩石的融合分解，或因为潮湿发霉，粗硬的海上岩石色彩斑斓，有令人作呕的紫斑，有令人疑心的绿块，有朱红色的污迹，令人联想到谋杀和屠杀的场面。你会以为看到的是刚刚发生凶杀案的房间里尚未擦去血迹的墙壁。仿佛人们相互残杀，在那里留下了惨案的痕迹；陡峭的岩石铭刻着一种说不清的死难印记。在有些地方，仿佛还有鲜血在流淌，石壁湿漉漉的，手指一按，就能沾到血迹。到处是屠杀留下的血红色。两座平行的绝壁下，或水面上，或浪花下，抑或浅滩的干涸处，散布着一块块巨大的圆卵石，有猩红色的，紫色的，看上去就像人的五脏六腑；你以为看到了新鲜的肺叶或腐烂的肝脏，就好像是巨人开膛剖肚掏出的内脏一样。一条条长长的红线从岩顶一直延伸到底部，你会以为是棺木里在渗出血水。

在海上的岩洞中，这种景象甚为常见。

五、略论自然力的神秘合作

对于旅行途中偶遇意外，被迫滞留在海上某座礁石上的人来说，礁石的形状绝非无关紧要之事。有金字塔礁，海面上只露一个尖顶；有环形礁，如同巨石组成的一个圆环；还有长廊形礁。长廊形礁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岩壁间潮水激荡，受到压抑的波涛汹涌澎湃，还因为海中平行峙立的礁岩，似

乎有着一些神秘莫测的气象特征。那两道平行壁立的岩石就是一台名副其实的电流器。

长廊形礁都有一定走向。这种走向十分重要。它首先对空气和海水有影响。长廊形礁因自己特有的形状，对波浪和海风起机械作用，并因悬崖峭壁并行峙立，磁化强度可能不同，因此又对波浪和海风产生了电力作用。

由于这一特性，礁石能将飓风中各种分散的凶猛的力量集于一体，对风暴起着异常强大的凝聚作用。

因此，在浅滩附近，风暴变得尤其猛烈。

必须了解，风是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人们以为风很简单，实则不然。它的力量不仅仅是动力的，还是化学的；它不仅是化学的，而且还是磁性的。在它身上有着难以解释的成分。风既有电的性质，又具有空气的性质。有的风与北极光相呼应。尖针礁的风能激起百尺浪头，曾令迪蒙·德·于尔维尔① 大惊失色。他说："轻巡航舰都不知该听谁使唤。"如果刮起南风，海面上仿佛鼓起巨大的肿瘤，大海变得恐怖异常，连野人见了都会逃跑，不敢看上一眼。北风则不一样，风中夹杂着冰碴儿，令人窒息的狂风能把在雪地上行驶的爱斯基摩人的雪橇吹得往后跑。还有的风则灼热如火。有非洲的西蒙风②，它就像中国的台风，印度的萨米埃尔风。西蒙风，台风，萨米埃尔风，简直就像是魔鬼的名字。它们能把山巅熔化；一阵风暴曾使托卢卡火山化为玻璃状物。那热风呈墨黑色旋涡状冲向红云，《吠陀》③ 中有记载说："这是黑神前来抢劫红奶牛。"人们可以在所有这些现象中

---

① 于尔维尔(1790—1842)，法国航海家。

② 西蒙风，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的干热风。

③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感觉到神秘的电的压力。

风充满这种神秘。大海亦然。大海也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可见的水浪下,还有人们无法看到的力波。大海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在大千世界的各种混合物中,海洋是最难以分割、最深邃难解的。

试着去了解了解这个无比巨大的混沌吧。它是包罗万象的容器,生命繁衍的巨池,万物变化的熔炉。它聚集,继而分散;它积蓄,继而播种;它吞噬,继而创造。它容纳地上的污水,将它们聚在一起。在冰川里,它为固体;在海浪中,它是液体;在云雾中,它为流体;风里看不见;气中摸不着。作为物质,它有形有体,而作为力量,它虚无抽象。它使一切现象不分上下,并让它们和谐相处。在组合中,它因无限而变得单一。它因混杂和骚动而变得透明。可溶的多样性在其中融为一体。正因为复杂多样,它也就简单统一。千万滴中的一滴,便包含着它的全部。正因为充满风暴,也就有了平衡。柏拉图常见星球跳跃;这事说来奇怪,但千真万确,在地球围绕着太阳的巨大的运行中,海洋通过涨潮落潮,为地球起着平衡作用。

在任何一个海洋现象中,都存在着其他所有的现象。旋风像虹吸管一样把海水吸走;暴风雨就像一台水泵;雷电源于空中,也产生于水中;在船上,每当人们感到猛烈的震动,一股强烈的硫磺味便会在锚链中升腾。海洋在沸腾。勒伊特[1] 说:"魔鬼把大海扔进了它的锅里。"某些风暴体现了四季的更迭变化和创世之力的平衡过渡,在这样的风暴中,经受海浪打击的船只仿佛放射出光芒,磷火在缆绳上蹿动,水手们不禁伸出手去,想抓住那飞舞的火鸟。里斯本大地震过后,一阵热风骤起,激起六十

[1] 勒伊特(1607—1676),荷兰海军上将。

尺高的海浪，冲向城里。海洋的动荡与地壳的变动紧密相连。

这些无穷的力量可以造成世间的一切灾难。一八六四年，距马拉巴尔海岸一百海里处，马尔代夫群岛有一座小岛陷进海中。它就像一条船似的沉入海底。清晨出海的渔民们，晚上归来时什么也没有找见，他们只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的村庄没于水下，这一次是渔船目睹了村舍的沉没。

在欧洲，似乎大自然也感到迫于无奈，必须尊重文明。这类事件十分罕见，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然而泽西岛和根西岛是高卢的组成部分；就在写这一段之前不久，一阵狂风刮塌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的“四座崖”的第一崖。

没有比北方的那个利兹－菲奥尔海峡更加令人惊愕的地方了。在那个地方，可怕地聚集着自然界凶猛的力量。利兹－菲奥尔是海洋上羊肠礁中最可怕的一处礁石。那简直是恐怖到了极点。它位于挪威海域，距地势险峻的斯塔万格湾不远，在北纬五十九度。海水墨黑浑浊，不时地有风暴骤起。在这片死寂的茫茫大海中，有一条暗黑的街道。并不是住人的街道。谁也不从那儿经过；没有任何一条船敢去冒险。那是一条长十海里的长廊，两厢是高达三千尺的悬崖峭壁。从峡口望去，令人毛骨悚然。这条峡道跟所有海上峡道一样，被海浪冲击得弯弯曲曲的，从来没有直道。在利兹－菲奥尔，海水几乎总是那么平静，天空也是那么晴朗，但那地方可是恐怖至极。风在何处？不在天上。雷在哪里？不在空中。风在水下，雷在岩石之中。水中不时发生震荡。有时候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往往在南侧壁立的悬崖半腰间，距海浪一千五百尺处，突然间，岩石中会电闪雷鸣。那闪电跃向空中，复又缩回，如同小孩儿手中那种一伸一缩的玩具。闪电忽而收缩，忽而伸长，直射对面的绝壁，复又返回岩中，然后再迸射而出，化作无数的火团火舌，布满锋利的箭头，猛击一切

可以攻击的地方。如此反反复复，最后突然熄灭，阴森可怖。群鸟纷纷飞逃。再也没有比这于无形中迸射而出的炮火更神秘的了。一块岩石在轰击另一块岩石，群礁互相射击。这场战争与人类无关，那是深渊中两座绝壁在互相仇杀。

在利兹－菲奥尔，风如气流般在旋转，岩石起着云的作用，雷电仿佛从火山喷出。这个怪异的海峡是一个电站；它那两道绝壁就是它的发电设备。

六、马　厩

吉利亚特对海礁比较了解，所以对待多佛尔礁慎之又慎。我们刚刚说过，首先得给凸肚形帆船找一个安全的停泊点。

多佛尔礁后的两道岩脊似堑壕般蜿蜒曲折、伸向远处，在不少地方与别的岩石纠合在一起，可以想见，在那岩道中又构成了一个个死胡同和洞穴，像一棵大树的枝丫，与主峡联成一体。

礁石的下半部布满海藻，上半部则覆盖着一层苔藓。所有礁石上的海藻都一般高矮，构成了涨潮平潮时的水平线。海水淹不到的礁尖上，铺着苔藓，有白色的，有黄色的，给海上的花岗岩披上了特有的金光银彩。

有的地方，圆锥状的贝壳贴在岩石上，斑斑点点，仿佛花岗岩患了干性骨疡。

在另一些地方，礁石构成了凹角，堆积着细沙，表层呈波浪状，那不是由于浪打，而是风吹的结果，上面长着一簇簇蓝蓟草。

在波涛很少拍击的角落里，可以看到海胆的小巢穴。这种刺猬似的贝壳动物活脱一只有生命的球，滚动着布满尖刺儿的身子。它那披挂着的甲胄是由千万张细片巧妙地焊接而成的。不知为何，海胆的嘴巴被称作“亚里士多德的灯笼”，海胆就用这

只"灯笼"里的五颗牙齿啃石头，钻岩洞，修筑栖身的巢穴。拾海鲜者就是在这种洞穴中拾得海胆。他们把海胆剖成四瓣，像吃牡蛎一样生吃。有的人用面包沾嫩海胆肉吃。海胆因此又被称作"海蛋"。

浅滩远处的礁石尖顶，退潮时露出水面，在陡峭的人礁下方形成一个小海湾，四周几乎全被礁石围住。

那里显然可以泊船。吉利亚特仔细观察了那个小海湾。

它呈马蹄铁状，只有一边有出口，迎着东风。在这片海域，东风的危险性最小。海水被锁在小海湾里，平静死寂。

这个小海湾可以停船。再说吉利亚特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如果吉利亚特想抓住低潮这一时机，那他就得赶紧行动。

不管怎么说，天气仍旧晴朗和煦。凶猛的大海此时此刻脾气甚好。

必须放弃帆船和人礁。

在附近的礁岩中，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落脚点。

每天涨潮，礁岩有两次淹没在海水中。而且礁岩尖顶上部也不断地受到海浪的拍击。那拍击是毫不留情的。

就剩下残船本身了。

上面能落脚吗？

吉利亚特希望天从人愿。

七、一 间 客 房

半小时后，吉利亚特又回到了残船。他爬上甲板，下到中甲板，再进人底舱，进一步察看他第一次上船时匆匆目睹的一切。

他借助绞盘，把凸肚形帆船运来的那包东西吊到迪朗德号

的甲板上。绞盘还很好用。用来掌握绞盘方向的长杠也不缺少。在迪朗德号这个大废物堆里，吉利亚特尽管选用所需之物。

他找到了一把冷錾，那想必是从修船工的工具桶里掉出来的，因此他的小工具箱里又多了一件工具。

此外，他口袋里还装着一把小刀，因为工具不足时什么都能派上用场。

吉利亚特在破船上干了整整一个白天，整理，加固，清除。

傍晚时分，他发现如下情况：

整条破船在风中摇晃着。吉利亚特稍一走动，船身便颤悠起来。除了夹在两座礁石间、安装着机器的那一部分船体外，船上根本就没有一点坚实稳固的地方。装有机器的部分，是因为横梁有力地顶着花岗岩石。

在迪朗德号上住下是不谨慎的。因为这给残船增加了重量；而现在绝不可增加它的负担，而应减轻它的累赘。

把破船作为依托是不可取的。

这条破船需要最悉心的照料。它宛如一个快要咽气的病人，光是这海上的风就够它呛的了。

在船上干活儿就已经够危险的了。破船不得不承担的这么多活计，肯定会使它疲惫不堪，也许会超过它所能承受的极限。

再说，夜里吉利亚特睡觉时突然出现意外，就会同这条破船一起葬身海底。那就没得救了，全都完了。要搭救破船，就得在破船以外的地方落脚。

要在它以外落脚，又要离它很近，这真是一道难题。

真是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去哪里找落脚点呢？

吉利亚特在搜索枯肠。

只剩下那两座多佛尔礁了。可它们似乎不可能供人栖身。

从礁底往上看去，可清楚地看到大多佛尔礁顶部平台上有一个鼓凸处。

壁立平顶的礁石，如大多佛尔礁和人礁，都像是被砍了脑袋似的。这种岩石在海上和山里都不计其数。有的岩石，尤其是在大海上遇到的，仿佛被斧头砍过的树一样，有一些槽口。的确，海上的礁石在经受着飓风这一海上樵夫的不断砍伐。

还有别的更深的祸根。正因为如此，古老的花岗岩往往遍体鳞伤。那些巨人中有不少是被砍了脑袋的。

有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被砍的脑袋并不落地，残缺地挂在砍断的峰顶。这种奇景绝不少见。根西岛的魔礁，昂维雷的桌礁以最为奇特的姿态，呈现出这一古怪的地质之谜。

大多佛尔礁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如果说人们看到的礁顶上的那个隆起物不是礁石天然的凸出部分的话，那一定是被毁的礁顶的残段。

在那段残留的礁石中，也许有一个洞穴。

假如有一个藏身的洞穴，那吉利亚特真是别无他求了。

可是怎么爬到礁顶上去呢？那陡如斧削的绝壁，表面如鹅卵石般光滑，有一半地方覆盖着一层黏糊糊的刚毛藻，看上去滑得就像抹了肥皂，怎么可能攀登呢？

从迪朗德号的甲板到礁顶，至少有三十尺高。

吉利亚特从工具箱中取出带结的绳索，用铁钩将绳索固定在腰带上，开始攀登小多佛尔礁。越往上越难爬。他忘了脱鞋，这更增加了攀登的繁难。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了礁顶。一到上面，他便站起身来。那上面并无落脚处，只能勉勉强强地放下两只脚。要想在那里栖身，着实困难。一个柱头隐士[①] 也

① 柱头隐士，古时住在高柱上冥思苦想的人。

许能行。可吉利亚特比较挑剔,想找个更好的去处。

小多佛尔礁朝大多佛尔礁倾斜,远远望去,仿佛是在向大多佛尔礁致礼。两座礁石之间,在下面相距二十来尺,可在顶部相距最多不过八九十来尺。

吉利亚特站在爬上去的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了大多佛尔礁顶平台上那块灯泡般鼓凸的岩石。

那平台比他的头至少高出五六米。

他与它之间隔着一个深渊。

小多佛尔礁顶呈倾斜状,他看不见自己脚下的绝壁。

吉利亚特从腰带上解下带结的绳索,用目光飞快地扫了一下相隔的距离,把铁钩掷向大多佛尔礁的平台。

铁钩抓了一下岩石,又滑落下来。系有铁钩的带结绳索沿着吉利亚特脚下的小多佛尔礁往下落去。

吉利亚特对准那块隆起的花岗岩,把绳索抛得更远一些。他隐约看到那块岩石有不少凹处和裂口。

这一次掷得又巧又准,铁钩钩住了。

吉利亚特抻了抻。

岩石碎了,结绳又落到了吉利亚特脚下的绝壁。

吉利亚特第三次掷出铁钩。

铁钩没再滑落。

吉利亚特用力地拉了拉结绳。绳子没有松动。铁钩抓得牢牢的。

它卡进了平台的某个隙缝里,吉利亚特无法看清。

他把生命托付给了那个未知的依托。

吉利亚特毫不犹豫。

时间紧迫。必须抄近道。

再说,再下到迪朗德号上去考虑新的对策,几乎是不可能

的。很可能会滑倒，几乎肯定会掉下去。上山难，下山更难。

吉利亚特和所有优秀的水手一样，动作准确无误。他从不浪费气力。他做事总是量力而行。因此，他虽然是常人的筋骨，却发挥出惊人的力量。他的肌肉跟平常的人差不多，但心灵却截然不同。他给肉体的力量增添了精神的神力。

眼下要做的事着实可怕。

要吊着这条结绳，越过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的深渊，这并非易事。

在履行职责或献身的时刻，人们往往会遇到这类仿佛是死神提出的问题。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幽灵在问。

吉利亚特又试着抻了抻绳子；铁钩紧紧地钩着。

吉利亚特用手巾包住左手，用右手紧握住结绳，再用左手握着右拳，然后朝前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猛蹬岩石，以这种冲力防止绳子打转儿。就这样，他从小多佛尔礁纵身跃向大多佛尔礁的绝壁。

撞击很猛烈。

尽管吉利亚特采取了防范措施，但结绳还是打转了，所以他的肩膀撞在了岩石上。

他被弹了一下。

他紧抱着的两只拳头也碰到了岩石。手巾被擦烂，两手蹭破了皮。没有伤着骨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吉利亚特一阵晕眩，在空中悬吊了一会儿。

但是他人虽晕眩，脑子还很清醒，没有松开手中的结绳。

他在空中晃荡和摇摆了一段时间，终于用双脚勾住了绳子，而且勾牢了。

完全清醒之后，他像用手紧紧握住一样，用双脚紧勾着结

绳,眼睛朝下望去。

他根本不担心绳子的长短,因为他用这根绳子多次爬过比这更高的地方。绳子确实很长,一直拖到了迪朗德号的甲板上。

吉利亚特深信可以爬下去之后,便开始往上攀登。

片刻过后,他便爬上了那个礁顶平台。

除了飞鸟,从没有其他任何动物在上面落过脚。礁顶积满了鸟粪。这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为大多佛尔礁这块巨大的棱柱形花岗岩的横断面。梯形平台的中心往下凹,宛如一只脸盆。是雨打使然。

不管怎么说,吉利亚特判断正确。在梯形平台的南角,有一个层层叠叠的岩石堆,可能是从礁顶崩塌下来的乱石堆积而成的。这些如巨大的铺路石的岩石,中间留有空隙,要是哪头野兽误入其中,到了这礁顶,倒是有了个藏身之地。石块相互顶着,支撑着;它们就像一堆瓦砾,中间有不少缝隙。那儿并没有什么大的岩穴,而是如海绵一样满是小洞。其中有一个洞可让吉利亚特藏身。

洞里长着野草和苔藓。

吉利亚特在洞里就像进了地下通道。

洞穴的入口有两尺高,越往里越窄。有一些石棺就是这种形状。石堆背朝西南,可避雨,但迎着北风。

吉利亚特觉得这地方很好。

两个难题都解决了:凸肚形帆船有了锚地,而他也有了落脚点。

这个落脚点的最大优点就是离破船很近。

结绳的铁钩夹在两块岩石中间,紧紧地钩着。吉利亚特在绳上压了一块大石头,把钩子牢牢地固定住。

这样,他便可以自由地立即动手搭救迪朗德号了。

他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大多佛尔礁是他的家;迪朗德号是他的船场。

上下往返,易如反掌。

他沿着带结的绳索飞快地滑到甲板上。

这一天不错,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他感到很满意。这时他才发现肚子饿了。

他解开系食物的绳子,打开折刀,割下一块熏牛肉,咬一口黑面包,对着罐子喝一口淡水,美滋滋地吃了一顿晚餐。

干得好,吃得好,这是两大乐趣。肚子饱了,仿佛心里也满足了。

吃了晚饭,天还没有全黑下来。他抓住这白日余光,开始减轻破船的载重,这是十分紧迫的事。

他花了白天的一部分时间清除了船上的废物,把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如木头、铁器、缆绳、船帆等,放进坚固的机器间里。他把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进海里。

凸肚形帆船上卸下的那些东西,由绞盘吊到了甲板上,虽然很简单,但仍然是个累赘。吉利亚特发现小多佛尔礁绝壁上有一个洞穴,伸手可及。在岩壁上,人们常可以看到这些天然的橱柜,而且从不上锁。他寻思,可以把那些东西藏到这个洞里去。他把工具箱和衣箱以及分别装着稞麦和饼干的两只包塞进洞里,再把食品篮塞在洞口,离洞边太近了点,但已经没有别的空地方了。

他已经先从衣箱里取出了羊皮、水手雨衣和油布绑腿。

为了不让带结的绳索被风吹得乱晃,他把它的下端固定在迪朗德号的一根横架上。

迪朗德号有不少凹角,这根横架又是弯弯的,绳索系在上面十分结实,就像用手抓牢了似的。

还有绳索的上端。固定下端当然很好，但绝壁顶部绳索与平台在尖顶相交处，岩石尖角锋利，恐怕绳子会被慢慢锉断的。

吉利亚特在清理出来的那堆废物中翻出了几块破船帆，又从一截旧缆绳中抽出几股长线，全部塞进口袋里。

一个水手见了就能猜到他要用这些破帆布和长线把绳子裹好，固定在岩锋上，防止摩擦。这活计就叫"包扎缆绳"。

他带上那团东西，打好绑腿，在粗布短工作服上套上那件水手雨衣，拉起雨衣风帽压住水手帽，再用羊皮的两条前腿将羊皮系在脖颈上。这么全副武装之后，他用手抓住牢牢固定在大多佛尔礁侧面上的绳索，开始向这座黑糊糊的海上炮楼发起攻击。

尽管双手全被擦破，吉利亚特还是轻捷地爬上了礁顶平台。

夕阳的最后几抹余辉消失了。夜幕已经降临在海上。

多佛尔礁的顶部还有一点点亮光。

吉利亚特趁着这一点点光亮给绳子裹上破帆布。他在绳子与岩石相交的那一段缠了厚厚的好几层，每层都扎得结结实实，就像女演员们在膝盖上套上护膝，为最后一幕的临终受难做好准备。

包好绳子之后，蹲着的吉利亚特站了起来。

就在他为带结的绳索裹破帆布的那一会儿工夫，他就隐隐约约地感到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震颤。

那就好像静夜里一只巨大的蝙蝠在扇动翅膀。

吉利亚特抬起头来。

在他的头顶上方，在暮色苍茫的天际深处，一个黑色的大圆环在飞旋着。

在古画中，人们可以在圣人的头顶上看到这类圆环。只不过画中的圆环是灰暗背景下的一个金色圆环；而吉利亚特头顶上方是苍白的天际下的一个黑色圆圈。再没有比这更奇特的

了。那仿佛是大多佛尔礁的夜晕。

这圆环朝吉利亚特靠近，复又离去，先小后大。

那是黑压压一片受惊的海鸟，有海鸥、军舰鸟、鸬鹚和红斑鸥等。

大多佛尔礁是它们的栖息地，它们在此睡觉。吉利亚特在它们的领地占了一间客房。他这位不速之客使它们惊恐不安。

这儿来了一个人，这可是它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阵惊鸟纷飞持续了一段时间。

它们好像在等着吉利亚特离去。

吉利亚特若有所思地用目光追踪着飞鸟。

这个海鸟飞旋终于拿定了主意，圆环突然变成了螺旋，像一片乌云，飘落到群礁另一端的人礁上。

在那里，它们仿佛在讨论对策，进行磋商。吉利亚特躺在花岗岩洞穴里，用一块石头垫在头下充作枕头，久久地静听着海鸟叽叽喳喳地抢着发言。

后来它们静下来了，海鸟和吉利亚特在各自的礁石上进入了梦乡。

八、不祥之鸟

吉利亚特睡得很好。但也觉得冷，常常被冻醒。很自然，他是脚朝里，而头朝外。他的床上有不少小石块，挺锋利的，他睡前没有想到把它们全捡掉，这很影响他的睡眠。

他不时地微微睁开眼睛。

有时候他听到沉闷的轰隆声。那是海潮涌进礁石的洞窟时像打炮似的在轰鸣。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切都呈现出神奇的景观；他仿佛身在

幻境。再加上黑夜给人的几分惊异感，吉利亚特觉得自己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境地。他自言自语道："我在做梦。"

接着他又睡着了，还真的做起梦来，他梦见自己的海角屋，在布拉维宅，在圣桑普森。他听见戴吕谢特在唱歌；他置身于现实之中。他睡着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醒着，在生活着；而他醒来时，却感到自己在睡觉。

从此之后，他确实生活在一个梦境中。

将近夜半时分，空中响起巨大的骚动声。吉利亚特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地有所感觉。很可能是起风了。

有一次，一阵冷颤把他惊醒了，他睁开了眼睛，比前几次睁得稍大一点。他看见空中乌云密布；月亮在躲藏，一颗大星星紧随其后。

吉利亚特脑子里本已充满纷乱的梦幻，而梦境的这份夸张使黑夜中可怕的景观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破晓时分，他浑身冰凉，却睡得死死的。

曙光突然出现，把他从那也许很危险的沉睡中惊醒过来。他的凹室面对着东升的旭日。

吉利亚特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窜出洞来。

他睡得那么死，没有立刻缓过神来。

渐渐地，现实感恢复了，他喊叫道："吃早饭了！"

天空静谧，天气寒冷而晴朗。空中没有一丝云彩，黑夜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太阳已经高高升起。第二个美好日子开始了。吉利亚特感到美滋滋的。

他脱下油布雨衣，解下绑腿，用羊皮（里子面朝里）一裹，拿了一截没有涂焦油的绳索捆扎好，塞进洞里，以防雨水打湿。

接着他拾掇了一下床铺，也就是说捡走了床上的小石头。收拾好床铺之后，他顺着绳子滑到迪朗德号的甲板上，往放食品

篮的那个岩洞跑去。

食品篮不在那儿。由于放得太靠洞边，夜里起风，把它刮到海里去了。

这表明大自然是不想让人捣乱的。

那风一定是怀有恶意，存心使坏，才会到这儿来把篮子刮跑。

这是敌视的开始。吉利亚特意识到了这一点。

十分熟悉大海的人，很难不把海风和岩石看作是个人的。

除了饼干和稞麦粉，吉利亚特只有靠贝壳为生了，人礁上那个遇难者死前就只能靠贝壳延长生命。

至于捕鱼，想也甭去想。鱼最怕撞击，总在避开浅滩。在礁石林立的海域，鱼篓或鱼网无用武之地，锋利的礁尖把它们一划就破。

吉利亚特吃了几个礁虱贝，那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礁石上挖下来的，差点把刀子都弄断了。

正当他在吃这份清水寡油的早餐时，海上传来了一阵奇特的嘈杂声。他抬眼望去。

原来是一群海鸥刚刚冲向下方的一块矮礁石，拍击着翅膀，你挤我撞，吵吵闹闹，全都挤在一个礁顶上，一片混乱。这群长着尖嘴利爪的猛禽在啄食什么东西。

它们争夺的就是他那只食品篮。

那篮子被风刮到一个礁顶上，散了架。猛禽蜂拥而至。它们用嘴叼走了所有撕开的食物。吉利亚特打老远就认出了他的熏牛肉和咸鱼干。

飞鸟们也开始报仇了。它们也有怨恨。吉利亚特占据了它们的窝儿；它们便夺走他的食粮。

九、怎样利用礁石

一个星期过去了。

尽管正值雨季，但一直没有下雨，吉利亚特非常高兴。

不过，至少从表面上看，他要做的事已经超出了人力的范围。成功的可能十分渺小，所以他的尝试似乎是疯狂之举。

往往事到临头，才出现重重障碍和种种危险。事情刚一开始，便发觉完成起来有多么困难。任何一个开端都遇到了阻力。一着手便显出这是难于办到的事。他接触到的困难就像芒刺在手。

吉利亚特必须马上弄清面临的障碍。

要从已有四分之三陷进礁岩间的迪朗德号上弄出机器，在这么个季节，又是在这么个地方，进行这么一种抢救，还想有几许成功的希望，那似乎得有一大队人马，可吉利亚特却是单枪匹马；还需要一整套的木工和机修工的工具，可吉利亚特只有一把锯子、一把斧头、一只凿子和一个锤子；还需要一个设备良好的工场和一间条件齐全的屋子，可吉利亚特却没有栖身之地；还需要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食物，可吉利亚特连一片面包都没有。

假如在这一个星期里，有谁看见吉利亚特在多佛尔礁做的事情，是不会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的。他好像不再考虑迪朗德号和那两座多佛尔礁，他只关心浅滩上的东西，似乎一门心思倾注在破船的那些残片上。他趁着退潮，把破船散落在礁石上的东西一一捡拾起来，从一块岩石捡到另一块岩石，凡是海水冲在上面的东西，碎帆布、绳头、铁片、破木板、满是窟窿眼的船壳板、折断的桅桁、横梁、铁链、滑轮等等，全都捡起来。

同时，他还仔细察看礁石上的每一个凹陷处。没有一处可

以住人的，这使吉利亚特大失所望，因为他夜里栖身在大多佛尔礁顶的乱石堆中，冷得厉害，希望能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住处。

有两个凹陷处比较宽阔，尽管地上几乎到处坑坑洼洼，里面拐弯抹角，但人可以站直身子，可以走动。尽管风吹得到雨打得着，但是最高的潮水也漫不进来。而且，它们就在小多佛尔礁旁边，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出。吉利亚特决定把一处当仓库，另一处当工场。

他用他所能捡到的所有的横帆上端和顶部的系索，把破船上回收的那些东西全部捆扎起来，把碎木板和铁片什么的扎成捆，把帆布打成包，然后细心地再包扎结实。涨潮时，这些包裹浮在水面，吉利亚特拖着它们穿过浅滩，拉到他的仓库里去。他在一个礁坑里找到了一根竖桅用的吊举绞索，有了它，一些大的木头玩意儿也拉得动了。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把散落在浅滩上的一段段铁链全都打捞起来。

吉利亚特坚持不懈地、令人惊讶地做着这一切。凡是他想做的，他都在做。

到了周末，被暴风击得七零八落的一切，全都被他井然有序地放置在那个花岗岩仓库里。前角索放在一角，下后角索放在另一角；帆角索绝不和吊索混在一堆；双角铁按照洞孔的多少分门别类；从断锚的系缆环上解下来的缆绳卷成一捆；没有滑轮的单眼滑车与复滑车分别存放；系索栓、导索木环、止动索、落帆索、护桅缆、导缆器、滑车索、索扣端、系桁铁箍、掣索、补助帆桁等，凡是没有完全损坏的，都放开放好；所有的木结构——横桁、主柱、支柱、撑柱、舷窗盖、鱼尾板、加强列板等——分别堆在一旁；那些散了架的干舷壁板尽可能地重新拼凑了起来；缩索与旋转索，吊索与牵引索，涂焦油索的滑轮与白麻索的滑轮，列板与舷侧顶列板的残片，全都分开放置；还辟了一个角落专门放置油

朗德号的桅支索与连接索。各种残骸碎片都有自己的角落。破船上的一切全都分门别类地存放在这里。真像是一个乱而不混的库房。

一块支索帆，虽然千疮百孔，但用大石块压牢，盖着那些东西，倒也能挡雨避风。

迪朗德号船首已被撞得七零八落，但吉利亚特还是把上面的两个吊架及其三个滑轮抢救出来了。

他又找回了艄斜桅，并费了很大的劲儿把缠扎索解开。缠扎索通常都是在天气干燥的时候用绞盘缠上去的，所以全都紧紧地绞在一起。但这种没有抹焦油的粗绳索十分有用，吉利亚特还是把它们解下来了。

他还捡回了那口小锚，它卡在一个暗礁洞里，是在退潮时显露出来的。

他还在坦格鲁伊的舱房里找到了一个粉笔头，他小心翼翼地攥在手里，可能要作个记号什么的。

另外，还有一只消防皮桶和几只还挺完好的水桶，充实了他的那些工作备用器具。

迪朗德号上剩下的煤全被他搬进了库房。

花了八天时间，残骸碎片都捡拾完了。礁石清理完毕，迪朗德号也减轻了负担。破船上只剩下那台机器了。

与船后部连在一起的船首舷墙一点儿也不会增加船体负担。它耷拉着，但有一块凸出的岩石支撑着它，不会扯动。再说，这块舷墙又宽又大，十分笨重，拖也拖不动，而且，库房也放不下。整面舷墙看上去像个木筏。

吉利亚特把它撇在了那里。

吉利亚特在这么干时陷入沉思之中，他四处寻找迪朗德号的“木娃娃”而未果。这是被海浪永远带走的东西之一。

为了能找回它，吉利亚特宁可献出自己的双臂，如果眼下不是那么需要双臂的话。

在仓库的入口和外边，可以看到两堆废料：一堆废铁，可以重新锻造；一堆木头，可以烧火。

吉利亚特总是天一亮就动手干活。除了睡觉而外，他一刻也不休息。

鸬鹚飞来飞去，看着他干活。

十、炼 铁 炉

仓库整理完毕之后，吉利亚特便着手修造炼铁炉。

吉利亚特选中的第二个凹缝处有一条羊肠小道似的峡廊，比较深。一开始他曾想住在里面，但海风不断地往里灌，既猛又烈，他只好放弃这一念头。但这个风箱似的地方使他想到了炼铁炉。这个岩洞既然当不了他的卧室，但可以成为他的工场。利用障碍为自己服务，这是向胜利迈出的一大步。风是吉利亚特的死敌，吉利亚特要设法让它成为自己的仆役。

对某些人，人们这么评说：样样都会，但毫无用处。这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岩洞。岩洞可以展现它拥有的，但绝不白给。有的岩洞像个澡盆，却任凭盆里的水从一条缝隙里流走；有的如同一间卧房，却没有屋顶；有的布满苔藓，恰似一张床，却十分潮湿；还有的像一把扶手椅，却是硬邦邦的石头。

吉利亚特想修造的炼铁炉有着浑然天成的轮廓；但要把这大致的轮廓修成可以使用的铁炉，将岩洞改造成为冶炼场，那实在是万分地艰难。那地方有三四块大岩石，中间镂空呈漏斗状，末端连着一条狭缝，鬼斧神工地造成了一个未定型的大鼓风机，比旧时那些高达十四尺的炼铁炉用的风箱还更有力。那种旧式

风箱每拉一次，可在下方提供九点八万立方寸的气，可这里却大不相同。飓风提供的气是无法估量的。

力量过大，反倒成了问题；无法控制风量的大小。

这个岩洞有两个缺陷：一是穿堂风，二是流水穿过。

那水流不是海浪，而是一条涓涓不断的细流，是渗透的细水，不是激流。

海浪不断拍击礁石，浪花飞溅，有时高过百尺，因此，几座高岩俯瞰其上的一个天然水池终于积满了海水。天池里的水一满，便往后流，沿着绝壁，形成了一道细小的瀑布，约有一指宽，从十米左右的高处往下溅落。除了海水外，还有雨水往里灌。乌云不时飘过，往那永不枯竭、始终外溢的天池里洒下一阵雨水。池里的水是咸的，不能饮用，但尽管水咸，却清澈见底。那道瀑布从刚毛藻尖上悠悠地垂落，仿佛顺着发尖在往下流淌。

吉利亚特想借这股水来控制风量。他找了一个漏斗，用木板草草地加工制作了两三根水管，其中一根还装了龙头，又找了一只大桶，放在下方充作水箱，但一无压板，二无平衡锤，他只好把水箱上面封死，下面挖了几个通气孔，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吉利亚特既有点铁匠手艺，又有几点机械技术，终于做成一个装置，虽不及我们今天所说的鼓风机完美，但决不比过去比利牛斯山区用的喇叭风筒简陋。

他有黑麦粉，用它调成糨糊；他有白麻绳，用它做成嵌缝用的麻丝。他用这种糨糊、麻丝和几块木楔，把岩缝全部填塞好，只留下一个通风的孔道。那孔道是他用在迪朗德号上找到的一根信号炮点火棒改制成的。这孔道水平地对着吉利亚特铁炉的那块大石头。他又用细麻线做了一个活塞，需要时可把孔道口堵上。

这之后，吉利亚特便往炉膛里装煤和木柴，用火镰敲石取

火，点燃一绺乱麻，再用乱麻引着煤和木柴。

他试了试风箱。风箱非常好用。

吉利亚特心里升腾起一股主宰风、水和火的独眼巨人的自豪感。

他是风的主宰，他在花岗岩上制造了一个“鼓风机”，让狂风钻进风箱；他是水的主宰，他把小瀑布改造成了气泵；他是火的主宰，他使这透湿的岩石冒出了火焰。

这个岩洞顶上几乎无遮无盖，黑烟随意飘散，把凸出的绝壁熏黑。这些岩石仿佛本该永远跟海浪打交道的，可现在却尝到了烟熏火燎的滋味。

吉利亚特找了一块非常厚实的大卵石当铁砧，其形状和大小差不多也正合他意。这是锻打的基础，很危险，时刻有可能击碎。这块巨石的一端圆圆的，最后收缩成一个圆尖，勉强可用作铁砧的圆锥，可另一端却不是尖锥。这像是穴居人用的古石砧。它表面被海浪冲刷得光溜溜的，几乎与钢一样坚硬。

吉利亚特很后悔没有想到把铁砧带来。他因为不知道迪朗德号被暴风雨拦腰截成两段，本以为能在前舱里找到木工的工具箱和整套工具。可是，恰恰前舱被席卷一空。

被吉利亚特在礁石上征服的那两个岩洞彼此相邻：仓库和铁工场连在一起。

白天干完活以后，到了晚上，吉利亚特便用水把饼干泡软充饥，再吃一个海胆、一只拳头蟹或几只海栗子，这是他在礁石中惟一可以抓到的东西。然后，他爬到大多佛尔礁上的那个岩洞里去睡觉，浑身颤抖，就像那根摇晃不停的带结的绳索。

吉利亚特生活在这种虚空之中，即使终日忙忙碌碌，仍实实在在地感觉出这种空落。过分实在的感觉让人惊恐不安。体力劳动十分繁重，有着数不胜数的具体事情要做，但这丝毫消除不

了他的困惑:为什么到这里来?到底在干什么?一般来说,身体疲乏是一根连接尘世的线;但吉利亚特所做的一切实在奇特,往往使他置身于某种理想的混沌境地。有时候,他仿佛觉得是在云间抡锤。还有的时候,他又觉得他的工具像是武器。他有着异常的感觉,好像在制止或预防某种潜在的袭击。无论搓麻绳,抽帆中的麻线,或支撑木板,仿佛都在制造作战机器。在这拯救机器的工作里的千百种细微的担心,终于在他脑子里发生了防御侵略的效果,这侵略很少隐藏着,而且容易预见到。吉利亚特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思想,但他感触到了这些思想。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不是工人,而是个斗兽者。

他在这里确实像个斗兽者。他几乎感悟到了这一点。这几乎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奇特扩展。

此外,在他的周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幻境,是对他做无用功的幻想。看到种种力量在无法探测的无限空间里徒劳地耗费,实在令人困惑至极。人们在寻找目标。始终在运动的空间,永不停息的海水,匆匆而过的云彩,巨大而神秘的力量,这纷乱的一切都是问题。那永恒的震颤在干什么?那阵阵狂风在制造什么?那一次次的震动要创建什么?那些撞击,那些呜咽,那些吼叫,到底要干什么?这纷乱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如同潮起潮落,永不消失。吉利亚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无限的动荡以它难解的谜在困惑着他。不知不觉之中,由于压力和敏锐,导致了一种无意识的几近恐怖的恍惚,好幻想的吉利亚特机械而又难以抗拒地把大海徒劳无益的惊人努力和他的劳动混为一体。处在他这样的境况之中,叫人怎能不去感受、探测那可怕而勤劳的海浪的奥秘呢?在人们可能的思考范围

内，怎能不对海浪的起伏、浪花的飞溅、岩石难以觉察的磨损和四面来风的怒吼加以思索呢？这无底的海洋，这达那伊得斯[①]式的云彩，这周而复始的永恒运动，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对人的思想而言，是多么可怕啊！

徒劳无益，不。可是，啊，未知啊，惟有你才知道其中的奥秘。

十一、发　现

海岸边的礁石，有时会有人攀登；而茫茫大海中的礁石，绝不会有人光顾。到那儿去寻找什么？那又不是座小岛。别指望弄到食物，不可能有果树、牧场、牲畜和可饮用的泉水。那是一片荒凉光秃的世界。那是一座悬崖峭壁露出水面而尖峰藏于水下的岩礁。在那儿，除了遇难船只，不会再见到别的什么。

这类礁石，从前的海上语言称之为“孤礁”，我们已经说过，这都是些奇怪的地方。那儿四周一片汪洋。大海在那儿为所欲为。陆地上的任何东西都奈何不了它。人类对大海感到恐怖；大海提防着人类；它对人类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和所作所为。在有礁石的地方，大海便无忧无虑；人是不会去那里的。波涛的自言自语根本不会受到干扰。大海始终在为礁石忙碌，为礁石补偿损失，把礁尖磨得更锋利，使之高高矗立，使之焕然一新。大海穿透岩石，冲掉松的石块，剥蚀坚硬的石头，割去岩石的肉，留下岩石的骨，对礁石进行搜身、解剖、钻孔、打洞、挖沟，使孔洞相连，布满蜂窝，宛如一块巨大的海绵，并掏空岩石的内心，雕凿岩石外形。在这座属于它的隐秘的高山中，大海为自己构筑了

---

① 达那伊得斯姊妹是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达那俄斯的五十个女儿。除希珀尼斯特拉外，其余四十九个均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把丈夫杀死。

洞窟、圣堂和宫殿。海上生长着谁也无法形容的、可怕而又壮观的植物，有会咬人的漂浮在水面的水草，有扎根岩底的怪物。它把这一可怕的美景深藏在幽暗的水底。在孤礁上，大海不会受到任何监视、窥探和骚扰；它在那里随意地发展着人类难以企及的秘密天地。它在那里聚集着自己所释放的可怕的生命。大海的一切神秘就在于此。

我们再说一遍，海岬、海角、悬崖、绝壁、浅滩、暗礁，都是名副其实的建筑。与海洋的构造相比，地质构造简直不值一提。一座座的礁石，这些波涛的楼宇、海浪的金字塔和地下陵墓，是属于本书作者曾在某处称之为"自然艺术"的神秘的艺术，有着某种宏伟的风格。在这里，"偶然"似乎为"刻意"。这些建筑形式丰富多彩：有珊瑚骨的繁杂、大教堂的宏伟、宝塔的奇特、山岳的雄浑、珠宝的精致、墓穴的恐怖。它们有蜂房一般的洞穴，有动物园似的巢窟，有鼹鼠穴般的地洞，有巴士底狱式的地牢，有兵营里的机关暗道。它们有大门，但紧闭着；有圆柱，但被截断；有塔楼，但歪斜着；有吊桥，但被摧毁。里面的"房间"无法藏身，有的是鸟的巢，有的是鱼的窝，没有人的落脚处。建筑风格变幻无常，互不协调，或违背静力学原理，形状突兀，开始的式样是拱门饰，结束的式样却为额枋；岩石层层叠叠；恩克拉多斯① 是这一建筑的工匠。神奇的动力学在这里提出了它的难题，但全都得到了解答。吓人的穹隅可怕地牵拉着，但从不坠落。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维系着这令人目眩的建筑。到处都是突伸着的，垂挂着的，被全部掏空了的，不可思议地悬浮着的。巴别塔的建筑原理在这里不受尊重。未知，这一伟大的建筑师，从不精

---

① 恩克拉多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为乌拉诺斯和该亚的儿子，因反叛众神，被雅典娜压在西西里岛下。

心计算，却无不成功；岩石杂乱地堆积在一起，却构造成伟大的建筑。没有任何逻辑，却有着极大的平衡。这远不是坚固，而是永恒，同时又是纷乱。波涛的喧嚣仿佛融进了花岗岩洞。礁石，是风暴的化身。没有比这始终摇摇欲坠而又永远耸立的恐怖建筑更惊心动魄的了。在那里，一切都在相互支撑着，又都在相互冲突着。那是产生建筑的线条的激战。人们从中看到了海洋和飓风之间的争斗和合作。

这一建筑术有其可怕的杰作，多佛尔礁便是其中的一个。

大海以一种惊人的爱建造并完美了多佛尔礁。汹涌的海水舔噬着它。它可憎，背信，阴险，布满阴暗的洞窟。

它的底下，如人体静脉系统的洞穴，以数不胜数的分支通向不可探测的深处。退潮时，这一错综复杂的洞穴世界时而敞露出一些入口，人们可以进入其间。不过少不了困难和危险。

由于抢救工作的需要，吉利亚特不得不探测所有这些洞穴。没有一个不让人感到恐怖。在海下洞穴里，由于海洋放大的比例，到处呈现出两座多佛尔礁之间那一奇特的屠宰场似的景观。永不可摧的花岗岩绝壁上那浑然天成的可怕壁画，谁要是没有在这类海底洞窟中亲眼见过，那是想象不出来的。

那些残暴的洞窟有着阴险的本性，绝不要在里面耽搁。潮水一来，那些洞窟便会灌满了海水。

里边有许多海虱和其他海鲜。

洞窟深处堆积着小山似的卵石。有许多超过一吨重。它们形状各异，色彩纷呈；大部分看似在滴血；有一些通体布满黏糊糊、毛绒绒的海草，好像一只只大绿鼹鼠在岩石间搜索。

有好些洞窟底部突兀，像炉膛一样。另有一些似神秘循环的血脉，一条条弯曲的黑缝伸进岩石中间，那是深渊中的街巷。这些缝隙不断缩小，人无法进入。点燃一支火把，可以看见里面

黑糊糊的岩石在渗水。

有一次,吉利亚特四处探索,冒险摸进了这样一个岩缝;潮水不高不低,正是时候。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不必担心海上会出现任何意外,给他造成更大的危险。

我们刚刚指出,有两个原因迫使吉利亚特不得不这样去探险:一是抢救工作的需要,得寻找可以使用的废料;二是得捉螃蟹、龙虾,以解腹中饥。在多佛尔礁,贝壳之类开始不太好找了。

岩缝狭窄,几乎无法通行。吉利亚特看见前方有些许亮光。他费力地缩紧身子,七扭八拐地尽可能往里边钻。

他无意中进入的这个岩洞,正是克吕班驾着迪朗德号猛烈撞击的那座岩石的岩尖,他正好在那岩尖下面。岩石外部陡峭,无法靠近,但里面却是空的,有长廊、深井、小屋,宛若一位埃及国王的坟墓。这个岩洞是最为错综复杂的迷宫之一,是永不疲倦的大海用海水这一巨镐开辟的天地。这座海底迷宫可能有不止一个岔道口与外面浩瀚的大海相通,有的在水面上敞着大门,有的则如无形的漏斗,深扎海底。

吉利亚特并不知道,克吕班跳海的地方就在这岩洞附近。

在这个鳄鱼口里,其实不必担心会有什么鳄鱼。吉利亚特像条蛇似的在往前爬,经常碰到额头,有时弯曲着身子,有时又直起腰来,不时跌入踩不到底的水洼,接着又爬上岩石,艰难地前进着。

羊肠似的岩缝渐渐变宽,出现了微弱的光亮。突然,吉利亚特踏进了一个神奇的洞窟。

十二、海底建筑的内部

那微弱的亮光闪现得很及时。

再往前走一步，吉利亚特必将掉进一个也许是无底的水潭里。洞里的水寒冷异常，能使人骤然麻木，连最强壮的游泳好手也要一命呜呼。

再说，一旦困在水潭里，绝对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抓住那陡峭的洞壁爬上来。

吉利亚特急忙停住。他刚刚钻出来的那条岩缝通到一块又窄又滑的凸出的岩石，像是一堵垂直的高墙上的挑头。吉利亚特倚着绝壁在观察。

他身在一个大洞窟中。他的头顶上方，宛若一个畸形的头颅。这头颅仿佛刚刚被剖开似的。岩石布满条痕，湿漉漉的横向脉络像是颅内纵横交错的神经纤维和齿状颅缝。洞顶是岩石，地面是水。涨潮时，汹涌的波涛被四壁牢牢困住，好像一块块颤动的大石板。洞窟四面封闭。没有天窗，没有气窗，四壁没有任何缺口，洞顶不见一丝裂缝。整个洞窟被水下透出的光所照亮，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冥府之光。

在穿越黑暗的岩巷时，吉利亚特瞳孔扩大，因此在昏暗中能分辨出这一切。

这种洞窟，如泽西岛的普兰蒙窟，根西岛的斑状空心洞，还有因走私贩子常在洞中藏匿走私品而得名的塞尔克店铺洞，吉利亚特多次光顾，十分熟悉。但是这些令人惊叹的洞窟，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他刚刚闯入的这个海底殿堂。

吉利亚特在面前的波浪下面，看见一座穹隆淹没在水中。穹隆的尖顶由海浪自然雕琢而成，架在两根深不见底的黑柱上，闪闪发光。大海上的光芒正是通过这座水下拱门射人洞窟的。因为是从海水中透射出来的，这亮光显得十分奇特。

这亮光经海浪扩大，状如一把阔大的扇子，投射在岩石上。笔直的光线在暗黑的背景映衬下，仿佛长长的光带，随着岩洞的

凸凹,忽明忽暗,恰似玻璃片折射的光芒。洞窟中确有光亮,但那是一种陌生的亮光。这种亮光与我们所熟悉的光亮全然不同。你可能以为一脚跨上了另一个星球。那光亮是个谜,仿佛是斯芬克斯的瞳孔里射出的青光。整个洞窟状如一颗硕大而壮观的骷髅头,穹隆是头盖,拱门是嘴巴,惟独缺少窟窿作为两只眼睛。那张嘴吞吐着涨落的潮水,向外部世界敞开大门,吸入光明,吐出苦涩。某些聪慧而又邪恶的生物与它基本相像。太阳光透过玻璃似的海水,射进拱门,变成了绿色,如同金牛座 a 放射的光芒。水中闪烁着湿润的光线就像是正在溶化的绿宝石。洞窟的每一个角落,都染上了一层柔和的海蓝宝石色,显得十分细腻。洞顶爬满了大脑叶似的裂片和脑神经状的蔓延的细缝,反射出柔美的绿玉髓色光芒。波光粼粼,返照在洞顶,在无穷地组合分化,那金色的鳞片忽而扩大,忽而缩小,仿佛跳着神奇的舞蹈。一种魔幻的感觉油然而生;你不禁会想,是否有什么捕获物或期待物在使这张活跃壮丽的火网如此欢腾。在凹凸起伏的穹隆上,倒挂着又细又长的植物,其根穿过花岗岩,伸进上面的潜水层中,而且末端不断地滴下一颗颗宛若珍珠似的水滴,嘀嘀嗒嗒地落入深渊之中。整个场面令人心潮激荡,无法言表。你无法想象能有比这更加迷人的景观,也无法见到比这更加凄切的情景。

这是一座谁也弄不清楚的、沾沾自喜的死神殿堂。

十三、看见的和隐约看见的

幽暗而又炫目,这便是此处的奇妙之所在。

在洞窟中,可以感觉到大海的起伏波动。洞外的动荡使洞内的水一涨一落,如同呼吸一样匀称。你仿佛觉得有一个神秘

的灵魂在这片巨大的绿色光波中悄然无声地忽升忽落。

海水异常清澈，吉利亚特看到水下不同的深度，有一些可以落脚的地方，那是一块块突出的岩石的表层，越往深处，颜色越绿。有的缝隙黑黝黝的，可能深不可测。

水下拱廊两侧，是隐约可见的拱腹，黑漆漆的，表明有一些小的侧洞，属中央洞窟的侧门，低潮时也许可以进入。

这些洞穴的顶部都是倾斜的，倾斜的角度则有所不同。有几个几尺宽的小沙滩，被海潮冲刷得光秃秃的，消失在那些倾斜的洞底里。

这儿那儿，有一些五六尺长的水草在水下摇曳，宛如迎风飘动的长发。隐约可见一些密林般的海藻。

洞窟的四壁从上到下，无论在水中还是水上，自穹顶到深不见底的洞底，披挂着那珍奇的海洋之花，是肉眼很难发现的花卉，从前的西班牙航海家称之为海底牧场[①]。一层厚厚的苔藓呈橄榄色，深浅浓淡相宜，把岩石的凸出部位既盖住又衬托出来。所有的隆凸处，都生长出一根根细细的斑斑点点的海藻，渔民们把它们当作晴雨表。洞穴中神秘的气流把这些闪光的细带吹得瑟瑟抖动。

在这些植物下，是海洋宝库中时隐时现的最奇异的珍宝，有象牙贝、风螺、笔螺、冠螺、荔枝螺、蛾螺、长柄螺、塔形守螺。到处是钟形帽贝，如一间间小茅屋，紧紧地粘在岩石上，聚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村落，人称海浪金甲子的石鳖在村中的小街上游荡。鹅卵石很难进入洞穴，而贝壳却在这里藏身。它们是这里的贵族老爷，披金挂银，避免和那些石头小人有任何不文明的野蛮接触。有的地方，贝壳聚集成堆，在水下闪烁，发出难以描述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的光芒,从中可隐约看到水乳交融的碧蓝色和珍珠色,以及那在水中变幻无穷的金黄色。

在洞窟的石壁上,在高潮水位线的稍高一点的地方,生长着一种绝妙奇特的植物,与帷幔似的海藻连接在一起,仿佛是一道道饰边,使海藻帷幔完美无缺。这种植物纤细如丝,密密麻麻,彼此交织在一起,几乎是黑糊糊的一片,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块发皱的深色大台布,点缀着天青色的小碎花。它们在水下闪闪发亮,你以为看见了蓝色的火焰。露出水面,它们是一朵朵鲜花,藏在水底,便成了一颗颗蓝宝石,以致潮水上涨,淹没布满这些植物的洞壁底部,那一颗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便仿佛镶嵌在水中的洞壁上。

潮水高涨,洞窟像肺似的吸足了水,沐浴在水中的这些花儿便光彩四溢。潮水一退,它们便枯萎凋零,凄凄惨惨,仿佛命中注定。一吸一呼,犹如生死轮回。

这个洞窟的奇迹之一,是洞里的岩石。那岩石有的像墙,有的似拱,还有的如同艏柱或壁柱,而且有的地方光秃秃的,粗糙不堪,可就在近旁,却有着浑然天成的最精美雕刻。你不知道是什么充满灵气的东西融入了粗笨冥顽的花岗岩中。海洋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有的墙面如斧削一般四四方方,上面仿佛布满了圆圆的浮雕装饰,形态各异,宛如一座朦胧的浅浮雕。面对这云雾缭绕的浮雕,你会以为置身梦境,幻想是普罗米修斯在为米开朗琪罗制作草图。似乎天才的米开朗琪罗用小锤子稍加修饰,便可使巨人开创之作臻于完善。在另一些地方,岩石又如撒拉逊人的盾牌一样镶有金丝,或似佛罗伦萨的坛子嵌有乌银。有的岩石看似科林斯[①] 的铜壁,有的宛如清真寺的大门,饰有

① 科林斯是希腊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阿拉伯式图案，还有的如同北欧古碑，上面布满了神秘莫测的爪印。缠绕卷曲的蔓生植物交织在金灿灿的苔衣上，仿佛点缀着金丝银缕。这个洞窟错综复杂，还有一座艾勒汉卜拉宫[①] 似的宫殿，其建筑庄严而奇特，浑然天成，粗犷和精致融为一体。

华丽的苔藓为花岗岩的边角铺上了一层细绒。绝壁上仿佛饰着花彩，花朵盛开的野藤巧妙地披挂在空中，高悬不落，装饰得如此美妙，仿佛颇有灵性。一丛丛奇异的墙草错落有致，妙趣横生。一个洞窟可能拥有的万种风情在这里充分得到了展示。水下射出伊甸园的神奇光芒，交织着海洋的昏暗和天国的辉煌，使得所有的线条都显得隐隐约约，如入朦胧幻境。每一个波浪都是一面棱镜。在呈虹色的波光照耀下，万物的轮廓都涂上了凸镜照射的斑斓色彩；太阳光谱在水下荡漾。你仿佛看到一段彩虹在透明的晨曦中扭动。在另一些角落，水下月光闪烁。所有的光亮似乎都集中在这里，以幻化成一片神秘莫测的苍茫冥境。洞府里豪华异常，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动人心魄，令人莫测高深的了。左右着洞府的是那种魔力。神奇的植物和奇形怪状的层岩浑然一体，呈现出一种和谐来，野蛮之物的这种结合是完美的。蔓生植物爬在岩石上，像是在轻抚着它。粗石和野花深情地亲抚着。巨石柱巍然挺立，柱头及其连接处挂着娇美的花环，轻轻地颤动，仿佛仙女玉手在搔弄着比希莫特[②] 的脚心。岩石支撑着植物，植物拥抱着岩石，情深意切。

这些畸形的神秘结合，展现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崇高的美。大自然的杰作并不逊于天才的创造，它也蕴含着绝对的成分，令人肃然起敬。它们的出人意外，让你无法抗拒，心悦诚服。你从

① 艾勒汉卜拉宫，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格兰纳达的摩尔人王国的宫殿。

② 比希莫特，《圣经·旧约》中的食草猛兽。

中能感觉到一种超越人类的先觉，当它们从恐怖中突然闪现出奇妙时，确实惊心动魄，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个神秘的洞窟，可以说，像是在另一个星球(如果可以接受这种说法的话)。你在这里感受到未曾预料到的惊愕。洞府里充满世界末日般的光芒，你简直难以相信它的存在。眼前的现实带着不真实的痕迹，它看得到摸得着，你置身其间，只不过难以置信。

那海底窗洞中射来的是阳光吗？那幽暗的深潭中颤动的是海水吗？那些拱腹和门廊难道不是化作洞窟的蓝天白云吗？你脚下的是什么石块？这些基石不会分崩离析并化作烟云吗？这隐约可见的贝壳珠宝到底是什么？这里与生命、地球和人类距离有多远？沉浸在黑暗中的那份陶醉又是什么？那是一种未曾听说过的、几乎神圣的激情，其中交织着海底深处水草微微颤动的不安情绪。

在这椭圆形洞窟顶端，有一座线条奇美的巨大的拱门，拱门下有一个几乎很难辨析的岩洞，如同洞中之洞，如同圣殿中的圣体龛，透过圣殿帷幔似的翠蓝色光帘，可见波浪间露出一块四四方方的巨石，宛如祭坛。海水环绕着这块方石。仿佛有一位女神从方石飘然而下。你不禁如临幻境，想象在这海底殿堂的祭坛上，有一位裸体天使在永恒地沉思着，因凡人闯入而隐身而去。在这座庄严的殿堂里，很难设想会没有神灵；由幻想召来的幽灵自行幻化显形；只见一束圣洁的光芒投射在隐约可见的肩头，前额沐浴在曙光之中，椭圆的脸庞，宛若奥林匹斯山的女神，神奇的酥胸，贞洁的臂膀，晨曦中飘逸的长发，难以描绘的腰肢，以明暗法衬托出的清晰的轮廓，隐没在神圣的雾霭中，仙女般婀娜的体态，贞女般纯洁的目光，宛如出海的维纳斯，又似混沌中诞生的夏娃；这就是在这里难免要产生的幻觉。要说这里没有

幽灵，那很难令人相信。一位裸体女子，心中闪烁着明星，也许方才就端坐在这祭坛上。祭坛散发出难以言传的气氛，令人如痴如醉，仿佛上面真有一位白衣仙女亭亭玉立，洋溢着青春活力，在默默地表示敬意。置身其间，你的脑子里会浮现出安菲特里特、特提斯或戴安娜的形象，那是光彩四溢的理想的形象，充满爱心，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黑暗世界。正是她刚刚悄然离去，在洞窟中留下这片光明，仿佛是从她星星般的躯体内迸射出的芬芳的霞光。那耀眼的神灵已经从这儿消失；你无法看到她的脸庞，因为只有无形之物才能看见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你会浑身颤抖，那是一种快感。女神虽然不在，但神灵永存。

洞窟的美仿佛就是为这一神灵而创造的。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正是为了这位女神，这位珍珠仙女，这位呼风唤雨的皇后，这位在汹涌的海浪中诞生的美慧女神，正是为了她，这地下宫殿才壁垒森严，一片肃穆，不让这神圣的幽灵置身的黑暗、肃静的世界受到丝毫的干扰。在这里，黑暗充满敬意，肃静代表着庄严。

吉利亚特可以说能够洞察大自然的一切，他仿佛在梦幻之中，隐隐地感到几分激动。

突然，就在他脚下几步远处，在那如同溶化的宝石般透明奇妙的海水中，他隐约看见一种说不出什么形状的东西。那就像一块长长的破布，在荡漾的水波中移动。它不是在漂浮，而是在滑行；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地，正向某地快速前进。那块破布看上去又像是宫廷小丑手握的人头杖，上面带有一些尖角；那些软软的尖角在水中游荡；它浑身仿佛积满了难以浸透的灰尘。那模样不仅恐怖，而且污秽肮脏。这东西有点不可思议；它一定是个生物，要不就是个幽灵。它好像在向洞窟的阴暗处游去，终于钻了进去。茫茫的海水在它身上变得黑糊糊的。最后，它的影子忽地一闪消失了，十分吓人。

第二章 苦　工

一、工作没有工具

这个洞窟不轻易让人脱身。进来不易，出去就更难。不过吉利亚特还是得以脱身，但他再也没有进去过。里面没有任何他要找的东西，他也没有时间去寻古探幽。

他立刻干起了锻造。他缺少工具，就自己动手制造。

他有船的残骸做燃料，海水做动力，风做鼓风机，一块大石头做铁砧，有灵气提供技艺，有韧性增加力量。

吉利亚特狂热地着手这件前途未卜的工作。

天气好像在助他一臂之力。天是一直晴和，春分节气也变化不大。三月来临，但平和无异。白昼变长。天空湛蓝，宇宙间的运转极其温情，正午时分天气尤为晴朗，好像把一切恶意都排除掉了。在阳光下，大海活泼欢快。不过温柔轻抚也许是背信的前奏。这样的爱抚，大海是从不吝啬的。和大海这个女人打交道，可千万小心它的微笑。

风不大；水力鼓风机只会运转得更好。过强的风力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吉利亚特有一把锯；他又做了一把锉：他用锯锯断木头，用锉锉金属；再加上他那铁匠的两只手——一把似铁钳，一把似铁铗；铁钳用于拧紧，铁铗用来操纵；一个如同手腕，另一个巧如手指。三分手艺七分工具。渐渐地，吉利亚特又添了许多辅助器具，建起了自己的煅炉。他用一段铁条做成了煅炉的挡板。

他主要忙于将滑车分门别类，逐一修复。他重新修整好复滑车的车身和滑轮。他把所有折断的小梁的损伤部分锯掉，重新加工其两端；我们已经说过，为了给他的木工活儿做准备，他将船的残骸，根据形状、大小和性质分别储存起来，橡木质的放在一边，松木质的放另一边，像加强肋骨这样的弧板和加强列板这样的直板也分别存放着。这便是他制作支梁和杠杆的储存仓库，到时候可能就会派上大用场。

谁要想造一台复滑车，就得有横梁和滑轮；但这还不够，还得有滑绳。吉利亚特修整了钢索和缆绳。他扯开破裂的风帆，成功地抽出完好的麻丝，搓成绳子；再用这绳子把钢索连接起来。但是，这些接头处的绳子很容易腐烂，必须尽快使用绳索和钢缆，可吉利亚特只能做成不涂焦油的白麻绳，因为他缺少防腐焦油。

缆绳修复好之后，他就立即去修复铁链。

多亏了那块卵石砧侧面的尖锋(其尖角正好可以充作铁砧的双锥角)，吉利亚特锻造出了一些粗陋但却结实的铁环。他用这些铁环把断裂的链结环环扣接起来，连成了长长的一条。

没有帮手，独自锻造，实在不顺手。但他还是成功了。确实，他用这座煅炉只是锻造了一些小零件；但他可以一只手用钳夹着它们，用另一只手来锤打。

他把驾驶台上的圆铁棒截成几段，每一段的一端锻成尖角，另一端锻成扁平，做成了一些约一尺长的钉子。

这种长钉常用于固定浮桥，对在岩石里起固定作用也很有益。

吉利亚特为什么如此艰辛地做这些事呢？大家等着瞧吧。

他不得不一再地打磨斧刃和锯齿。为了锉锯齿，他还造了一把三角锉。

他偶尔也用一用迪朗德号上的绞盘。绞盘上的链钩坏了。他重铸了一只。

他靠着他的铁钳和铁铗，再加上用作螺丝刀的那把剪刀，开始拆除船上那两只翼轮，并且成功了。我们没有忘记，翼轮是可以拆卸的，因为它们的构造很特别。原先用来遮挡轮盘的套筒，而今被用作包装。吉利亚特用套筒的木板，加工成两个木箱，把两只翼轮的零件仔细编号，一件件存放在箱子里。

他那截粉笔头为编号帮了大忙。

他把这两只木箱放在迪朗德号甲板上最牢固的地方。

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吉利亚特而临的就是最大的难题了：机器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拆卸翼轮是可能的，而拆卸机器就难了。

首先，吉利亚特对这台机器不很了解。盲目行事可能会对它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再说，即使真的试着把它一块块拆下来，也不是仅凭这岩洞煅炉、穿堂风风箱、石砧等工具就能办到的，还需要别的工具。试着拆御它，很可能把它弄得支离破碎。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事绝对不可行。

吉利亚特好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怎么办？

二、仿佛莎士比亚有可能与埃斯库罗斯[①] 相遇

吉利亚特自有主意。

十六世纪，科学尚处于襁褓之中，远在阿蒙东[②] 发现第一

---

① 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鼻祖。

② 阿蒙东(1693—1775)，法国物理学家。

条摩擦定律，拉伊尔[1] 发现第二条定律，库仑[2] 发现第三条定律之前，有个萨尔布利斯的泥瓦匠兼木匠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教、没有任何指导、除了那还是个孩子的儿子就别无帮手的情况下，用十分简陋的工具把卢瓦尔河上夏里代教堂的“巨钟”搬下了钟楼，一下解决了五六个静力学和动力学纠缠在一起的难题，诸如卡在马车里的轮子同时阻碍了马车行进之类的难题。这项伟大的工程，用非凡卓绝的简易方法，没有弄断一根铜丝，也没让一个齿轮脱钩，就将整座钟从钟楼三层搬到二层，把这座完全用铜和铁铸就，“大如夜警值班室”的巨型计时器，连同它的传动机制，它的滚筒、发条、鼓轮、挂钩、平衡锤、管球、套球、横向钟摆、擒纵叉、粗细不等的链子的绞丝，以及那些一个就重达五百磅的石锤，那些铃铛、报时装置和能报时击钟的金铸人像等等，整个儿地搬了下来；自从这位名字已被遗忘的人完成这一奇迹以来，再没有人完成过与吉利亚特的构想相媲美的壮举。

吉利亚特梦想的这次行动也许更艰难，也就是说更加棒。

迪朗德号的机器所带来的困难：它的重量、细致和复杂决不亚于卢瓦尔河夏里代教堂的大钟。

而且，那哥特木匠还有他儿子作帮手，吉利亚特可是只身一人。

此外，还有从卢瓦尔河的默恩城，从纳韦尔，甚至从奥尔良赶来的民众，在必要时他们能为萨尔布利斯的木匠助一臂之力，为他打气加油；可吉利亚特的周围，除了风啸，除了海潮，没有任何声响和人迹！

除了莽撞行事而外，对于难卜的事物总有着一种无法比拟

① 拉伊尔(1640—1718)，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② 库仑(1736—1806)，法国物理学家。

的胆怯。而由不知变为敢作敢为时,那这份未知难卜之中就已含有一个指南针了。这个指南针就是对真理的一份直觉,这种直觉在简单的头脑中比在复杂的头脑里更加清晰。

未知萌生跃跃欲试。未知是一种梦幻,而好奇的梦幻则是一种力量。学识有时使人恍惚,并且常常使人畏缩不前。学者伽马[1] 就可能在风暴岬前退却。如果克里斯多夫·哥伦布是个出色的宇宙学家,他就根本不可能发现美洲。

如果加尔瓦尼[2] 真是一位学者,并且知道反冲的话,死青蛙的颤动就根本不会引起他的好奇,他也就不会发现人们称之为加尔文主义的那一套绝妙的规律了。

第二个登上勃朗峰的是个学者,名叫索絮尔[3];而第一个攀登者是个牧人,名叫巴尔马。

顺便提一下,这些情况是特殊的,而这一切根本诋毁不了科学,因为科学是规律。一个无知者可以发现什么,而只有学者可以发明创造。

凸肚形帆船一直泊在人礁湾中,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记得,吉利亚特早就安排好一切,以便能随时使用他的帆船。他上到船上,仔细测量了好几处横梁,特别是舯肋骨那一段。然后他又回到迪朗德号上,量了量机舱通道平台的直径。这直径也够长的,不包括那两只翼轮在内,只比凸肚形帆船的主梁短两尺。因此机器可以装进凸肚形帆船。

但怎么把它弄进去呢?

---

① 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是第一个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人。

② 加尔瓦尼(1737—1798),意大利解剖学家,电流发明者。

③ 索絮尔(1709—1790),日内瓦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

三、吉利亚特的杰作挽救了勒蒂埃利的杰作

在这之前不久,一个渔夫如果疯狂至极,敢在这个季节来这一带海域游逛,那他的大胆就会得到报偿:他可以在这儿欣赏到大小多佛尔礁之间的奇景。

他可能隐约看到的是,四根坚实的横梁间距相等地排列在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由于是嵌在礁石里,所以固若金汤。在小多佛尔礁一侧,横梁顶端就戳在岩石自然的凹凸之间支撑着;在大多佛尔礁一侧,横梁顶端则是某个大力士站在自己架起的横梁上用锤子猛力锤进去的。四根横梁比两座礁石间的宽度稍稍长一些,因此它们和礁石榫合得非常牢固,还形成了一定的倾斜度。它们与大多佛尔礁石呈锐角相交,与小多佛尔礁则呈钝角相交。它们的倾斜度都不大,但不均衡,这是一大缺陷。除了这一缺陷,它们仿佛是用来铺设桥面的。四座复滑车,靠着各自的牵引索和复滑绳,被悬吊在四根横梁上,既大胆又奇特,因为横梁这一头吊着双轮滑车,而另一头则悬着单轮滑车。这个间距实在太大,非常危险,可能是要完成这个抢救而不得不如此。双轮滑车很得力,单轮滑车很坚固。它们都用缆绳缚住,那些缆绳远远望去好似一根根细线,在这滑车构架的空中装置下方,迪朗德号巨大的遗骸仿佛悬在这些细线上似的。

船骸还谈不上吊起来了。在横梁的垂直下方,船甲板上机器旁凿了八个孔,左舷四个右舷四个,另外又在这八个孔下方的船底凿了八个。从四个双轮滑车上笔直垂下的缆绳下到甲板,通过右舷那四个孔穿出船身,再从龙骨和机器下绕过,从左舷那四个孔中拉进船,然后再穿过甲板,回绕到横梁上的四个单轮滑车上,上面的一种类似小吊车的装置,把四股缆绳挽成一束,与

另一根缆绳连接在一起，单手便可操纵。整个装置还配有一个挂钩和一个木嵌环，那根单缆从木嵌环中穿过，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制动整个装置。经过这番设置，四个复滑车可以一起运作，完全能够控制悬垂力，操纵者利用这一动力舵，可保持操作的平衡。

这个小吊车构造非常巧妙，既有现代的惠斯顿单轮滑车某些简便的特点，又有古代维特吕弗多轮滑车的长处。这是吉利亚特自己发明的，因为他既不认识早已作古的维特吕弗，也不知道当时尚未出生的惠斯顿。缆绳的长短根据横梁不同的倾斜度加以调节，这样，倾斜度不均衡的缺陷得到了一点矫正。舷绳很危险，没有抹焦油的白麻绳可能会断，也许最好使用铁链，但是铁链在滑车上又不容易滑动。

所有这一切，尽管满是缺陷，但由于是一个人独自弄成的，那可真是了不起。

再说，我们也不能一一加以解说。大家将会明白，我们省略了许多让行家更加明白，而让一般人糊涂的细节。

机器的烟囱顶部从中间两根横梁之间穿过。

吉利亚特没有料到他无意中剽窃了前人的成果，完成了三个世纪前萨勒布利斯的那个木匠的机器装置。这个装置简陋而不规范，操作起来非常危险。

我们在此说明一点，一个装置，即使有再大的缺陷，也丝毫不影响它凑合着运转。虽然是跛脚，但还是能走路的。

罗马圣保罗广场的方尖碑，虽然违反了一切力学原理，毕竟还是竖起来了。沙皇大帝的四轮马车好像每走一步就要翻倒似的，但照跑不误。马尔利的机器简直是个畸形物！这里凸出一块，那里又陷进去一块，但它仍旧能给路易十四提供饮用水。

不管这个装置情况咋样儿，吉利亚特还是充满了信心。他

甚至胸有成竹，早在那天他回到他的凸肚形帆船上时，就按照迪朗德号拴烟囱的那四根铁链上的四个铁环的间距，在他的船的两侧装上了两对铁环。

吉利亚特显然已有一个十分完整、坚定不移的计划。因为一点儿幸运都不可能有，他便从各个方面加倍地小心。

他所做的看上去好像没用，但却可看出他的深思熟虑。

他的行事方法，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可能会使一个旁观者、甚至一个行家摸不着头脑。

如果有谁目睹了他在进行这项工程，譬如看见他以惊人的毅力，豁出命地在两座多佛尔礁底部的岩壁上用铁锤钉入他自制的那八九十来根长钉的话，会很难明白这些长钉能派上什么用场，会迷惑不解他这样辛苦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这个旁观者又看见吉利亚特在测量前舱的一块侧舷板，——大家记得，就是耷拉在船舷上的那一块，——又用一根很有韧性的缆绳系住木板的上沿，再用斧头砍掉了那些散乱的木条，然后等着海水退潮，他在上面拽，海水在下面涌，把木板拖出窄巷；最后，费尽全力地用缆绳把这块比窄巷出口还要宽的木板和横梁固定在小多佛尔礁底部的长钉上，那这个旁观者也许会觉得更加莫名其妙，心里很纳闷儿，如果吉利亚特想图方便，要把障碍排除，打通多佛尔礁之间的那条窄巷的话，那他只需听任海潮将那些东西卷走，任其顺水漂走好了。

吉利亚特可能自有道理。

为了把钉子钉进多佛尔礁的基岩，吉利亚特利用了花岗岩壁上的所有罅缝，必要时还将岩缝凿宽，嵌进木楔，然后再把铁钉钉进木楔里。在暗礁狭道另一侧，即东头的那两块岩石上，他也做了同样的准备工作；他在所有的岩缝里都嵌上木楔，好像全要在上面钉上钉子似的；不过这好像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并没

有往上面钉钉子。我们知道，在物料匮乏的情况下，为谨慎起见，他只能根据需要，到了迫不得已时，才会动用手中的材料。这又在重重困难之中增添了几分麻烦。

一项工作刚刚结束，第二项又接踵而来。吉利亚特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一项便转入下一项，坚定不移地迈着巨人的步伐。

四、在 抵 抗 中[①]

这么干的那个人让人看着十分害怕。

吉利亚特在这繁重复杂的劳动中耗尽了所有的气力，难以恢复。

缺衣少食，疲劳过度，使他消瘦了。头发和胡子长了。所有的衬衣都成了破布片儿。他赤着脚：风刮跑了他的一只鞋，海浪又卷走了另一只。他所使用的石砧粗陋而危险，锻打时迸出的碎石片，弄得他双手和双臂伤痕累累。这些伤只不过是一些擦伤，算不上什么伤口，但却因狂风吹、咸水浸而轻度发炎。

他饿，他渴，他冷。

他的淡水罐空了。他的黑麦粉也用光或吃完了。他只剩下一点点饼干了。

由于没有水泡软饼干，他只好用牙齿一点点嚼着吃。

渐渐地，一天天地，他的气力在锐减。

这可怕的礁石在向他索命。

喝水成了问题；吃饭成了问题；睡觉也成了问题。

当他终于能逮到一只鼠妇或一只螃蟹，他就有吃的了；当他看见一只海鸟扑向一个岩顶，他就有喝的了。他爬上岩顶，在上

① 原文为拉丁文。

面发现一个小坑，坑里积有一点淡水。他等鸟儿喝完再喝，有时和鸟儿一块儿喝，因为锦葵鸟和海鸥已和他很熟悉了，看他靠近也不飞走。即使饿得七窍生烟，吉利亚特也从来不伤害它们。大家记得，他对鸟儿有点迷信。而尽管他蓬头垢面，胡子拉碴，鸟儿们也不怕他；他容貌的改变反而使它们放下心来；它们不再认为他是个人，而认为他是个野兽。

现在，鸟儿们同吉利亚特成了好朋友了。可怜的朋友们相依为命。当他还剩一点儿黑麦粉时，他常把麦粉做成饼，弄碎，一点点地喂它们；眼下它们投桃报李，为他指出有水的地方。

他生吃贝壳类动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渴。遇到螃蟹，他就把它们弄熟了吃；没有锅，他就像费罗埃岛的野人那样，把螃蟹架在两块用火烧烫了的石头上灼烤。

然而，春分节气显露出来：雨水多了，而且十分讨厌。不是阵雨，也不是瓢泼大雨，而是细密、冰冷、透凉、尖利的雨丝，如针尖般钻进吉利亚特的衣服，刺入他的肌肤，扎进他的骨头。这雨非但解决不了喝水的问题，反倒淋得他浑身透湿。

这雨吝于相助，滥施淫威，难称天物。吉利亚特在这日夜不停的雨中过了一个多星期。这场雨真是老天的恶作剧。

夜晚，他因为太累，在岩洞里睡得死死的。海上的大库蚊拥进洞来叮他。待他醒来时，全身都是疙瘩。

他在发烧，这反倒使他撑了下去；寒热能杀人，也能救人。他本能地咀嚼着苔藓地衣，吮吸着野生的辣根草，那是一些长在暗礁的干燥罅隙间的小草。不过他不太在意自己的疼痛。他没有时间为自己，为他吉利亚特而分散精力。迪朗德号的机器状况良好。对他来说，这就足矣。

由于工作需要，他常常跳到海里，然后再上来。他在水中进进出出，就好像在自己的公寓里，从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似

的。

他的衣服再没有干的时候。它们浸满了晾不干的雨水、绞不干的海水。吉利亚特湿漉漉地活着。

整天生活在潮湿里，也就习以为常了。爱尔兰的穷人：老人、妇女、几乎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以及小孩，都在露天地里过冬，在骤雨大雪中互相依偎着，蜷缩在伦敦街头的屋檐下，在潮湿中过活，在潮湿中死去。

浑身湿漉漉的，却又干渴难耐；吉利亚特忍受着这种奇特的痛苦。有时他禁不住去咬自己的衣袖。

他点燃的火也不怎么能暖和身子；这火在露天里只能帮点小忙；向火的一面灼热烫人，背火的一面把人冻得瑟缩。

吉利亚特，大汗淋淋，但却在哆嗦。

吉利亚特周围的一切，都在一种可怕的沉寂中与他对抗着。他感到四面都是敌人。

这些东西都笼罩着一片“不行”[1] 的阴影。

它们的沉寂是一种可怕的警告。

吉利亚特被一种巨大的恶意包围着。他被火灼痛却仍冻得发抖。火将他啃啮，水将他冻坏，干渴使他发烧，狂风撕裂他的衣服，饥饿折磨着他的胃。他忍受着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切。这重重困苦，无声的，漫无边际的，看上去好像有着命运造就的随意性，却又不知怎么粗暴地聚合在一起，从四面八方落到吉利亚特身上。吉利亚特感到这一切在无法躲避地追逼着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躲过它们。它们就像是一个人似的在故意与他作对。吉利亚特感到自己受到了阴险的排斥，感到有一种仇恨在拼命地折磨他。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他要逃跑还是可以的，但是，既然留下来了，他就只有和这难以识透的敌意战斗到底。既然无法将它驱走，那就竭力将它压倒。它究竟是什么？反正，它窒息着他，压制着他，驱赶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在遭受这个无形杀手的残害。每过一天，这个神秘的螺丝便又拧紧一圈。

吉利亚特所处的不安的环境，如同一场蹊跷的决斗，在这场决斗里，有一个陷害人的妖怪在黑暗中埋伏着。

阴暗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把他团团围住。他觉得它们决心把他赶走。这就好像冰川在推动流冰一样。

这潜伏的盟敌看上去几乎没有对他下手，但却已将他的衣服撕烂，使他鲜血直流，把他逼人绝境，可以说在还没打就先让他败下阵来。他并未因此而少干活儿，仍坚韧不拔地干着。但是随着工程的展开，他渐渐地垮了。仿佛大自然凶狠异常，决心把你拖得精疲力竭。但吉利亚特硬顶着，等待着。这深渊开始在消耗他。那它下一步会怎样呢？

多佛尔双礁这条深藏海里的花岗岩巨龙却接纳了吉利亚特，任他自由进人，爱干什么干什么。但这种接纳却好像一张血盆大口，请你人内。

这空旷，凄清广袤，人类与之不容。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严峻，无声地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遵循着无情而被动的自然法则。潮起潮落，礁石犹如黑漆漆的昴星团，每一块都是旋涡中心闪烁的星星，水流自此散出，对一切都冷漠无言，不知是在酝酿着什么样的阴谋来抗议一个人的狂妄之举。寒冬，乌云，茫茫大海，把吉利亚特团团围住，慢慢逼近，在他周围逐渐闭合，使他与外界的生灵隔绝，好像在一个人周围建起一间地牢。所有的一切都在同他作对，没有什么站在他的一边；他孤立无援，他被遗弃，在遭受折磨，遭受摧残，被人遗忘。吉利亚特的食品贮藏

库已经空了,工具也残破不堪,白天饥渴难耐,夜晚挨冻受寒,伤痕累累,衣衫褴褛,破布片紧贴着化了脓的伤口,身无完衣,体无完肤,手裂口,脚淌血,四肢如柴,面色苍白,但眼里却有着一股火焰。

璀璨的火焰是清晰可见的意志的表现。人的眼睛生来就是显露其美德的。我们的瞳仁能够说出在我们身上凝结着多少人性。我们正是通过睫毛下的那束光芒来展示我们自己。眯缝着眼的人心怀叵测,伟大的心灵,眼睛炯炯有神。如果睫毛下不见任何光彩,那就说明那颗脑袋里空泛无物,心灵里无爱可言。有了爱就会有坚强意志,而有了坚强意志就会有华光放射。决心会在目光中燃起火焰;正是那一个个羞于表现的念头给这令人赞叹的火焰提供了燃料。

执著的人是高尚的人。匹夫之勇只是一时激发,骁勇只是一种气质,勇敢也只是一种美德,而坚持真理才堪称伟大。几乎所有伟大心灵的秘密都包含在下面这个词里:坚持[①]。坚持之于勇气,如同轮盘之于杠杆,是基于一个支点的不断更新。无论最终目标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要朝着目标而去,一切都在那儿;前者便是哥伦布,后者就是耶稣。十字架确实疯狂,但荣耀由此而生。不要犹疑,不要动摇,你有痛苦,就有胜利。从精神上来看,跌倒并不表示不能再飞翔,腾飞也许正源于坠落。庸人会在貌似强大的障碍面前却步;而强者则不然,他们有可能失败,但胜利是他们的必然。你可以找出各种好的理由劝阻圣人艾蒂安[②],使之不至于被石头砸死。但正因为对这种所谓理性的劝阻的轻蔑,才有了我们称之为殉道的那种虽败犹荣的胜利。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艾蒂安,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被石头砸死在耶路撒冷。

吉利亚特的一切努力仿佛都是徒劳的,成功甚微而缓慢,而且为了获得一点点收获,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崇高,显得悲壮。

为了在这条遇难的船上方搭起四根横梁,为了把船上可抢救的部分隔离开来,为了在遇难船上用缆绳安装起四套复滑车,他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付出了多少劳动,进行了多少摸索,夜里,睡在硬石头上,白天,玩命干活儿,这就是孤立无援地苦干的悲苦,命中注定,在劫难逃。这份悲苦,吉利亚特不只是接受,而且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害怕有人跟他竞争,因为一个竞争者可能就是一个对手,所以他不找任何帮手。这繁重的工作,这艰难险阻,这吃不尽的苦头,在救船过程中有可能遭受的毁灭,还有那饥饿、寒热、匮乏、困境,他都独自承担。这是他的那份私心。

他仿佛被罩在一种可怕的气罩里。生机在一点点地离他而去,而他几乎没有察觉。

体力的丧失并未耗尽他的意志。信念只是第二动力;意志力才是第一动力。俗语说,信仰可以移山,但与意志力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吉利亚特因体力消耗而失去的一切,靠着自己的毅力又重新夺了回来。面对这野蛮的大自然的暴戾行径,人在肉体上确实显得渺小,但这渺小却导致精神上的伟大。

吉利亚特毫无疲乏之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向疲乏屈服。肉体虽难以坚持,但精神却不服输,这就是一种无穷的力量。

吉利亚特关注着工作的每一点进展,他眼里只有它。他是一个对自己的悲惨境地没有感觉的可怜人。几乎就要达到的目的在激起他的幻觉。他忍受着一切痛苦,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向前!他的工作令他振奋。意志使他陶醉。人是可以因为自己的意志而陶醉的。这种陶醉就叫英雄主义。

吉利亚特可以说是大海的约伯[1]。

可这是一个抗争的约伯，一个与自然灾祸抗衡、搏斗的约伯，而且，如果把这个词用在这个捕捉龙虾和海蟹充饥的可怜人身上并不为过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约伯。

五、在黑暗中[2]

有时候，在夜里，吉利亚特睁开眼睛，望着黑暗。

他感到异常激动。

眼睛看着黑暗。处境险恶，令人不安。

黑暗的压力弥漫着。

黑暗的天顶难以形容。一片漆黑，无法穿透；有一种人所不知的暗淡微弱的光亮同黑暗交织在一起；是化作粉末状的细碎光亮；那是光的一粒种子？还是光的灰烬？宛如上百万支火炬，可全都黯然无光。一团神秘的火点，光亮如灰尘般飘散，就像一束被阻遏的升腾的火花，旋涡般的混沌，坟墓般的死寂，疑问张开一处深渊，谜团忽而呈现忽而深藏自己的面目，无限藏匿在黑暗的面具后面，这就是黑夜。

这种叠合压迫着人。

这种同时集中了所有的神秘，包容了宇宙的神秘和宿命的神秘之混合交织重压着人的头脑。

黑暗的压力反转来影响各种不同类型的灵魂。在黑暗面前，人感到了自身的缺陷。人望着黑暗，深感自己的弱小。黑暗的天穹，仿佛一个盲人。面对着黑夜，人在挣扎，屈膝，下跪，匍

---

① 约伯，《圣经》中叙述的一个最痛苦的圣人。

② 原文为拉丁文。

匐，爬向洞口，或者恨不能插上双翅。人几乎总在想法逃避这一"未知"的丑陋形象。人自问这到底是什么；他颤抖，屈服，迷惘；有时他也会想到那边去。

去何处？

去那儿。

那儿？那儿是什么？那儿又是什么？

这种好奇，显然属于禁忌之列，因为人周围通向那边去的所有桥梁都已坍塌。缺少通向无限的桥。但是越被禁止，越引起好奇，就像那深渊一样。脚迈不到的地方，目光可以到达；视线看不到的地方，思想仍能继续。人不管多么软弱，多么无能，但没有人不愿一试。人天性各异，在黑暗面前，有的去探索，有的便止步不前。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压抑；对于另一些人，则是一种兴奋。景象幽暗，其中混杂着不可解析的成分。

夜是宁静的吗？夜是黑暗的基础。夜间有风暴吗？风暴是烟雾之源。无限既隐又现，它禁止探索，只准猜测。无数的光点使得无边的黑暗愈加黑暗。宝石，闪光，天体，都是在"未知"中被观察到的物质存在；去触碰这些光亮，是一种可怕的挑战。那是在绝对中的创造的标志；那是在无垠的空间里的距离的标志；那是无法用数字表示，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深渊的最低点。一个闪烁着的微小渺茫的亮点，然后又是一个，另一个，再一个；那是难以觉察的东西，但又是极其巨大的。那亮点是一个焦点，那焦点是一颗星星，那星星是一个太阳，那太阳是一个宇宙，可那宇宙却什么也不是。在无限面前，所有的数字都等于是零。

这些什么也不是的宇宙却存在着。对它们进行观察，你可以体会到"什么也不是"和"不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难以企及加上难以探测，难以探测加上难以解释，这便是天穹。

凝视天穹，会产生一种升华的现象：灵魂因为惊恐而变得伟大。

只有人才会有神圣的惊恐;野兽不知道这种恐惧。在这种庄严的恐怖之中,智慧发现了自身的缺陷和面临的考验。

黑暗浑然一体;恐惧由此而生。同时它又错综复杂,惊骇由此产生。它整个儿地压迫着我们的精神,驱除了我们反抗的欲念。它的错综复杂使得我们惊恐地窥伺四周,仿佛会有飞来横祸。你只得屈服,小心提防。面对这个"整体",你只有屈服;人在一切神秘的面前又产生了疑惑。黑暗的单一性中包含着多样性。神秘的多样性,物质中可以观察到,思维中可以感觉到。越是寂静,越是引人窥探。

黑夜——笔者曾在别处提及——才是包括我们在内的特殊生命所固有的正常状态。在时空上都如此短暂的白昼,只有星星的临近。

宇宙黑暗的奇迹没有摩擦就无法完成,而这样一台机器的所有一切摩擦,是对生命的伤害。这台机器的所谓摩擦,就是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在黑暗中,我们感到"恶"的存在,它是对神圣的秩序潜在的否定,是对反叛理想的行为所表现的亵渎。"恶"使广阔的宇宙整体变得如不知何种千头怪物一样复杂。"恶"存在于万物之中,到处作怪。它是风暴,阻碍船只航行;它是混沌,阻碍世界的进化。善是单一的,恶是普遍存在的。恶扰乱成为逻辑的生命。它让鸟儿啄食苍蝇,让彗星毁灭行星。"恶"是对创造物的扼杀。

夜的黑暗充满迷乱。谁陷进去,谁便难以脱身,穷于挣扎。再没有比对黑暗进行探索更加乏力的了。那是对一种抹杀行为的探究。

没有可以让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互相矛盾的答案纠缠不清,疑惑不解的岔道同时展现,错综复杂的现象在一种无尽的推动力的作用下,层层分离,所有的规律相互

倾轧，一种无法度量的混杂使矿物生成，使植物生长，使意念凝重，使爱情闪烁，使引力相吸；各种问题组成的绵长的攻击线在这无边的黑暗中延伸；不确定导致不可知；在这片广阔的无法界定的空间里，宇宙万物全面显现，不是为了视觉而是为了智慧：看不见的东西成为影像，这就是黑暗。人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人根据自己思维的能量担起了这个整体的骇人的重负。这种压力曾促使迦勒底牧羊人去研究天文。造物的毛孔中不由自主地展示出各种秘密；科学的渗透可以说是它自身造成的，并且战胜了愚昧。每一个独处的人，在这种神秘的浸染中，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一位自然的哲学家。

黑暗是不可分割的。万物居于其中。既有绝对的静止，又有运动。人在其中活动，构成了不安定的因素。一种神圣的创造在其中完成了其各个步骤。各种筹划、各种力量、种种目的，在其中共同创造一件巨大的作品。可怕而丑恶的生命就在其中。那里有各种天体的演变，恒星系，行星系，黄道光，有神圣的电流，放射，极化以及引力；那里有合作也有对抗，矛盾对立普遍存在，如潮起潮落，景象壮丽，不可计量的物质，以各自为中心，在自由地运动；星球上有流体，星球外有光辉，还有游离的原子，散乱的胚胎，受精体的曲线，交媾的机缘和搏斗的遭遇，超乎想象的丰沛，如梦境般的距离，使人晕眩的旋转，陷人不可测知之中的世界，在黑暗中纷纷涌现的奇观，一劳永逸的机制，逃逸中的星球的气息，人们感觉到在旋动的轮子；学者在推测，无知者则在认可和颤抖；这一切存在着，而又在躲避着；这无法捕捉，不可企及，难以接近。人们感到万般无奈，压力沉重。人们身上压着一种黑色的势力。你一点也捕捉不到。你被这种无法触及的力量压垮了。

到处是不可思议；没有任何可以理解之处。

除此而外，又增加一个可怕的问题：这一内在的力量是一个生命吗？

人在黑暗中。人在注视着。人在倾听着。

而黑暗的地球在运行，在旋转；花草感受得到这种巨大的运动；蝇子花在夜晚十一点盛开，而萱草花则在清晨五点绽放。令人惊叹的规律。

在其他一些深渊里，一滴水便是一个世界，纤毛虫在那里飞速繁殖；强大的繁殖力由这微生物所体现，渺小产生巨观，微观也在展现自己的宏观；一个硅藻细胞在一小时内可以生成十三亿个硅藻细胞。

所有这些都是不解之谜的命题是多么奇妙！

不可思议便在这里。

人被信仰所束缚。被迫信仰，这就是结果。但是，有了信仰，并不等于就可以安宁。信仰有着一种不知什么怪诞的形式的需要。这就有了宗教。没有什么能比缺少形式的信仰更令人苦恼的了。

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怎么希望，不管你内心如何抗拒，总之，对黑暗，人们并不是在观着，而是在瞻仰。

如何对付这种种现象呢？它们蜂拥而至，该如何行动呢？想化解这种压力是不可能的。要想彻底揭穿这一切神秘，那简直是幻想！有多少所谓揭示的秘密，仍旧是那么深奥，众说纷纭，含混不清，因为自身的繁杂而变得不可理解，可以说是一堆莫名其妙的词语！黑暗是沉默；但这种沉默道出了一切。一个共同的声音庄重地发出：神，神，这是一个不可压缩的概念。它存在于人的意念中。三段论、诡辩术、否定说、系统论、宗教等，虽超乎其上，但却无法减少它的影响。这个概念，黑暗充分地证明了它。但是混乱遍布其余一切现象。这是巨大的内在性。各

种力量达成不可言表的默契，通过这片始终维系着平衡的黑暗加以表现。宇宙悬于太空，什么都不坠落。无限的永恒的运动，安然无恙地进行着。人加入了这一运动，他在运动中所受到的震荡，被他称作命运。命运从何处开始？大自然在何处终结？一件事情和一个季节，一份痛苦和一场雨水，一种美德和一颗星星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小时不就是一阵波浪吗？运动中的齿轮在继续运转，不随人的意志而变化，漠然前行。繁星满天，就是一幅景象，象征着轮、摆和平衡锤。这是崇高的凝望，融着崇高的沉思。这是全部的真实，加上全部的抽象。除此而外，别无所有。人有一种被攫住的感觉。人听凭黑暗的摆布。毫无逃脱的可能。人被卷进转动的齿轮之中，成为整个未知世界的一部分，感到内心的未知和体外的未知神秘地共处。

这是死亡的庄严宣告。这是多么的痛苦，又是多么的欢快！与无限相连，通过这种联系而获得不可缺少的永恒，谁知道呢，永恒是可能的，在宇宙生命洪流神奇的奔腾中，却又感觉到“自我”不可泯灭的坚强意志！望着星辰，“自我”在说：我跟你一样是个生灵！看着黑暗，“自我”在说：我同你一样是个深渊。

这种种异乎寻常，就是黑夜。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孤独，重压着吉利亚特。

对此，他是否明白？不。

对此，他是否感觉到了？是的。

吉利亚特有着纷乱而崇高的思想和一颗孤僻而伟大的心。

六、吉利亚特调整好凸肚形帆船的位置

吉利亚特所策划的这次抢救机器的行动，我们已经说过，是一次真正越狱，需要耐心和技巧。技巧可以创造奇迹，忍耐则导

向痛苦。譬如，有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囚犯，被关在圣米歇尔山，他竟然想出法子在草垫底下挖空了半堵墙。还有一个，那是在一八二〇年，在图勒服刑的犯人，从监狱走廊的平台上割下一块铅片来。他用的是什么刀？没人猜得出来。又用什么火使铅熔化的？也没人知道。他把熔化的铅浇在什么模子里？这大家知道，是浇在一个用面包屑做成的模子里。他用这铅和这模子，制成一把钥匙，又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他只是看过锁孔的锁。这些闻所未闻的技巧，吉利亚特也有。据说他曾经登上红树崖，又从上面爬下来。他是抢救受难船的特朗克[1]，是抢救机器的拉蒂德[2]。

大海如同狱卒，在监视着他。

另外，我们还要说明一点，不管雨水如何阴险，如何恶毒，吉利亚特还是从中得到了好处。他多多少少补充了一点淡水；不过他实在渴得厉害，每一次水壶刚一灌满，他几乎立即把它喝光了。

有一天，我想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或者是五月的第一天，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机器的底座被八条复滑车的铁链捆在当中，每边四条。铁链穿过那十六个孔，在甲板上和船体机身下用锯条连接起来。他用锯子锯开了护货板，用斧头劈断了构架，用锉锉断了绞链，用剪子剪开了船的包铁皮。托着机器的那部分龙骨，被方方正正地切割开来，准备载着机器一起滑下。所有这一切晃得很厉害的东西，都悬在一根恐怕都经不住一锉刀的铁链上。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抓紧时机才是明智之举。

---

① 特朗克，普鲁士人，于一七四六年越狱，逃出格拉茨堡。

② 拉蒂德，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位冒险家。

海水退潮，是个好时机。

吉利亚特成功地卸下了轮轴，因为其末端可能妨碍搬运。接着他又成功地将这一笨重的玩意儿垂直地吊进机器间里。

该是结束整个工作的时候了。我们刚才说过，吉利亚特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因为他不愿意有累的感觉，可是他的工具却全都累了，不能使了。煅铁炉渐渐地也不能用了。

石砧已经开裂。风箱也已开始失灵。那条小瀑布供应的都是海水，盐粒结晶沉淀在机器的连接部，妨碍了它的正常运转。

吉利亚特跑到人礁的小港湾，仔细检查了一下凸肚形帆船，确信一切都很完备，特别是钉在左右舷上的四颗铁钉没有问题之后，立刻起锚，把帆船划回两座多佛尔礁下。

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的水道可以容纳下凸肚形帆船。深度和宽度都够。在到达这里的第一天，吉利亚特就已经看出，可以把凸肚形帆船划到迪朗德号下面。

然而，操作起来还是很难的，需要有珠宝匠般的精巧，而且，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得让船舵在前、船尾先入，这更增加了难度。最要紧的是，凸肚形帆船的桅和帆缆索具必须处在残船体外面，朝着峡道入口的方向。

这种种苛求，使得吉利亚特在操作时甚为不便。这不像把船驶入人礁湾，只要动动舵柄就行了；现在全都需要，推，拉，划，测深浅等。吉利亚特用了不少于一刻钟的时间。最后，他还是成功了。

用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凸肚形帆船终于到达迪朗德号下面。仿佛像是镶嵌进去一样。吉利亚特用他那两只锚把船停稳。大的那只锚锚得很稳，可以抵御最令人担心的西风。

接着，他利用杠杆和绞盘以及早就准备好了的吊索，把装着轮翼的两只箱子吊进凸肚形帆船。这两只箱子做了压舱物。

吊下两口箱子之后，为了控制滑车，吉利亚特又把滑车的吊索系到复滑车的铁链上。

由于吉利亚特的谋划，凸肚形帆船的缺陷变成了优点：它没有甲板，所以装载的货物可以往更下面放，摆在舱底；它的桅杆装在前部，也许太靠前了，但因而也就有了更大的放货的地方，而且桅杆也因此远离残船，一点儿也不妨碍驶出水道；它像一只木屐，在海上，再没有什么比木屐更稳当的了。

突然，吉利亚特发现海水在上涨。他看了看风是从哪边刮过来的。

七、危险立刻出现

风不大，可风不停地从西边吹来。春分时节刮西风，是个坏兆头。

根据风向的不同，涨潮对多佛尔礁的影响也不一样。潮水被风推着，或者从东面或者从西面涌进峡谷。如果潮水从东面进来，则很温顺，涌浪不大；如果潮水从西而进来，那就汹涌澎湃了。这是因为东风是从陆上吹来的，没有多大威力；而西风经过大西洋，裹挟着大海的波涛而来。即使看上去是一阵微风，只要它从西边刮来，就很让人害怕的了。它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卷起惊涛骇浪，一下子把太多的浪涛吹进狭窄的峡道。

涌进峡道的潮水总是很可怕的。潮水如同人群，人群也是一种流体；如果允许进人的量小于欲进入的量，对于人群来说，是相互拥挤，对潮水来说，则是汹涌澎湃。只要风从日落处吹来，即使是最微弱的西风，两座多佛尔礁就得承受每天两次的这种冲击。潮水上涨，波涛紧逼，岩石抵挡，峡口窄小，波涛全力冲击，掀起狂浪，咆哮着，猛击峡道两旁的岩石。因此，一旦吹起哪

怕很微弱的西风，多佛尔礁便呈现出下面这种奇特的景象：峡口外，海面上，风平浪静；面礁石间，却如雷声轰鸣。这不过是小区域内的海水在发威，算不上风暴，但已经够可怕的了。至于北风和南风，它们横向吹来，对峡道的冲击不大。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峡谷的东口，与人礁相连；而西口却在相反的顶端，正好在两座多佛尔礁之间。

吉利亚特和难船迪朗德号以及夹在其下的凸肚形帆船，正处于这个西口。

一场灾祸似乎不可避免。风虽然不大，但足以酿成这场立刻就到的灾祸。

没过多少时间，不断高涨的海水便开始在多佛尔礁峡道中回旋激荡。第一排波涛已经在喧嚣。这来自大西洋的怒潮，有整个大洋的海水作后盾。没有狂风，也没有巨潮，只是一阵普普通通却又咄咄逼人的波涛，从美洲排山倒海而来，裹挟着两千英里的冲击力，扑向欧洲大陆。这阵波浪，宛如大洋的一根巨棒，将被礁石拦腰折断。两座多佛尔礁就像峡口的塔楼和峡道的支柱，将其揉捏。前有障碍，后有涌浪，在礁石的反弹下，在微风的推动下，波涛将在礁石间肆虐，带着遇到障碍而起的一个个旋涡和被遏制的浪头发出的狂怒，冲进两道岩壁之间，将会把停在那儿的凸肚形帆船和迪朗德号击个粉碎。

对付这一有可能降临的灾祸，需要有一面盾牌。吉利亚特拥有这面盾牌。

必须避免让潮水呼啦地涌进来，要任它上涨，但又要阻止它冲击，给它让出入口，但把住整个通道，既抗拒它又屈从它，同时还得预料到波涛在峡道间受到压抑所造成的危险，必须引它进来，而不让它拼命闯入，消除它的野性，让它息怒，归于温顺。必须把激怒它的障碍变成让它温顺的盾牌。

吉利亚特带着他所拥有的那种比力量更强大的灵巧，如山中羚羊、林中猿猴，在凸出的小块岩石上奔腾跳跃，那飞奔的步子令人头晕目眩。他潜进水里，钻出水面，在旋涡中拼搏，在岩礁上攀爬，嘴里咬着一根绳子，手里握着一把锤子，解下了把迪朗德号船头的大木板与小多佛尔礁底部系在一起的缆绳，把一段段锚链加工成绞链，把木板装在绞链上，再系在花岗岩的大钉子上，使木板像水闸的活门，绕着绞链转动，如同舵舭，让木板侧面迎着潮水，潮水推动木板，使它的一端压向大多佛尔礁，另一端被绞链固定在小多佛尔礁上。他利用事先钉牢的铁钉，在小多佛尔礁也安装了同样的装置，把这块大木板同峡道的两根大石柱紧紧连在一起，然后又在这道障碍物上系了一根铁链，好像在铠甲上配上了一条饰带，不到一个小时，一道阻挡海水的闸门便建成了，礁石的峡道好像被一扇大门关闭了起来。

这道强有力的闸门，是用横梁和木板制成的沉重的庞然大物，倒下如木筏，立起如一堵墙，在潮水的帮助下，这道门在吉利亚特的手中摆弄得就像变戏法一般灵活。我们几乎可以说，上涨的海水还没来得及觉察，这道闸门便已做成了。

让·巴尔在海上每次脱险之后，总要对大海说："你受骗了，英国佬!"吉利亚特的情况正可以使用让·巴尔的这句名言。大家知道，每当让·巴尔想要诅咒大海的时候，他都把它称之为"英国佬"。

把住峡口之后，吉利亚特又想到了凸肚形帆船。他把两只锚的链子放长，使之能随潮水起落。这种做法类似古时候的海员们所说的"尽链泊锚"。在干这所有的一切时，吉利亚特都应付自如，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在这之前，他曾用两个滑轮在凸肚形帆船的尾部做了一个导缆器，引出两根绳索，像系帆绳一样系在铁锚的环上，仅凭这一点，一个行家就可以知道，只有吉

利亚特才有这种本事。

此时，海水已经上涌，达到半潮；此时此刻，即使是平静的波涛，也有很大的冲击力。吉利亚特精心安排的东西起作用了。潮水凶猛地扑向闸门，撞击着，升腾着，但只能从闸门下通过。闸门外，波涛汹涌，闸门内，水流平缓。吉利亚特为大海设置了一个考迪奥[1] 峡谷，海潮被征服了。

八、一波三折，前途未卜

可怕的时刻来了。

现在得把机器吊放到小船里去。

吉利亚特右手托着左肘，左手捂着额头，沉思了片刻。

然后他登上残船。残船的机器那一部分得同船体脱离，而船体那一部分则留在原地。

他割断了将烟囱的四根铁链与迪朗德号左右舷系在一起的吊索。这些吊索都是绳子，用刀一割就断了。

那四根铁链失去了束缚，顺着烟囱垂了下来。

他从残船爬到他搭成的吊架上，用脚踢了踢横梁，检查了一下复滑车，摸摸铁链，试试翻板，确信白麻绳没有被水浸透，一切都已齐备，没有任何不稳妥的地方。然后，他又从横梁跳到甲板，来到绞盘旁边，站在准备遗弃在多佛尔礁的船体部位上。那儿是他的工作岗位。

他神情严肃，心情稍稍有点激动，最后看了一眼滑车，然后

---

[1] 考迪奥系古意大利一城市，位于贝内文托和卡普之间，即今日之蒙特萨乔，大约在公元三二一年，萨姆尼特人曾在该城附近的一个峡谷大败罗马军队。

拿起一把锉刀，开始在吊着全部装置的铁链上锉了起来。

在大海的咆哮声中，传来锉刀刺耳的摩擦声。

系在调节滑轮上的绞车铁链，就在吉利亚特手边，他一伸手就能够着。

突然，传出一声断裂的声音。链环刚锉到一半多一点，就立刻断了；整个装置摇晃起来。吉利亚特眼疾手快地扑向滑轮。

锉断的铁链抽打着岩石，八条缆绳绷得紧紧的，已锯开的部位与残船体分离，迪朗德号的腹部张开了大口，载着机器的铁板由缆绳拉着，已经露在龙骨的外面。

假如吉利亚特没有及时抱住滑轮，机器肯定坠落了。但是他的大手强健有力，控制着机器缓缓地降落。

当让·巴尔的兄弟皮埃尔·巴尔，那个强壮而精明的酒鬼，那个敦克尔刻的穷渔夫，可以同法兰西海军大元帅称兄道弟的时候，当他在昂布勒德兹湾援救遇难的朗热隆号军艇的时候，为了将这飘动的庞然大物拖出旋涡湍急的海湾浅滩，他卷起主帆，用苇草捆扎好，要让苇草适时折断，使船帆突然整个展开，乘风向前。他坚信苇草一定会及时折断，正如吉利亚特坚信铁链一定能断裂一样。他俩都具有同样的罕见胆识，而且这份奇特的胆识最终都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被吉利亚特抓住的滑轮，稳当牢固，运转很好。我们记得它起的是缓冲作用，将各种力量汇聚在一起，变成协调一致的运动。这个滑轮就像斜篷的牵绳，只不过它不是为了确定风帆的方向，而是为了平衡整个吊装机械。

吉利亚特挺立着，拳头顶在绞盘上，仿佛用手在给机器搭脉。

在这里，吉利亚特的创造力表现出来了。

各种力量出色的协调出现了。

当迪朗德号的机器整个脱离破船，朝着凸肚形帆船降落的时候，帆船正好被潮水往上举着去接机器。残船和救援船齐心协力，相向相迎，慢慢地向对方靠近，事半而功倍。

潮水在两座多佛尔礁间静静地上涨，托着凸肚形帆船，迎向迪朗德号。海潮不光是被征服，简直是被驯服了。海洋也成了整个吊装机械的一部分。

上涨的潮水轻轻地托起凸肚形帆船，不碰不撞，几乎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托着的是一件瓷器。

吉利亚特将海水和机械的运作结合协调在一起。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绞盘旁，如同一尊肃然的雕塑，一切行动都在听从他的指挥。他根据潮水上涨的速度，不断调节机器下降的快慢。

海浪没有碰撞，复滑车没有颤动。这是一切被驯服的自然力的奇妙合作。一方面，是机器承担的重力，另一方面，是小船受到的浮力。星球的引力形成的潮汐和地球的引力产生的重力，似乎齐心协力地在为吉利亚特效劳。它们心甘情愿，毫不拖沓，在一颗心灵的激励下，这些消极的力量变成了积极的辅力。吊装工作分分秒秒地在向前推进；凸肚形帆船和机器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缩小。它们悄悄地靠拢，仿佛受到了站在一旁的那个人的某种威胁。大自然在接受他的指令，在执行他的指令。

几乎在潮水停止上涨的一刻，铁链也正好放到了头。突然，复滑车停止转动，没有一丝震颤。机器像被一只大手扶着，稳稳地放在凸肚形帆船上。它不偏不斜，稳稳当当，牢固地立在那儿。垫着机器的铁板，凭着它的四只脚，平稳地架在船舱板上。

成功了。

吉利亚特欣喜若狂地看着。

这个可怜的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快乐。巨大的幸福仿佛压

垮了他。他感到四肢软弱无力；在他的成就面前，这个从未乱过阵脚的人颤抖了起来。

他注视着残船下的凸肚形帆船和船里的机器。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以说，他没有想到自己能完成这件大事。奇迹出自他的双手；他惊愕地看着这个奇迹。

他惊愕了不大一会儿工夫。

吉利亚特仿佛突然从梦中醒来，赶忙拿起一把锯子，锯断了八根铁链。因为潮水上涨，他离凸肚形帆船只有十几尺的距离，他便跳了上去，拿了一捆麻绳，捻成四根吊索，穿过事先准备好的铁环，将一小时前还在迪朗德号上捆着烟囱的那四根铁链分别系在凸肚形帆船的左右舷侧。

系好烟囱之后，吉利亚特开始清除机器的顶部。有一块四方形的厚木板还连在上面，那是迪朗德号甲板上的一块护板。吉利亚特拔掉上面的钉子，把废木板扔到岩石上，解除了凸肚形帆船的一些负担，这是很必要的。

另外，就像我们所能预料的，凸肚形帆船在那台机器的重压下，停得非常稳当。它吃水不太深。迪朗德号的机器虽然很重，却比它以前从埃尔姆岛上拉回的石块和火炮要轻。

大事已毕。剩下的就是返航。

九、得而复失的成功

一切尚未完结。

必须打通被迪朗德号的那块船板堵住的狭窄通道，立即把凸肚形帆船推到礁石外，显而易见，这是非做不可的事。在海上，每一分钟都是不能浪费的。风很小，海面上只有微微的波纹；美丽的黄昏在预示着一个美丽的夜晚。海水处于平潮，但可

以感到正在退潮，这正是返航的好时机。趁着退潮驶出多佛尔礁，又趁涨潮驶进根西岛。拂晓时分就可返抵圣桑普森了。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出现了。吉利亚特所考虑的因素中有一处疏漏。

机器可以自由吊装，可烟囱不行。

凸肚形帆船随海潮上涨贴近卡在半空中的难船，减少了吊装机器的危险，缩短了抢救的时间，然而，因为两船之间空隙变小，烟囱的上部卡进了迪朗德号船壳上的那个豁口里。烟囱卡在里面就像夹在四堵高墙之中。

海潮帮了忙，但也包藏着祸心。似乎大海是被迫屈服，实际上仍在打着鬼主意。

确实，涨潮促成的一切，退潮时又给破坏了。

烟囱有十七八尺高，其中有八尺卡进迪朗德号当中；退潮时，水位可下降十二尺；烟囱同凸肚形帆船随落潮下降。它和残船间可有四尺的余地，烟囱完全可以摆脱困境。

可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困境呢？六小时。

再过六小时，快到半夜时分了。在夜半时分，能有什么方法试着出去？沿哪条航道才能越过那些白天都无法分辨的岩礁？如何在黑夜中冒险穿过那陷阱一般的浅滩？

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说。失去这六小时，等于至少浪费十二小时。

重新打开岩礁进口，以加快工作进程，连想都不要去想。那道闸门对下一个涨潮是必不可少的。

吉利亚特只得歇着。

搂着胳膊闲呆着，这可是他到多佛尔礁以来从未做过的事。

被迫休息，这让他十分恼火，几乎怒不可遏，仿佛这是他的过错似的。

他寻思："要是戴吕谢特看到我在这儿无所事事，她会怎么想我呀？"

不过，有时间恢复一下体力也许并非无所裨益。

现在凸肚形帆船就在他控制之下，他决定在船上过夜。

他到大多佛尔礁上去，取回他的那张羊皮，又下到凸肚形帆船上，吃了几只帽贝和两三只海胆，因为渴得厉害，几乎已下了的水罐里剩下的几口水，被他一饮而尽。他把羊皮裹在身上，羊毛很柔软，他觉得挺舒服。最后，他像一条看门狗似的在机器旁躺下，拉下水手帽遮住眼睛，很快便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一个人大功告成之后，就会睡得这么沉。

十、大 海 的 警 告

半夜里，他像一根松开的弹簧似的猛地惊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

头顶上方的多佛尔礁仿佛被一块炽热的火炭映得发亮。

岩礁漆黑的岩壁上好像反射着火光。

这火光是从哪里来的？

从水中。

大海甚是特别。

海水仿佛燃烧起来。在目力所及之处，礁石内外，整个大海烈火熊熊。这火光不是红色的，与火山口或炉膛的烈焰迥然不同。没有迸发的火星，没有炽热的温度，没有紫红色的光芒，没有任何声响。微浪形成一条条淡蓝色的长纹，宛如裹尸布上的褶皱。一大片苍白的光芒在水面上颤动。这不是大火；这是火的幽灵。

这似乎是梦的火焰在坟墓中燃起的一片灰白色的火光。

这令人联想到燃烧的黑夜。

夜，混沌深沉的夜，仿佛是这冷焰的燃料。这种无以名状的亮光令人目眩。阴影成了这幽灵般的光亮的组成部分。

英吉利海峡的水手们熟悉这些难以描绘的、对航海者充满警告的磷光。较之其他海域，伊西尼附近大V字形海区的光最为惊人。

笼罩在这种光影之中，一切事物都失去了真实的面目。光如幽灵一样穿透各种物质，使之显得透明发亮。礁石只剩个轮廓。锚缆如同白炽化的铁杆。渔夫的渔网在水下仿佛是个火网。船桨的一半在水上，像是乌木制成，另一半在水下，亮如白银。波涛中一挥桨，坠落的水珠如同海面上闪烁着星星。每一条船身后都拖着一条彗星。浑身透湿的水手通体发亮，仿佛是个火人。把手浸入波浪，抽出来时仿佛戴上了一副火焰织成的手套，这火焰不在燃烧，没有炽热的感觉，但你的手臂却像一支燃烧的火把。茫茫大海里，你可以在浪涛下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随“火”游弋。水沫熠熠闪亮。鱼儿像一条条火舌和一束束闪电，在苍白色的深水中扭动。

这亮光透过了吉利亚特闭着的眼睑。多亏了这亮光，他惊醒了。

他醒得正是时候，潮水早已经退了；现在又开始在涨。在吉利亚特睡觉的时候，机器的烟囱摆脱了船洞，现在眼看着又要重新陷进正上方那条残船张开的大口当中。烟囱正在缓缓上升。再上升一尺，它就得卡进迪朗德号中去了。

潮水上涨一尺大约要半小时。现在能否脱身，已成问题，吉利亚特想利用这个机会，但他也就只有半小时的时间。

他猛地跳站起来。

尽管情况紧急，但他还是伫立了几分钟，静静地观察着磷

光，思索着。

吉利亚特深知大海。尽管大海胆大妄为，尽管他常受其虐待，但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大海的伙伴。被人们称之为海洋的这个神秘的生物没有吉利亚特不了解的秘密。吉利亚特由于长期的观察、幻想和独处，已熟知天文，把这种人叫做“预卜天气的巫师”。吉利亚特奔向吊举绞索，放开缆绳；然后他收回八字锚，拉着凸肚形帆船的铁钩，用手撑着岩石，把船推向岩礁出口，跟迪朗德号拉开了数英寻的距离，紧靠闸门。这样，它就像根西岛的水手们所说的，“占好位”了。不到十分钟，凸肚形帆船便从遇难船船体下方脱身出来，不用再担心烟囱被卡住了，也不用再顾忌涨潮了。

可是，吉利亚特看上去没有一点马上离去的意思。

他仍在观察磷光，然后拎起锚，但并不是为了启航，而是再次抛锚，把船牢牢地固定住，是固定在岩礁的出口处，那倒是不假。

在这之前，他只用了凸肚形帆船船上的两只锚，还未动用迪朗德号的那只小锚。大家记得，这只小锚是他在礁石中找到的。他把这只小锚置放在船的一角，以备急用，那里还备有锚缆和吊举滑轮，以备不时之需。小锚的绳索上事先打好了一些十分牢固的结，免得打滑。吉利亚特把这第三只锚抛入水中，小心地把锚链系在一根缆绳上，缆绳的一端拴在锚环上，另一端扎在凸肚形帆船的拔锚机上。他使用的是鹅掌式三点抛锚法，比双锚法要牢固得多。这说明他十分小心，加倍地防范。若是一名水手，就会看出，采取这种抛锚法，恐怕是为了对付恶劣天气，防止汹涌的潮流乘风把船冲走。

吉利亚特目不转睛地监视着的磷光，对他也许是一种威胁，但同时也是一种帮助。没有它，他不会惊醒过来，定将大上黑夜

的当。它唤醒了他，启发了他。

磷光在岩礁间造出一种模模糊糊的白昼来。这种光亮虽然使吉利亚特感到忐忑不安，但对他还是大有用处的，使他看到了眼前的危险，并脱了身。这样，只要吉利亚特想扬帆返航，载着机器的凸肚形帆船随时可以听从调遣。

只不过吉利亚特好像越来越不想返航了。把船泊定之后，他跑去仓库里找来了最结实的绳索，拴在钉入两侧岩壁的钉子上，用它在内侧加固护板和梁做成的防浪闸门。在这之前，他已经用交叉的铁链对闸门外侧采取了保护措施。他非但没有打开闸门，反而把它修得更为牢固。

磷光仍照亮着他，但已在减弱。不错，东方开始泛白了。

突然，吉利亚特耳朵竖了起来。

十一、明白人自有好处

他仿佛听到在苍茫的远处，有一种微弱的、模糊的声音。

海底深处有时会发出一声巨吼。

他又侧耳细听。遥远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吉利亚特像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人那样摇了摇头。

几分钟后，他到了岩礁狭道的另一端，即向东的出口，这一头一直是畅通无阻的。他抡起铁锤，把几枚大铁钉子钉进人礁附近这个狭道的石壁上，就像他在多佛尔狭道所做的那样。

岩石的缝隙处早已做了准备，全都塞上了木楔，而且几乎塞的全是橡木心。这一侧的礁石崩裂得很厉害，缝隙很多，吉利亚特在这里钉的钉子，比在多佛尔礁基部钉的要多。

突然间，磷光熄灭了，仿佛被吹灭似的；黎明前的曙光越来越亮，完全取代了磷光。

钉好铁钉，吉利亚特又拖来横梁、绳索和铁链，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忙着手中的活计，把横梁固定在人礁峡口处，用绳索扎牢，修建起一个已被今天科学采用、被称之为防波堤的栅栏式堤坝。

但凡看到过扎在岩石上的木桩阻挡风浪的效果（譬如在洛凯内、根西岛或法国的奥尔特堡）的人，就会明白这些简单的装置可以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防波堤是法国人称为挑水坝和英国人称为水闸那种东西的组合。防波堤对于风暴，恰如工事里的“拒马栅”一般。与海浪较量，就必须采取这种分散力量的办法。

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明媚。天空晴朗，大海平静。

吉利亚特加紧干活儿。他也很平静，但忙碌中有着几许焦虑。

他大步奔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从堤坝跑到仓库，又从仓库跑回堤坝。每一次都是发疯似的拖着东西往回跑，忽而拖一根横梁，忽而拖一块底板。这些备用木料全都派上了用场。显而易见，吉利亚特正面对他预料中的危险。

一根坚固的铁杆被他用来撬横梁。

工作进展迅速，可以说不是在建造堤坝，而是堤坝在生长。没有见过舟桥兵架桥的人是无法想象如此快的速度的。

东边的峡道比西边的还要狭窄。它只有五六尺宽。这么狭窄反倒帮了吉利亚特的大忙。因为需要加固封闭的地方很窄，建起来就更简单，也更牢固。这样一来，用小横梁就可以了，无须打上大木桩。

防波堤的第一批横梁架好之后，吉利亚特爬上去，侧耳细听。

大海的怒吼变得十分清晰。

吉利亚特在继续加紧施工。他用迪朗德号上的两根吊杆进一步加固防波堤，将吊绳穿过三个滑轮，将吊杆和防浪的小横梁紧紧扎在一起，用铁链把这一切捆扎在一起。

这道防波堤只不过是一个巨型的栅栏，只是用横梁当木条，用铁链当柳条而已。

它仿佛是编织成的，也不像是搭建成的。

吉利亚特又系了不少绳索，在需要的地方再添上一些钉子。

残船上有许多圆铁棒。他打了很多钉子，以备急需。

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咀嚼着饼干。他很渴，却没有水喝，因为已经没有淡水了。前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已经把罐子里的水全都喝光了。

他又架了四五根大梁，然后又爬上防波堤，侧耳细听。

天边的声音消失了。万籁俱寂。

大海温柔、瑰丽；它无愧于有产者对它青睐时献上的那些赞美诗句，诸如“明镜”，“湖泊”，“风平浪静”，“幽默风情”，“温柔似绵羊”等等。天空的湛蓝与大海的碧绿相互映衬。这蓝宝石与那绿翡翠可能在互相赞赏。两者没有任何的责怪。天上没有一片云彩，海上没有一朵浪花。在这瑰丽的景色中，四月的朝阳正冉冉升起，霞光四射。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天气了。

遥远的天边，一长排黑色的飞鸟划破苍穹。它们迅速向陆地飞去。它们好像在匆匆逃窜。

吉利亚特又开始在加高防波堤。

他尽可能地把堤坝加高，直到两边凹陷的岩石不好再架横梁为止。

将近中午时分，太阳似乎比通常在这一时刻更炽热。晌午是一天中关键的时刻。吉利亚特站在他刚刚建成的坚固的防波堤上，又观察起浩瀚的大海来。

大海不单是平静,简直就是呆滞不动。看不到一叶风帆。天空一片明净,只不过是渐渐地由蓝变白了。这白色很不寻常。西边天际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像是不祥之兆。那黑点固定在原地,但在不断扩大。岩礁群附近,海浪轻轻地颤动着。

吉利亚特建造防波堤是做对了。

暴风雨迫近了。

大海已决定开战。

第三章 斗 争

一、两极相触，物极必反

没有什么比迟到的春分更加可怕的了。

大海上出现了一种恶像，可以称之为大风从外海吹来。

在任何季节，尤其是朔望时节，大海在你始料不及的时候，突然变得出奇地平静。它那神奇的永恒运动平息下来，它变得麻木了，它慵懒倦怠，似乎就要停止运动，人们以为它疲倦了。海上所有破布条似的旗帜，从渔船的三角旗到军舰的战旗，都垂悬在桅杆上。海军上将的将帅旗、皇家旗、帝国旗，都纹丝不动。

忽然，这些布条开始微微地飘动起来。

此时此刻，如有云彩，正是观察卷云形成的时刻；如是夕阳西下，则正是观察晚霞满天的时刻；如夜幕降临、月亮初升，则是研究月晕的好时机。

此时此刻，如果哪位船长或舰长恰好带着那种不知是谁发明的暴风计，在显微镜下观察它，如果玻璃管里的混合液像糖稀状，那他得提防南风，如果液体呈蕨树丛或冷杉那样的晶体状，那他就得当心北风。在这种时刻，如果哪位可怜的爱尔兰渔民或布列塔尼渔夫，察看了罗马人或魔鬼刻在神秘的竖石——在布列塔尼称之为“芒伊尔”[1]，在爱尔兰叫做“克鲁阿什”——上

① “芒伊尔”是史前遗留下来的糙石巨柱。

的日暮后，便会立刻驾船离开大海。

然而，天空的晴朗、海洋的平静则依然如故。清晨，天色渐亮，曙光露出笑容；这曾使古代的诗人和先知感到极大的恐惧，以为是太阳发出的虚假的光芒。“谁敢说太阳是骗子？”[①]

事物有着与生俱来的隐蔽性，对其潜藏的可能性，人们难以明察。最可怕最狡诈的外表就是大海的面具。

大家都说：“岩下藏着鳗。”我们应该说：“平静中藏有风暴。”

几个小时，有时几天，就这么逝去。领港人举着望远镜四下里察看。老水手神色严肃，那是因为等待而心里冒火。

突然，人们听见一种巨大而模糊的喃喃声。空中传来一种神秘的对话。

人们什么也没看见。

海面仍然安静止息。

可是声音越来越嘈杂，越粗大，越响亮。对话声清晰可辨。

有什么人躲在天尽头。

是个可怕的人——风。

风，就是这泰坦族[②]的贱民，我们称之为“苏佛尔”[③]。

印度人称它们为“马鲁”，犹太人称它们为“凯鲁班”，希腊人则称它们为“阿基隆”。它们是茫茫苍穹中看不见的鸷鸟。它们飞驰而来。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泰坦族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乌拉纽斯和地神格伊阿生的子女，共十二人，六男六女。

③ “苏佛尔”即法语中“风”。

二、远海的风

它们来自何处？来自广袤的天空。得用大海的直径来测量它们的翼展。它们巨大的羽翼需要广阔无垠的空间。大西洋、太平洋，这些浩瀚无边的蓝色海域适合它们自由舒展。它们把洋面遮得灰暗一片。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那里飞翔。帕热船长有一次曾看见大海上七股龙卷风同时生成。它们就在这里，凶猛无比。它们在策划灾祸。它们故意使海水突然高涨，使之不停地翻腾。它们的能量无法揣度，它们的意愿无人知晓。它们是大海的斯芬克斯；而伽马便是它们的俄狄浦斯。在这永不停息、昏黑浩瀚的大海中，它们以浓云的面貌出现。凡是在这茫茫大海上见过它们苍白面容的人，都会感到正面临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仿佛人类的智慧使它们不安，它们因此起而反抗。人类的智慧是无法战胜的，但大自然也是难以抵御的。面对这无处不在却难以捕捉的力量，如何是好呢？微风变成暴风，如铁棒一阵横扫，随后又变成微风。风发起进攻，粉碎一切，继而又抵抗着退向别处。谁若遇上它们，都必死无疑。它们那变化多端、连续不断的攻势防不胜防。它们既进攻又撤退。它们是触摸不到、难以消亡的东西。怎样战胜它们呢？在阿耳戈[1]号快艇上的船头有一尊神像，用多多纳[2]橡木刻成，既是船头又当领航员。这尊神像曾与它们对话，但它们却毫不客气地对待这位船头女神。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看见它们朝潘达号迎面而来，便登

---

① 阿耳戈，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等阿耳戈英雄到科尔喀斯觅取金羊毛所乘的快艇。

② 多多纳，希腊主神宙斯的古神殿。据《奥德赛》，那儿有一棵树，被认为能通过树叶的沙沙声和其他声音传达神谕。

上甲板，向它们宣读圣约翰福音的头几段。絮尔库夫[1] 船长常常咒骂它们："这一帮匪徒！"纳皮埃[2] 曾向它们开炮。它们独霸着混沌世界。

它们占据着混沌的自然界。它们用它来干什么呢？不知道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仇恨。风穴比狮穴还要可怕。这无底的波浪下埋葬了多少尸骨！风毫不留情地吹动黑压压一片凶猛的气团。人们总是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可它们却什么也不听不问。它们所干的都像是一件件罪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掀起白浪要浇在谁的身上。在海难中，有多少惨不忍睹、丧尽天良的事啊！这是对上苍多大的侮辱！它们有时好像是唾向上帝。它们是那些陌生天地的暴君。威尼斯的水手们曾嘟囔道："多么可怕的地方！[3]"

颤栗的空间遭受着它们粗暴的蹂躏。在这一大片混乱中发生的事情是难以言表的。骑士在黑暗处策马奔驰。风吹树林沙沙作响。什么也看不见，却听见骑兵们"嗒嗒"的马蹄声。刚刚是晌午，突然间已成午夜；一阵陆龙卷刮过；刚刚是午夜，突然天色大亮；一道北极光飘起。阵阵旋风相互对面扫过，犹如笨拙的舞蹈、践踏自然的祸害。一大块沉重的云，从正中断裂，散成碎片，落入海中；其他的云则泛着紫光，照耀着，呼隆着，随即黯然失色，一片凄惨；放尽雷电的云黑漆漆的，成了一块熄灭的煤炭。"雨袋"撕裂，细密飘洒。这边是一个大火炉，下着雨；那边是一汪海水，光芒四射。雨中的大海在遥远处白光闪烁；人们看见巧云在千变万幻。云层里钻开一些大洞。水蒸气在空中盘旋，气

---

① 絮尔库夫(1773—1827)，法国航海家。

② 纳皮埃(1782—1853)，英国将军。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浪疾转，烂醉的水精在翻滚；放眼望去，广阔而温柔的大海在原地运动；一切都是苍白的；绝望的呼救声从这苍白的大海中传出。

在遥不可及的黑暗深处，有一束束巨影在颤动。有时候会出现极大的骚动。嘈杂声变成了吼叫，如同波涛变成了巨浪。海天相连，波浪重重，起伏连绵，发出低沉、持续不断的声音；一些奇怪的爆裂声传来，人们以为听到了蛟龙在打喷嚏。阵阵冷风猝然而至，随即又是一股股热浪。海水的震动使人胆战心寒，它预示一切灾难的发生。不安。焦虑。对大海的极大恐惧。突然，飓风像一头猛兽扑来，在海上饮水；贪婪的吮吸；海水朝着看不见的大嘴涌去，形成了一个吸袋，袋囊在鼓胀；这就是龙卷风，是古代祭司的化身，那是天上垂下的钟乳石柱，是地上竖起的石笋柱，合成锥体在逆向旋转，一个锥尖平衡地立在另一个上面，像两座大山在接吻，一座浪山在上升，一座云山在下降；波浪和黑云在可怕地交配。龙卷风如同《圣经》里的铜柱，白天黯然，夜晚放光。在龙卷风面前，雷声静止了。它好像也害怕龙卷风。

混乱的旷野有着自己的音阶，令人生畏地渐强。阵风，狂风，暴雨，飓风，暴风雨，旋风，龙卷风，风的竖琴上的七根弦，大海的七个音符。天方海圆，喘口气的工夫这一切便全都无影无踪，一切只是愤怒和骚乱。

这就是这严酷地区的景象。

风飞奔着急驰而来，猛然停住，无声无息，复又重新刮起，在空中飘荡，呼啸着，怒吼着，狂笑着；疯狂，顽皮，毫无节制，在桀骜不驯的大海上随心所欲。那阵阵怒吼带有和声。它们在整个天空回荡。它们把云当作铜管乐器，用力吹奏。它们在空中奏乐，在宇宙歌唱，军号、大号角、象牙号、铜号、小号，各种号声混杂在一起，仿佛是普罗米修斯的号声。但凡听见它们的人都会

听从潘[①]的旨意。可怕的是，它们是在胡闹。它们的巨大欢乐包藏着祸心。它们在凄凉的海上追逐船只。它们不分季节，日夜不停地狂乱地吹奏号角，穿过层层云雾和波浪，不论是在赤道还是在北极，对遇难的船只进行惨无人道的驱赶。它们是猎犬的主子。它们在取乐。它们放出猎犬，围着岩石和波浪狂吠。它们聚集云雾，又驱散云雾。它们仿佛在用数百万只巨手搅动着这茫茫的柔软的海水。

水是柔软的，因为它不可压缩。一遇压力，它便溜走。一边受压，它就从另一边逃脱。海水就这样形成了波浪。而波涛则是海水自由的表现。

三、对吉利亚特所闻之声的解释

风向陆地大规模进军通常是在春分和秋分时节。在这个时节，赤道和北极的天秤座倾斜，庞大的气流把它的高潮推向一个半球，又把低潮压向另一个半球。有两个星座表示这些现象，那就是天秤座和宝瓶座。

这是暴风雨时节。

大海在等待，在保持沉默。

有时，天空脸色难看。它呈灰白色，被一大片黑糊糊的云层遮挡住。水手们惶恐不安地看着这张阴沉的、杀气腾腾的脸。

然而，让水手们最恐惧的却是它的和颜悦色。春分或秋分的天空露着笑容，那是暴风雨藏着利爪。遇到这样的天气，阿姆斯特丹的泣妇塔总是挤满着遥望天空的妇女。

如果春天或秋天的风暴姗姗来迟，那是因为它在聚集更大

① 潘是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

的风暴。它积蓄力量来摧毁一切。千万小心迟到的风暴。安戈[1] 说过:"大海是从不欠债的。"

如果等待太久,大海也只是以更大的平静来表达它不耐烦的情绪。这只是磁压通过人们可以称之为水的燃烧来表现而已。闪光从波浪中冒出。空气带电,水含磷光。水手们感到疲惫。这种时刻对铁船来说尤其危险;铁船壳会使罗盘指错方向,使船遇难。横渡大西洋的伊阿华号就是这样沉没的。

对那些熟悉大海的人来说,这时候大海的神情是古怪的;它似乎既希望又害怕旋风到来。某些动物的求偶,出于强烈的自然本能,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的。发情的母狮见了雄狮便逃。大海也一样,正在"发情"之中。因此,它在颤抖。

大海就要举行婚礼了。

这婚礼,就像古代帝王的婚庆,常常屠杀无辜来恭贺。这是一个伴着灾难的盛会。

此刻,从那边,从远洋,从不可企及的地方,从苍白死寂的天际,从茫茫宇宙的尽头,风吹过来了。

当心,这就是二分时的现象。

一场风暴,这是在策划阴谋。古老的神话隐约看见那些混杂在广袤大自然中的依稀难辨的人物。埃俄罗斯[2] 与波瑞阿斯[3] 在密谋。大自然元素间的默契是必然的。它们各司其职。它们在激起波浪,驱动云雾,鼓起气流;黑夜是助手,必须利用它。还得让罗盘乱指方向,让信号灯熄灭,让灯塔被遮住,把星星隐藏。必须让大海合作。任何风暴来临之前都有一阵低弱的

---

① 安戈(1480—1551),法国大船主,曾帮助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备战,打击英国人。

② 埃俄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③ 波瑞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

声音。从地平线的后面，就传来飓风到来之前的低吟声。

这正是人们在远处，在黑暗里，在大海死一般的沉寂中所听见的。

这可怕的低吟声，吉利亚特早就听见了。磷光就是第一次警告；这低吟声则是第二次警告。

如果多头魔存在的话，那肯定就是风。

风有各种各样的，空气却只有一种。

由此得出结论：任何风暴都是一种混合体。系空气的单一性使然。

整个大海都卷入了一场风暴之中。整个海洋，狂风肆虐。猛烈的狂风列队向前推进，参与战斗。波浪是天上的深渊。对付一场风暴，就是同整个大海，整个天空作战。

住在克吕尼小屋的航海家和沉思的天文学家麦西尔说过："风来自各处，吹向各处。"他不相信有被困住的风，即使是在封闭的内海。对他来说，不存在地中海风。他说，这些风经过时他能辨认出来。他断言，某一天，某一时，孔斯坦斯湖上空的焚风，即古代卢克莱斯的法沃尤斯说的西风，刮过巴黎上空；又有一天，刮过亚得里亚海的博拉风[1]；还有一天，又刮过回旋的西南风——人们一直以为这种风只在西克拉德群岛[2]徘徊。他对这些风很有研究。他不认为流动于马尔他和突尼斯之间的南风及肆虐于科西嘉和巴利阿里群岛之间的南风不会吹向别处。他不相信会有像狗熊一样关在笼子里不往外吹的风。他说："雨都来自赤道，闪电都来自极地。"确实，风在轴极相交的分至圈里充满电，在赤道则浸透水；它从赤道给我们带来湿润，从两极给我

① 博拉风，亚得里亚海及其沿岸的一种干冷的东北风或北风。

② 西克拉德群岛，位于爱琴海南部的群岛。

们带来电波。

无处不在的就是风。

当然，这并不是说风不分地带。持续的气流形成的风，这已经得到证实，而总有一天，汽船——我们因为好用希腊语，所以将它称之为 aeroscaphes——在空中航行时会利用气流作为主航线的。风的流动可以形成气流航道，这无可置疑；风可形成江，形成河，形成溪；只不过是气流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就风而言，溪流不是汇入大江，而是来源于河，河又从大江分支而来；因此，不是汇聚，而是流散。

正是这种流散使得风之间相互依存，连成一个大气整体。一个移动的分子带动另一个分子移位，所有的风便一齐骚动。

除了这些不同元素汇集的深奥原因外，还有地势的起伏。山峦把大气戳穿，使得风在流动中产生节点和扭力，在各个方向引起逆流，导致无穷无尽的流散。

风的现象，是两个大洋一个覆盖另一个发生的震颤；气之洋与水之洋相互重叠，压迫着迅流的水在颤抖的洋上面晃动。

不可分离的东西是无法划分范围的。海洋之间没有隔板。英吉利海峡诸岛能感受到好望角海水的冲击。环绕地球航行，面对的是同一个怪物。整个大海是一只七头怪兽。波浪像一层鱼鳞覆盖着大海。

无数大风突然朝浑然一体的大海袭来。

四、战斗和骚乱

罗盘上有三十二种风，亦即三十二个方向；但这些方向可以一直细分下去。风如果按方向来归类的话，那就不计其数了；而如果以种类来划分，则无穷无尽。

要弄清有多少种，连荷马也将发憷。

北极气流和赤道气流相碰。冷气和热气汇合，由抵触而开始平衡，形成一道风的波浪，渐渐增大，扩散，并扯成碎片，凶猛地涌向四方。离散的风在天际四周推动着狂乱而巨大的气流。

所有的风都在这里：在纽芬兰上空吐出浓雾的墨西哥湾风；在从来听不见雷鸣的寂静的天空吹拂的秘鲁风；飞翔着横纹嘴大海雀的海域的新苏格兰风；中国海域的强旋风；袭击帆船和乌篷船的莫桑比克风；像锣声般的日本电风徘徊于长桌山和恶魔山之间、突然又猛烈掀起的非洲风；从信风上方吹过、在空中划出一道其顶端总是向西的抛物线的赤道风；从火山口喷出而又因火焰之猛烈煽动而形成的普路托风；常使北方升腾起橄榄色烟雾的那阿瓦火山特有的怪风；爪哇的季风——为防御它，人们修建了称为“暴风房”的地下避风室——向四周喷射；英国人称之为“荆棘风”的凛冽北风；贺斯贝格观测到的马六甲海峡的弧形暴风；智利称之为“帕佩罗”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称之为“瑞波左”的强西南风（它把大兀鹰刮到大海上空，使它免遭暗算，因为印第安人正披着一张刚剥下的牛皮，仰卧地上，双脚张弓等待着兀鹰）；莱麦瑞发现能在云雾中产生雷结石的化学风；加伏里的哈麦丹干旱风；追逐大浮冰并席卷永不消融的冰块的北极龙卷风；直驱正举行亚洲交易会的新诺夫哥罗德市、摧毁木屋三角架的孟加拉湾风；使大海波涛汹涌、森林树木摇晃的安第斯山风；澳大利亚群岛风（采蜜人往往借助这种风，寻觅隐藏在大桉树枝下的野蜂窝）；西罗科焚风；密史脱拉干寒风[①]；安的列斯群岛飓风；干旱风；水涝风；洪风，热风；把巴西平原的灰尘刮到热那亚的风；顺应地球自转的风；反逆地球自转，致使埃雷拉发出“恶风

① 密史脱拉干寒风是法国南部地中海上干寒而猛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总是违背地球自转方向"① 之类哀叹的风；成对并驰、彼此冲击、竭尽骚扰之能事的风；在维拉瓜斯海岸袭击过克里斯朵夫·哥伦布的风；使麦哲伦从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整整被困了四十天无法接近太平洋的风；曾刮断无敌舰队的桅杆、袭击菲利普二世的风。还有其他的风，怎能列举得完？譬如挟带着蛤蟆和蝗虫、把黑压压的生物吹过大洋的风；引起所谓"风向急转"现象、以毁灭遇难船只为己任的风；只需轻轻一吹就能把船上的货物吹向一侧、迫使船只倾斜航行的风；产生卷积云的风；造成叠层云的风；充满雨水、膨胀而沉重的风；冰雹风；灼风；使卡拉布里亚的泥火山和硫矿沸腾不止的风；使游荡于铁岬荆棘丛中的非洲豹的毛皮闪着光亮的风；如洞蛇的舌头在云层外颤动的风；可怕的 X 形闪电风；还有卷着黑雪吹来的风。这就是大风部队。

当吉利亚特修筑防浪堤的时候，多佛尔礁上可听到远处传来的疾风声。

我们刚才说过，这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压了过来。

一方是这支大军。

另一方是吉利亚特。

五、必须当机立断的吉利亚特

神秘的力量真会选择时机。

巧合——如果确有巧合的话——是很巧妙的。

只要凸肚形帆船还在人礁湾中，只要机器还装在残船里，吉利亚特就是坚不可摧的。凸肚形帆船处于安全状态，机器受到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保护;多佛尔礁将机器紧紧夹住,迫使它慢慢毁坏,但也保护它免遭突袭。不管怎么说,反正吉利亚特还有一线希望。机器毁灭并不能置吉利亚特于死地。他还有凸肚形帆船可以帮他逃生。

然而,待凸肚形帆船从深不可及的锚地出来,转入多佛尔礁狭巷中,被两边的礁石夹住,使吉利亚特得以进行营救、移动、吊装机器的工作,将一切装进船中,毫无阻挡地完成那简直不可思议的任务,并承认他已大功告成,这一切正是一个陷阱。这其中才隐约可见大海阴险的计谋、可怕的嘴脸。

此刻,机器、小船、吉利亚特都被困在了岩石的狭巷中。他们已经连成一体。只需击中任何一处,小船便会被礁石挤得粉碎,机器将沉入海底,吉利亚特将被淹死。吉利亚特同小船机器同时毁灭,无法避免;都可能毁于一旦。

没有比吉利亚特此刻的处境更危险的了。

人们也许会猜想,深藏在黑暗中的斯芬克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留下,还是离去。

离去是发疯,留下则是恐怖。

六、搏　斗

吉利亚特爬上了大多佛尔礁石。

从那儿,他眺望着整个大海。

西边的情况很惊人。从那边冒出一堵墙。一堵高大的云墙将大海隔开,从海天相接处缓缓地向天顶升腾。这堵墙笔直,顶端没有裂缝,尖脊没有裂口,仿佛是用角尺量造,用墨线勾画的。这堵云墙仿佛是花岗石垒砌的。这是陡峭的云墙,南端完全垂

直，北端略显弯曲，似一块弯铁皮，隐隐约约地呈现出下滑的斜面。这堵云墙在扩大，在增高，顶端却始终与由于天色渐晚已显模糊的海天相接处平行。整堵云墙在悄悄上升。没有一点起伏，没有一丝褶皱，没有一块变形或移位的凸角。这种在运动中稳定的形态十分感人。太阳在带有病态的苍白天穹映衬下显得苍白，在照着这恐怖的景象。云层已几乎侵占了半边天。它仿佛就像滑向深渊的可怕的陡坡。它仿佛是在天地间耸立起的一座黑影山。

这是黑夜在白昼的突然降临。

空气中有着一种火炉中散发出来的热气。一股热蒸气从那神秘的云堆中散发出来。天空由蓝变白，由白变灰，犹如一块大石板。下面的大海呈铅灰色，毫无生气，也像一块巨大的石板。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浪，没有一丝声响。放眼望去，是荒凉的大海。四下里没见一张船帆。鸟儿们已经躲起来了。你会感到无限空间像是在准备背信弃义。

整个黑影在逐渐扩大。

朝多佛尔礁方向不断移动的那座蒸气山，是那种人们称之为“好战之云”的云。那是阴毒的云团。真不知有什么邪恶的眼睛隔着这黑色云团在窥视你。

它在逼近，十分可怕。

吉利亚特凝视着云团，喃喃道：“我很渴，你要给我水喝了。”

他一动不动地呆了片刻，眼睛紧盯着云团。他好像是在测定风暴的强弱似的。

他的水手帽塞在上衣口袋里，他拿出来戴在头上。然后，他又从他一直当作卧室的岩洞里取出储藏的衣物；他套上腿套，披上雨衣，犹如一名骑士戴上盔甲，准备出战。我们知道他的鞋早已丢了，可他赤裸的双脚已经在岩石上磨硬了。

这套戎装穿戴完毕之后，他察看了一下防波堤，然后迅速抓住打结绳索，从多佛尔礁的平顶上滑下，落在下面的岩石上，跑向他的仓库。一会儿之后，他便干起活儿来。默然而庞大的云层可以听见他的锤击声。吉利亚特在干什么？他在用剩下的铁钉、绳索和横梁，在东边狭巷第一道栅栏后十多英尺处建造第二道栅栏。

仍然是一片沉寂。岩缝间的小草苗纹丝不动。

突然，太阳消失了。吉利亚特抬头望天。

升腾的云雾刚刚遮住了太阳。仿佛阳光突然熄灭，被浑浊、苍白的反光所取代。

云墙变了模样。它不再是整齐的一块了。一触到天顶，它便弯曲下来，从天顶向四周的天空伸展开去。它现在已层次分明。风暴的形成已然显露，如同壕沟的剖面图，可以分辨出雨层和冰雹区。没有闪电，但有分散的微光，甚是吓人，因为恐怖的意念有可能与光的概念紧密相连。可以隐约听见风暴的喘息。静寂似乎被这轻微的响声所骚扰。吉利亚特也一声不响地在注视着所有这些云块在他头顶上空聚集起来，形成奇形怪状的云层。海天连接处弥漫着一层浓重的灰雾，天顶也满是铅灰色的雾；一些灰白的碎云片从天上垂下，与海面上的雾相连。由云墙构成的整个背景呈现灰白色，乳白色，土灰色，黯然无光，难以描述。一块泛白的薄薄的横云，不知从哪儿飘来，歪歪斜斜，从北到南地把高大的黑云墙隔断。云的一端拖挂在海面上。在云雾与波涛融为一体的瞬间，人们看见黑暗中突然出现一股红色雾气。苍白的长云带下，一些黑糊糊的小云朵，不知所措地在极低处逆向飞奔。庞大的云墙同时向四周扩张，渐渐遮住天空，布满黑暗。东边，吉利亚特身后，只剩下一线明亮的天空，但即将闭合。感觉不到一丝风，一片片奇特的云朵，似浅灰色的细绒毛，

散乱地飘在天空，仿佛那黑云墙后，一只大鸟被人刚刚拔去羽毛。一个乌云密布的苍穹渐渐形成，它的尽头与大海相触，一并消融在黑暗中。你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逼近。它巨大、沉重而凶猛。黑暗愈加浓重。突然，一声惊雷炸了下来。

吉利亚特也感到了震撼。这雷声使人如坠梦境。梦境中这声响确实可怕。你仿佛听见了巨人屋里家具翻倒的声音。

雷声过后，没有一道闪电。这是一个闷雷。又恢复了宁静，如同出现占领阵地后的短暂歇息一样。然后，渐渐地，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形态各异的大闪电。这些闪电悄然无声。没有雷鸣。每次闪电都把万物照得通明。云墙此刻变成了魔窟。有拱顶，有弓门。一个个黑影依稀可辨。魔怪的脑袋是不是显现出来，那脖颈似乎僵直发硬；忽又看见一群大象拉着炮塔，转瞬之间便消失了。

一根笔直的黑色圆云柱，顶端环绕着一团白色气雾，像一只沉没的大汽船的烟囱在波浪下喷气，冒烟。层云上下起伏，仿佛是旗帜的皱褶。正中间，鲜红的浓雾下，深嵌着一个惰性浓雾核，静止不动，闪电无法穿透，犹如风暴腹中怀着一个丑恶的怪胎。

吉利亚特突然感到一阵风吹散了他的头发。三四团骤雨噼噼啪啪地落在他周围的岩石上。接着，响起第二个霹雳。大风骤起。

黑暗等待得不耐烦了；第一个霹雳震动了大海，第二个霹雳将云墙从上到下撕裂开来，形成一个大洞，雨水从洞中飞泻而下，裂口变得像一张灌满雨水的大口。狂风大作，暴雨如注。

这一时刻十分恐怖。

骤雨，飓风，闪电，霹雳，滔天巨浪，浪花，爆裂，还有咆哮声，呼啸声，好似群魔乱舞。

风呼啸着，雷电夹在其中。雨不是在下，而是在往下倾泻。

对于像吉利亚特这么个可怜人，带着一条过载的小船，被困在大海岩石的狭巷中，没有比这危险更加咄咄逼人的了。吉利亚特虽然战胜了潮水的威胁，但和暴风雨相比，那是不值一提的。他眼下处于这么一种状况：

身陷绝境的吉利亚特在最后一刻，趁致命的危险尚未降临，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在敌人的阵营中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他和礁石结成同盟；多佛尔礁以前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在这场大决斗中，却成了他的助手。吉利亚特控制了它。他将这座坟墓变成了自己的堡垒。他在大海中的这块可怕的礁石上筑起了一道防御工事。他被牢牢困住，但又受到了保护。可以说，他背靠着礁石在迎击风暴。他已经堵住了峡口，堵住了这条海水的通道。不过他也只能这么做。看来海洋这个暴君，也能被屏障逼迫就范。凸肚形帆船可以说在三个方向上安全得到保障。它紧夹在两面礁石中间，锚缆呈鹅掌状停泊着，北有小多佛尔礁庇护，南有大多佛尔礁遮挡——这些残忍的悬崖，习惯于撞沉船只，而不是使之免遭灾难——西边还有紧系缆绳、固定在岩石上的木栅栏保护。这道战胜过大海凶猛潮水的牢不可破的栅栏，是名副其实的堡垒大门，支撑着它的是两座多佛尔礁的岩柱。这边一点用不着担心。危险在东边。

东边只有防波堤。防波堤起着粉碎波浪的作用。至少得有两道堤坝才行。吉利亚特只来得及修筑一道。此时他顶着风暴在修建第二道。

幸好，风从西北方吹来。大海总是在干蠢事。这风，也就是古代所说的“西北风”，对多佛尔礁影响不大。它横袭礁石，不会把波浪逼向狭巷的任何一个入口，因此没有进入狭巷，而是撞在了岩壁上。风暴扑了个空。

然而，风的攻击是循环往复的，得提防它突然转向。如果它在第二道防坝建成之前转向东，那危险就大了。风暴将会侵入狭巷，一切就全完了。

风暴越来越猛烈。它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扑。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风暴的疯狂给智者以可乘之机，加以防卫，可那是多么难以防卫的力量啊！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没有一刻的停顿、间歇、休止和喘息。这永不枯竭的能量被挥霍殆尽，这中间有着某种怯懦的表现。你感到那是那只无限的肺在喘息。

无限世界的一切都朝多佛尔礁猛扑过来。只听见无数的声音。是谁在这么乱喊乱叫？古代的恐惧声全集中在这里了。有时，那好像是说话声，仿佛有人在发号施令。接着又是叫喊声、喇叭声、奇怪的震动声以及那雄壮的风吼声，水手们称之为"大海的呐喊"。阵阵旋风卷起海浪，呼啸着奔向远方；波涛在这一阵阵的旋风下变成一个个圆盘，像巨大的铁饼被看不见的田径运动员投掷在岩石上。汹涌的波涛将岩石冲刷得伤痕累累。天上激流倾泻，海中浪沫飞升。咆哮声越来越猛烈。人或兽的吼叫都无法让人想象出海上波涛的撞击声。黑云发出隆隆的炮击声，冰雹像机枪连续扫射，波浪发起冲锋。有些地方似乎静止不动；在其他地方，风速高达每秒四十米。大海是白茫茫的一片；海天相接处布满泡沫，长约四十公里。一道道火门又开又合。有几朵云彩似乎被别的云引燃，在那一堆堆宛如火炭的红云之中，仿佛是一团团烟雾。形状各异的云朵在天空飘荡，相互碰撞，融合，改变各自的形状。大雨如注。苍穹上响起枪弹齐射的声音。黑糊糊的穹顶中央仿佛有一个倒翻的巨大背篓，乱糟糟地倾倒出龙卷风、冰雹、乌云、紫云、磷光、黑夜、闪光、雷电。那无底洞中倾泻出的一切是多么可怕啊！

吉利亚特对此似乎没有注意。他只是埋头干活儿。第二道

堤坝开始增高。对每一次的雷鸣，他都以一击锤声来回应。富有节奏的锤击声在这一片嘈杂声中清晰可辨。他光着脑袋。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已经把他的水手帽刮跑了。

他渴极了。他可能在发烧。身边的岩坑里积满了雨水。他不时地用手捧水喝。然后，他甚至都不理会风暴有多大，仍继续埋头干活儿。

一切都可能取决于一瞬间。他知道如果不及时修好堤坝的话，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浪费时间就得去看死神的面孔，有什么用？

他周围一片骚乱，如同一只大锅炉在沸腾。到处是爆裂声和怒吼声。有时候雷电好像从一座楼梯上往下滚落。雷电反复击打在岩石的同一点上，那里可能是闪光岩脉。有的冰雹大如拳头。吉利亚特不得不抖动他水手上衣的皱褶，连他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冰雹。

风暴现在从西边扑来，冲击着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的栅栏，但吉利亚特对这道堤坝很有信心，而且他是有道理的。这道堤坝是用迪朗德号船头的粗木料做成的，很有韧性，经受得住波浪的冲击；弹性是一种抗力，史蒂文森的计算表明，要防御本身就具有弹力的波浪，按所需尺寸做一道木堤坝，用嵌灰浆粘牢并以特殊方式加固之后，比砌一道砖石堤坝更具有防浪能力。多佛尔礁的这道木堤坝符合这些条件，而且它修筑得非常巧妙，波浪撞在上面，就像铁锤在敲钉子，并且是往岩石里敲，越敲越牢固；要想冲毁它，除非把多佛尔礁掀翻。狂风其实只能激起一些浪花，越过木堤坝刮进凸肚形帆船。在这方面，多亏了木堤坝，风暴未能得逞，只是掀起点飞沫罢了。吉利亚特背对着风暴。他心平气和地感到身后的狂风是无足轻重的。

浪沫四下里飞溅，仿佛一团团羊毛。大量咆哮着的海水淹

没了岩礁，越涨越高，流进礁石狭巷，渗入岩壁的无数裂缝中，然后再从花岗岩石的细缝中涌出，就像源源不断的泉水在这洪水中静静流淌着。所到之处，银白色细流从这些缝隙中涓涓落下，归入大海。

东边的加固堤就要完工。只需要再加几股缆绳和链结，这道堤坝就可以参加抵御风暴的战斗了。

忽然，天空大放光明，雨停了，乌云四散，风刚刚转向，好像有一扇大窗在天顶打开，高挂在空中，透着微光，闪电消逝了；你也许会以为风暴已经结束。其实这才只是开始。

风突然从西南风转成东北风。

暴风雨带着新的一队飓风就要反攻了。北风将展开猛烈的攻击。水手们把这令人恐惧的回头风叫做“反向风暴”。南风带有更多的雨水，北风则夹带着更多的雷电。

此时风从东边刮来，向薄弱点扑去。

这一次吉利亚特不得不搁下活计。他察看着。

他站在即将完工的第二道防波堤后的一块凸出的悬空岩石上。如果第一道防波堤被击毁，那么尚未加固的第二道防波堤就会连带着倒塌，吉利亚特也就会被压死。那么，吉利亚特站在他刚刚选择的位置上，不等他看到小船、机器以及所有防御工事沉入海底，就会先被压个粉碎。这是可能的。吉利亚特接受这一事实，而更可怕的是，他心甘情愿这样做。

死于全部希望破灭之前，他必须如此；他要第一个死去，因为机器对他来说如同一个人。他用左手撩起被雨水粘贴在眼睛上的头发，紧握住手中的铁锤，昂首挺胸，威风凛凛地等待着。

他没有等待多久。

一声雷鸣发出了信号，天顶透着微光的窗口闭合了，一阵大雨铺天盖地而来，一切复又变成黑漆漆的，除了闪电，不再见一

点亮光。昏天黑地的袭击来临了。

一股强大的巨浪在一阵阵闪电下清晰可见，正在东边人礁那边掀起。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滚筒。它呈青绿色，不带浪花，横扫整个海面，朝防波堤滚滚而来。它越来越近，越滚越大，一如巨大黑色圆筒在海上滚动。雷声沉闷地响起。

巨浪撞在人礁上裂成两半，继续前进。两段巨浪重新汇合，形成一座水山，刚才是横向扑击，现在又垂直地向防波堤冲去。这是一道状如大梁的海浪。

这只领头的公羊向防波堤扑去。撞击声震耳欲聋。一切都消失在浪花里。

如果你没有亲眼看见，你就无法想象浪沫飞落如雪崩的景观。海浪汹涌，可以吞没高达一百多英尺的岩礁，如根西岛的大安德罗礁和泽西岛的皮那克勒礁。在马达加斯加的圣玛丽，海浪竟能从坦坦格礁顶飞过。

不一会儿工夫，海浪便淹没了一切。除了愤怒的波浪、无边无际的飞沫，什么都看不见了，仿佛从坟墓吹出阴风，雪白的裹尸布迎风飘荡，风声水声连成一片，大海在竭力摧毁一切。

浪沫消散了。吉利亚特仍然挺立着。

防波堤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根链子折断，没有一颗钉子脱落。经过这次考验，这堤坝显示出防波堤的两大优点：它柔如篱笆，坚如铁壁。波浪撞上去便碎成雨点。

一条浪沫小溪，沿着曲折的礁石狭巷流淌着，最后消失在凸肚形帆船下。

那个给大海套上这个枷锁的人没有休息。

风暴幸好一时茫无目标。凶猛的波浪掉转头来，欲冲击礁石被加固的部分。这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吉利亚特抓紧时间修筑后一道防波堤。

吉利亚特苦干了整整一天。风暴继续猛袭礁石的侧面，悲惨而壮烈。云雾中仿佛打开了水闸和火门，雨永不休止地在倾泻，在喷射。风忽上忽下，犹如一条巨龙在舞动。

夜晚来到时，天早已黑了，只是你没有察觉。

不过夜空并不是一团漆黑。风暴在闪电的间歇照耀下时隐时现。忽而白茫茫，忽而黑漆漆。仿佛鬼魂忽出忽入。

一条磷带，被北极光映照得通红，像一片鬼火在一层厚厚的云层后面飘动。天空因此而变成灰白色。雨帘闪着亮光。

这些亮光帮助并引导着吉利亚特。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闪电说："替我高举烛台吧。"

他借助闪光，得以加高了第二道防波堤，比前一道还要高。堤坝几近完工。当吉利亚特往小船最高的艏柱上系加固缆绳时，一阵凛冽的北风袭来，猛击他的脸庞。他抬起头来。那风冋进峡口。它突然又转成东北风。向东边峡口的进攻又开始了。吉利亚特放眼向远处洋面看去。防波堤将再次受到撞击。又有一股巨浪咆哮而来。

这阵巨浪被猛烈击退；第二股紧随其后，接着，一股紧接着一股，五六股巨浪几乎同时汹涌扑来；那最后的一股尤为可怕。

这最后的一股仿佛聚集了所有的力量，活像一个魔怪。不难想象，在那庞大透明的巨浪里是一些有鳍有听觉的怪物。它猛击堤坝，化为碎沫。它那近似怪物的躯体在浪沫飞溅中四分五裂，如同一条巨大的七头蛇被压死在这岩石和木梁筑成的堤坝下。海浪临终仍然疯狂肆虐。海水紧攀堤坝，死死地咬住不放。一阵剧烈的颤动震动着礁石。震击声中夹杂着野兽的吼声。浪沫像利维坦巨兽[1] 喷出的唾液。

---

① 利维坦是《圣经·约赛业书》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

浪沫落下，显出满目疮痍。这最后一次冲击着实猛烈。这一次防波堤遭受了损失。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梁，从第一道栅栏上被抛起，飞过第二道堤坝，落在吉利亚特曾一时选作战斗岗位的那块凸出的悬空岩石上。幸好他没有再站到上面去，否则一下子就会被砸死。

这根木梁坠落的方式很奇特，它阻止了木梁的回弹，使吉利亚特免遭反弹的撞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根木梁甚至以另一种方式给他提供了帮助。

在凸出的悬空岩石和礁石狭巷的内壁间有一个空隙，一个很像斧头切口或楔槽的大裂孔。被海浪抛到空中的那根大梁的一端落下时正好嵌进这个裂孔中。裂缝因此而被撑大了。

吉利亚特突生一计。

在另一端加压。

大梁的一端嵌进撑大的岩缝里，像从岩石间伸出的一只笔直的巨臂，这只伸展的巨臂与岩壁平行，大梁未被束缚住的另一端距这一支点约二十英寸远。这正是使得上劲的好距离。

吉利亚特用双脚、双膝和双拳使劲顶住岩壁，双肩抵住这个巨大的杠杆。木梁很长，这就增加了压力。岩石已经开始松动。可吉利亚特不得不做出多次努力。他满头大汗，像被雨浇过似的。他第四次努力时使出了浑身力气。岩石响起碎裂声，变成长长裂缝的那个槽孔像大嘴似的张开，沉重的岩石坠落进礁石狭巷中，发出雷鸣般的可怕巨响。

巨石直落下去——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没有被撞碎。

请大家想象一下一根巨柱整个儿地坠落峡底的情景。

杠杆木梁跟着岩石落下，吉利亚特顿时失去支撑，险些摔下去。

峡谷的这一段满是卵石，水不深。巨石落下，浪沫飞起，溅落在吉利亚特身上。整块巨石横卧在狭道两块平行的大岩石中间，好似一堵墙，将两面岩壁连接起来，两端紧顶着岩壁。这块巨石过长了一些，嵌入岩壁时两端松动的部分被撞碎了。巨石落下成了一条奇特的死巷，至今仍可看到。在这根石杠后面，海水几乎总是平静的。

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比用迪朗德号船头的木料在两座多佛尔礁之间修建的栅栏更加坚固。

这道堤坝建得很及时。

大海在继续冲击。波浪始终在顽强地拍打着障碍。受损的第一道栅栏开始松动。防波堤只要出现一个缺口，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缺口必然会越来越大，无法堵住。巨浪将把那个劳工卷走。

一道闪电照亮了礁石，吉利亚特看到了栅栏受损的情景：一根根大梁歪斜，一段段绳索和铁链开始在风中飘动，栅栏正中撕开一个口子。第二道防波堤却完好无损。

被吉利亚特用力掀落在防波堤后狭巷中的那块巨石，是最坚固的堤坝，但有一个缺陷：它太矮了。海浪虽无法冲垮它，却能从它头上冲过去。

根本别想把它加高。只有用岩石垒上去才能立稳；可是又怎么能把岩石劈开？劈开后又怎么搬运？怎么举起？怎么垒砌？怎么固定呢？木料可以层层加高，但岩石不行。

吉利亚特不是昂刻拉多斯[①]。

这道花岗岩堤坝还不够高，这让吉利亚特十分烦恼。

这一缺陷很快便暴露出来。波涛死死咬住防波堤；不仅是

① 昂刻拉多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乌拉诺斯和该亚之子。

穷追猛打，简直是死咬住不放。木栅在波涛的冲击下猛烈地震动着。

突然，一段加固围板从松动的栅栏上脱落，向第二道防波堤弹去，飞过横卧的岩石，猛地坠落到礁石狭巷中，被海水攫住，冲进弯曲的峡道。吉利亚特眼看着它在弯道中消失。这截木头很可能会撞着凸肚形帆船。幸好暗狭巷里的水全被围住，几乎不受外面海水翻腾的影响。波浪很小，撞击不会太厉害。再说，即使会把小船撞坏，吉利亚特现在也没工夫去管它了；所有危险同时降临，风暴正聚集力量攻击薄弱点，一场大难迫在眉睫。

有一会儿工夫，夜空漆黑一片，闪电停息，简直是恶意地串通一气；乌云和波涛融为一体；一声沉闷的巨响传来。

接着便是一阵碎裂声。

吉利亚特探出头去。堤坝正面被撞破了。只见一根根桩尖在波涛中翻腾。大海正利用第一道防波堤来摧毁第二道堤坝。

吉利亚特此时的心情，同一位将军看见自己的先头部队被击溃时的心情一样。

第二道木堤坝顶住了冲击。这道防波堤坝的木架捆扎牢固，并有支撑。但是，被冲垮的栅栏很沉，听任波浪的摆布，任其推搡拉拽，因为上面还带着一些绳索，才免于被撞成碎片，仍保持着一个整体。吉利亚特原先赋予它的功能是抵御波浪，可现在它却成了一个出色的破坏工具。它由盾牌变成了棍棒。而且它上面满是裂口，一根根桁尖冒了出来，好像浑身长着獠牙针锥。没有什么致命的武器比这更可怕、更适合风暴使用的了。

它是箭，海水是弓。

接连不断的有节奏的攻击，破坏性极大。吉利亚特站在他亲手堵上的这扇大门后面陷入沉思，静听着死神想闯进来的撞门声。

他苦涩地在想，要不是迪朗德号的烟囱被残船卡住，今天早晨，或许就在此时此刻，他已经驾着完好无损的小船，带着抢救下来的机器返回根西岛，回到港口了。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木坝被撞破。只听得呼啦一声响。两道栅栏破成碎片，混杂在一起，防波堤的整个木架卷进旋涡中去，如巨石从山上滚落，冲向石坝，被挡在那里。只见一大堆木梁横七竖八，纵横交错，波浪可以从中穿过，但失去了汹涌气势。这道被击溃的防波堤英勇地挣扎着。海浪摧毁了它，但它也粉碎海浪。它虽被冲垮，却仍然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那块巨石构成的堤坝决不后退一步，将冲垮的木栅挡在脚下。我们已经说过，狭巷在这一段特别地窄；威风凛凛的狂风在这儿冲垮了整个防波堤，将它摧毁，击碎；凶猛异常的风暴把这些木头碎片刮在一起，紧紧卡住，使这堆废木料变成了一道牢固的堤坝。它虽然破烂不堪，却坚不可摧。只有几块木片冲飞了出去，很快便被海浪冲散了。有一块从吉利亚特身边呼啸而过。他感到额头上仿佛吹过一股冷风。

但是，有一些巨浪随风旋转，百折不挠地定时发起冲击，从防波堤的废墟上跃过，落进狭巷。尽管巷道蜿蜒曲折，但仍激起了浪头。

狭巷里的波涛开始愤怒地翻腾起来。海浪与岩石隐约可辨的亲吻声越来越响亮。

现在，怎样才能阻止这股涌浪冲击到凸肚形帆船呢？

对狂风来说，无需多长时间就能把狭巷里的水搅个天翻地覆，几股巨浪就能将小船击破，使机器沉没。

吉利亚特想到这里，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可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对他这个人来说，不存在彻底的失败。

飓风现在找到了突破口，疯狂地从狭巷的两道岩壁之间刮进去。

突然，吉利亚特身后不远处，响起噼噼啪啪的声响，在狭巷里持续不断，比吉利亚特曾经听到过的所有声音都可怕。

是从凸肚形帆船那边传过来的。

那边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吉利亚特奔了过去。

从他站立的狭巷东口，因为巷道弯弯曲曲，他看不见小船。在最后一道弯，他停下脚步，等待闪电划过。

闪电划过，他看清了眼前的情况。

西边狭巷的一股狂风正回应着东边狭巷的一股海浪。一场灾祸就要降临。

凸肚形帆船未见明显损伤，它呈鹅掌形停泊着，风暴不太能伤害它，但是迪朗德号的残体却毁坏得很厉害。

被毁坏的残船在大风暴中敞露着整个船身。它整个儿脱离水面，暴露在空中。吉利亚特为弄出机器而在船体上挖的那个大洞，使船壳变得更加弱不禁风。船的龙骨已经断裂，就像人断了脊梁。再加上狂风在摧残它。

残船已经经不起一点儿风吹雨打了。甲板上的挡板被吹弯，如同一本折叠的书。船体已经开裂。刚才穿过风暴传到吉利亚特耳朵里的，就是船体的断裂声。

他靠近残船，看到它受的损伤几乎已无法补救。

他在船底锯开的那个四四方方的窟窿成了一个大伤口。狂风将伤口整个儿地撕裂开来。一道横向的大裂缝将残船一分为二。靠近凸肚形帆船的后半部牢牢夹在岩石中。而正对着吉利亚特的前半部则吊在空中。未断的裂口就像一个铰链。巨大的船身像绕着合页似的挂在裂口上晃动，狂风吹动着它发出可怕

的声响。

幸好凸肚形帆船已不再在它下面。

但是，这不停的摇晃摇松了死死嵌在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的另一部分船壳。从松动到坠落，要不了多长时间。在狂风的猛烈吹袭下，悬挂的那一半船体有可能突然把紧挨凸肚形帆船的那半截船拽下峡底，那么小船和机器等一切都将随之葬身海底。

吉利亚特面临着这一危险。

这是个灾难。

怎样避开它呢？

吉利亚特是那种能够化险为夷的人。他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吉利亚特走到他的仓库，拿出斧头。

铁锤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轮到斧头上场了。

吉利亚特爬上残船。他在挡板没有卷曲变形的那一半船上站稳了脚跟，朝多佛尔礁狭巷的悬崖探着身子，挥斧将断梁砍落，又把耷拉在船体上的那些东西也砍去。

他是要把残船的两部分分开，使牢固的那一部分解除重负，把风紧抓不放的那一部分砍落大海，分一半给风暴。这个活计不但艰巨，而且更是危险。悬挂的那一半船壳被风吹着，被自身的重量坠着，只有几处还连着。整条残船就像一块可折合的双连板，松动的那一半拍打着另一半。只剩下五六根肋骨，虽已经弯曲，开裂，但尚未完全断掉，仍在支撑着。北风袭击一次，那裂口便张大一分，发出一阵断裂声，用斧头去砍，可以说是在助风一臂之力。这所剩无几的连接点，要砍断并不难，但很危险。吉利亚特脚下的一切都可能同时塌落。

风暴狂暴到了极点。狂风先前虽说可怕，但现在却令人恐怖。海水掀起滔天巨浪。乌云到目前为止一直笼罩不散，它随心所欲，推波助澜，激起大浪，而本身却保持着令人胆寒的镇定。

下面是汹涛，上面是怒云。空中乌云翻滚，海里浪涛汹涌。这就是风的威力。飓风是神灵。然而，它却沉醉于自身的可怖形象，被冲昏了头脑。它变成了旋风，在盲目地制造黑暗。风暴中常有疯狂的时刻；对于天空来说，这是一种情绪的激动。苍穹不知所措，似茫无目的的炸雷响起。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这是恐怖的时刻。礁石的震颤抖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任何风暴都有其神秘的去向，然而，此时它们却迷失了方向。风暴的恶劣之处正在于此。托马斯·富勒[①] 说：在此时此刻，“风就像一个狂躁的疯子”。正是在这一时刻，风暴连续发出闪电，皮延顿称之为“瀑布式闪电”。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在最暗黑的云层中，不知为何出现了一圈被西班牙海员称之为“风暴眼”的蓝光，仿佛是在探察宇宙的恐怖景象。这只阴森可怕的眼睛就在吉利亚特头顶上。

吉利亚特也在注视着乌云。此时他正抬着头。每砍一斧头，他都昂然挺直身子。他已经是或似乎是濒临绝境了，反而豁了出去，毫不在乎。他绝望了？没有。在桀骜不驯的海洋面前，他表现得既谨慎又大胆。他试探着残船哪儿坚牢才往哪儿站。他既冒险，又在保护自己。他也愤怒到了极点。他的毅力大大增长。他勇猛顽强。他斧头砍下去声音铿锵，像是在挑战。风暴已经晕头转向，而他却更加清醒。动人心弦的战斗。一方是无休无止的风暴，一方是永不疲倦的劳工。就看谁向对方投降了。可怕的乌云在茫茫天空显出蛇发女魔的面目，各种可怕的现象出现了，雨从波涛中涌出，浪沫在云中飞溅，风的幽灵弯曲着身子，流星通红，匆匆闪过。这种种现象消退之后，黑暗变得更加吓人；大雨铺天盖地往下倾泻；一切都在沸腾，一团团黑影

① 富勒（1608—1661），英国学者。

涌出；夹杂着冰雹的积云支离破碎，呈铅灰色，仿佛疯了一般不停地旋转。空中传来一阵阵筛子簸干豌豆的声音，伏尔塔[1] 观测到的那种反向电流在云层间做雷电游戏，雷鸣声经久不息，令人恐惧，闪电就在吉利亚特身旁窜动。他似乎震惊了大海。他在摇晃不停的迪朗德号残船上来回走动，甲板在他脚下晃动，他抡着斧头猛砍，又劈又削又剁。闪电下他面色苍白，头发蓬乱，赤着双脚，衣衫褴褛，满脸飞沫。在这雷声滚滚的邪恶大海上，他巍然挺立。

只有机智才能战胜这股凶残的风暴。机智是吉利亚特胜利的法宝。他要使整个散架部分一起坠落。为此，他把那些裂口的连接点弄得易断而又未完全断裂，留下少许木纤维以撑住悬空的船体。突然，他住了手，斧头高举着。他的活计恰到好处。半个船体整个儿地落了下去。

残船的这一半坠入吉利亚特脚下两座多佛尔礁的狭巷里，面他则站在另外半截残船上，探着身子往下张望。那半截船体垂直落人水中，将水溅在岩石上，可没等沉到水底就被卡在了窄口处。有相当一部分船身露在水面上，足以抵挡高于十二尺的巨浪；直立的船板在两座多佛尔礁间形成一堵墙；它同那块被他掀倒后横夹在狭巷稍高处的岩石一样，只让少许浪沫从它的两端渗出；这是吉利亚特在这条大海狭巷中与风暴搏斗，临时筑起的第五道防线。

飓风盲目地在向这最后一道堤坝冲击。

幸好，狭窄的岩壁卡住了这半截残船，没让它坠人海底。这使它有了一定的高度；而且海水可以从这一障碍下面流过去，从而分散了波浪的冲力。海水既然可以从障碍下面流过，就不会

[1] 伏尔塔(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曾发明电盘、电池等。

从上面跃过去了。它起了悬浮防波堤的作用。

从现在起，无论乌云如何折腾，无需再为小船和机器担忧了。海水不可能在它们周围胡作非为了。西面有多佛尔礁木坝阻挡，东面有新防波堤的保护，任何巨浪和风暴都伤害不了它们了。

吉利亚特躲过了灾难。总之，乌云帮了他一把。

这件事做完之后，他用双手从水洼里捧了一点雨水喝，并对乌云说道："笨蛋！"

作为一个善战者，当他看到凶残的风暴干出天大的蠢事，竟帮了他的大忙，不由得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实在憋不住，非要辱骂对手一下不可，这种需要早在远古荷马歌颂的英雄身上就有了。

吉利亚特下到凸肚形帆船，趁闪电的亮光检查了一番。可怜的小船亟待营救，因为它受到了猛烈的震荡，开始撑不住了。吉利亚特粗略看了一眼，并没发现任何损伤。但它肯定遭到了猛烈的冲击。海水平息下来以后，船体也就自动复原了；船锚勾得很紧；至于机器，它的四根链子把它系得非常牢固。

吉利亚特检查完小船时，一个白色的东西从他身边飞过，消失在黑暗中。

是一只海鸥。

风暴中没有比海鸥的出现更吉祥的了。这说明风暴已经退了。

又一个好征兆是雷声越来越响了。

风暴的最后攻击以溃败告终。所有的海员都知道，最后的考验是严峻的，但也是短暂的。隆隆的雷声宣告风暴的结束。

大雨骤然停止。云层里只有滚滚雷鸣。暴风雨戛然停息，就像一块木板落在了地上。可以说它被砸碎了。巨大的造云机

器拆毁了。天空裂开，露出一线光亮，驱散了黑暗。吉利亚特惊呆了：天已大亮。

风暴持续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狂风带来恶劣的天气，现在又把它带走了。黑暗扩散开来，像一堆废墟堵塞在天边。消失在远处的碎云断雾乱哄哄地挤成一团，从云线的一端向另一端撤退，传来一阵持久而渐弱的喧闹声，最后的几滴雨落下，充斥着雷声的整个黑暗像一队疯狂的战车遁去了。

突然间，天空一片湛蓝。

吉利亚特感到浑身筋疲力尽，瞌睡像一只猛禽扑到他那疲惫不堪的身躯上。吉利亚特身不由己地弯下身子，胡乱地躺倒在小船中，睡着了。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伸长着身子，睡了好几个钟头，同横陈在他身旁的大梁和木柱几乎难以区别。

他醒来时感到饥肠辘辘。

第四章　障碍重重

一、挨饿的不止一个

大海平静下来。但远海仍有相当汹涌的浪涛，立即启航是不可能的。再说天早已大亮。满载货物的凸肚形帆船要在午夜之前赶回根西岛，必须一大清早就开船。

尽管肚子饿得发慌，吉利亚特还是先脱掉了湿衣服，这是使身子暖和的惟一办法。

他的衣服虽被雷雨淋得透湿，但上面浸上的海水却给雨水冲干净了，反倒容易晾干。

吉利亚特只穿了一条长裤，裤腿一直卷到膝弯。

他将衬衣、短衫、雨帽、绑腿和绵羊皮铺在四周凸出的礁石上，用鹅卵石压住。

然后，他琢磨着如何找点吃的。

吉利亚特掏出他那把细心打磨了的、随时能派上用场的刀子，从石崖上抠下几只大海虱。这种大海虱与地中海的克罗维斯贝壳属于一类，大家都知道是可以生吃的。但是，他干了那么繁杂艰苦的活儿，这么一点东西不够塞牙缝儿的。饼干已经没有了，水倒是不缺，非但足够他解渴，可以说他整个儿泡在水里了。

他趁退潮之机在礁岩上转悠，想抓点龙虾什么的。退潮后，很多岩石露出了水面，可望大有收获。

只是他没有想到他根本无法把任何东西煮熟。要是他有时间跑回他的仓库看看,他就会发现它早已被暴雨冲毁了。木柴和木炭全泡在水里,用来替代火绒的麻头没有一点干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生着火。

此外,鼓风机坏了;煅炉的挡板也漏了;锻铁间被暴风雨洗劫了。不过,做不成铁匠,吉利亚特还是能用劫后剩下的工具做些木工活儿。然而此刻吉利亚特没去想他的铁工场。

饥饿又一次袭来,不容他再多考虑,他又开始去找吃的了。他没去峡谷,而是来到礁石外,在浅滩的北面一带搜索。十个星期前,迪朗德号就是在这一带触礁的。

对于要找食物的吉利亚特来说,狭巷外比狭巷内好找食物。在退潮时,螃蟹习惯于出来透透气。它们喜欢出来晒晒太阳。这些丑家伙喜欢正午。它们很奇怪,总在大太阳下爬出水面,密密麻麻的,看着很不舒服。看着它们笨拙的模样,横着身子慢腾腾地在一道道岩缝里爬行,像攀登台阶似的,叫你不得不承认,海洋里也有这类可怜虫。

两个月以来,吉利亚特就是以它们为生的。

但这一天,所有的壳类动物和龙虾都躲得无影无踪。这些蜗居的隐士被风暴吓进洞穴,不敢露头,仍旧战战兢兢的。吉利亚特手中握着打开的折刀,时不时地从海藻下挖出一只蛤蜊,边走边吃。

他离克吕班师傅失事的地点大概不远了。

吉利亚特心想,干脆就找点海胆和海栗充饥算了,就在这当儿,只听见脚下"啪"的一声响。原来是一只大螃蟹,它感到有人走近,便慌忙跳进水里。但它潜得不够深,被吉利亚特看见了。

吉利亚特沿着礁石的底部紧紧追逐。螃蟹在拼命逃跑。

忽然,螃蟹不见了。

那只螃蟹刚刚钻进岩石下的一个小裂缝中。

吉利亚特双手攀住岩石的凸出部向下探头细瞧。

果然，岩石下有一个洞，螃蟹大概藏进里面了。

那下面并非是个洞，简直是一道门。

海水从门洞流进去，但并不深。水底可见一层卵石。这些卵石呈青绿色，覆盖着一层刚毛藻，这说明它们从未干过。它们都像是长满头发的小孩脑袋。

吉利亚特用牙齿咬着刀，手脚并用爬下崖顶，跳进水里。水深齐肩。

他走进门洞，来到一条天然长廊里，头上是粗陋的尖顶穹隆，但两壁又光又滑。他没有看见那只螃蟹。他在水里稳住步子往前走，但光线越来越暗。他开始什么也辨不清了。

大约走了十五步左右，穹顶不见了。他已经在走廊外面了。空间大了许多，因而光线也强了些；再说他的瞳孔也扩张开来，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而他却吃了一惊。

他刚刚跳进的是他一个月前曾经探访过的那个洞穴。

只是他这一次是从海上进去的。

那天看到的被淹没的拱门，就是他刚才经过的地方。落潮时那儿可通过。

他的眼睛已渐渐适应。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很吃惊。他又一次看见了这座暗黑离奇的殿宇，这穹隆、石柱，这些血色或紫红的礁石、宝石一般的植物，还有那地下更深处圣殿一般的墓穴和祭坛般的石块。

这些细节他并不完全清楚，只是脑子里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而已。可现在他又看到了这一切。

在对面的峭壁上一个相当高的地方，他又发现了他第一次从那儿进来的那条裂缝，从他目前所在的地方看过去，那儿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

在穹隆的尖顶附近,他又看到了那些低矮、阴暗的岩洞,是洞中洞,上一次他在远处已经观察过,现在他就在它们跟前。离他最近的一个洞是干的,很容易进去。

比这个洞更近一些的水面上,有一块伸手可及的花岗岩,上面有一条水平方向的裂缝。那只螃蟹可能就躲在里面。他把手尽量向缝里伸,在这个黑漆漆的洞里掏摸着。

突然,他觉得胳膊被抓住了。

此时此刻,他所感到的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怖。

一种又薄、又糙、又扁、又滑、又粘、又活的东西在黑暗里挠,死死地缠住他那条光手臂,然后又朝他的胸部爬过来。他仿佛被一根皮带紧紧勒住,又像被螺旋钻拧着向后推。不到一秒钟工夫,不知是何种螺旋体绕住了他的拳头和手,并触及到他的肩膀。尖尖的触角在他的腋下乱挠。

吉利亚特向后一闪,却发觉难以动弹。他被钉牢了。他用自由的左手握住咬在嘴里的刀子,紧贴着岩壁,使出最大的气力想抽出手臂。他未能成功,反而惊动了什么东西,被缠得更紧。这东西韧如革,紧如钢,冷如寒夜。

又一条窄细锋利的"带子"从岩缝里窜了出来,仿佛怪物嘴里吐出的长舌。它可怕地舔着吉利亚特赤裸的上身,突然间变得又细又长,紧紧贴住他的肌肤,把他整个身子全给缠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股无法比拟的钻心的疼痛使吉利亚特全身肌肉痉挛。他感到自己的皮肤被钻了无数可怕的小洞。他觉得有数不清的嘴唇附在他的肉上想吮吸他的血。

第三条长带从岩缝里张牙舞爪地伸出来,触了触吉利亚特,便像绳子似的朝着吉利亚特的肋骨狠狠抽了一下,然后就紧附在他的两肋上。

恐惧到了极点，往往让人喊不出声来。吉利亚特没有喊出一声。现在已有足够的亮光让他看清粘在他身上的那个吓人的东西。

此时第四条带子如同离弦之箭，射在他的腹部，把他的腰缠了起来。

要想割断或扯掉这些由无数吸盘吸附在吉利亚特身上的黏黏糊糊的带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一处吸点都让人产生巨大的恐惧和异常的疼痛。那感觉正如被无数张细小的尖嘴贪婪地咬噬一般难以忍受。

第五根长带又从洞中伸出。它重叠在前四根上面，把吉利亚特的腰部缠得紧紧的。窒息感加剧了他的惊恐；吉利亚特喘不过气来。

这些带状物的末端很尖，靠近根部却越来越宽，状如剑刃。显而易见，这五条“带子”都属于一个中心。它们在吉利亚特的身上蠕动、伸展。

他感到那些像一张张嘴的黑糊糊的东西在不断地变换位置。

突然，一个硕大的扁球形胶状物从岩缝下钻了出来。

这就是那个中心；那五根“带子”就像车轮的辐条连在上面；在这个丑恶的扁球的背面，还可以看见缩在岩洞里的另三只触角的根部。在这个大胶状物的中央，有两只眼睛在盯着。

这双眼睛逼视着吉利亚特。

吉利亚特辨认出这是一只大章鱼。

二、怪　物

要相信章鱼的存在，非得亲眼见过。

与章鱼相比，古老的七头蛇就相形见绌了。

有时候，人们很想去想象，在我们的梦境里会出现一种飘忽不定、难以捕捉的东西，受到某种磁力的吸引而显出轮廓来，或者说是一些具有生命的东西从那隐隐约约的黑暗梦境中跑了出来。未知世界具有神奇的力量，并用它来创造怪物。

俄耳浦斯、荷马和赫西奥德只不过造出了那头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上帝却造出了章鱼。

只要上帝乐意，他什么凶恶的东西都造得出来。

这种意愿的原因，便造成了宗教思想家对上帝的恐惧。

如果恐怖是创作的主旨，那么所有理想的作品中，章鱼是一个杰作。

鲸是庞然大物，章鱼却是小小的；河马有铠甲护身，章鱼却身子光光的；巨蟒嗞嗞有声，章鱼却哑哑的；犀牛头上长角，章鱼脑袋光光的；蝎子有毒刺，章鱼没有毒刺；巨蟹有长螯，章鱼没有螯；赤吼猴有悬钩尾，章鱼没有尾巴；鲨鱼有利鳍，章鱼没有鳍；吸血蝠有爪翅，章鱼没有翅；刺猬满身尖刺，章鱼没有刺；箭鱼有长剑，章鱼没长剑；电鳐能电击，章鱼无此力；蟾蜍喷毒液，章鱼无毒液；蝰蛇有毒汁，章鱼无毒汁；狮子有尖爪，章鱼没有爪；胡兀鹫有利喙，章鱼无尖嘴；鳄鱼有尖齿，章鱼没牙齿。

章鱼没有肌肉块，没有吓人的叫声，没有尖角，没有螯针，没有钳螯，没有悬尾或长尾，没有利鳍，没有爪翅，没有尖刺，没有利剑，没有电源，没有毒液，没有毒汁，没有利爪，没有尖喙，没有尖齿。但是，章鱼却是所有动物中装备最可怕的动物。

章鱼到底是什么？是吸血鬼。

在大海群礁中，在大海的辉煌灿烂显而不露的地方，在人迹罕至的岩洞里，在疯长着无数海底植被和贝壳类动物的无人知晓的深窟中，在海洋深处的门洞下，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的游水

者，倘若冒险闯入，很可能会碰上章鱼。万一碰上了，千万可别好奇，赶快逃命要紧。进洞时你眼花缭乱，出洞时你魂飞魄散。

在大海群礁中常常会有这种可怕的相遇。

一个灰不溜秋的形体在水中摇摆，手臂一般粗细，长约两尺；看上去像是一块布；整个形状好似一把无柄的收拢了的伞。这块破布一点点向你靠近。它突然间张开来，一张长有两只眼睛的脸上猛地射出八根辐条；这些辐条是活的；它们摆动起来能闪出火焰般的光芒；它像是一个车轮；铺展开来，直径有四五英尺。它展开来的样子非常吓人。这玩意儿冲着你扑上来。

水怪将你牢牢攥住。

这只怪物紧紧地箍紧猎物，用细长的触须把猎物五花大绑。其腹部为暗黄色，背部呈土灰色；谁也调不出这种难以言状的如灰尘般的颜色来；可以说它是一种水生的灰质动物。它的外形像蜘蛛，颜色像变色龙。它若被激怒，就会变成紫色。但最可怕的是它那软乎乎的躯体。

它一缠到你，便要绞个半死；一碰到你，便让你瘫痪。

那模样儿像是得了坏血病和坏疽，因病入膏肓而变得奇形怪状。

被它缠住是无法挣脱的。它紧紧附着在猎物身上。怎么个附着？用真空法。八条长足，根粗端细，末端细如针尖。每条长足下有并列的两排脓疱，渐次缩小，靠头一端大，靠根一端小。每排二十五个，每条为五十个，总共四百个。这些脓疱就是吸盘。

吸盘是管状的角质软骨，呈青灰色。大若五法郎的硬币，小如滨豆，在章鱼身上伸缩自如，可以扎进猎物体内一寸多深。

这种吸盘像键盘那样精巧，可跳出可缩入，完全听从章鱼的意愿。再敏锐的东西也没有这些吸盘灵活，它们始终与章鱼的

自身运动和对外袭击配合默契。这是个感觉异常灵敏的怪物。

水手们称它为真蛸，科学上把它归于头足纲，神话中称之为海妖。英国海员叫它鬼鱼，也叫它吸血鬼。在英吉利海峡，人们称它为章鱼。

在根西岛很少有章鱼，在泽西岛有小章鱼，而在塞尔克岛，章鱼又多又大。

在索尼尼出版的那部布封[①] 的著作中，有一张铜版插图，画的是一只头足纲动物紧紧缠着一条帆船。德尼·蒙富尔认为高纬度地区的章鱼力气确实大得能弄沉一条船。波里·圣樊尚[②] 否认这一点，但承认在我们这一带，章鱼会袭击人。如果你去塞尔克岛，就会有人告诉你在布莱克乌附近的一个岩洞里，几年前有一只章鱼抓住了一个捕龙虾的渔夫，把他死死缠住，活活溺死。佩隆和拉马克以为章鱼没有鳍，不会游泳，可他们错了。

笔者在塞尔克岛亲眼目睹，在那个名叫"店铺"的洞窟里，一只章鱼快速游着，在追逐一个洗海澡者。后来那只章鱼被杀死了，经测量，它的直径足有四英尺，而且数了数吸盘，有四百个。那怪物临死前一边抽搐，一边把吸盘全伸了出来。

德尼·蒙富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还精通巫术，是有高度直觉的观察家之一。在他看来，章鱼几乎具有人的一些情感；它知道恨。确实，从绝对意义上讲，丑陋就是恨的表现。

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迫使丑陋的东西苦苦抗争，与万物为敌。

章鱼在游泳的时候，可以说是躲在鞘内，团得紧紧的，样子

---

① 布封(1707—1788)，法国生物学家和作家。

② 圣樊尚(1780—1846)，法国地理学家。

就像是缝在袖子里的一只拳头。这只拳头便是它的脑袋，它以难以觉察的摆动推波前行。尽管上面长着两只大眼睛，但因颜色与海水相近而难以分辨。

出击或戒备的章鱼总在躲闪；它把身子缩小，缩紧，缩得看不出来；它融入黑暗里，仿佛一道波纹。它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章鱼是个虚伪之徒。当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它突然张开变大。

一团有意志的胶体，有什么比它更可怕的！它是一个仇恨的陷阱。

这种又丑陋又贪婪的星形动物，偏偏出没于最美丽最清澈的蓝色大海里。

它令人猝不及防，这才要人命哩。往往当你快发现它时，你已经被它抓住了。

然而在夜里，特别是在发情期，它通身磷光闪烁。这可怕的家伙也有情爱。它期待着婚配。它让自己长得美丽漂亮，光彩照人，光芒四射，站在岩石上俯瞰大海，你会发现它在那黑黝黝的深水里闪着一团黯淡的白光，仿佛冥府里的太阳。

章鱼会游泳；它也会爬行。它有点像鱼，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算是爬行类。它在海底爬行。它爬行时动用它的八条长足，像尺蠖似的挪动身子。

它无骨，无血，无肉。它是软乎乎的一团。除了一张皮，里面什么也没有。它的八条长足可以从里边往外翻，就像手套的空指头。

它在辐矩的中心只有一个小口。这惟一的裂缝是肛门，还是嘴巴？两者皆是。

同一小口有两个功用，既是进口，也是出口。

这动物全身都冷冰冰的。

地中海的那种食肉水母十分讨厌。游泳者要是被那具有生命的胶质裹住,可就麻烦大了,任凭你伸手去抓,去扯,去撕,也没法把它弄死,扯也扯不脱,又滑又黏,在你的手指间滑过;没有任何惊恐可以与章鱼的突然出现造成的恐惧相比拟,那是一个头上长着八条蛇的蛇发女妖。没有比这种头足纲动物的束缚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这是一台吸气泵在向你发起攻击。真空中有许多爪子紧贴在你身上。没有尖爪抓,没有利齿咬,可你却感到疼痛难耐。被咬是可怕的,但不如吮吸那么吓人。与吸盘相比,利爪不算一回事。利爪,是猛兽在刺进你的皮肉,而吸盘,则是你自己往野兽口中跑。

你肌肉肿胀,神经痉挛,在强大的压力下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与这软体动物的淋巴液可怕地混为一体。这东西用成百上千可恶的嘴贴在你的身上;怪物融进人体;同怪物合二为一。七头蛇的故事落到你的头上。老虎只能吃了你;而章鱼呢,可怕至极!它把你吸进体内。它拉你,吸你,让你在它的体内被紧紧粘住,缠住,丧失反抗能力,在它那只魔鬼一样可怕的空囊里,你感到自己的血正在被慢慢吸干。

活生生地被吃掉确实可怕,但活生生地被吸干,那恐怖可就难以形容了。

对于这类奇怪的动物,就算事实摆在面前,科学一开始也是把它们撇在一边,然后才决定对它们进行研究;对它们进行解剖、归类、编目,贴上标签,再继续搜集标本,陈列在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于是,它们被收进专业词汇,被定为无脊椎的软体腔肠动物;继而观察与它们相近似的动物:远一些的是枪乌贼,近一些的是墨鱼;然后又给这些咸水中的怪物找出淡水中的同类:

银蛛；科学把它们区分为大、中、小三类，小的远比大的更容易被科学接受。在所有的领域里科学都有这种倾向，即微观比宏观更受重视；科学审视它们的构造，称它们为头足纲类，又数了它们的触角，将它们定名为八腕科。这样做了之后，就把它们搁在一旁了。然而，科学在何处将它们弃之，哲学又在该处将它们拾起。

轮到哲学对这种动物加以研究了。它比科学走得更近也更远。它并不解剖它们，而是对它们进行思考。凡是科学动用解剖刀的地方，哲学都以假设详加研究，追根溯源。思想家们深受其苦。这些动物几乎动摇了他们对造物主的看法。它们丑陋不堪，令观赏者扫兴，让观看者看着心里发毛。它们是邪恶所追求的形态。面对造物的自我亵渎，你又能如何呢？又能怪谁呢？

“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母体。神秘通过恶魔而具体化。几团黑影飘出“内在”这一整体，被撕裂，被分离，继而旋转、漂浮、凝聚，从四周的黑暗中借来一些物质，承受未知的极化，获得生命，同黑暗构成难以描绘的形状，与腐烂发出的臭气混同，造出难以想象的灵魂，变成魑魅魍魉，穿越生命，飘然而去。仿佛冥冥世界创造了动物。造就它们干什么？又起什么作用？亘古不变的难题又一次被提出来。

这些动物既是幽灵也是恶魔。它们被证实但又并不真实。存在是它们的真实，不存在则是它们的权利。它们是生存于生死之间的两栖类。它们的不真实性使它们的存在变得错综复杂。它们触及人类的疆界，居于虚幻的边缘。你不承认有吸血鬼，但章鱼却出现了。它们在攒动，真真切切，让人惊慌失措。乐观主义，哪怕是真正的乐观主义，面对它们也会动摇。它们是黑暗世界中可见的极点。它们标志着人类的真实向另一种真实的过渡。它们仿佛梦中人透过夜幕隐约看见的某些恐怖生灵的

锥形。

恶魔在无形中延续，继而又在可能中发展，人们对此早已怀疑，也许魔术师和哲学家在沉思默想和注目凝视时就已发现。因此便产生了对地狱的臆想。魔鬼是一只冥冥之中的老虎，两位先知曾向世人揭示了这种吞噬灵魂的猛兽的存在，一位是约翰①，另一位是但丁②。

如果这黑圈确实永无尽头，如果它环外有环，如果这恶化的现象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如果这条我们根本就不相信的长链确实存在，那么可以肯定，链子的一端是章鱼，而另一端便是魔鬼撒旦。

毫无疑问，恶魔在一端，则证明另一端是邪恶。

任何恶兽，如同所有邪恶的智者一样，都是斯芬克斯。

可怕的斯芬克斯提出了可怕的谜，即邪恶之谜。

就是恶所表现出的这种完美，使得一些伟人倾向于相信神的双重性和摩尼教③可怕的善恶二元论。

上一次战争④中，从中国的皇宫里抢夺来一幅丝绣画，上面描绘的是鲨鱼吃鳄鱼，鳄鱼吃毒蛇，毒蛇吃老鹰，老鹰吃燕子，燕子吃飞蛾的图景。

我们眼前的整个自然界，就是一种吃与被吃的关系。猎物们互相残杀。

然而有一些学者，他们也是哲学家，因此对于造物很是宽厚，他们找到或者认为找到了答案。最终目的说打动了一些人，

---

① 约翰，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著名诗人，《神曲》的作者。

③ 摩尼教，波斯宗教的一派，唐代传入中国。

④ 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雨果曾大声疾呼，抨击这种侵略行径。

其中有日内瓦的博纳[1]，此人头脑精确而神秘，是布封的反对派，正如日后的乔弗鲁瓦·圣伊莱尔[2] 反对居维埃[3] 一样。其答案可能是这样的：到处是死亡，到处都需要埋葬。肉食者，即是埋葬者。

所有的生物互相吞食，腐烂物即食用物。可怕的全球大扫荡。人这个肉食动物也是一个埋葬者。我们的生是由死造就的。这就是那残酷的法则。我们都是一座座坟墓。

在我们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这一必然的规律便造就了恶魔。你会说：何必呢？可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解释吗？这是问题的答案吗？那规律为什么不变一变？问题又来了。

我们活我们的就行了。

但要努力让死亡成为进步。我们企求世界少一点黑暗吧。

让我们跟着良知走吧。

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只有最优秀者才能得到最佳的答案。

三、深渊里的另一种形式的搏斗

这就是片刻之前将吉利亚特牢牢捆住的怪物。

这个恶魔就是那个洞府的居民。它是那儿的可怕的门神，是一个阴险的水怪。

所有那些宏伟华丽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惧。

上个月，吉利亚特第一次进洞的那一天，在幽幽的水波里隐

① 博纳(1720—1793)，瑞士哲学家、生物学家。

② 圣伊莱尔(1772—1844)，法国著名生物学家。

③ 居维埃(1769—1832)，法国著名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约看到黑暗中有一个轮廓,那就是这个章鱼。

它是呆在自己的家园里。

当吉利亚特为了追逐螃蟹而第二次闯进这个洞府的时候,看见了一条细缝,以为螃蟹藏在其中,他哪里知道章鱼就躲在里面窥视着他。

谁会想到遇上这种伏击呢?

如果想到深渊里潜伏着这种灾难,就没有哪只鸟敢孵蛋,没有哪只蛋敢破壳,没有哪朵花敢绽开,没有哪位母亲敢喂奶,没有哪颗心敢去爱,没有哪颗灵魂敢腾飞。

吉利亚特已将手臂伸进洞里,章鱼一下子把它抓住。

它牢牢地攥住了他。

他成了一只落进这张蜘蛛网的苍蝇。

吉利亚特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双脚紧紧抠住溜圆光滑的卵石表面,右臂被章鱼扁平的长腕死死缠着,上身几乎整个被这些可怕的长带子交错叠绕,牢牢缚住。

章鱼的八条触腕中,三条紧贴岩石,五条吸附在吉利亚特的身上。就这样,它一边抱住岩石,一边箍住人,把吉利亚特紧缚在礁石上。吉利亚特的身上粘着二百五十个吸盘,既恐怖又恶心。他被攥在一只畸形的巨拳里,拳头的每个手指长约一米,伸缩自如,上面布满了活吸盘,在扎你的皮肉。

我们已经说过,想挣脱章鱼的束缚是不可能的。稍微一动,反倒被箍得更牢,缠得更紧。它的力量随你的抗力而增加。你越是挣扎,它就箍得越紧。

吉利亚特只有一种自卫手段:他的刀。

他只有左手是自由的,但大家知道,他的左手同右手一样灵活自如,可以说他有两只右手。

打开的折刀紧握在他的手中。

谁也不会去割章鱼的触角；那是一种砍不断的皮革，刀一碰到就滑走；再说，触角紧贴在人身上，用刀去割，会伤到皮肉。

这怪物实在可怕；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治它。塞尔克岛的渔民们知道这个办法；凡是亲眼看见塞尔克渔民在海上猛烈搏击的人，肯定知道的。鼠海豚也有这一招；它们有办法把章鱼的头咬断。因此，人们在海里常会碰到许多没有头的枪乌贼、墨鱼和章鱼。

章鱼确实是只有头部是薄弱点。

吉利亚特完全知道这个情况。

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章鱼。他一下子就感觉到自己落入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手中，如果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晕了。

对付章鱼如同对付公牛一样，必须选准时机下手。公牛抵角，章鱼伸头，是最佳时机，但稍纵即逝，谁要是错过了这一时机，他就完蛋了。

我们刚才描述的一切只不过持续了几分钟时间。然而吉利亚特却感觉到，那二百五十只吸盘正在迅速加大吸力。

章鱼阴险狡诈。它一开始总是试图麻痹它的猎物。一旦抓到手，便尽可能拖延时间。

吉利亚特握紧短刀；章鱼的吸力在加大。

他望着章鱼；章鱼在看着他。

突然，这怪物将它的第六条触角从岩石上抬起，甩向吉利亚特，企图攫住他的左臂。

与此同时，它飞快地探出头来。它那张同时也是肛门的嘴眼看着就要贴上吉利亚特的前胸。吉利亚特腰部在流血，双臂被捆绑得结结实实，如死人一般。

但是，吉利亚特仍警惕着。它窥视着他，他也在紧盯着它。

他躲开了第六条触角，就在那怪物就要咬住他的胸膛的那

一瞬间，他将手上的武器朝它头部猛刺下去。

章鱼和吉利亚特双方都在猛烈地抽搐着。

就像两道闪电在搏斗。

吉利亚特把尖刀插进扁平的胶状物，猛地一剜，像甩鞭子似的在它眼睛周围划了个圈，像拔牙似的把章鱼的脑袋割了下来。

结束了。

章鱼整个儿地瘫软了。

就跟一件脱下来的衣服一样。吸盘毁了，真空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百只吸盘同时脱离了岩石与人体。

一堆破布沉到了水底。

搏斗后的吉利亚特气喘吁吁，他在脚下的卵石上看见两堆不成形的胶体，一堆是头，一堆是剩余部分。

我们说是剩余部分，因为我们不能称其为躯体。

不过吉利亚特仍担心章鱼会垂死挣扎，他向后退去，站在章鱼长足够不着的地方。

那怪物确实死了。

吉利亚特把刀子折好。

四、什么也没隐藏，什么也未丢失

幸亏他及时杀死了章鱼。他几乎就要被窒息死了；他的整个右臂和上半身都被勒紫了；上面起了二百多个小包；这里那里，已有些小包在渗血。海水是医治这些创伤的良药。吉利亚特钻进水里，用手掌摩擦伤口，小鼓包在摩擦下渐渐消失。

他往后退去，水越来越深，他不知不觉地接近了他早已注意到的一个小洞窟，离刚才他受到章鱼攻击的那道岩缝不远。

这个小岩洞就在大石窟的峭壁下方，倾斜着往里延伸，干燥无水。洞底堆积着卵石，高出了平常的涨潮线。这个洞比较宽，似扁圆形的拱腹，一个人弓着身子可以钻进去。海底石窟里的绿光射进小洞，微微地照亮它。

吉利亚特一边拼命地摩擦肿胀的皮肤，一边无意识地抬起眼睛。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洞里。

他不禁浑身一颤。

在洞底的阴影里，他仿佛看见有一张脸在笑。

吉利亚特不知道“错觉”这个词儿，但却明白有这么一回事。与不可知的事物的神秘相遇——为简单起见我们称之为错觉——是本来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的。不管是幻觉还是事实，反正出现了幻影。谁要是在场，肯定就能看见。我们说过，吉利亚特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有一个非凡之处，就是他有时会神思恍惚，像个先知。身处僻静之地而好幻想的人，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吉利亚特是一个夜猫子，曾不止一次吃惊地发现幻影，他相信那是真的。

这个小洞挺像一座石灰窑。它又像是个低矮的三心拱式壁龛，峻峭的穹隆渐渐缩小，一直消失在洞穴的尽头，那儿，成堆的卵石与拱顶紧贴在一起，封死了去路。

他低着头，朝洞底走去。

确实是有东西在笑。

是个骷髅头。

不只是头，还有全副的骨骼。

一副完整的骷髅躺在这个小洞里。

发现这种怪事，一个大胆的人自然想探个究竟。

吉利亚特环顾四周。

周围是无数的螃蟹。

所有的螃蟹都一动不动。看上去像是一堆死蚂蚁。这些螃蟹全都毫无生气。原来都是些空壳壳。

卵石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蟹壳,弄得洞里凌乱不堪。

吉利亚特眼睛一直盯着别处,刚才从上面踩过去,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

在吉利亚特走到的洞穴尽头,还有更大的一堆东西。那是一动不动的一堆触须、脚爪和颚骨。一些蟹螯张开着,全都笔直地竖着,再也合不拢。蟹壳长满尖刺,壳下骨质的躯体纹丝不动;有一些身子翻转过来,露出灰白的腹脐。这堆东西纠缠在一起,像是经历了一场攻城混战,又像是一处交错横生的荆棘丛。

人骨就在这堆东西下面。

乱糟糟的触手和鳞片下面,可隐约看见有裂缝的颅骨、脊椎骨、大腿骨、胫骨和连着指甲的细长指骨。胸廓里满是螃蟹。有一颗心脏曾在里面跳动。眼窝里长满了海洋霉菌。鼻腔里则灌满了帽贝的黏液。不过在岩洞的这个角落里,既没有海鸥,没有海草,也没有一丝风。没有任何动静。牙齿在透着冷笑。

这笑令人悚然,因为它是骷髅头发出来的。这座装点着大海的奇珍异宝的海底奇妙宫殿,终于现了原形,暴露了它的秘密。原来这是一座兽穴,章鱼就住在其中;这是一座坟墓,里面横陈着一具人骨。

由于洞底的海水发出反光,闪烁不定,使得鬼魂般一动不动的骷髅和死蟹仿佛也在微微颤动。那可怕的一堆螃蟹好像在进餐,似乎在啃啮那副骨架。这伙丧了命的歹徒在吞吃已死的猎物,再没有比这更离奇的场面了。死亡在阴影里继续。

吉利亚特看到的是章鱼的食橱。

景象凄惨，这是大千世界巨大恐怖的活生生的现实体现。螃蟹吃了人，章鱼吃了螃蟹。

尸体旁边没有留下一点衣服残片。他被擒时大概是赤裸着身体的。

吉利亚特专心细致地把附在尸骨上的螃蟹拨弄掉。这人是干什么的呢？尸首解剖得十分高明，可以作为解剖标本；身上的肉被剔得干干净净；没留下一块肌肉，不少一根骨头。如果吉利亚特是干解剖的，就能看出这一点。露出的骨膜白皙、光滑，好像抛过光的。要不是这里那里长着绿莹莹的刚毛藻，那活脱一副象牙制品。软骨隔膜部分精致细巧，保存完好。这座坟墓竟然创造出这么吓人的珍宝。

尸骨像是被埋在死螃蟹堆里；吉利亚特将尸骨刨了出来。

突然，他猛地弯下身子。

他刚发现脊柱上缠着一根东西。

那是一条皮带，显然是那人活着时系在腰上的。

皮带已经发霉，扣环锈迹斑斑。

吉利亚特往外抽皮带，但脊椎骨扯住不放，他只好把脊柱弄断，把皮带抽出来。皮带依然完好。一层贝壳粘在上面。

他摸了摸它，感到里面有一块硬东西，四四方方的。想把搭扣解开是不可能的。他用刀把皮带划开。

皮带里藏着一个小铁盒和几块金币。吉利亚特数了数，是二十畿尼。

铁盒是水手使用的一种旧式鼻烟盒，弹簧开关。上面全是锈，很难打开。弹簧已经彻底氧化，失灵了。

又是那把小刀解了吉利亚特的围。他用刀尖一挑，铁盖马上弹起。

盒子开了。

里面只有纸。

一小沓薄纸折成四折，铺在盒底。纸有点儿潮，但并没烂。盒子密封严实，纸片才完好地保存下来。吉利亚特把纸片展开。

那是三张钞票，每张一千英镑，总共七万五千法郎。

吉利亚特重新把它们折好，放进盒里，盒里还有点空，他又放进了那二十畿尼，然后尽量把盒盖盖严。

他开始仔细检查皮带。

皮带以前在外表上过漆，里面十分毛糙。浅黄色的底面上有几个用浓墨写的黑字。吉利亚特仔细辨认，认了出来：克吕班师傅。

五、两英尺与六英寸之间的位置足以接纳死神

吉利亚特把盒子塞进皮带，并把皮带放到长裤口袋里。

他把骷髅和旁边死去的章鱼都留给了螃蟹。

就在吉利亚特与章鱼搏斗，后又发现骷髅的时候，海水上涨，淹没了洞口。吉利亚特只得沉入水中，钻出穹拱。他很容易地就出了洞，因为他熟悉出口，而且水性又好。

十个星期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幕惨剧现在已经初见端倪。一头恶魔擒住了另一头恶魔。章鱼逮住了克吕班。

这一切发生在无情的黑暗世界里，几乎就是人们所说的两个伪君子碰到了一起。在深渊的尽头，阴谋与邪恶的代表进行了一场较量，一方是兽，一方是人，恶兽处决了恶人。真是可怕的正义。

螃蟹以腐尸为生，章鱼又以螃蟹为食。章鱼攻击所有游来的动物，如水獭、狗，可能的话，甚至还有人。它喝干猎物的血，将尸体撇在海底。螃蟹便是海里的食尸族。腐肉在引诱着它们

纷纷前来，它们吃光尸体，章鱼又把它们吃掉。腐肉消失在螃蟹的肚子里，螃蟹又消失在章鱼的腹中。我们已经指出过这条规律了。

克吕班做了章鱼的诱饵。

章鱼把他抓住，溺死：螃蟹吃光了他的肉。海浪渐渐把他冲进了洞穴；吉利亚特在洞底发现了他。

吉利亚特出了石洞，在礁石间四处搜索，想找一些海胆和帽贝吃，因为他再也不想吃螃蟹了。他感觉那等于是在吃人肉。

再说，他一心想在动身前尽可能地美餐一顿。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了。大的风暴过后，是风平浪静的日子，这种日子有时可以持续好几天。海上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吉利亚特决定第二天出发。夜里要涨潮，所以今天夜里还得保留垒在两座多佛尔礁之间的堤坝；他打算天一亮就把它拆除，把凸肚形帆船推出多佛尔湾，扬帆驶回圣桑普森。东南风徐徐吹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风向。

时值五月初，昼长夜短。

吉利亚特在礁岩间转悠够了，肚子也差不多已经填饱，这才回到了小船停泊的多佛尔狭巷里。夕阳西下，暮色在新月清亮的光辉笼罩下渐渐浓重起来；潮已涨满，正开始退潮。小船上昂然挺立的烟囱被风暴抛起的浪沫涂上了一层海盐，月光下显得白花花的。

这提醒了吉利亚特，暴风雨将许多海水和雨水灌进了船舱，如果想第二天动身，就得把水舀干。

在离开了凸肚形帆船去追那只螃蟹时，他曾测过舱里的积水，约有六英寸深。用水勺就可以把这点水弄出去。

可是回到小船上，吉利亚特大吃一惊。舱里的水差不多已有两尺深了。

可怕的意外：船漏了。

吉利亚特不在的时候，船舱逐渐灌满了水。小船本来就满载了，再加上两英尺深的水，实在危险。只要水再多一点点，船准会沉掉。如果吉利亚特再晚回来一小时，水面上可能只剩下烟囱和桅杆了。

他一分钟也没考虑。必须找到渗水口，把它堵死，再把水舀掉，或者至少要减轻一点船的负荷。迪朗德号上的水泵在船失事时丢了；吉利亚特只有一把小船上用的水勺。

首先是要找到渗水口。这是刻不容缓的。

吉利亚特立刻动手，连衣服也没顾得上穿，冻得他浑身发抖。但他既不觉得冷，也不感到饿。

海水仍继续往舱里渗。幸好没有一丝风。否则稍微一摇晃，船就可能沉没。

月亮落了。

吉利亚特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弯腰摸索着，寻找了很长时间。

他终于发现了裂口。

当狂风呼啸，凸肚形帆船极度倾斜的危急时刻，坚固的船体猛烈地与礁石相擦相撞。小多佛尔礁的一块突岩在船壳右舷撞出了一道裂缝。

很糟糕的是，或者可以说是很恶毒的是，这条裂缝恰好是在两根船骨的接合部，当时风暴肆虐，波涛汹涌，昏天黑地，吉利亚特又顾不上细看，所以未能发现它。

令人着急的是，这条裂缝挺大，但可以放心的是，尽管船舱里的积水已经漫过裂缝，但吃水线却在裂缝的下方。

就在小船撞出裂缝的时候，峡道里波涛滚滚，说不上什么吃水线的问题，海浪从船舷上方涌入，船因积水而下沉了几英寸，

虽然不久就风平浪静，但灌进舱里的水抬高了吃水线，使裂缝处于水面之下。于是危险迫在眉睫。

积水从六英寸涨到两英尺。不过只要能堵住裂缝，就可以把水舀干；一旦船不再漏水，就会浮到正常的吃水线上，裂缝就会露出水面，只要没有水，裂缝就容易修补，至少是可以修补。我们已经说过，吉利亚特那套木匠工具还没有损坏。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没有把握！还有很多危险！还有许多不测！吉利亚特听见海水涌进船舱的可怕声响。只要稍一摇晃，船就沉了。真倒霉！也许来不及了。

吉利亚特痛苦地责备着自己。他当时就该发现这个裂缝。船舱里积了六英寸深的水，本该引起他的警觉。可他竟然愚蠢到以为那是雨水和海浪造成的。他怪自己贪睡贪吃；他怪自己喊累，几乎连风暴和黑夜都算到自己的头上了。全都是自己的错。

他一边责备自己，一边仍忙来忙去，并没乱了手脚。

渗水口找到了，这是第一步；堵住它则是第二步。眼下就只能这样了。在水下根本干不了木工活儿。

不过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那条裂缝处于将烟囱固定在右舷的那两条铁链之间。堵塞裂缝的东西可以系在链子上。

然而水不断地往里渗。水深现已超过两尺。

水漫过了吉利亚特的膝盖。

六、从深渊到云天[①]

在凸肚形帆船存放帆缆索具的储藏间里，吉利亚特有一大

① 原文为拉丁文。

张四角系着长扎绳的油布。

他取出油布，用扎绳将两个角系在船壳裂缝一边的烟囱链子的铁环上，扔出舷外。油布像块桌布似的在小多佛尔礁和帆船之间落下，沉入波涛之中。涌向船里的海水的冲力，把油布紧紧地压在裂口上。水压越大，油布就贴得越紧。是波涛把它给封在了裂缝上。船体的创伤已被包扎好了。

有这块油布挡在船体和海潮之间，一滴水也渗不进去了。

渗水口虽被封住，却并没有堵得死死的。

这只是个权宜之计。

吉利亚特抄起水勺开始舀水。船已到了非减轻负荷不可的程度了。这个活儿让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却把他累苦了。他不得不承认，他坚持不到底了，没有办法把水舀干净了。吉利亚特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现在已是精疲力竭，他觉得很羞愧。

他根据膝头的水位来测算自己工作的速度。水位下得很慢。

再说，渗水道只是被隔断。麻烦仅仅是减轻了，并未彻底根除。油布被海浪压进裂口，开始在舱里鼓起一个大包。仿佛里面有一只大拳头，拼命地想把油布捅破。油布非常结实，又涂了柏油，没被冲破；但胀力和压力在不断增大，那油布很难撑住，那大鼓包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那么海水就又会涌进船舱。

在这种情况下，遇险的船员们都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东西堵塞。把手头凡是用得上的各种各样的破布(行话称之为“旧麻布”)都尽量塞进鼓着油布的裂口里。

但吉利亚特手头没有这种“旧麻布”。他存放起来的那些碎布片、碎麻片，不是用掉了，就是被狂风刮跑了。

迫不得已，他也可以再到岩缝里捡一点来。凸肚形帆船已减轻了不少负荷，他离开一刻钟不成问题；可是黑灯瞎火的怎么

找呢？四周黑漆漆的。月亮不见了；只有星星嵌在昏暗的天幕里。吉利亚特没有作灯芯用的干麻绳，没有作烛灯用的油脂，没有点灯的火，也没有防风的提灯。小船上和礁石上，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可以听见海水冲击受伤的船壳发出的声响，却看不清楚裂缝的方位；吉利亚特用手去摸才感觉到油布的张力在加大。在这黑沉沉的夜晚，去礁岩上找破布碎麻是绝对徒劳无益的。看不见怎么找法？吉利亚特忧伤地看着这漫漫黑夜。星星在天上，手头就是没有一支蜡烛。

船舱里的水已经减少，但外部的压力却在增强。油布的鼓包在变大。它就像是一个马上就要胀裂开的脓包。稍有好转的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急了。

非用布团堵塞不可。

吉利亚特只剩下自己的衣服了。

大家记得，他把衣服都晾在小多佛尔礁突起的岩石上了。

他到礁石上收起衣服，搁在船沿上。

他拿起那件带风帽的油布上衣，跪在水里，把它往裂缝里塞，把油布大鼓包往外推，把它挤平。除了上衣，他又塞进那块羊皮，再加上绒线衫，又加上短上装。所有的东西都塞了进去。

他身上只剩一条长裤了，他也脱了下来塞进缝里，增加了堵塞的力量。裂口塞住了，好像堵得还算严实。

塞进的衣物鼓出了船外，外面包着油布。海浪拼命想涌进船里，朝挡住它的障碍物压上去，堵塞的衣服被挤得往四周铺开，反倒被更扎实地堵在裂口处。这是来自外部的助力。

船舱里，油布鼓包只是中间被推出舱外，裂口和布团的周围还有一个油布形成的环状垫子，由于裂口四周粗糙不平，所以环状垫子扒得更牢。渗水口被堵死了。

但是，一切都还很不牢靠。裂口处起固定作用的那些尖角

会把油布戳穿，水有可能从戳破的窟窿中流进来。周围很黑，吉利亚特甚至都不会觉察到。这个布塞子不大可能坚持到天亮。吉利亚特焦急的表现有所改变，但他发觉自己的气力正在耗尽，所以心里沉甸甸的。

他又开始往外舀水，但他双臂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几乎举不动水勺。他赤裸着身子，浑身在打哆嗦。

吉利亚特觉得死到临头了。

他脑子里闪过一线希望。也许海上会出现一条帆船。也许有渔民碰巧经过多佛尔礁海面，那他就会来帮他一把的。现在他非常需要有个帮手。只要有一个帮手和一盏灯，全都会有救了。两个人一起干，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船里的水舀干；一旦船不漏水，积水又排掉了，船就会上浮，回到原先的吃水线，裂口就能露出水面，也就能修船了，吉利亚特马上就可以用木板代替临时应急的布塞儿，把裂口彻底补上。否则就将等到天亮，那要等上一整夜！可怕的延误会导致毁灭。吉利亚特焦急万分。要是偶然出现一盏船灯，吉利亚特就能从大多佛尔礁顶发信号。天气晴好，风平浪静，一个人站在群星闪烁的天幕下挥动手臂，有可能被发现。一个船长，或一个船夫，夜间行船至多佛尔海面，不会不用望远镜瞭望礁石的，这是谨慎所必须的。

吉利亚特希望有人能发现他。

他爬上残船，拿起结绳，爬上大多佛尔礁。

远处不见一张帆。不见一盏灯。只见一望无边的茫茫大海。

不可能有任何援助，任何挣扎也都是徒劳。

吉利亚特在这之前还从未感到这么绝望过。

现在，厄运成了他的主宰。他，还有他的小船、迪朗德号上的机器、他受的那么多苦、他的成功、他所有的勇气，全都将归之

于大海了。他无法再抗争下去;他变得非常被动了。怎么能抵挡住这潮起浪涌,抵挡住这茫茫黑夜?那个布塞子是他惟一的依靠。为了制作和充实这个布塞子,吉利亚特扒光了衣服,累得精疲力竭;他没有办法再充实它、加固它了;那个布塞子该怎样就怎样吧,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只好由着那个匆忙堵进裂口的布团听凭大海的摆布了。这个毫无生命力的障碍会如何抵挡呢?现在全靠它去搏斗,而不再靠吉利亚特了。要靠这团破布,而不靠吉利亚特的头脑。只要掀起一个浪头,就能冲开裂口。全部关键只看压力的大小了。

一切都将通过这场两股机械力量的无意识斗争加以解决。吉利亚特既不能给"助手"以帮助,也无法亲自制服对手。他只不过是自己的生和死的旁观者。

曾似天神一般的吉利亚特,在这崇高的时刻竟然毫无抵挡意识。

吉利亚特遭受过的种种苦难和恐惧中,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厉害。

踏上多佛尔礁之初,他发现被孤寂重重包围,成了它的俘虏。这种孤寂不光是缠绕着他,而是将他死死地笼罩住。成百上千种威胁同时向他挥舞着拳头。风时刻准备肆虐;海随时准备咆哮。不可能堵住狂风这张大口,也不可能拔掉大海这颗利齿。

不过他还是拼死相争;他是人,他与海进行了肉搏;他与风暴展开了殊死搏斗。

他还挡住了其他种种忧虑和艰难。

他面对了各种困境:干活缺乏工具;搬运重物没有帮手;遇到难题没有科学指导;没有吃的喝的;没有睡觉的床铺和住所;没有栖身的地方。

在这座宛如刑架的悲惨的礁石上，他相继经受了大自然的各种酷刑与凌辱。大自然高兴起来像个慈母，但使起性子来就像个刽子手。

他战胜了孤独，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口渴，战胜了严寒，战胜了高烧，战胜了辛劳，战胜了困乏。在前进的道路上，他遇到了纠集在一起的重重障碍。除食物匮乏外，还有恶劣环境；退潮之后，又来了风暴；风暴平息后，又遇上章鱼；章鱼死后，还有鬼魅。

最后又是一个凄惨的讽刺。当吉利亚特正准备凯旋而归时，克吕班的阴魂又在礁石间朝他冷笑。

鬼魂的冷笑不无道理。吉利亚特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吉利亚特看到自己也要像克吕班一样死去。

严冬、饥饿、疲惫、要散架的残船、待运的机器、春秋分时节的恶劣天气、狂风、雷鸣、章鱼等等这一切，与帆船的裂口相比都不值一提了。

人们可以以火御寒，以岩间贝类充饥，以雨水解渴，以自己的技艺和力量克服抢救机器遇到的困难，以防波堤抗击海潮和风暴，以刀对章鱼，吉利亚特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对付渗水口却毫无办法。

暴风雨为他安排了这个凄惨的结局。这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最后一招，是阴险的一剑，狠毒的一击。退却的风暴回身射出一箭。

溃败的敌人杀了个回马枪。

这是深渊里的致命一击。

人可以与风暴搏斗，但又怎么去与渗漏的水厮杀呢？

如果布塞冲掉了，漏洞重开，凸肚形帆船必定沉入大海。那就像是捆扎动脉血管的纱布条松开了一样。

一旦小船沉入海底，那么那沉重的机器就无法捞上来了。

两个月来所做的崇高而巨大的努力将付诸东流。不可能再从头开始。吉利亚特已没有煅炉，也没有材料了。也许破晓时分，他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杰作慢慢地、无可挽回地沉入深渊。

亲身感受黑暗力量的压迫真是可怕的事。

深渊在把他往下拉。

他的小船一旦沉没，那他就只好饿死、冻死，就像人礁上的那个遇难者一样。

在漫长的两个月里，无形世界中的神灵目睹了这一切；一方是无限的空间、海浪、狂风、闪电和流星，而另一方是孤独的一个人；一方是大海，而另一方是一个灵魂；一方是无限，而另一方是一个原子。

可双方进行了激战。

也许这个奇迹就要流产。

这个闻所未闻的英勇壮举就这样归之于无奈；这场惨烈的搏斗就这样以绝望告终；这是“乌有”与“一切”的抗争，是献给孤身奋战者的《伊利亚特》。

吉利亚特发狂地望着茫茫太空。

他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了。他精赤条条地面对着广袤空间。

就这样，他承受着这未知的无限重压，不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何种命运。他在与黑暗对峙，面对的是难以穿透的黑暗世界，周围是水、海浪、波涛、飞沫和狂风；头顶是乌云，是气流，是巨大而纷乱的力量，是苍穹里神秘的羽翼、星宿和坟墓，是有可能包藏在这千奇百怪之中的祸心；四周和脚下是茫茫大海，头顶上方是闪耀的群星，在这种深不可测之中，他的意志崩溃了，他泄气了，他直挺挺地仰躺在岩石上，面朝星空，彻底地被征服了，他双手合十，对着这可怕的深渊，对着无限的空间大喊：“饶了我吧！”

他向埋葬他的无限祈求着。

在这黑夜里，他孤孤单单地置身于茫茫大海中的这块礁石上，筋疲力尽地倒下了，仿佛遭了雷击。他赤身露体，像竞技场上的角斗士，不过这里是深渊而非竞技场，对手是黑暗而非猛兽，面对的是未知的窥视而非观众的眼睛，星辰替代了祭神贞女，上帝取代了恺撒。

他觉得自己消融在严寒、疲惫、无能、祈祷和阴影中，他闭上了眼睛。

七、未知世界里有一只耳朵

几个小时过去了。

太阳升起，光芒耀眼。

它的第一缕光线照亮了大多佛尔礁上一个一动不动的人的轮廓。

那是吉利亚特。

他一直平躺在岩石上。

这个冻僵了的赤裸身躯不再有一丝颤栗。紧闭的眼睑很苍白。很难说这不是一具尸体。

太阳似乎注视着他。

如果说这个赤裸的人还没有死的话，那么一丝微弱的冷风就会让他毙命。

风开始刮起来了，温暖而清爽；是五月里春的气息。

这时候太阳爬上了湛蓝的天空；斜射下来的光线呈紫红色。它的光已化成了热，笼罩着吉利亚特。

吉利亚特还是一动不动。

如果说他在呼吸，那气息太微弱了，甚至不能使明镜的表面

变模糊。

太阳继续上升，阳光越来越直射在吉利亚特身上。一开始只是温暖的风，现在已经成了热风了。

这具僵直赤裸的身体还是一动不动；不过肌肤好像已不太发灰了。

太阳已接近天顶，阳光直射多佛尔礁顶。耀眼的光线从天上洒下来，与平静的海面上粼粼波光交汇在一起；岩石开始温乎乎的了，开始在温暖礁顶的那个人。

一声叹息使吉利亚特的胸膛微微起伏。

他还活着。

太阳几乎炽热地继续抚爱着他。风已经是正午的风，夏天的风，像一张嘴似的挨近吉利亚特的身子，轻轻地吹拂着。

吉利亚特动了一下。

大海出奇地宁静。它好像奶娘在婴儿耳边轻声细语。微浪仿佛在轻摇着海礁。

熟悉吉利亚特的海鸟们，不安地在他的上空盘旋。

它们不再有过去那种野性的不安，而是有着说不出的深情厚谊。它们轻轻地呼唤着，仿佛要把他唤醒。

一只海鸥想必是深恋着他，亲密地飞到他的身旁，开始跟他说话。

他好像没有听见。那海鸥便跳上他的肩膀，轻轻地啄他的双唇。

吉利亚特睁开了眼睛。

鸟儿们又高兴又胆小地飞走了。

吉利亚特站了起来，如醒狮一般伸了个懒腰，跑到平顶边俯身朝两座多佛尔礁之间望去。

凸肚形帆船还在那儿，完好无损。布塞堵得挺牢；大海可能

对它还不算鲁莽。

全都得救了。

吉利亚特不再感到慵怠了。他的力气恢复了。昏迷成了一场酣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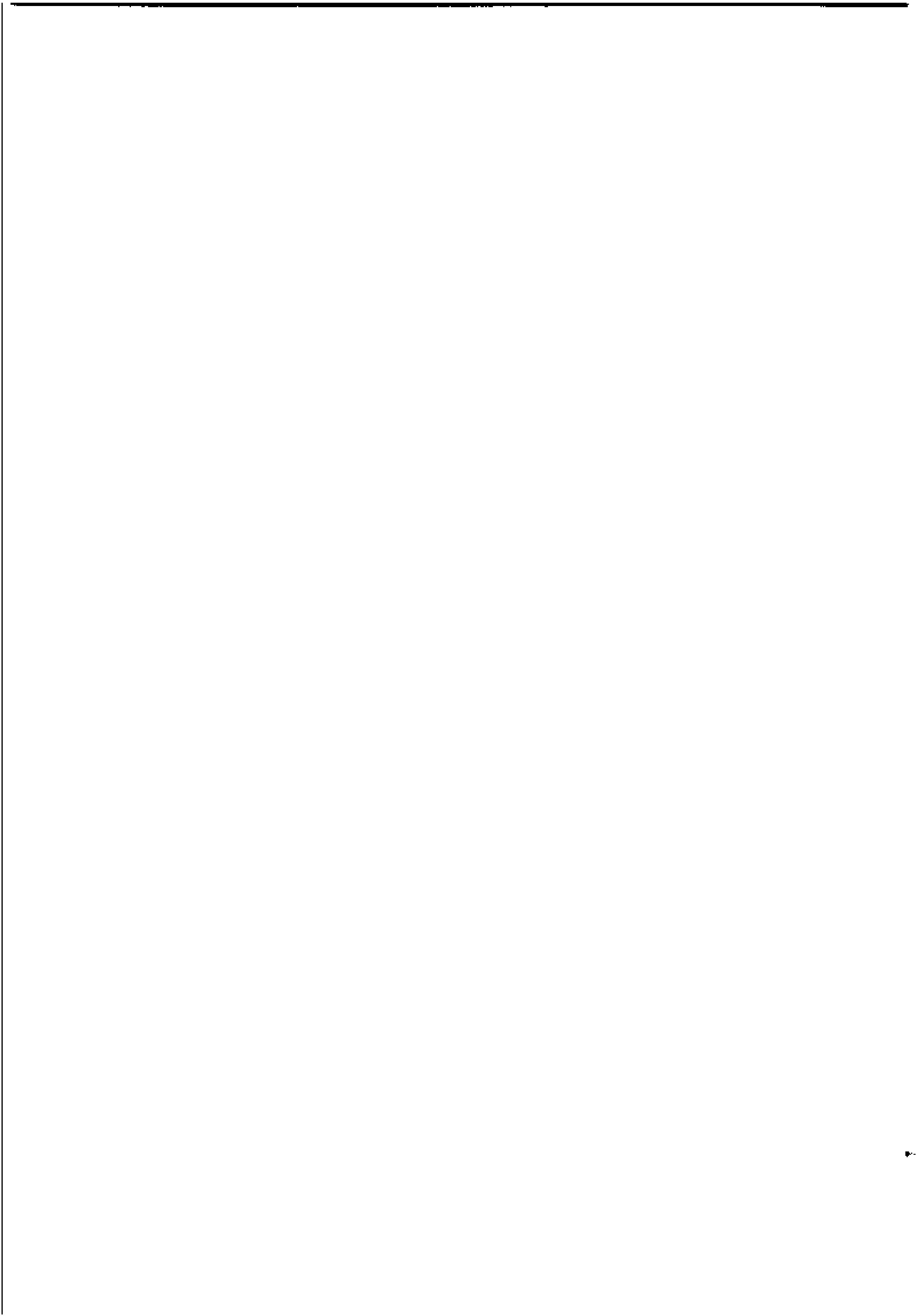
他把船里的积水舀光，把船舱弄干，裂缝露出了吃水线。他穿上衣服，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他快活极了。

白天仔细查看那渗水的裂缝，修复工作看来比吉利亚特以为的要艰巨。裂口相当大，吉利亚特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还觉得不够。

第二天黎明时分，吉利亚特拆除了堤坝，重新打开通道，穿上他那些为堵裂缝而被弄得破破烂烂的衣服，将克吕班的皮带和那七万五千法郎系在腰上，挺立在刚刚修复的凸肚形帆船上，站在抢救出来的机器旁，在这宁静的海面上，驾船顺风驶出多佛尔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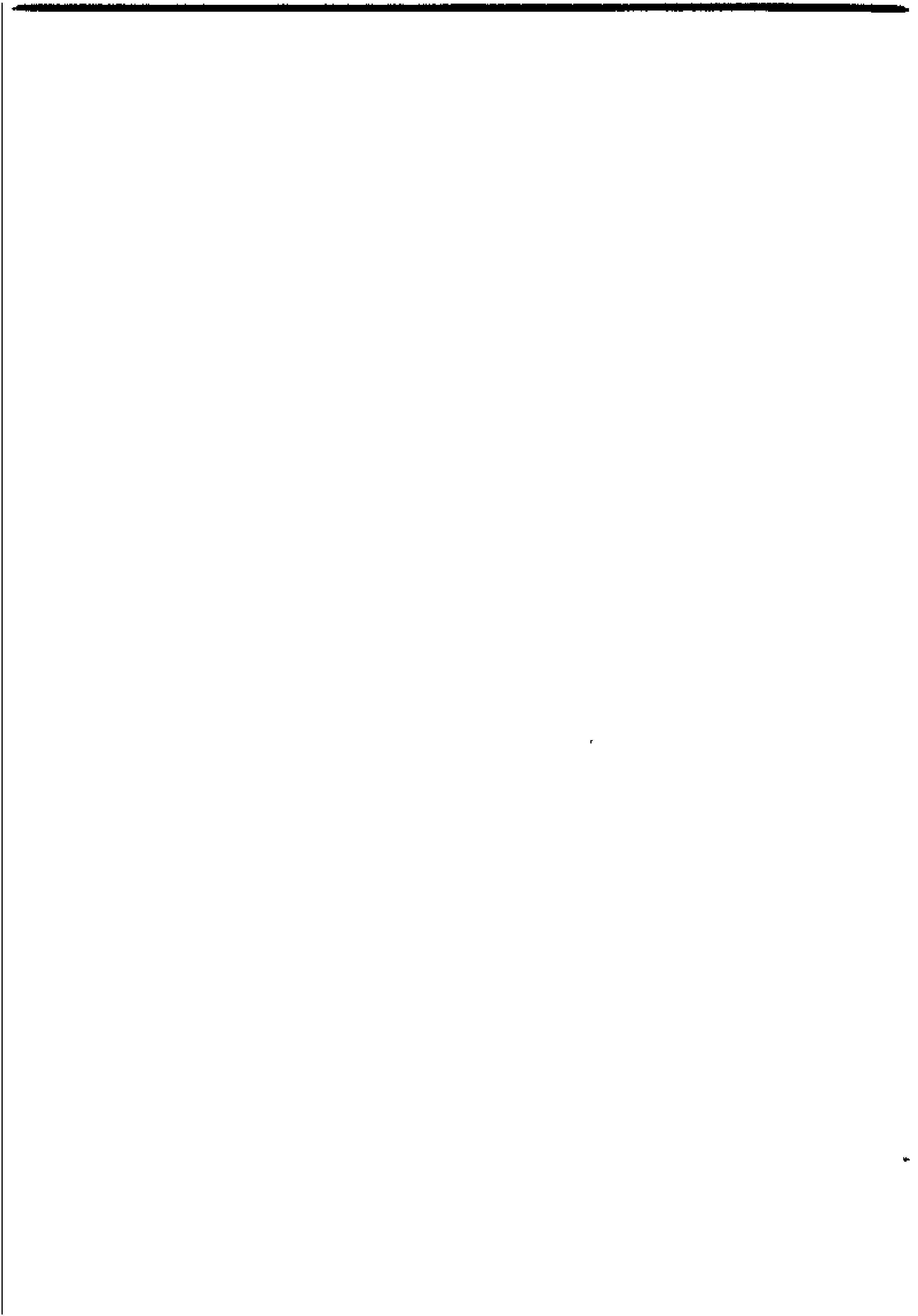
他朝着根西岛驶去。

当他驶离礁石的时候，要是有人在场，一定会听见他在轻轻地哼着那首《可爱的敦提》。



第 三 部

戴 吕 谢 特



第一章 黑夜与月亮

一、港口的钟声

今天的圣桑普森几乎是一座城市了;四十年前的圣桑普森却还是个村庄。

春天来临,冬夜苦守结束了,人们晚间活动少了,天一擦黑就上床睡觉。圣桑普森是个实行宵禁的老教区,还保存着早早吹灭蜡烛的习惯。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再说,在圣桑普森,除了几户有产者富裕人家,多为采石工人和木匠。港口也是修船港。白天,居民总在采石或加工厚木板,这边动镐,那边用锤,叮当一片,一刻不停地在加工橡木,打磨花岗石。一到晚上,大家都累得不行,睡得死死的。干重活的人都睡得死。

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勒蒂埃利大师傅看了一会儿树梢间的那弯新月,听了听戴吕谢特在布拉维花园的凉凉夜气中漫步,回到他那间朝着港口的卧室躺下。杜斯和格拉斯早已睡下。除了戴吕谢特,房子里的一切都沉睡了。圣桑普森也是万籁俱寂。四处的房门和百叶窗都关上了。街上不见一个行人。寥寥几点灯光,将熄未熄,像是人的眼睛在一眨一眨的,映得屋顶的天窗东一点红,西一点红的,这表明仆人们要准备睡觉了。古老的罗马大钟敲过九点已有一会儿了。这座爬满常春藤的钟楼和泽西岛的圣布雷拉德教堂一样奇特:它们的建造日期是四个一,也就

是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一年。

勒蒂埃利大师傅在圣桑普森的声望依靠的是他的成就。他的事业失败了,他也就变得一无所有了。必须相信,厄运是会传染的,倒霉的人就如同患了瘟疫,被忙不迭地隔离开来。富家的英俊小伙子们都躲着戴吕谢特。布拉维的这一家现在是完全与周围隔绝了,连当天传开的一件令整个圣桑普森沸沸扬扬的不小的事,他们也没听说。教区的本堂神甫、尊敬的若埃·埃伯内齐尔·柯德莱,本来就很富有。他的伯父、圣阿萨夫出色的教长,刚刚在伦敦去世。这消息是从英国来的克什米尔号邮轮当天早上带来的,人们可以在圣皮埃尔港的锚地看见它的桅杆。第二天中午,克什米尔号将启航去南安普敦,它将载上可敬的神甫,他被短期召回英国,参加正式的遗嘱宣读仪式,当然还有接踵而来的许多急事要办。整整一天,圣桑普森的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克什米尔号、可敬的埃伯内齐尔、他伯父的死、他的财产、他的离去以及他将来可能的晋升,成了议论的焦点。只有一个人家对此一无所知,仍旧安安静静的,那就是布拉维一家。

勒蒂埃利大师傅衣服也没脱,就躺在他的吊床上。

自从迪朗德号遇难之后,他总爱躺在吊床上,那是他惟一解闷的方法。任何一个囚犯,都只能躺在囚床上打发时日,而勒蒂埃利大师傅则是其忧愁的囚徒。他躺着,可以歇一歇,喘口气,什么都不去想。他睡了吗?没有。他醒着?也不是。确切地说,两个半月以来——灾难发生已经整整两个半月了——勒蒂埃利大师傅一直像是在做梦似的。他还没有镇定下来。他正处在那种凡是遭受沉重打击的人都会遇有的一片混沌、懵懂的状态。他冥想,但并不思考;他昏睡,却又不是在休息。白天,他不是个清醒的人,夜晚,他也不是在睡觉的人。他站起来,然后又躺下,仅此而已。躺在吊床上时,他能忘掉一点烦恼,他管这叫

睡觉。这时候，会有千奇百怪的东西在他眼前和心间飘荡，黑夜的浮云穿过他的脑海，满是模模糊糊的面孔：拿破仑皇帝口述回忆录让他记录；好几个戴吕谢特同时闪现；奇异的鸟儿在树上栖息；隆勒索尼埃[1] 的街道变成了一条条蛇。噩梦可以缓解绝望。他夜晚做梦，白天幻想。

有时候，他整个下午一动不动地呆在卧室的窗前。那间卧室，大家记得，正对着港口。他低垂着头，双肘撑在石台上，双拳顶着耳朵，什么都不理会，眼睛盯着离窗几步远、嵌在房墙上的那个旧铁环，以前迪朗德号就系在那儿。他天天看着锈迹慢慢地爬上铁环。

勒蒂埃利大师傅竟然像个木头人似的活着。

哪怕是最英勇的人，失去了可实现的希望，都会变成这种样子。这是心力交瘁的结果。人生就是旅行，希望是旅行路线，没有了旅行路线，就得停止前行。没有了目标，力量也就丧失了。命运有着一种神秘的权力处置权。它的权杖甚至可以触及我们的内心世界。陷入绝望，就如同丧失了灵魂。只有伟大的英雄才能承受。但他们也不一定就挺得住。

勒蒂埃利大师傅陷入沉思之中——如果出神可以称作沉思的话——仿佛坠入了昏昏沉沉的深渊。有时候他会冒出这样的伤心话来：我就只等着问老天要出门证了。

我们得指出，可以说是大海造就了的勒蒂埃利大师傅那像大海一样复杂的性格中的一个矛盾：勒蒂埃利大师傅从不祈祷。

陷入无能境地，那也是一种力量。面对人类的两大盲从——命运和自然——人类在无能之中找到了支柱：祈祷。

人向恐惧求救；人向惶恐求援；焦虑则会令他们跪下祈祷。

---

① 隆勒索尼埃是法国汝拉地区首府，距巴黎三百九十多公里。

祈祷是灵魂所固有的巨大力量，与神秘同一个类型。祈祷是向黑暗请求宽恕；祈祷用幽灵般的眼睛看着奥秘，而在这恳切目光的强有力的注视之下，人们感到可能得到未知世界的宽容。

这种隐约感到的可能性已经是一种慰藉。

但勒蒂埃利大师傅从不祈祷。

当他幸福的时候，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的；勒蒂埃利跟他说话，向他许诺，几乎时不时地亲热地跟他握握手。但是，当勒蒂埃利遭遇不幸时——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常见——上帝就隐去了。当人们把自己看作上帝——上帝本来就是一位仁慈的人——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在勒蒂埃利大师傅现在这种心境中，他只能看清楚一幅景象，那就是戴吕谢特那可爱的微笑罕见了。她看上去忧心忡忡。她那小鸟般和孩子般的温柔已经消失。每天早晨，当炮声在破晓时分响起的时候，人们再也看不到她向冉冉升起的太阳屈膝行礼并说："轰！……阳光。请您进来吧。"有时候她神情显得非常严肃，这是这个温柔的人儿伤心的表现。然而，她还是强颜欢笑地面对勒蒂埃利大师傅，替他排忧遣愁，但她的快乐在一天天地黯淡下来，渐渐地蒙上了灰尘，就像一只被用大头针戳在身上的蝴蝶标本的翅膀一样。还有，不知是因叔父的忧愁而忧伤——因为痛苦是会传染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她现在似乎非常相信宗教。以前雅克曼·埃洛德先生做本堂神甫的时候，她不怎么去教堂，大家知道，她一年只去四次。而现在，她去得非常勤。她从不错过一次弥撒，不管是礼拜天的还是礼拜四的。教区里虔诚笃信的教徒们满意地看到她的这种改正，因为一个年轻女子总会遇到来自男人方面的许多危险，能够转而皈依上帝，这是一大幸福。

这至少能让那些为女儿们轻浮的恋情担忧的可怜的父母放

下心来。

每天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戴吕谢特就会在布拉维宅的花园里漫步一两个小时。她总是独自一人，几乎像勒蒂埃利大师傅一样在沉思默想。戴吕谢特总是最后一个睡，可这并不妨碍杜斯和格拉斯对她的注意，因为仆人们都有一种本能，想窥探主人的生活，这样在干活之余可以解解闷儿。

至于勒蒂埃利大师傅，他的精神一直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所以没有察觉到戴吕谢特生活习惯上的这些小变化。况且他天生不像细心的保姆。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戴吕谢特次次不落地去教区做弥撒。对于教会中的人和事，勒蒂埃利大师傅存有成见，要是他看见她这样频繁地上教堂，他不会高兴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状态没有发生变化。忧愁是一朵云，是会变化的。

我们刚刚说过，有时候坚强的人在某些灾难的打击下会几近崩溃，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像勒蒂埃利大师傅那样性格刚强的人，在一定时候也会奋力反抗。失望是会步步升级的：从气馁到沮丧，从沮丧到悲伤，从悲伤到忧郁。忧郁已是日暮黄昏，痛苦在这里融入了一种阴郁的欢乐之中。

忧郁，是伤心人的快乐。

这些痛苦的减轻步骤根本不适合勒蒂埃利大师傅，无论是他的秉性，还是他所遭受灾难的性质，都不可能适应如此微妙的变化。

不过在我们又看见他时，勒蒂埃利大师傅近一个星期以来最初的那些绝望的幻梦开始渐渐消散；他虽然仍旧愁容满面，但已不像先前那么半死不活的了；他仍旧沉默寡言，但不像以前那样郁闷；他对周围的大小事情恢复了一点感觉；他开始感觉到了那种我们称之为“回到现实”的现象。

于是，白天在底层大厅里，他并不去注意听人们的谈话，但是却能听见。有一天早上，格拉斯神气活现地告诉戴吕谢特，勒蒂埃利大师傅打开了一卷报纸。

这种部分接受现实的现象，本身就是个吉兆。这说明病人在康复。重大的不幸会把人击得晕头转向，而人们通过回归现实能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好转常常先导致恶化。先前那种梦境可以淡化痛苦；人要是看不明白，也就感觉不到痛苦；现在心明眼亮，什么都看在了眼里，到处都在流血。伤口会加深。隐约看到的所有细节都会使痛楚加剧。往事一件件复现，让人懊恼不迭。在这种"回到现实"中，各种苦涩的回味相伴而来。人的状态虽然好多了，但内心的痛苦却更深。这就是勒蒂埃利大师傅的感觉。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痛苦的煎熬。

把勒蒂埃利大师傅带回现实的是一件令他震惊的事。

我们就来讲讲这件事。

大约在四月十五日或二十日的一天下午，布拉维宅楼下大厅传来了两下敲门声，是邮递员来了。杜斯打开门，果然有一封信。

这封信来自海外，是寄给勒蒂埃利大师傅的。邮戳上印着"里斯本"。

杜斯把信交给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勒蒂埃利大师傅。他接过信，随手把它搁在桌子上，没有拆开来看。这封信在桌上放了一个星期，一直没有拆。但是一天早上，杜斯不经意地对勒蒂埃利大师傅说：

"先生，要不要把您那封信上的灰尘掸一掸？"

勒蒂埃利好像大梦初醒：

"好的，"他说。

接着他拆开了信，于是读到了下面这些内容：

圣桑普森，勒蒂埃利大师傅：

您一定会很高兴得到我的消息。

我现在在塔莫利巴斯号上，正驶往不归港。船员中有个水手，是根西岛人，叫阿伊埃－托斯特凡，他将回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您。我正好遇上开往里斯本的埃尔南·柯泰号，乘此机会给您发这封信。

您一定很奇怪。不过我是个正直的人。

和克吕班师傅一样正直。

我相信您已了解事情的经过了，不过我再跟您说一遍也许并不算啰嗦。

事情是这样的。

我已经把您的钱还给您了。

我曾经不太合适地向您借了五万法郎。离开圣马洛港前，我交给您所信赖的克吕班师傅三张面值一千英镑的钞票，合七万五千法郎。您想必觉得这足够偿清这笔借款了。

克吕班师傅维护您的利益，毫不客气地收下了您的钱。我觉得他似乎过于热心了，因此我顺便提醒您一下。

您的一个可信赖的人

朗泰纳

3月10日于海上

另外，克吕班师傅手上有枪，所以我未拿到收据。

如果您曾经触过鱼雷或是一个充了电的电容瓶，您就会体会到勒蒂埃利大师傅读这封信时的感觉。

信封里面，在这张他起初根本就没太注意的折成四折的信纸里，带来的是一种震惊。

他认出了写信人的笔迹，认出了签名。至于信里所说的事，一开始他就摸不着头脑。

这封信造成的震动，可以说是让他的思维恢复正常了。

朗泰纳把七万五千法郎交给克吕班，这事虽然是个谜，但它在勒蒂埃利的脑子里引起了有效的震荡，迫使他开动脑筋加以思考。细作推测，对思维不无裨益。推理能力一经唤醒，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恢复了。

一段日子以来，根西岛的公众舆论开始重新看待多少年一直被异口同声称道的这个正派人克吕班。人们在揣测，开始起了疑心，有些人甚至为克吕班的清白与否打赌。有几束奇异的光芒在其中闪现出来。克吕班的面目开始变得清晰了，也就是说他的形象黯淡下去了。

法院已经派人在圣马洛调查六一九号海岸守卫队员的下落。但是，司法界的细致调查走向了歧途，这种情况在司法调查中经常发生。调查一开始，便假设六一九号海岸守卫队员受齐埃拉的引诱，登上开往智利的塔莫利巴斯号。这一绝妙的假设让他们白费了许多力气。司法机构很近视，甚至都没有觉察到朗泰纳的存在。于是，一条路走不通，预审官又开辟另一条路子。原来就神秘的事情因而更加扑朔迷离了。克吕班卷进了这个谜。他使得塔莫利巴斯号的离港与迪朗德号的遇难之间出现了一种偶合，也许可以说出现了某种关联。在迪南门的小酒馆里，克吕班自以为无人认识他，可有人却认出了他；酒馆老板证实说，克吕班买过一瓶酒。是给谁买的？圣樊尚街武器店老板说，克吕班买了一支左轮手枪。是对付谁的？让客栈的老板说，克吕班曾多次外出，行踪不明。热尔特莱－加布洛船长说，克吕班明知会有大雾，而且有人还提醒过他，但他偏要启航。迪朗德号的船员们说，确实，货没装齐，而且舱里的货物装得很乱，如果船长存心把船弄沉的话，这些疏忽也就容易理解了。那位根西岛的乘客证实说，克吕班以为船是在阿诺伊触礁的。托尔特瓦

尔的人证实说，克吕班在迪朗德号出事前几天去过那儿，还一直跑到毗邻阿诺伊的普兰蒙了。他还背了个旅行包。他去时背着那个包，回来的时候就不见了，掏鸟窝的那几个孩子也说了有关情况，他们看到的怪事似乎与克吕班的失踪有关，当然，前提是呆在那房子里的不是鬼，而是走私贩子。最后，普兰蒙那座凶宅也开了口：一些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人爬进了那所房子，在里边找到了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正是克吕班的旅行包。托尔特瓦尔的十二人陪审团取走了旅行包，让人打开了它。里边有一些干粮，一个望远镜，一只秒表，还有些男人衣服及绣有克吕班名字首写字母的内衣。所有这一切在圣马洛和根西岛渐渐传开，人们把这些事联系起来考虑，得出了大致结论：是船长蓄意破坏。人们注意到了克吕班的种种可疑行为：一反常态地不听劝告；浓雾中的冒险；装舱时的可疑疏忽；一瓶烧酒；醉醺醺的舵手；船长替代舵手掌舵以及他掌舵时那至少是笨拙的操作。克吕班与船共存亡的英勇行为不过是他耍的花招。尽管如此，克吕班还是弄错了暗礁。如果接受船长蓄意毁船这一说法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克吕班选择阿诺伊作为沉船地了，因为他可以轻轻松松地游到岸边，又可以在“凶宅”住上几天，伺机逃走。旅行包中的那些备用物可以为证。这件事与那个海岸守卫队员的失踪之间有什么关联，人们还一无所知。大家只是猜测这两件事有联系，仅此而已。人们隐约感到围绕着六一九号海岸守卫队员，演出了整个一出悲剧。克吕班可能并未出场，不过可以看出他躲在幕后。

蓄意毁船的说法并不能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左轮手枪干什么用的还不明白。这支手枪很可能与另一事件有牵连。

百姓们的嗅觉灵敏而准确。他们天生擅长把支离破碎的细

节修复成完整的事实。只是人们虽然得出了船长蓄意毁船这个可信的结论,但证据还很不足。

整个事件环环相扣,合情合理,但是缺乏依据。

人们不可能为了寻开心而毁掉一条船。没有利益驱使,一个人是绝不会去冒险跟浓雾、暗礁、泅水、躲藏和逃亡开玩笑的。克吕班到底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他的行为是暴露了,可是看不出他的目的何在。

许多人头脑里因此而存有一个疑问。

没有动机,好像就不会有行为。

这个空缺很重要。

这一空缺,朗泰纳的信把它补上了。

这封信道出了克吕班的动机:有七万五千法郎好偷。

在整个事件中,朗泰纳是上帝,他手执蜡烛从云端走下来。

他的信让真相大白了。

这封信清楚地解释了一切,而且还绰绰有余地提供了人证:阿伊埃·托斯特凡。

具有决定性的是,信也说明了那把枪的用途。

朗泰纳毫无疑问是完全了解内情的。他的这封信点明了一切。

克吕班罪责难逃。沉船是他预谋的,“凶宅”里的那些备用物便是物证。而且,假定他是清白的,假定船的遇难是个意外,那么在决定与船共存亡的最后一刻,他难道不能托乘救生艇逃生的人把七万五千法郎带给勒蒂埃利吗?事情是明摆着的。现在不知克吕班的下落。他可能已经成了自己失误的牺牲品。他想必已死在多佛尔礁了。

这些拼凑而成但看起来与事实非常吻合的猜测,几天来一直萦绕在勒蒂埃利大师傅的脑海里。朗泰纳的信起了作用,强

迫他进行思考。他先是被这个意外情况所震惊，继而便开始努力加以思考。他又更加努力地去了解情况。他得注意去听别人的谈话，甚至得向别人打听情况。一周下来，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前的精明干练，他的思维重新变得敏捷，几乎已经恢复了正常。他走出了懵懂的状态。

如果说勒蒂埃利大师傅对朗泰纳偿还他欠款还抱有一线希望的话，那么这封信则把他的最后这点希望也给打碎了。

迪朗德号的灾难之外，这封信又宣告他的七万五千法郎也“遇难”了。信中说他可以收回这笔钱，可却使他更深切地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了。这封信向他表明，他是彻底破产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剧烈的新痛苦就是由此而来，两个月来，他破天荒头一次开始操持家务，考虑这个家的未来以及需要重新安排的一切。小小一件麻烦事，却像长了成百上千根利刺一样，几乎比绝望还让人难以承受。一点一点地忍受自己的不幸，一寸一分地徒劳无益地争夺失去的阵地，真是可怕。人可以忍受整个灾难，可是让灾难变成灰尘似的小小灾祸却让人难以忍受。整个灾难会把人压垮，但细枝末节却会让人遭受折磨。方才灾祸让你如同身受雷击，现在它又乱钻你的空子。

是屈辱在加速人的彻底毁灭。这是第一次毁灭后的第二次毁灭，比第一次更加可怕，等于是在虚无中又下了一级台阶，是裹尸布上的破布带。

一想到自己在一步步沦落，再没有比这更悲伤的了。

破产，看上去很简单。命运的残酷；沉重的打击；这是一劳永逸的灾难。认了。你接受了它。一切全结束了。你破产了。死了倒好。划上了句号。但你还活着。自第二天起，你就会有所感觉。什么感觉？有如好多的针在扎你一般。有人路过，却不再跟你打招呼；商人的账单雪片般地飞来；你的仇人在哈哈大

笑。就是在那些漠然的目光中，你也能看出自己的卑微；客人在你家吃饭，哪怕餐桌上只摆三碟菜，他们也都会嫌多；所有人的眼里只看到你的缺点；忘恩负义的行为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所有的笨蛋都声称早料到你会有这么个下场；恶人们会诽谤你，而更阴险的小人则对你假装同情。接下来便是层出不穷的不义之举。泪水流过便是恶心。你过去喝葡萄酒，今后就只能喝苹果酒了。两个女佣！一个都嫌多了。必须解雇一个，而让另一个加倍地干活儿。花园里的花太多；应该改种土豆。你过去把树上的果子赠送给你的朋友，以后就该拿到市场上去卖。至于穷人，你就不必再考虑施舍他们了，因为你自己现在不也成了个穷光蛋吗？梳妆打扮，那可是个让人心碎的难题。把给女人买饰带的钱省下来，那是多么残酷！她给你美的享受，你却拒绝给她买饰物！简直像个吝啬鬼！她也许会对你说："怎么！你把花园里的花都拔了，现在连我帽子上的花都要摘掉呀！"唉！逼着她穿褪了色的裙子。家里的餐桌上没有欢声笑语。你会以为你周围的人都在怨恨你。你所爱人的全都满面愁容。这就是沦落。你每天都要重新经历死亡。

倒下并不要紧，这就像是熊熊烈火；沦落却像微火，在慢慢地煎熬着你。

全面崩溃等于是滑铁卢战役；逐渐消亡就是圣赫勒拿[1]。命运化为惠灵顿公爵[2]时，还有着一点尊严，一旦它成了赫德森·洛，便变得十分卑鄙了！命运之神成了个胆小鬼。人们看到，坎波－富尔米奥[3]的伟人竟落到为一双丝袜而斤斤计较的

---

① 滑铁卢战役后，拿破仑被放逐圣赫勒拿岛，受到看守长赫德森·洛的虐待。

② 惠灵顿公爵是英军统帅，一八一五年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胜拿破仑。

③ 坎波－富尔米奥是意大利一村庄，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拿破仑在此与奥地利签署法奥协定。

地步。对拿破仑的贬损令英国显得渺小。

从滑铁卢到圣赫勒拿，这两个阶段同样体现在有产者身上，任何破产的人都会经历的。

我们提到的五月初的那个夜晚，勒蒂埃利任随戴吕谢特自己在花园的月光下漫步，自己则愈发忧伤地躺下。

所有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所有那些因财产损失而勾起的纷繁思绪以及其他种种忧虑，一开始还无关痛痒，但最后就变得悲切凄苦，萦绕在他的脑子里。这是贫穷的阴影在纠缠。勒蒂埃利大师傅觉得自己的败落已无可挽回。怎么办呢？将来会怎么样呢？戴吕谢特会被逼得作出什么样的牺牲？辞掉谁，是杜斯还是格拉斯？要不要把布拉维宅卖掉？那不就会被迫离开海岛吗？在这里，从前是无所不有，而现在则一无所有，如此的没落实在是不堪忍受！

全都没有了！想想那一次次往返于法兰西与群岛之间的航行，想想星期二启航，星期五返航，码头上挤满人群，船上装满货物，那份事业，那般兴隆，还有那令人骄傲的直线航行，那部可以由人发挥其意志的机器，那台全能的蒸汽机，那烟雾，那份实在！汽船与罗盘浑然一体，罗盘指引航向，汽船跟着航行。一个引导，另一个推进。可他的迪朗德号，那绝无仅有的迪朗德号，那海上女王，那使他像国王一般荣耀的船中王后，现在何处？他曾是当地富有主见、敢于革新的成功者！放弃这一切！让位他人！销声匿迹！留下笑柄！一个曾经充盈，如今却干瘪的背囊！似锦前程已成往事！连傻瓜们都要屈尊对他表示怜悯！去看因循守旧、固执己见、自私自利和浅薄无知大奏凯歌！去看哥特时代的小船又将穿梭往来，在风浪中笨拙地颠簸！去看破旧的一切恢复青春，而他毕生的事业却毁于一旦！他是被蚀的月光！啊！碧波上那傲然耸立的烟囱，那力大无穷的汽缸，那蒸汽喷涌的柱

头，这一切是多么美妙！那根柱子比旺多姆铜柱[1] 还要宏伟。铜柱上雕刻的只是一个人，而船柱上镌刻的却是进步！海洋被征服，航海有了保障。这一切曾在这个小岛，这个小港，这座圣桑普森小城为众人所见？是的，大家都见过的！怎么，大家所见过的这一切，今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有这一切懊恼在折磨着勒蒂埃利。他的心在流泪。也许他从未这么苦涩地意识到自己的损失。某种麻木随着冲动而来。在忧伤的重压下，他昏昏沉沉的。

他闭着眼皮呆了大约两小时，睡着的时间不长，想的事情却很多，像是发高烧似的。在昏沉之中，他的大脑仍在胡乱地活动，实在是很累人。深夜十二点前后，他摆脱了这种昏沉状态。他醒了转来，睁开了眼睛，他的吊床对着窗子，他看见一个奇特的东西。

一个影子立在窗前。是一个怪异的影子。原来是蒸汽机的烟囱。

勒蒂埃利大师傅霍地坐直身子，吊床像是在暴风雨中似的摇晃着。勒蒂埃利注视着。窗户上出现一个幻象，洒满月光的海港嵌在窗框里，月光中，紧挨着他的房子，是一个壮丽的轮廓，笔挺，浑圆，黝黑。

那是机器的烟囱！

勒蒂埃利急忙蹦下吊床，奔向窗口，拉起百叶窗，探身窗外，看得十分真切。

迪朗德号的烟囱耸立在他的前面。

它立在原先的地方。

---

① 旺多姆铜柱立于巴黎旺多姆广场，是拿破仑的记功柱，柱顶有拿破仑的雕像。

它的四条链子把它固定在一条船的船沿。在船里，在烟囱的下方，隐约可见一堆东西，轮廓挺复杂的。

勒蒂埃利向后退去，转身背朝窗户，跌坐在吊床上。

他又转过身去，又看见了那个幻影。

片刻过后，也就是闪电般的刹那之间，他来到码头上，手里提着一个马灯。

迪朗德号系缆用的旧铁环上拴着一只小船，偏后的地方放着一个庞然大物，烟囱从那里笔直地竖起，耸立在布拉维宅窗前。船头横过屋子的墙角，几乎靠着堤岸。

小船里空无一人。

这只小船的外形独具一格，根西岛人全都能描绘出它的特征来。它就是那条凸肚形帆船。

勒蒂埃利跳出窗外，向着桅杆边他看见的那堆东西跑去。原来是他的蒸汽机。

它在那里，完整无缺，安然无恙，四平八稳地坐在它的铸铁板上；锅炉的隔板一根不少；轮轴立在锅炉旁边；水泵也在原来的位置上；一件东西都不缺少。

勒蒂埃利仔细检查机器。

灯光和月光交相辉映，为他照明。

他对全部机械装置逐一进行检查。

他看见旁边的两个货柜。他看了轮翼的轴承。

他走向船舱。里边空无一人。

他又回到机器旁，抚摩着它。他把头伸进锅炉。他跪下来细细查看炉膛。

他把马灯放在锅炉里，马灯的微光照着整台机器，机器仿佛燃着了似的。

然后他纵声大笑，站起身来，眼睛紧盯着机器，向烟囱张开

双臂，大喊一声："来人啊！"

港口那只大钟就在岸上几步远的地方，他向它奔去，一把抓住钟链，猛烈地敲起钟来。

二、港口钟声再起

确实，吉利亚特已在九点多快十点天已黑透时抵达圣桑普森港。航程一帆风顺，但是慢了些，因为船上载的东西太沉。

吉利亚特算准了时间。海水涨到半潮。月光明亮，海水较深，船可以顺利进港。

小小的港口已经熟睡。有几条大船泊在那里，船帆卷起，放在帆架上，桅楼系有索环，舷灯已经熄灭。小港深处，可见几只等待修理的船只搁在干船坞上。船上的桅杆都已拆除，巨大的船体千疮百孔，甲板窗上满是窟窿，船肋裸露在外，张着弯曲的末端，像是一只只仰面朝天死去的甲壳虫，爪子伸向空中。

吉利亚特一驶进狭窄的入口，便仔细察看港口和堤岸。周围没有一星灯火，布拉维宅也和别处一样黑漆漆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除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刚走进本堂神甫住宅或是从里边出来。这是不是一个人还说不准，因为夜幕将一切变得朦朦胧胧，而月光也只能照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再加上距离又远，就更看不真切了。那时候，本堂神甫住宅还位于港口的另一边，如今那里已被改建成带顶棚的船坞。

吉利亚特悄悄地在布拉维宅靠岸，把凸肚形帆船缆在勒蒂埃利大师傅窗下原先缆迪朗德号的铁环上。

然后他跃过船帮，上了岸。

吉利亚特把他的凸肚形帆船留在身后的码头上，拐过屋角，沿着一条小径向前，然后头也不抬地离开了这条通向海角屋的

小路，转上了另一条岔道，几分钟之后，他便在一个长着六月粉红花朵的野锦葵、冬青、常春藤和苧麻的幽静墙角停下脚步。夏日里，他曾无数次来到这里，躲在树莓丛中，坐在一块石头上，隔墙凝望布拉维宅花园，并透过树枝望着屋里那间房间的两扇窗户，一连好几个月地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想翻过墙去。现在，他又看到了他的那一块石头、那些树莓丛、那依然如故的一堵矮墙和一层不变的阴暗角落。他像一只回窝的动物，可以说不是走，而是溜进了这个角落，蜷缩在那儿。一坐下来，他就不再动了。他在看着。他又见到了花园、小径、花坛、四方形的花丛、房屋、那间房间的两扇窗户。月光为他营造了这梦幻般的图景。真麻烦，人不得不呼吸。但他尽量屏住呼气。

他觉得看见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堂。他害怕这一切会突然消失。这一切简直不可能真的出现在他眼前，即使是真的，也必然会像所有神奇的东西一样，倏忽间便烟消云散。呵口气，它就会无影无踪。吉利亚特想到此，不觉颤栗不已。

花园里，在正对着他的一条不远的小径边上，有一条漆成绿色的长凳。大家应该记得这条长凳。

吉利亚特注视着那两扇窗户。他在想象房间里的那个人儿可能已经安睡了。在这堵墙的后边，有人睡着。他真希望自己没来这儿。可要让他离开，他宁可死去。他想象着那一起一伏的胸脯。她，那美妙的蜃景，那乌云中的一缕纯白，那飘飘忽忽纠缠着他思绪的人儿，她就在那里！他想象着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儿正在安睡，他与她这么靠近，仿佛他那恍惚的心神都能触及；他想象着这超凡的人儿正半睡半醒；她也一样沉醉在幻梦之中；他想象这理想中的造物，遥远不可触摸，正用手支着额头，合起双目的娇态；他想象着这个理想的人儿梦中的秘密，猜想着她在做着什么样的梦。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憋不住在想；他冒

着大不敬的危险沉入幻梦，梦想着众多女性形象中那个扰乱他心神的天使，昏沉的夜色壮起他的胆子，让他的双目不再躲闪。他暗自责怪自己想得太远，担心这么想会亵渎那位女神。他像是被什么逼迫着、束缚着，变得身不由己，颤栗着向暗夜中窥探。当他想象着她那放在椅子上的短裙，扔在地毯上的披风，解开的腰带以及围巾时，他不禁浑身颤抖，痛苦不堪。他又想到她的胸衣，拖在地上的丝带，长丝袜和吊袜带。于是他的魂儿飞入了星空。

星星抚慰着所有人的心，无论他贫穷如吉利亚特还是富甲一方。入痴情到了一定程度都会被它的光彩照得眼花缭乱。对于性情粗野尚未开化的人，尤其如此。

野性更增添梦幻。

出神是一种完满的情感，它和别的情感一样会漫溢出来。看见这两扇窗户，吉利亚特几乎难以控制自己。

突然，他看到了她。

春季里，矮树林稠密茂盛，突然，仿佛天上精灵下凡，树枝间慢慢地闪现出一个身影、一件长裙、一张圣洁的面容，几乎在月光下熠熠闪亮。

吉利亚特觉得快要晕过去了——那是戴吕谢特。

戴吕谢特渐渐走近。她停下了脚步。她又往远处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然后回到木长椅上坐下。月亮掩映在树丛间；几片乌云在苍白的星星中游荡；大海正与黑暗里的万物窃窃私语；小城在酣睡；一片薄雾从远方升起。这份忧郁十分深沉。戴吕谢特低着头，眼神若有所思地在盯着看不见的东西。她侧身坐着，头上似乎什么也没戴，解开的软帽下可以看见她细嫩的脖颈上的发根。她机械地用软帽丝带绕着手指，微光中她的纤纤玉手如同雕塑一般。她的裙子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洁白。树枝轻轻

地摇曳着，仿佛也感受到了她周身散发的魅力。他看得见她的一只脚尖。她低垂的睫毛依稀透出矛盾的神情，不知是残留的泪滴还是压抑的思念。她那有着几许令人陶醉的柔美的玉肘找不到支撑的地方。她的姿态里蕴含着一种飘忽的韵致。她不像炫目的阳光，而似闪烁的微光；她不是可敬的女神，而是一位温柔的女子。她的裙子下摆上的细褶十分精致。她那张迷人的脸蛋儿正无邪地沉思着。她离得这么近，近得有些可怕。吉利亚特能听见她的呼吸声。

密林深处有只夜莺在歌唱。掠过树枝的微风，搅动了夜晚难以言表的静寂。戴吕谢特在这苍茫暮色中显得美丽而圣洁，仿佛汲取了这所有的光华与芬芳；那纷乱而无限的娇媚全都神秘地汇聚在她的身上，凝结起来，绚丽灿烂。她恍若这片暗影中所有精灵的生命之花。

所有这些在戴吕谢特身上飘扬着的精灵，重压在吉利亚特心头。他发狂了。他的感觉难以用言语来描绘；情感总是新鲜的。言辞却已陈旧，因此激动无法表述。有时候，快乐反倒成了一种折磨。见到戴吕谢特，见到她本人，看见她的裙子，看见她的软帽，看见被她绕在手指上的丝带，这情景难道可以想象吗？与她近在咫尺，这可能吗？能听见她的呼吸声，说明她也会呼吸！那么，星星也是会呼吸的。吉利亚特浑身颤抖。他是世间最可怜而又最陶醉的人。他不知如何是好。见到她的那种极度的兴奋令他精疲力竭。怎么！在那儿的是她！在这儿的是他自己！他思绪纷乱，却又凝固在她身上，凝固在这如红宝石般熠熠发光的上帝造物身上。他看着那粉颈和那秀发。他甚至不敢去想，现在这一切是属于他的，不久之后，也许就在明天，他就会有权替她解开那顶软帽，有权替她解开软帽上的饰带。他甚至从不敢想象自己会有这种贼胆。在想象中触摸她和用手去触摸她

几乎毫无差别。爱情对于吉利亚特来说就像蜂蜜对于狗熊一样，是一个精美而温柔的梦。他痴迷地在想象着。他已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夜莺仍旧在歌唱。他觉得自己正在死去。

站起来，翻过墙去，走近她，说声"是我"，跟她交谈，这些念头并没有在他脑海里闪现。如果他真有这些想法，那他会立即逃跑的。如果他的头脑中真的萌发出一种类似思想的东西，那一定是这样的：戴吕谢特在那儿，他别无所求了，让此时此刻成为永恒吧。

突然，两个人都被一个声音惊醒：她从梦想中苏醒，而他则从心醉神迷中醒来。

有人在花园里走动。由于树枝的遮掩，看不清是谁。听脚步声，是个男人。

戴吕谢特抬起头来。

脚步声靠近了，然后便停下了。走过来的人刚刚站下。他大概就在近旁。长椅所在的小径夹在两个花坛之间。那个男人就站在那儿，在两座花坛之间，离长椅只几步远。

树枝分布得十分巧妙，戴吕谢特能够透过树枝看见来人，但吉利亚特却看不见那人。

月光在花坛与长椅之间的地上投射出一个影子。

吉利亚特看见了这个影子。

他看了看戴吕谢特。

她面色极其苍白。嘴半张着，好像要发出一声惊呼。她从长椅上半立起身来，但又跌坐下去。她的姿态中夹杂着逃避和迷惘。她的惊讶是一种充满害怕的喜悦。她的嘴唇似乎绽出微笑，而眼睛却闪现出泪光。她的脸庞好像因什么人的出现而有些扭曲。她所看到的似乎并不是一个凡人。她目光中反射出天使的光芒。

对于吉利亚特来说，那个人只是个在说话的影子。声音是从花丛中传出的，比女人的声音还要轻柔，但那是男人的声音。吉利亚特听见那人在说：

“小姐，我每个礼拜日和礼拜四都见到您；别人跟我说您以前并不经常上教堂。这是别人说的，请您原谅。以前，我从未与您交谈过，那是职责使然；今天，我同您谈话，是我的本分。我一定得和您谈谈。克什米尔号明天就要启航。正因为如此，我才上您这儿来的。您每天晚上都来花园散步。如果不是因为有现在这个打算的话，我本不该去了解您的习惯。小姐，您现在清贫了，而从今天早上起，我却变富有了。您愿意接受我做您的丈夫吗？”

戴吕谢特双手合十，像是在祈祷一般，她一声不响地看着跟她说话的人，眼睛直勾勾的，浑身上下一个劲儿地哆嗦。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我爱您，上帝给了男人一颗心并不是要让它缄默不语的。既然上帝承诺永恒，那就是说他是让人们成双结对。在这个尘世间，我应该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您。您就如同一篇祈祷文，萦绕在我的脑中。我把信仰寄托于上帝，而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是您支撑着我的双翼。您就是我的生命，而且已经是我的天国。”

“先生，”戴吕谢特说，“我家里的人都已睡了，没法招待您。”

那声音重又响起：

“我做了这个温柔的梦。上帝并不禁止人做梦。您给我一种光辉的感觉。我狂热地爱着您，小姐。您就是那无瑕的圣女。我知道您家里人都已睡了，但我没法选择别的时间。您还记得有人曾给我们念过的那段《圣经》吗？《创世记》的第二十五章。自那以后，我常常想起它。我经常反复地读它。埃洛德神甫对

我说：'您该娶一位富家小姐。'我回答他说：'不，我要娶一位贫穷的姑娘。'小姐，我没有上前跟您说话，如果您不愿意我的影子触到您的双脚，我还可以再往后退。您是女王，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走近我。我爱您，我期待着您。您就是上帝赐予的真正幸福。"

"先生，"戴吕谢特喃喃道，"我不知道礼拜日和礼拜四有人注意到我。"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天使一般美妙的东西是无法抗拒的。爱是万物遵循的法则。婚姻就是迦南①。您就是恩赐的美神。多么美丽啊，我向您致敬。"

戴吕谢特回答道：

"跟那些严肃的人相比，我想我没有做过更多的错事。"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上帝把他的旨意寄于花朵里，晨曦中，春天里，他希望人们去爱。在这神圣的夜幕下，您是多么美丽。这个花园是您亲手伺弄的，它的芬芳中有您的气息。小姐，两颗心的撞击并不由它们自己决定。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您在场，我也在场，仅此而已。我只不过感受到了我对您的爱。有时候，我抬起眼睛看过您。那是我的不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望着您的时候，所有的情感全都向我涌来。我情不自禁。有一些神秘的意志凌驾在我们上面。庙宇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灵。能够在我的屋子里拥有您的灵魂，那是我向往的人间天堂，您答应吗？当我贫困的时候，我一直没提这事。我知道您的芳龄。您二十一岁，我二十六岁。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您拒绝我，我就不再回来了。做我

① 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块福地。

的未婚妻好吗？我的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地不止一次向您的眼睛提出这一请求。我爱您，答应我吧。一旦您的叔父能接见我，我一定会同他谈的，但我首先来找您。要娶利百加[①]，就必须亲自向利百加求婚。除非您不爱我。"

戴吕谢特垂下了头，喃喃道：

"啊！我崇拜他！"

她的声音那么低，只有吉利亚特听到了。

她仍旧低垂着头，仿佛脸埋在阴影里，思想也就随着隐蔽起来。

静寂了片刻。树叶都纹丝不动。这是严峻而安详的片刻，万籁俱寂，杳无人声，夜似乎在倾听着大自然的心跳。在冥思之中，升起了无边无际的波涛声，如同一种和声，使寂静臻于完美。

那个声音又说道：

"小姐。"

戴吕谢特猛地一颤。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唉！我在等着。"

"您等什么呀？"

"等您的答复。"

"上帝已经听到了，"戴吕谢特说。

于是，那声音变得几乎铿锵有力，同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温柔。那些话语从花丛中传出，却如同从燃烧的荆棘丛中发出来似的炽热：

"你是我的未婚妻。站起身，走过来。让这布满星星的苍穹作证，你的灵魂已经接受了我的灵魂；让我们的初吻融入这苍穹

---

① 据《圣经》记载，利伯加是拉班的妹妹，以撒的妻子。

之中!”

戴吕谢特站起身来,伫立片刻,眼睛直视前方,想必是在迎着一道目光。然后她昂着头,双臂下垂,十指岔开,仿佛脚底下踩着的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似的,缓缓地向花坛走去,消失在花坛间。

不一会儿过后,沙砾小径上出现的不再是一个影子,而是两个。两个影子渐渐重叠,吉利亚特看见脚下那两个人影拥抱在一起。

时光就如同沙斗中漏出的细沙一般,从我们面前匆匆流逝,但有的时候,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流逝,特别是在某些崇高的时刻。那边的一对恋人并不知道有目击者,也看不见他,而这边的这个目击者虽然看不见那对恋人,却知道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在这神秘的时间静止中停留了多长时间?这不可能说清楚。突然,远方传来一声巨响,有人在喊:“来人啊!”接着港口的大钟敲响了。那一对恋人正沉醉在天堂一般的幸福中,可能并没有听见那钟声。

钟在继续敲着。倘若有人到那围墙角落里去找吉利亚特的话,恐怕找不着了。

第二章　充满专制的恩情

一、被苦恼缠绕的欢乐

勒蒂埃利大师傅拼命地敲击着大钟。突然，他停住了。一个人刚拐弯走上码头。是吉利亚特。

勒蒂埃利大师傅朝他跑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他扑过去，双手紧紧攥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那是爆破力找不到出口的一种静默。

接着，他使劲地拽他、摇他，用双臂紧紧地搂抱他，把他拉进布拉维宅，进了楼下的大厅，又用脚后跟把微开着的门关上，然后坐下，或者说是跌坐在椅子上。月光映照着椅边的大桌子，反射出的光芒将吉利亚特的脸庞映衬得朦胧而苍白。勒蒂埃利随即大声嚷叫，声音里混杂着欢笑和啜泣：

"啊！我的儿子！吹芦笛的人！吉利亚特！我就知道是你！当然啦，哈，我看见凸肚形帆船了！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你真的去了！要是在一百年前，会把你烧死的。这简直是巫术！一颗螺钉都没少。我已经全看过了，全认出来了，全摆弄过了。我猜轮翼在那两只大柜子里。你终于回来了！我刚去舱里找过你。我敲了钟。我到处在找你。我暗自说道：'他在哪儿，我要吃了他！'应该承认，确实是出现了奇迹。那小子从多佛尔礁回来了。他给我带回了我的性命。天哪！你是个天使。是的，是

的，是的！是我的机器，简直难以置信！别人看见了会说：这不可能。可全都在那儿了！全都在那儿了！蛇形管一条不缺。钉子一颗不少。吸水管都没挪地方。全都完好无损，真的不可思议。只要上点油就成了。可你是怎么干的？你想呀，迪朗德号又能跑了！轮轴就像是被首饰匠拆卸的似的。你发誓，告诉我我没有疯。"

他站起身来，喘了口气，继续说道：

"你向我发誓。这是多大的革命！我掐了掐自己，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做梦。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上帝。啊！我的儿子！你替我去找回了那个铁家伙！在茫茫大海上！到处是陷阱一般的暗礁！我这一辈子怪事见了很多，可这样的事还从没见过。我见识过像撒旦一样的巴黎人。可他们要能办成这事，那才叫见鬼哩。这比攻打巴士底狱还要难。我见过南美的高丘人在潘帕斯草原上耕作，他们用弯曲的树枝作犁，用荆棘作耙，用皮带拖着。就这样，他们收获的麦粒几乎有如榛子一般大。可是跟你比起来，却简直不值一提。你做出一件奇迹，一件千真万确的奇迹。啊！我的小猎狗，快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人们会感激你造福故乡。圣桑普森的人们会赞不绝口的！我马上动手造船！真是神啦，传动杆一点没坏。先生们，他去了多佛尔礁。我是说多佛尔礁。他独自一人去的。多佛尔礁！那是最最凶险的岩礁。别人告诉过你吗？全都证实了，是故意破坏，克吕班把迪朗德弄沉，想吞下应该带回来给我的钱。他把坦格鲁伊灌醉了。说来话长，改天我再给你讲他的海盗行径。我简直傻透了，竟然信任克吕班。他肯定被夹在那里了，这个无赖，他一定是逃不出了。苍天有眼啊，恶棍！你看，吉利亚特，把铁块放进火里，锻打一通，我们就可以重造迪朗德了。我们要把它加

长二十尺。现在造的船比过去要长。我要到但泽和不来梅[1]去买木料。现在我有机器了，别人是会借钱给我的。我又有信誉了。”

勒蒂埃利大师傅打住话头，抬头向上，目光似乎透过天花板看见了天穹，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苍天有眼。”

然后，他把右手的中指放在双眉中间，指头按着鼻根，这表明他脑子里正酝酿着一个计划。他继续说道：

“不管怎么说，要重新开始大规模地造船，办好我的事情，需要一点现金。唉，如果我手头有我那三张钞票，就是那个无赖朗泰纳还给我，又被克吕班这恶棍偷走的那七万五千法郎，那该多好！”

吉利亚特一声不吭，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面前。是他带回来的那条皮带。他打开皮带，把它摊在桌上，月光下可以辨认出里层写着“克吕班”几个字。他从皮带的小包里取出一只盒子，又从盒子里抽出折好的三张纸币，展开来递给勒蒂埃利大师傅。

勒蒂埃利大师傅仔细看着这三张纸。月光皎洁，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千这个数字，上面的“千”字也一清二楚。勒蒂埃利大师傅拿起那三张钞票，把它们一张一张排放在桌子上，看看钞票，又看看吉利亚特，目瞪口呆了一会儿，接着像火山似的吼叫道：

“还有这个！你真神啦。我的钞票！三张都在！每张一千英镑！我的七万五千法郎！你难道一直下到地狱里去了？这是克吕班的皮带，天哪！我在上面看见了他那肮脏的名字。吉利亚特带回了机器，还带回了钱！这简直可以上报纸了。我要买

---

[1] 但泽和不来梅是德国的两座海港城市。

最上等的木料。我猜你是找着他的尸体了，他一定烂在了哪个角落里。我们将去但泽买枞木，到不来梅去买橡木。我们将造一条好船，上等的包板，里边用橡木，外边用枞木。以前造船技术比不上现在，却经久耐用，那是因为他们造的船不多，所以都用的是上等木料。我们也许用榆木做船壳。榆木最适合做浸在水里的那部分。一会儿干，一会儿湿，它就会烂掉；榆木则喜欢老是泡在水里，它靠水来滋养。我们将造一条漂亮的'迪朗德'！谁也限制不了我。我不再需要贷款了。我有钱了。谁见过吉利亚特这样的人！我已经倒在地上，被砸扁，都死了。他把我搀扶起来了，让我牢牢地站稳脚跟！可我却一点没想到过他！我把这事都抛到脑后去了。现在我想起来了。可怜的孩子！啊！你知道的，你要戴吕谢特吧。"

吉利亚特像是踉跄了一下似的，靠在墙上，用极低沉又极清晰的声音说道：

"不。"

勒蒂埃利大师傅不觉一颤。

"怎么？不？"

吉利亚特回答道：

"我不爱她。"

勒蒂埃利大师傅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又关上它，再走回桌子跟前，拿起那三张钞票，叠好，把铁盒压在上面。他挠挠头，然后抓起克吕班的皮带，猛地朝墙上砸去，说道：

"一定有什么原因。"

他把两只拳头插进口袋，又说：

"你不爱戴吕谢特，那你的芦笛是吹给我听的呀？"

吉利亚特仍旧靠在墙上，脸色惨白，像是快要咽气的人。他的脸色在逐渐变白，而勒蒂埃利大师傅的脸色却渐渐地在涨红。

“你真是个大笨蛋！居然不爱戴吕谢特！那你就设法去爱她吧，因为她非你不嫁！你跑来跟我开什么鬼玩笑！你以为我会信你呀！你是不是病了？那好，让人去请医生看看，你可别再说什么混账话了。你们不可能有时间吵嘴，你不可能生她的气了。热恋中的人都是大傻瓜，这话不假！喏，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有什么原因就说出来！一个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就变成傻蛋的。也许我刚才耳朵里塞了棉花，也许是听错了，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吉利亚特答道：

“我说‘不’。”

“你说‘不’，还坚持！你个蠢货！你肯定是有病！你居然说‘不’！你简直傻透了，傻得出奇！你不爱戴吕谢特！那么，你是因为喜欢我这个好老头子才做了这一切的！是为了老爸我这双美丽的眼睛您才去多佛尔暗礁，挨冻，受热，差点饿死，渴死，吃寄生在岩石上的虫子，在浓雾、暴雨和狂风中露宿！你受苦受累为我找回机器，就像是为一位美丽的女子找回飞走的金丝雀！还有三天前的那场大风暴！你别以为我没注意到。你正好遇上了！你又是修，又是砍，又是旋，又是转，又是拽，又是锉，又是锯，又是设计，又是加工，你一个人做出的奇迹赛过了所有的天神，你这难道都是为在我这老头子面前卖乖讨好吗？啊！傻瓜！你的芦笛声就已经让我够烦的了。在布列塔尼，人们管它叫‘风笛’。你老吹同一个曲调，你这个笨蛋！啊！你不爱戴吕谢特！我真不知你犯了什么病。我现在全都记起来了，我当时就在那边的那个角落里，戴吕谢特对我说：‘我将嫁给他。’她将嫁给你！啊！你不爱她！我怎么想也弄不明白。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你现在倒一声不吭了。你不能做了这么多事，最后却来这么一句：‘我不爱戴吕谢特。’你为人效劳不是为了让人发火的。

好吧,你要是不娶她,她就去做修女!首先,我可是需要你。你将是'迪朗德'的领航员,你别以为我会就这么放你走的!嘿,嘿,嘿,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宝贝,我不会放走你的。我要揪住你。我才不管你怎么说哩。到哪里去找一个你这样的水手!你是我的了。你说话呀!"

这时,钟声敲醒了屋里的人和周围的邻居。杜斯和格拉斯都已经起来,刚刚走进楼下大厅,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斯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左邻右舍,有水手和农民,都急匆匆地跑出家门,来到码头上,瞠目结舌、无比惊奇地看着凸肚形帆船里的迪朗德号的烟囱,全都僵住了。有几个人听到勒蒂埃利大师傅在楼下大厅里讲话的声音,便从虚掩着的门里悄悄地溜了进去。在两张妇人的面孔之间,探出了朗杜瓦师傅的脑袋。说来也巧,凡是热闹场面,总有他在场。

人要是遇上开心事,总巴不得大家都知道。众人的支持,虽然闹哄哄的,但总是让人高兴的。这样也就更加开心了。勒蒂埃利大师傅忽然发现身边有人,便立即对这些听众表示欢迎。

"啊,你们都来了。我真高兴。你们都得到消息了。这个人去了那里,带回来了这个。你好,朗杜瓦师傅!刚才我醒来时看见了这烟囱管子。它就在我的窗户下面。它一颗钉子都不少。人们给拿破仑立雕像,可我觉得奥斯特里兹战役比不上这个。好朋友们,你们都刚刚起床。迪朗德号是在你们睡着的时候回来的。当你们戴上棉布睡帽,吹灭蜡烛的时候,有的人却正干着英勇的事。我们是一群懦夫、懒汉,我们因风湿病而呆在家里调养,幸好这并不妨碍有人成为猛士。这些猛士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做他们该做的事。海角屋的主人去了多佛尔礁,他把迪朗德号从海底打捞上来,还从克吕班那个贪得无厌的无底洞的口袋里找回了钱。可你是怎么干的?所有恶魔都和你作对,又是风

又是潮的。你真的是巫师。能这么说的人已不算太笨。迪朗德号回来了！暴风雨再凶狠也没用，它什么也没捞着。我的朋友们，我向你们宣布，机器并没有毁坏。我已经看过整个装置。它们就像新的一样，完整无缺呀！进气阀灵活得就像底下安了轮子。就像是昨天早上造出来的。你们知道，排水管是套在进水管里头的，废水从里头的管子里排出去，净水从外面的管子里流进来，这样可以利用热能，喏，两根管子都在，整部机器啊！还有轮翼！啊！你一定要娶她！"

"娶谁呀？娶机器？"朗杜瓦师傅问。

"不，娶我女儿，也对，也娶机器。娶她俩。他将是我的双重女婿。他将是船长。再见，吉利亚特船长。以后还会再造船，造迪朗德号那种船。我们要用它干事业，跑运输，做买卖，要用它来运载牛和羊！就是拿伦敦跟我换圣桑普森我也不换。是它给了我这一切。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一次历险。星期六，你们会在莫热老爹的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魔怪吉利亚特是个鬼精灵！这些金路易是怎么回事？"

勒蒂埃利大师傅用来压钞票的盒盖上有条裂缝，透过裂缝，他刚发现里面还有几块金币。他拿起盒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手心里，把一把畿尼放在桌子上。

"这些是给穷人的。朗杜瓦师傅，请代我把这些钱交给圣桑普森的主管。您记得朗泰纳那封信吧？我给您看过的。喏，我拿到了那几张钞票，够买枞木、橡木和请木工的了。你们想想，还记得三天前的情景吗？又是风又是雨的，杀气腾腾！天上雷声隆隆。吉利亚特在多佛尔礁遭受了这一切。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他拆卸那条遇难船，就像我摘下我的手表一样。多亏了他，我又像个人样儿了。先生们！太太们！勒蒂埃利老爹的船又可以效力了。一个坚硬的船壳，装上两个轮翼、一个烟囱，我

一直迷恋这种创造。我总在对自己说:'我也要造一条!'这个念头出来已久。那是在巴黎,在克里斯蒂娜街和多菲内街拐角的一间咖啡馆里,我读到一张报纸上面谈起造船的事,当时就萌发了这个念头。你们知道吗,就算是让吉利亚特把马尔利[1]那部机器夹在腋下散步,也难不倒他的。这个人是一块锻过的铁,一块冶炼过的钢,是一颗钻石,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水手,一个铁匠,一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他比霍恩洛厄[2]王子还要令人叹服。我把这种人称作有头脑的人。我们都是些庸碌之辈。你们,我!我们大家都是些海狼,可海狮是他。乌拉,吉利亚特!我不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像个魔王似的干了这一切。叫我怎么能不把戴吕谢特嫁给他呢!"

戴吕谢特到厅堂里已经有一会儿了。她进来时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她像精灵似的飘然而入。她几乎不为人觉察地坐到勒蒂埃利背后,后者站在那里快活地讲着;滔滔不绝,激动万分,嗓门儿很大,手舞足蹈的。戴吕谢特进来不久,又有一个人默不作声地出现了。这人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手里拿着帽子,站在半开的门缝里。人慢慢越聚越多,蜡烛也多了几支。烛光从侧面照着黑衣人;他肌肤白皙,年轻而迷人的侧影在黑暗背景的烘托下,就像纹章上的雕像一般纯净;他把臂肘支在门心板的一角,左手托着额头,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优雅的风度,因为他的手十分纤细,把前额的宽阔衬托了出来。他的双唇紧抿着,嘴角皱起,流露出他的焦虑。他精神专注地听着并仔细地观察着。在场的人认出了他是教区的本堂神甫埃伯内齐尔·

---

① 马尔利是塞纳河边的一个小村庄。路易十四时代,在该村造了一台机器,通过马尔利水道把塞纳河水引入凡尔赛。

② 霍恩洛厄是德国的一个王族。

柯德莱，便给他让道，但他仍站在门槛上。他的动作有些迟疑，但目光却是坚定的。那目光不时与戴吕谢特的目光相遇。至于吉利亚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站在黑暗里，大家模模糊糊地也看不太清他。

勒蒂埃利一开始没有发现埃伯内齐尔先生，但是他瞥见了戴吕谢特。他走到她面前，拥抱她，十分激动地亲吻她的额头，同时用手指向吉利亚特站着的那个黑暗角落。

"戴吕谢特，"他说，"你现在又富有了，那是你的丈夫。"

戴吕谢特茫然地抬起头，看着那个暗处。

勒蒂埃利大师傅接着说：

"婚礼将很快举行，如果可能的话就定在明天。我们会得到许可，再说，这里的手续也不繁杂。教长就可以随意处理这种事情。有时甚至来不及打声招呼，婚就结了。不像在法国，又是报喜，又是公告，又是等待什么的，一大堆繁文缛节。你将会感到骄傲的，因为你将成为一个勇士的妻子，没什么可说的，他是个好水手，从第一次见到他从埃尔姆带回那门小铜炮时起，我就这么认为了。现在，他从多佛尔礁归来，载着他的财富，也是我的和本地人的财富回来了。人们日后有一天会谈论起他来的，会觉得不可思议。你说过：'我将嫁给他。'那你就嫁给他吧，你们会有孩子的，我就当外公了！你真是幸运，能够做这么个可靠的小伙子的妻子。他能工作，是个有用之才，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能以一抵十的人，他能挽救别人的发明，他是个天神，至少，你不会像这地方几乎所有的富家女一样，嫁个军人或是教士什么的，那就等于嫁了个刽子手或专说谎话的人。吉利亚特，你躲在角落里干什么呀？大家都看不见你。杜斯！格拉斯！诸位！点上蜡烛！把我女婿给我照得亮亮的。我祝福你们，孩子们！这是你丈夫，这是我女婿，这是海角屋的吉利亚特，好小伙子，伟大

的水手，我不要别人做女婿，你也不会嫁给别人，我再次以我的名誉，向仁慈的上帝发誓。啊！是您啊，神甫大人，请您替我为这对年轻人举行婚礼吧。”

勒蒂埃利大师傅的目光刚刚落到埃伯内齐尔神甫身上。

杜斯和格拉斯听从吩咐，将两支蜡烛放在桌上。吉利亚特从头到脚被照得亮堂堂的。

“他多么英俊！”勒蒂埃利大声说道。

吉利亚特容貌丑陋。

他还和当天早上从多佛尔返航时一样，穿着破烂衣服，从衣袖窟窿中露出肘部，胡子拉碴，头发倒竖，被灼伤的眼睛红通通的，脸上伤痕累累，手背鲜血淋漓，双脚光着。毛茸茸的胳膊上还看得见和章鱼搏斗留下的伤疤。

勒蒂埃利凝视着他。

“这是我真正的女婿！他和大海进行了多么激烈的搏斗！他身上的衣服都成了破布片了！瞧这肩膀！这双手！你真英俊！”

格拉斯跑向戴吕谢特，托起她的头。戴吕谢特刚刚晕了过去。

二、皮　箱

天刚亮，圣桑普森的人们就起床了，而圣皮埃尔港的人则开始陆续赶来。迪朗德号获救的消息在海岛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与萨莱特号在法国南方引起的轰动不相上下。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想一睹凸肚形帆船上伸出来的烟囱。谁都想看一眼并亲手摸一摸那台机器。但勒蒂埃利白天又对整个机械装置踌躇满志地进行了检查之后，在帆船里安置了两名水手，禁止闲人靠

近。何况那只烟囱高高地立起，谁都看得见的。观者无不赞叹。大家都在谈论吉利亚特，并且认可了他那个"魔怪"的绰号。赞叹之余，都免不了加上一句："岛上有这么一个能干出这种奇事的人，总是不太令人愉快的。"

从屋外，可以看见勒蒂埃利大师傅坐在窗前桌旁写着什么，一只眼睛盯着纸，另一只眼睛望着那部机器。他专心致志，只有一次停下来叫杜斯过来，探问戴吕谢特的情况。杜斯回答道："小姐已经起床，出去了。"勒蒂埃利大师傅说："她是该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她昨晚热着了，有点不舒服。大厅里的人太多了。再加上她又惊又喜，另外窗子也关着……她马上就要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丈夫了！"说着，他又写了起来。他已经在两封信上签好名，并把信封好了，是写给不来梅最有名的造船师们的。他正在用蜡封第三封信。

码头上传来车轮滚动的声音，使他抬起头来。他探身窗外，只见一个小男孩推着独轮小车从通往海角屋的小径过来。这个小男孩正在往皮埃尔港去。独轮小车上有一只黄皮箱，嵌着铜钉和锡钉。

勒蒂埃利大师傅叫住那男孩：

"你去哪儿，孩子？"

男孩停下脚步答道：

"去克什米尔号。"

"干什么去？"

"送这只箱子。"

"那好，把这三封信也捎上。"

勒蒂埃利大师傅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一段细绳，把刚写好的三封信扎在一起，打上一个十字结，抛给男孩，那男孩双手凌空接住那捆信。

"你就对克什米尔号的船长说,这信是我写的,请他多留心。信寄往德国,由伦敦转不来梅。"

"我跟船长说不上话,勒蒂埃利大师傅。"

"为什么?"

"克什米尔号没停在码头上。"

"噢!"

"它停在大海上。"

"对了,因为海潮的缘故。"

"我只能同小艇的老板讲讲。"

"你就把我的信托付给他吧。"

"好的,勒蒂埃利大师傅。"

"克什米尔号几点开?"

"十二点。"

"今天正午,正是涨潮。它得顶着海潮开。"

"可是顺风啊。"

"孩子,"勒蒂埃利用食指指着那部机器的烟囱说,"你看见它了吗?它才不在乎大风和海潮哩。"

男孩把信装进口袋,抓起独轮车的车把儿,继续向城里推去。勒蒂埃利大师傅又叫起来:

"杜斯!格拉斯!"

格拉斯把门微微推开。

"大师傅,有事吗?"

"你进来,等一会儿。"

勒蒂埃利大师傅拿起一张纸,开始写了起来。如果他身后的格拉斯好奇,在他写的时候探过头去,那她就会越过他的肩头看到下面这段话:

"我已经写信去不来梅买木材。我今天一整天都要约见木

工,估算全部造价。船的重修工作将进展很快。你么,请你去教长那里领结婚证明。我希望婚礼尽快举行,马上举行则更好。我来照管迪朗德,你就照顾戴吕谢特好了。"

他签好日期,署上:勒蒂埃利。

他并没把信封上,而是草草地一折四,递给格拉斯。

"把它交给吉利亚特。"

"送海角屋去?"

"送海角屋去。"

第三章　克什米尔号离去

一、紧靠教堂的小港

若不是圣皮埃尔港万人空巷的话，圣桑普森就不可能聚集那么多的人。一个地方出一件稀奇事，就好像一个吸泵似的把人吸过去。小地方新闻传起来特别快；到勒蒂埃利家窗下去看迪朗德号的烟囱，成了根西岛这一天自太阳升起后的大事情。所有别的事件被这件事给比下去了。诸如圣阿萨夫教长的去世；尊敬的埃伯内齐尔·柯德莱神甫的突然富有，和他将乘克什米尔号离去等都无足轻重了。从多佛尔运回的迪朗德号的机器成了当天众人关注的焦点。大家都不敢相信。船失事就已经够离奇的了，再把上面的机器抢救回来，那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只有亲眼看见的才敢相信。所有别的事情都暂时搁下了。从普通百姓到大师傅，男人，女人，绅士，带着孩子的母亲，抱着洋娃娃的孩子，一家一家地离开圣皮埃尔港，从四面八方拥向布拉维宅，去看那“好看的东西”。圣皮埃尔港的很多店铺都关了门；在“商业长廊”，所有买卖都中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迪朗德号上；没有一个商人被“光顾”，没有做成一笔生意；除了一个珠宝商，他欣喜若狂地卖了一只金戒指给“一个显得行色匆匆，向他打听教长大人住处的男人”。门还开着的店铺，全都成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那部被奇迹般抢救回来的机器的场所。如今不知为什么被叫做剑桥公园的伊佛勒兹公园里，没有

一个散步者；还有如今叫大街的高街，也没有一个行人；更名为冶铁街的史密斯大街也没有人；城里空无一人；连广场上也不见人影。就算是星期天，王室成员到安科勒斯来检阅自卫队，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全城空无一人的。而这么劳动众人大驾的却是一个像吉利亚特这种不起眼的人，真让那些严肃规矩的人耸肩无奈了。

圣皮埃尔港的教堂有三面山墙，耳堂与尖顶并列。它就矗立在港口尽头的水边，几乎像是濒海而建的。它向到来的人表示欢迎，并向离去的人道声珍重。这座教堂在全城临海的那一长列建筑物中，就好像是为首的一个大写字母。

它既是圣皮埃尔港的本堂教堂，也是全岛教长的居处。它的住持就是有着无上权力的主教或主教代理。

圣皮埃尔港的港口，而今已经很美丽，很宽阔，可在当时，或者就在十年前，看上去还不及圣桑普森的小港起眼。当时只有两道巨弧形高墙，自河岸沿左右舷延伸出去，再在其极处相连。相连处有一座小小的白色灯塔。灯塔下有一个狭窄的出口，可容船只通过，中世纪时都用铁链封港，如今上面还留有两只铁环。我们可以想象一只龙虾微微张开的大钳，这就是圣皮埃尔港那座小港口的情景。这一对钳子从海洋上圈住一块海面，强迫它风平浪静。不过刮起东风来，海潮便向狭道涌来，港口也就轰鸣声不绝了，船只还是不要在这种时刻进港的好。克什米尔号那一天就遇上这种情况，所以才在大海上抛锚。

只要一刮起东风，船长们都乐意把船停泊在海上，这可节省它们的港口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城里认可的船工，亦即那伙因新港建成而失业的勇敢水手，便来到码头或海边驿站，把旅客接上他们的小船，然后再把旅客及其行李送到正要启航的船只上，通常这些小船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间穿梭，但从未出过事。

东风是从侧面吹过来的，对于到英国去的船算是顺风；船在海面上飞驰，却不摇不颠。

当启航的船只停泊在港口里时，所有的人都从港口登船；而当它停泊在大海上时，人们就要选择离海岸最近的某个泊地上船了。在所有的小港湾，都可以找到这种“乐意效劳”的船工。

勒阿弗莱便是这类小海湾之一。勒阿弗莱这个小小的港湾就在城边，但因为孤零零的，便好像是离城很远似的。乔治堡的巨岩陡壁俯瞰着这个很不起眼的海角，将它死死封住，因而使之显得如此僻静。有好几条小路可以通向勒阿弗莱。最直接的便是沿着海边的那一条。走这条路只要五分钟便可到达城里或教堂，但这条小道一日两次被海水淹没。其他的小路多少有点陡峭，坑坑洼洼，上上下下的。即使是大白天，勒阿弗莱也是暗暗的。到处是兀立悬吊着的突壁巨岩。荆棘丛生，十分茂密，覆于乱石浊浪之上，平添了一份轻柔的夜色。风平浪静时，没有比这个小海湾更平静的了，可在狂风巨浪时，再也没有比它更加热闹的了。那里的一些树长年累月地被飞沫打湿。春季里，这里就满是花朵和鸟巢，花香四溢，鸟声啁啾，间有蝶飞蜂鸣。由于新近的那些工程，这些野趣今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笔直优美的线条；到处都是砖石建筑、码头和小园子，到处都是土木工程；人类的审美情趣容不下怪异的山峰和突兀的岩石。

二、绝望对着绝望

那是上午不到十点的时候，按根西岛人的说法，“差一刻十点”。

很显然，涌往圣桑普森的人越来越多。被好奇心弄得兴奋不已的人们全往岛的北面涌去，地处岛南面的勒阿弗莱则显得

比任何时候都更荒凉。

但是，在这里却可以看见一只小船，以及一个船工。船上放着一只旅行袋。船工似乎在等人。

克什米尔号停泊在锚地，要到中午才出发，还没有做任何启航的准备。

倘若此时此刻有哪一个行路人藏在悬崖的梯级小径上侧耳细听，定能听到从勒阿弗莱传来的窃窃私语声，倘若他从悬崖上探出身子，就会看到就在距离那只小船不远处，在因枝杈岩石的遮蔽而使船工看不见的地方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

海边的这些幽暗角落很能诱惑女人前来沐浴，但它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僻静。有时候会有人在那里窥伺偷听。有那么多茂盛的植物和那么多纵横交错的小径，逃到这里来躲藏的人是很容易被人跟踪的。岩石和树木能遮掩私下幽会，同样也可以隐藏起一个见证人。

戴吕谢特和埃伯内齐尔面对面地站着，四目相对，手握着手。戴吕谢特在说着什么。埃伯内齐尔则一言不发。一滴泪珠凝在他的睫毛间，迟迟不肯落下。

埃伯内齐尔那虔诚的额头上深印着悲切和激情，还外加一份令人心碎的无奈，一种尽管是源于信仰，却对那信仰怀有敌意的无奈。在这张一向如天使般纯洁的脸上，却开始显现出一种认命的表情。一向只思考教义的人开始思考起命运来。一个教士可是不该有这种思考的。信仰在其中崩溃了。向未知的命运低头，没有比这更叫人心乱如麻的了。面对突发事件，人总是那么被动。生活纷至沓来，我们只能忍受。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偶然将从哪一方突然降临。灾难和幸福来了，又走了，如同不速之客。它们有它们的法则，有它们的轨道，有它们的引力，不为人

所控制。美德带不来幸福,罪恶也不会带来不幸;良心有一种逻辑,命运则另有一种逻辑;没有任何的重合。一切都无法预料。我们混乱地生活着,事件接踵而来。良心是一条直线,而生活则是一个旋涡。这个旋涡总在人的头顶上突然布上阴霾或蓝天。命运没有任何过渡的技巧。有时候命运之轮转得飞快,叫你分不清两幕高潮之间的间歇,分不清联结昨日与今天之纽带。埃伯内齐尔是个有理性的信徒,也是个混杂着激情的教士。那些规定必须独身的宗教知道这些规定的要害。没有比爱上一个女人更能败坏教士的道德了。各种阴云全都笼罩在埃伯内齐尔的心头。

他久久地凝望着戴吕谢特。

两人沉浸在狂热的爱恋之中。

在埃伯内齐尔的眸子里,有一种交织着绝望的无言的爱慕。

戴吕谢特说:

"您不要走。我受不了。您瞧,我原以为可以对您说声永别的,但我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没法勉强的。您昨天为什么要来?您如果打算走,就不该来的。我从来没有跟您说过话。我一直爱着您,可我并不知道。只是在第一天,当埃洛德先生读利伯加的故事时,您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碰在一起,我只觉得双颊发烧,我便在想:'噢,利伯加的脸该有多红啊!'真是一模一样,前天若有谁对我说:'你爱上本堂神甫了,'那我会好笑的。这正是这种恋情的可怕之处。它好似一种背叛。对这一点我未曾注意。我上教堂,我看见您,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并不怪您,您没有做什么引我爱上您。您没费这个神,您只是看着我,如果说您看着别人并不是您的错,但您这样做却让我由衷地爱慕您。我没料到会这样。当您拿起您的书,那就是光明;而当别人拿起它来时,那只不过是本书而已。有时候您抬起眼睛看

着我。您谈论着大天使,而大天使就是您。您说到的,我立即就会去想。在您来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信仰上帝。自您来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虔诚祈祷的女人了。我常对杜斯说:'快替我穿好衣服,别误了弥撒。'然后我便向教堂跑去。喏,爱上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可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老是对自己说:'我变得多么虔诚!'是您使我明白,我去教堂并不是为了仁慈的上帝。我是为您而去的,这是真的。您英俊,您说话动听,当您向天空张开双臂,我觉得您那白皙的双手好像是在捧着我的心。我已经疯了,可我还不知道。您要我说出您的过错吗?您错就错在昨晚不该到花园里来,不该对我讲明那一切。如果您什么也没对我说,那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您要走了,我也许会为此而难过,但现在我却将为此而死去。现在,我知道您爱我,现在,我知道我爱您,您就不能再离去。您在想什么?您好像没在听我说。"

埃伯内齐尔回答道:

"昨晚说的话您也都听到了。"

"唉!"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俩沉默了片刻。埃伯内齐尔又说道:

"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事可做:离去。"

"而我则是死去。噢!我多么希望光有天而没有海。我想这样一切就好办了,我们就将一同离去。你本不该对我挑明的。您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您不要走嘛。您走了我怎么办呀?我跟您说我会死的。我进了坟墓,您就畅行无阻了。噢!我的心都碎了。我真不幸。可我的叔叔并不坏。"

这是戴吕谢特平生第一次提到勒蒂埃利大师傅时称他为"我的叔叔"。而在这之前,她一直称他为"我的父亲"。

埃伯内齐尔后退了一步，向船工打了个手势。随之传来船与卵石的磨擦声，然后是踏在船舷上的脚步声。

"不，不！"戴吕谢特叫道。

埃伯内齐尔又走近她：

"必须这样，戴吕谢特。"

"不，绝不行！就为了一台机器！这怎么可能呢？您可曾看见那个男人昨天那可怕样儿？您不能丢下我。您很聪慧，您会想出办法来的。您不可能想着要走却叫我今天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找您。我没对您做过什么。您对我无可抱怨。您就是要搭那条船走吗？我不干。您不能离开我。不能刚打开一片天空立刻又把它关闭。我跟您说您得留下来。再说时间还没到。啊！我爱您。"

她紧紧地贴着他，十个手指缠着他的脖子，好像一边要紧紧搂着埃伯内齐尔，一边双手向上帝祈祷。

他挣脱开她那双紧抱住不放的温柔的玉手。

戴吕谢特跌坐在一块凸起的长满青苔的岩石上，机械地把袖子一直卷到肘弯，露出她那迷人的玉臂，眼神黯淡，直勾勾的。小船在靠近。

埃伯内齐尔双手捧起她的头；此时此刻，这位圣女神态如寡妇一般，而那个年轻男子则一副老人模样。他虔诚而小心地轻抚着她的秀发；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那是仿佛能使星星绽放的一个吻，接着他以令人心碎的声调，带着极度痛苦的颤栗，从心灵深处说出那三个字来：永别了！

戴吕谢特失声痛哭。

这时候，一个缓慢而凝重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埃伯内齐尔扭过头来。戴吕谢特抬眼望去。

吉利亚特出现在他俩面前。

他刚从侧面的一条小路走进小港来。

吉利亚特与昨天判若两人。他梳理了头发，刮净了胡子，穿上了皮鞋，着了一件大翻领的白色水手衬衫，还穿上了他最新的水手服。他的小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他看上去十分平静。他那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则显得苍白。

一尊罹难的铜像，那便是他那副面容。

他们看着他，惊愕不已。尽管变了样子，戴吕谢特还是认出了他。至于他刚才说的话，远非他们此时此刻所想，因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吉利亚特又说道：

“你们又何必要说永别呢？你们结婚吧。你们一起走。”

戴吕谢特浑身一颤。一阵微颤从她的头顶传到脚心。

吉利亚特继续说道：

“戴吕谢特小姐已经二十一岁了。她自己能做主。她的叔叔只是叔叔而已。你们在相爱……”

戴吕谢特轻声打断他：

“您怎么会在这儿的？”

“你们结婚吧，”吉利亚特继续说。

戴吕谢特开始意识到这个人对她所说的事情。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可怜的叔叔……”

“如果还没有成婚，他会拒绝的，”吉利亚特说道，“但生米一旦煮成熟饭，他也只好默认了。再说你们马上就要走了。等你们回来以后，他会原谅的。”

吉利亚特带着一丝苦涩补充说：“再者，他已经一门心思放

在造他的船上了。您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将一心忙乎这事。他有迪朗德号来安慰他。”

“我不想在我离开之后给他留下悲伤，”戴吕谢特低声喃喃道，在她的惊愕中分明带有一种欢快。

“他的悲伤不会太久的，”吉利亚特说。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刚才仿佛晕了一般，现在清醒过来了。纷乱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之后，他们慢慢地明白了吉利亚特说的话的意思。乌云尚未散去，但至少他们无需反抗。就让大救星去安排吧。没有人会拒绝重返伊甸园的。戴吕谢特不知不觉地已倚在了埃伯内齐尔的身上，她的这一举动，仿佛与吉利亚特所说的话有着某种默契。至于此人的出现以及他说的那番话，尽管像是个谜，尤其令戴吕谢特感到震惊，但那都是些与此无关的问题了。这人对他们说：“你们结婚吧。”这话十分明白。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他会担待的。戴吕谢特隐约感到，从各个方面来看，他享有这个权利。关于勒蒂埃利大师傅，他说的是事实。若有所思的埃伯内齐尔喃喃道：“叔叔不是父亲。”

他在经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的腐蚀。一个教士所可能有的种种顾虑，在这颗可怜的恋爱中的心灵里渐渐地融化了，消散了。

吉利亚特的声音变得短促而严厉，好像是发高烧的人跳动的脉搏。

“快，克什米尔号两小时后就要启航了。还来得及，但你们也不能耽搁了。快点吧。”

埃伯内齐尔专注地盯着他。

突然，他叫道：

“我认出您来了！那次是您救的我。”

吉利亚特回答道：

“我想不是。”

“在那边，在石坡角。”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就是我到的那一天。”

“别浪费时间了，”吉利亚特说。

“还有，我没有弄错，您就是昨晚那个人。”

“也许吧。”

“您叫什么名字。”

吉利亚特提高嗓门儿大声道：

“船工，您稍候。我们马上就回来。小姐，您刚才问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这很简单，我就跟在你们后面。您已经二十一岁了。在这个地方，一旦成年，自己可以做主时，结婚只是一刻钟的事儿。走海边的那条小路。它比较好走，海水要到中午才会漫上来。但得快点。跟我来。”

戴吕谢特和埃伯内齐尔似乎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俩相倚而立，一动没动，仿佛醉了一样。面对幸福这个深渊，往往有一些奇怪的迟疑。他们似懂非懂。

“他叫吉利亚特，”戴吕谢特悄声对埃伯内齐尔说道。

吉利亚特以一种权威的口吻继续说道：

“你们还等什么？我跟你们说了，跟我来。”

“去哪儿？”埃伯内齐尔问。

“那儿。”

吉利亚特用手指指教堂的钟楼。

他们跟着他走。

吉利亚特走在头里，步子坚定，而他们俩则有点踉跄。

渐渐地，他们离钟楼近了，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清纯而美丽的脸上绽出一种即将化作微笑的表情。渐近教堂，使得他们

容光焕发。可是在吉利亚特那空茫的目光中，却是沉沉夜色。

就好似一个幽灵在把两颗灵魂领向天堂。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还没太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个男人的介入，就仿佛使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树枝。他们跟着吉利亚特，顺从得好像绝望者碰到了什么救星。自己感觉到快要死了的人是不难接受意外事件的。戴吕谢特因为更加摸不着头脑，反而更加有信心。埃伯内齐尔在思考。戴吕谢特已经成年了……英国的结婚手续很简单，特别是在本地堂区，教长拥有几乎可以自由决定的权力。但是没有征得叔叔的许可，教长也能主持这桩婚事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不妨一试。不管怎么说，这至少是一个延缓。

这人到底是谁？如果他真的是勒蒂埃利大师傅昨夜宣布为其女婿的那个人，那么他所做的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呢？他本是个障碍，却变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埃伯内齐尔听之任之，但他因感到自己可能因此得救，所以面对发生的一切，保持着一种默然的赞同。

小路高低不平，有的地方很湿，很难走。埃伯内齐尔想着心思，没去注意水洼和石块。吉利亚特不时地回过头来，提醒埃伯内齐尔：

"当心脚下石头，扶好她。"

三、早有准备的自我牺牲

当他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正好钟敲十点半。

由于时间的关系，同时也因为那天整个城市的人都走光了，教堂里空荡荡的。

但在教堂顶头，在宗教改革后教堂里用来代替祭台的桌子

旁边，有三个人，分别是教长和他的布道员，另外还有书记员。教长，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坐着；布道员和书记员站在一旁。

《圣经》摊开在桌子上。

旁边的祭器桌上，另一本书也摊开放着，是本堂教区的记录簿，细加留意，便能注意到里面有一页是刚写的，墨迹尚未干透。记录簿旁摆着一支鹅毛笔和一瓶墨水。

看见尊敬的埃伯内齐尔·柯德莱走进来，尊敬的雅克曼·埃洛德赶忙站起。

"我正在等您，"他说，"全都准备好了。"

教长确实身穿主祭礼袍。

埃伯内齐尔看了看吉利亚特。

尊敬的教长补充道：

"我听您吩咐，我的同仁。"

说着，他鞠了一躬。

这一躬鞠得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很显然，在教长的视线范围内，只有埃伯内齐尔一人存在。埃伯内齐尔既是个神职人员，也是个绅士。教长的致意既不包括一旁的戴吕谢特，也不包括后面的吉利亚特。他的目光里自有一个括号，只把埃伯内齐尔括了进去。对这些小节的维护是遵从良好秩序和巩固社会阶层划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长又用一种高贵有礼的口吻优雅地说：

"我的同仁，您双喜临门，我谨向您表示祝贺。您叔父过世了，您又娶了妻子；一方面您富有了，另一方面您又得到了幸福。并且，现在多亏了那只正要重新建造的汽船，勒蒂埃利大师傅也富有了，这我可以保证。勒蒂埃利小姐生于本教区，堂区记录簿上她的出生日期我已核对过了。勒蒂埃利小姐已经成年，有自主的权利。此外，她叔父，亦即她家的全部成员，也同意了。您

急着走，想马上成婚，这我理解，但是，因为这是一位本堂神甫的婚事，我希望能稍微隆重一点。我将尽量简化程序，以使您满意。简短但又不失去隆重。契约已经拟好，就在这本记录簿上，只要把姓名填上就行了。根据法律和惯例，登记后即可举行婚礼。结婚证所需的声明已按手续办妥。我可以为这小小的不合规定的地方承担责任，因为按规定，结婚申请应提前七天注册；但我理解您启程的紧迫性。好吧，我马上替您主婚。我的布道员将是新郎的证明人，至于新娘的证明人么……"

教长转向吉利亚特。

吉利亚特点了点头。

"这就行了，"教长说。

埃伯内齐尔一动没动。戴吕谢特心醉神迷地愣在那儿。

教长又继续道：

"可现在还有个麻烦。"

戴吕谢特动了一下。

教长说了下去：

"勒蒂埃利大师傅派来的代表，就是在场的这一位，他替你们申请了许可并在记录簿上签了声明，"教长用手指了指吉利亚特，以避免念出这个过于平庸的名字来，"勒蒂埃利大师傅的这位代表，今天早晨对我说大师傅太忙，不能亲自前来，但他希望这桩婚事立即举行。这个愿望空口说说是不够的。我已经做了不太合规矩的事了，如果不听到勒蒂埃利大师傅亲口对我说就这样仓促行事，那可不行。至少应当把他签名的凭证拿给我看。虽然我很愿意主持这桩婚事，但我不能听凭别人跑来向我转达的那一句话办事。我需要得到书面的东西。"

"这不成问题，"吉利亚特说。

他说着便将一张纸呈给尊敬的教长。

教长走过来扫了一眼，像是跳过了几行想必是套话的话，然后大声念道：

"……去教长那儿取结婚证明。我希望婚礼尽快举行。最好是马上举行。"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继续说道：

"签名人勒蒂埃利。他该直接来跟我说才更礼貌些。但事关同仁，我就不再苛求了。"

埃伯内齐尔又看了看吉利亚特。心灵间都是相通的。埃伯内齐尔早就感到事情蹊跷，但他没有勇气，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揭露它。或许是折服于这一无形的、但他已隐约感到的英雄主义，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震晕了，所以他依旧沉默着。

教长拿过鹅毛笔来，在书记员的帮助下，把写在记录簿那一页的空白填好，然后他又站起身来，示意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走到桌子跟前来。

仪式开始了。

这是奇特的一刻。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并肩站在教长面前。

但凡做过结婚美梦的人一定体会到了他俩此时此刻的感受。

吉利亚特站在稍远处，隐于石柱的阴影之中。

戴吕谢特今早起来，沮丧绝望，想到了裹尸布和棺材。她穿了一身白衣裙。这丧礼的想法却无意中应在了婚礼上。白衣裙立即将她打扮成一个新娘。坟墓也变成了婚礼。

戴吕谢特光彩照人。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或许戴吕谢特的缺点就在于她也许俏丽有余却天韵不足。她美貌中的错处——如果这也算是错处的话——就在于她有点太过高雅

了。戴吕谢特平静时，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激情或痛苦的缠绕时——我们曾经指出这个细节——是很和蔼可亲的。妩媚的少女改变了容貌，变成了理想中的圣女。在爱情和痛苦中长大的戴吕谢特——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向前进了这一步。她依旧纯美，却更端庄了，她依旧鲜艳，却更芬芳了。就好像一朵雏菊变成了一朵百合。

她的双颊上还凝着泪痕。也许微笑里还藏着一颗泪珠。泪迹微干，隐约可见，那正是幸福的一种深暗柔和的装饰。

教长立在桌边，用一个指头按在打开的《圣经》上，大声问道：

"有人反对吗？"

没有人应声。

"阿门，"教长说道。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朝雅克曼·埃洛德走上一步。

教长问：

"若埃·埃伯内齐尔·柯德莱，你愿意娶这位女子为妻吗？"

埃伯内齐尔回答道：

"我愿意。"

教长又问：

"迪朗德·戴吕谢特·勒蒂埃利，你愿意接受这个男子为夫吗？"

戴吕谢特兴奋不已，以至于感到了一种心灵的惶然，好似油灯加了太多的油，她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喃喃低语：

"我愿意。"

于是，按照英国圣公会教婚礼的良好惯例，教长看了看四周，向教堂的阴影中发出那句庄严的问话：

"是谁把这个女子许配给这个男子的？"

"是我，"吉利亚特回答。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感到幸福之中有着某种说不出的压抑。

教长把戴吕谢特的右手放在埃伯内齐尔的右手中，然后埃伯内齐尔对戴吕谢特说：

"戴吕谢特，我娶你为妻，无论你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有病还是健康，我爱你直到白头。我向你发誓。"

教长又把埃伯内齐尔的右手放在戴吕谢特的右手中，然后戴吕谢特也对埃伯内齐尔说道：

"埃伯内齐尔，我愿嫁给你为妻。无论你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有病还是健康，我爱你直到白头。我向你发誓！"

教长问道：

"戒指在哪儿？"

这可没有预料到。意外地来到这里的埃伯内齐尔并没有准备戒指。

吉利亚特摘下小拇指上戴着的金戒指，把它呈给教长。这也许是早上在"商业长廊"的首饰店里买下的那枚婚戒。

教长把戒指放在《圣经》上，然后交给埃伯内齐尔。

埃伯内齐尔抓起戴吕谢特颤抖不已的左手，把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说道：

"我娶你，有戒指为证。"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教长说道。

"天从人愿，"布道员说。

教长提高嗓门儿说：

"你们结为夫妻了。"

"天从人愿，"布道员说。

教长又说：

"祈祷吧。"

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转回桌旁跪下。

吉利亚特站着,垂下头来。

他俩跪在上帝面前,而他,却在命运面前弯下了腰。

四、"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他们走出教堂,看见克什米尔号开始做启航的准备。

"你们赶得上,"吉利亚特说。

他们重新踏上去阿尔弗莱的小路。

他俩走在前面,吉利亚特现在跟在后面。

前面走的是两个梦游者。他们的惶惑可以说只是变换了个形式而已。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俩只是本能地匆匆走着,记不起还有什么别人存在,彼此感觉到对方就在自己身边,却无法将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人处在狂喜之中,往往不能思想,就如同无法在激流中游泳一样。他们从黑暗的中心,突然坠在欢快的尼亚加拉大瀑布[①]上。真可以说他们置身于幸福的天堂里。他俩没有说话,但是心灵已有太多的交流。戴吕谢特紧紧挽着埃伯内齐尔的胳膊。

有时,他俩身后传来吉利亚特的脚步声,使他俩想起他的存在。他俩被深深地打动,却什么也没说;过度的激动会使人惊愕麻木。而他俩的惊愕是美妙的但也是沉重的。他俩结婚了。他俩的日子会延续,这是以后的事,吉利亚特做了好事,这才是现在的一切。这两颗心在隐约而热烈地感激着他。戴吕谢特心想日后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现在,他们还是接受下来

---

① 北美有名的大瀑布。

再说。他俩感到完全可以信赖这个突然出现的果断的男人，他不由分说地赐给了他俩幸福。向他提问或是和他交谈，都不可能。太多的感触同时涌上他们的心头，使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可以谅解的。

事情的发生有时就像下冰雹，骤然落下，把人击得晕头转向。一向平静的生活中，意外事件突如其来，不管你是痛苦还是欣悦，反正如此突然，难以理解。你对自己的际遇浑然不知，还未回过味来便被击倒；你莫名其妙地就被戴上了桂冠。特别是戴吕谢特，几个小时以来，她经受了各种震荡：先是晕眩：埃伯内齐尔竟然进了她家花园；继而是噩梦：那个魔怪被宣布为她的夫君；然后是悲伤：天使展翅欲飞；现在则是快乐，闻所未闻的快乐，带着一种难解的谜：魔怪为她，戴吕谢特，送来了天使。末日突然变成了婚礼；这个吉利亚特，昨天还是一场灾难，今天却成了救星。她被搞糊涂了。显然自大清早起，吉利亚特便为他俩的婚事在奔忙；他什么都办好了；他为勒蒂埃利大师傅担保，他去见教长，他申请结婚证明，他在必需的声明上签字；他就是这样成全了他们的婚事。但戴吕谢特并不明白。再说，她即使明白了这一切，也不会明白原因何在。

闭上眼睛，在心里存下一份谢意，忘却人间，忘却生活，任凭这善良的魔怪把他们带到天堂，也只有这么做了。澄清这一切需要太长的时间，说句感谢的话又太轻描淡写。她在这幸福的惬意的眩晕中沉默不语。

他俩只剩下一点思维，但足以引导着他们往前走。在水下，有一部分海绵是白色的。他俩意识的清醒程度刚够分清海面和陆地，刚够区分克什米尔号和其他船只。

不多几分钟工夫，他们便到了阿尔弗莱港。

埃伯内齐尔第一个上了小船。戴吕谢特正要随着上船，突

然感到自己的衣袖被轻轻地拽住了。原来是吉利亚特用手指勾住了她的裙褶。

"夫人,"他说,"您事先没有想到要走。我想您也许需要一些衣裙和内衣。您会在克什米尔号上见到一只箱子,里面有一些妇女用品。这只箱子是我母亲留下的。它本该送给我要娶的女人的。请允许我把它送给您。"

戴吕谢特的梦醒了一半。她转向吉利亚特。吉利亚特用一种低沉的勉强听得见的声音继续说道:

"现在,我并不是想要耽搁您。但您明白,夫人,我想我必须向您解释清楚。发生那个不幸的那一天,您坐在楼下的大厅里,您说了一句话。您记不起来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当然,我们并不一定非要记住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勒蒂埃利大师傅很伤心。不用说,是条好船,非常有用。海难发生了,整个地区都震惊不已。很自然,这些事人们都忘记了。触礁的也不仅仅是那一条船。人们不可能老去想着一次海难。只不过我要跟您说的是,当时大家都说没有人会去救船,可我去了。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非常感谢您能听我说。您知道,夫人,我之所以去那儿,并不是想要冒犯您。其实事情由来已久。我知道您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我们有时间,如果我们能谈一谈,我们会想起来的,但这已无所谓了。事情该追溯到下雪的一天。当时,在我经过时,我觉得您笑了笑。事情就是这样的。至于昨天,我还没来得及回家,我刚从海上回来,浑身上下弄得不成样子,我吓着您了,让您觉得不舒服,这是我的错,人们是不应该这么个样子上别人家去的,我请求您不要责怪我。这差不多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一切了。您要走了。天气会很好的,又是东风。永别了,夫人。您觉得我跟您说几句是合情合理的,对吧?这是最后的时刻了。"

“我在想那只箱子，”戴吕谢特回答道，“您为什么不留到结婚时送给您妻子呢？”

“夫人，”吉利亚特说，“我可能不会结婚了。”

“这很遗憾，因为您是个好人。谢谢您。”

戴吕谢特莞尔一笑。吉利亚特也报以微笑。

然后，他扶着戴吕谢特上了小船。

不到一刻钟工夫，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搭乘的小船便靠上了停在海上的克什米尔号。

五、雄伟的坟墓

吉利亚特沿着水边前行，很快便绕过圣皮埃尔港，然后又沿着海岸向圣桑普森走去。他不想让人撞见，避开了那些因他的缘故而挤满了人群的道路。

很久以来，大家都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行路方式，他能从各个不同方向穿过整个地区却不被任何人看见。他对一些小路了如指掌，他的行踪总是曲里拐弯的不为人知；和任何一个感受不到爱的人一样，他有着怕与人亲近的习惯；他总是躲得远远的。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很少在别人脸上看到欢迎他的表情，于是他就形成了这个保持距离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他的本能，老是躲着人。

他穿过广场，然后又穿过了萨勒里区。他不时地转过身去，望着身后还停在海上的克什米尔号。那船刚刚升起帆来。风很小，吉利亚特走得比克什米尔号要快。他低着头，在海岸尽头的岩石间走着。海水开始涨潮了。

突然，他停下脚步，背向大海，凝望着岩石后的那丛橡树有好几分钟。岩石遮住了通往瓦勒的路。橡树就在那个叫做“矮

屋"的地方。就在那边的树下,戴吕谢特用手指在雪地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吉利亚特。这雪早已融化了。

他继续走他的路。

这一天是这一年来从未有过的最明媚的日子。这个清晨仿佛荡漾着洞房的气氛。那是五月的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天地万物好像一心在呈献那节日的欢愉和幸福。无论是森林还是乡村,海浪还是空气,都传出喧闹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一种窃窃私语。新生的蝴蝶停歇在初开的玫瑰花间。自然界的一切,草地、苔藓、树叶、花香、光亮,都那样的清新。就好像太阳也是第一次露面。卵石刚被清洗。昨天刚出生的小鸟宛转啼鸣,唱着深沉的树的颂歌。也许那些小鸟用它们的小嘴啄破的蛋壳还留在巢里呢。颤动的枝桠间响起它们振翅欲飞的声响。它们在唱着自己的第一支歌,振翅欲做第一次飞翔。鸡冠鸟、山雀、啄木鸟、金翅鸟、灰雀和黄莺,叽叽喳喳,清脆动听。丁香、铃兰、瑞香和紫藤交织汇聚一起,煞是好看。根西岛特有的一种浮萍为沼地铺上了一层碧绿的台布。在其间筑起精致小巧巢穴的翠雀,在水中欢腾。透过密如围栅的各种植物,可以瞥见蔚蓝的天空。几朵悠懒的灰云在蓝天里嬉戏追逐,散射着仙女般的光芒。人们好像觉得无数无形的嘴唇在相互亲吻。没有一座古墙不像新郎似的捧着紫罗兰。黑刺李树开花了,金雀花也开了,一簇簇白色和嫩黄的花朵在你竖我横地交织在一起的树枝中闪着异彩。春天将它所有的金光银辉洒向树木编就的巨篮。嫩枝抽出新绿。空中响着迎客的鸣叫。好客的夏天已经向远方的小鸟敞开了大门。这是燕子归来的时刻。荆豆的花伞铺满了低洼小道的斜坡,山楂花正待怒放。优美和俏丽和睦相处;高贵和雅致相互补足;伟大与渺小互不伤害;大合奏中的任何一个音符都不会迷失;在大千世界里的无限瑰丽中,再细微的美都不会被忽视,好

似在透明晶莹的水中一样清晰可辨。到处充盈着一种圣洁的丰硕和神秘的膨胀，使人感觉到一种正在流动的精气的激扬而神圣的力量。发光的更加璀璨；爱着的爱得更深。花间自有赞歌，声响中也有光华。一种庄严的和谐弥漫开来。芽尖刚一露头便急着钻出地面。天上，地下，到处都潜伏着一种萌动，使人心旌摇荡，心醉神迷。花朵暗示着挂果，每个少女也都浮想联翩，黑暗的巨大灵魂在思虑着的生命的繁衍，在万物的辐照中被激发出来。到处都在结合。无时不在婚配。代表女性的生命和象征男性的无限相结合。天气晴朗，明媚，温暖；草地上，围墙里，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欢笑。有几个小孩在玩跳房子。苹果树、桃树、樱桃树和李子树的浓密的雪白或鲜红的色彩染遍了果园。报春花、长春花、蓍草、小雏菊、孤挺花、风信子、蝴蝶花和婆婆纳，点缀在草地上。蓝色的琉璃苣、黄色的鸢尾花，满地铺开，伴着那星星点点簇拥而生的人称"红女娄"的小红玫瑰。畜群披着金光在石间奔跑。怒放的石莲花映红了茅草屋顶。养蜂女正在露天劳作。蜜蜂正在忙着采蜜。广阔无垠的天地间响彻海水的低吟声和飞虫的嗡嗡声。春光渗透的大自然，浸润着这万物的情欲。

吉利亚特到达圣桑普森的时候，潮水还没有涨到港口尽头。他可以从正在检修的船体后穿过，脚不会湿，也不会被人看见。一块块间隔着的平平的岩石，一溜儿排开，正好帮他通过。

没人注意到吉利亚特。人们都涌向港口的另一端，涌向靠近海湾入口处的布拉维宅去了。在那儿，他的名字被交口相传着。人们虽念叨着他的名字，却没注意他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利亚特是在他自己造成的嘈杂声的掩护下通过港口的。

他站在原先停泊凸肚形帆船的地方，远远地望着它，望着由四根铁链缚着的蒸汽机烟囱，望着木工们在忙碌，望着走来走去的人的模糊身影，只听见声音洪亮而快活的勒蒂埃利大师傅在

吆喝着。

他钻进了一条条小路。

布拉维宅的后面没有人,好奇的人全都聚集在宅子前面了。吉利亚特走上了花园矮墙边的那条小径。他在长着野锦葵的那个墙角停下;他又看见了他坐过的那块石头;他又望见了戴吕谢特坐过的那个木椅。他又看了看他曾看见而今已消失了的那两个影子拥抱在一起的花园小径。

他又往前走去。他爬上瓦勒堡的那座小山头,然后又下了山,向海角屋走去。

乌迈天堂湾空寂无人。

他的屋子仍同他早晨穿好衣服去皮埃尔港时一模一样。

有一扇窗户开着。透过这扇窗户,可以看见挂在墙上钉子上的风笛。

桌子上有一个小本《圣经》,那是一个陌生人为了感谢吉利亚特送给他的。这个陌生人就是埃伯内齐尔。

钥匙仍挂在门上。吉利亚特走上前去,抓住钥匙,把门锁好,把钥匙放进口袋,离去了。

他离去了,不是向着陆地的一面,而是走向大海的那一面。

他斜穿过花园,抄最近的一条小路,没有顾及那些花坛,却尽量留心别踩着了宿根草,那是他亲手种的,因为戴吕谢特喜欢它。

他越过围栏,走下岩礁。

他沿着那列细长狭窄的礁石走去,就是这列礁石将海角屋和人称“兽角”的那块高矗海中的巨岩连接起来的。“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就在兽角礁。

他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礁石上,好像一个巨人在跨越山峰。在礁石脊峰上跨步,犹如在屋脊上行走。

稍远处，一个用抄网捕鱼的渔家女赤脚蹚着水花，正向对岸走去。她冲他喊道："当心！要涨潮了。"

他继续向前走去。

到了"兽角"这块镇海的大岩石上，他停下了脚步。这是陆地的尽头。这是小海岬的顶端。

他看了看。

远海上停泊着几只船，正在捕鱼。船上不时可以看到闪烁的银光，那是阳光下渔网出水的情景。克什米尔号还没有到圣桑普森那一带海域；船上的巨帆已经展开。船正停在埃尔姆和约杜之间的海面上。

吉利亚特绕过岩石，来到了"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下方。三个月前，就在这一列陡峭的石梯脚下，他救了埃伯内齐尔。

他登上石梯。

大部分石级已被海水淹没，只有两三级还是干的。

他一级级向上爬去。

这些石级通向"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他爬到"坐椅"前，把它凝望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搁在眼睛上，从一条眉毛慢慢滑到另一条眉毛。他仿佛要通过这一动作把过去的事一起抹去。然后他在那岩洞里坐定，身后是绝壁，脚下是汪洋。

克什米尔号这时正沿着浸没在海水里的大圆灯塔移动，灯塔由一个中士和一尊大炮守护着，标志着从埃姆到圣皮埃尔港一半的路程。

吉利亚特头顶上方的岩缝里，有几朵岩石花在微微颤动。极目远眺，海水一片蔚蓝。因为刮的是东风，在塞尔克海湾——从根西岛只能看见它的西海岸——周围很少会有拍岸巨浪。远远望去，法兰西就好像一团轻雾，又像卡尔特莱的一条黄沙带。

不时有一只白蝴蝶飞过。蝴蝶喜欢在海边飞来飞去。

风很弱。海天一色,一片蔚蓝,凝滞不动。一片片或深或浅的蛇形蓝色,标志着暗礁浅滩潜藏的旋涡,可此时它们却没有一丝的颤动。

克什米尔号借不到风力,为了利用这点儿微风,只好张起它顶桅上的助力帆。船被顶帆遮住。但风从侧面吹来,助力帆迫使船紧贴着根西岛海岸行驶。

它驶过圣桑普森的航标,到了瓦勒堡山丘。现在它就要绕过海角屋所在的岬头了。

吉利亚特看着它驶过来。

空气和海浪仿佛在昏睡。潮水在慢慢涨起,但不像往日那样波涛滚滚。水位已在悄然升高。大海发出孩子吸鼻般的声响。

从圣桑普森小港方向传来一阵阵轻微而沉闷的敲击声,那是锤击的声响。可能是木工们在竖起复滑车,拉来板车,想从凸肚形帆船上把机器吊拉出来。

吉利亚特因为背靠着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几乎听不到那传来的声音。

克什米尔号像幽灵似的渐渐移近。吉利亚特在等待着。

突然传来汩汩水声和一阵凉意,他往下看去。

海水已漫到脚面了。

他低下头去,然后又抬起头来。

克什米尔号已很近了。

被雨水冲刷出"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的崖壁几近垂直,而且那儿的海水又很深,因此风平浪静的时候,船只可取道距岩石仅几链远的地方毫无危险地通过。

克什米尔号到了。它仿佛突然出现,矗立眼前。它好像在

水中渐渐膨胀起来。

它就像是一个阴影似的在扩大。在大海舒坦的轻摇下，它在天际显示出它那黑色的轮廓。那些长帆，一时间在阳光下叠起，几乎化作粉红色，显出一种难以形容的透明来。潮水发出不清晰的低语。没有任何响动在扰乱这个影子威严的移动。甲板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仿佛你置身其中。

克什米尔号几乎擦着岩石通过。

舵手在掌舵；一个小水手爬在支索上；几个乘客倚栏而立，在欣赏这晴朗的天气；船长抽着烟。然而吉利亚特根本就没看所有这一切。

甲板上有一个洒满阳光的角落。他凝望着的就是那个角落。埃伯内齐尔和戴吕谢特正呆在这阳光下。他俩都坐着，沐浴在这阳光下，男的紧挨着女的。他们悠然自得地依偎着，如同两只在正午的阳光下取暖的小鸟。装备比较好的船一般都给游客提供一种涂着薄薄一层柏油的长椅，他俩就坐在这种长椅上，如果是一条英国船，那么椅子上还会写上“女士专用”。戴吕谢特的头靠在埃伯内齐尔的肩上，埃伯内齐尔的胳膊则搂着戴吕谢特的腰肢；他俩的手互相握着，指头交缠。这两张天使般秀美纯洁的面庞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一张显得更加圣洁，一张则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两人那纯洁无邪的相拥已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结合，他们的羞涩，尽在不言中。这张长椅已是这对夫妇房中的凹室，也像一个小窝。同时这也是一种荣光，一种躲入云层里的爱情的温柔荣光。

天际一片静谧。

埃伯内齐尔眼里流露出谢意，并在凝视着；戴吕谢特双唇微微蠕动着；而就在这迷人的寂静中，在船从“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边仅几米的地方快速滑过的转瞬之间，从陆地吹来的

风仿佛带来了声息，吉利亚特听见了戴吕谢特那柔美的嗓音在说：

"看呀，岩石上好像有个人。"

船一闪而过。

克什米尔号将海角犀甩在了身后，驶入海浪的深波中间。不到一刻钟工夫，它的船桅和白帆便成了海面上一座与天际相交的白色方尖碑塔，渐渐地在变短。水已漫到吉利亚特的双膝。

他目送着那船远去。

到了远海，微风变得强劲了。他看见克什米尔号升起了低处的助力帆和三角帆，以便更好地利用这变得强劲的风力。

克什米尔号已经驶出了根西岛海域。吉利亚特的目光仍在盯着它。

水涨到他的腰间了。

海潮涨起。时间流逝。

海鸥和鸬鹚在他周围不安地盘旋。它们好像在催促他赶快离开。也许这群飞鸟中有一只来自多佛尔礁的海鸥，认出他来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海湾锚地里仍然感觉不到远海的强风，但克什米尔号在迅速变小。那船看起来是在全速前进。它差不多已到加斯凯一带了。

"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坐椅"周围不见浪花飞溅。没有一点浪头拍击岩石。

海水在静静地往上涨。它已快漫到吉利亚特的双肩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克什米尔号已经越过了奥利尼海域。奥尔塔克岩石将它遮没了片刻。它像日食一般，隐没在那块岩石的阴影里，然后又钻

了出来。船向北方飞驶。它驶入了公海。它成了一个点，由于太阳的照射，在闪闪发光。

鸟儿们冲着吉利亚特发出轻声鸣叫。

现在他只露出一个脑袋了。

海水轻柔而阴险地往上涨。

吉利亚特一动不动地看着克什米尔号在隐匿。

潮水几乎涨满。夜晚渐渐临近。在吉利亚特身后，在锚地里，有几只渔船在返港。

吉利亚特的眼睛一直盯着远方的那条船，直勾勾的。

那直勾勾的眼睛，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在这悲哀而安静的瞳仁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这目光含着未曾实现的梦所留下的全部安宁；这是对另一种命运凄楚的接受。它仿佛是随着流星坠落的那种目光。渐渐地，那无边的黑暗聚于这眉宇下的瞳仁里，而它的视线仍旧凝聚在天际的那一点上。与海水在吉尔德－奥尔姆－于尔岩礁边无限上涨的同时，那黑暗中无限的平静在吉利亚特深邃的目光中升了起来。

克什米尔号已经看不清了，此时已成了混杂在雾气中的一个斑点。只有知道它所处的位置，才能辨认出它来。

渐渐地，这个斑点不再具有任何形状，淡化了。

接着，它在变小。

接着，它消失了。

当那船消失在天际的时候，吉利亚特的脑袋也没进海水中去。

只剩下苍苍茫茫一片大海。

Aimer, c'est agir

Victor Hugo